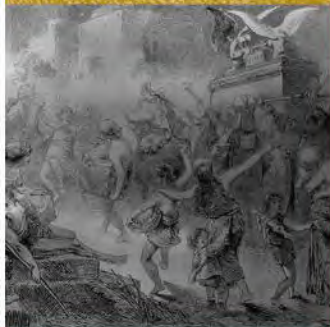




2 Samuel

撒母耳记下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理查德·D·菲利普斯

RICHARD D. PHILLIPS

撒母耳记下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圣经编辑团队

伊恩·M·杜古德，旧约
丹尼尔·M·多里安尼，新约

撒母耳记下

理查德·D·菲利普斯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2 Samuel

Richard D. Phillips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8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5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To Melton Ledford Duncan Sr.
who so often has “strengthened my hand in God”
(1 Sam. 23:16)

and

to the Savior of the House of David
who “dawns . . . like the morning light,
like the sun shining forth on a cloudless morning”
(2 Sam. 23:3-4).

目录

丛书导言	ix
前言	xiii

第一部分：大卫之约

1. 在上帝审判之下：撒母耳记下 1:1-16	5
2. 王室哀歌：撒母耳记下 1:17-27	16
3. 神圣的抱负：撒母耳记下 2:1-32	28
4. 和平的代价：撒母耳记下 3:1-21	40
5. 和平之君：撒母耳记下 3:22-39	52
6. 血色的正义，严厉的仁慈：撒母耳记下 4:1-12	64
7. 君王与圣约：撒母耳记下 5:1-16	74
8. 出征之战：撒母耳记下 5:17-25	85
9. 上帝的圣洁：撒母耳记下 6:1-11	96
10. 在主里喜乐：撒母耳记下 6:12-19	108
11. 在主面前欢欣：撒母耳记下 6:16-23	121
12. 为我子民预备之地：撒母耳记下 7:1-11	132
13. 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 7:11-17	143
14. 没有可比你的：撒母耳记下 7:18-29	155
15. 大卫的胜利统治：撒母耳记下 8:1-18	165
16. 恩典的宴席：撒母耳记下 9:1-13	176
17. 在主里刚强：撒母耳记下 10:1-19	187

第二部分：罪的工价

18. 大卫的骇人罪行：撒母耳记下 11:1-5	201
19. 权力的界限：撒母耳记下 11:6-27	212

20. 你就是那人！：撒母耳记下 12:1-15	224
21. 为子哀恸：撒母耳记下 12:15-31	235
22. 虚妄之爱的故事：撒母耳记下 13:1-22	246
23. 伸冤在我：撒母耳记下 13:23-39	258
24. 被放逐者回归：撒母耳记下 14:1-33	269
25. 押沙龙的叛乱：撒母耳记下 15:1-37	280
26. 逃离耶路撒冷：撒母耳记下 16:1-23	292
27. 命定败亡：撒母耳记下 17:1-23	303
28. 押沙龙的纪念碑：撒母耳记下 17:24-18:18	314
29. 押沙龙啊，押沙龙！：撒母耳记下 18:19-19:8	326
30. 恩典为王：撒母耳记下 19:8-40	337
31. 王权的试炼：撒母耳记下 19:41-20:26	348
32. 为基遍人复仇：撒母耳记下 21:1-14	360
33. 击杀巨人：撒母耳记下 21:15-22	373
 第三部分：大卫生平终章	
34. 大卫的救赎之歌：撒母耳记下 22:1-24	387
35. 磐石当受颂赞：撒母耳记下 22:25-51	399
36. 如晨光：撒母耳记下 23:1-7	410
37. 福音所能成就的事：撒母耳记下 23:8-39	422
38. 大卫的人口普查：撒母耳记下 24:1-14	434
39. 撒母耳记所传的福音：撒母耳记下 24:15-25	446
 参考文献 457	
圣经索引 461	
主题与人名索引 473	

丛书序言

每一个时代，教会都需要对上帝话语进行忠实的阐释。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持续开展神学工作：反思圣经的教导，认信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并将其应用于当代文化。我们相信这两项任务——释经与神学——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教义必须源自圣经文本，而我们对任何特定经文段落的理解，都必须源于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教义。

我们进一步相信，圣经阐释与神学反思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任务，最适宜在教会中——尤其是教会的讲台上——开展。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对圣经的研究理应导向颂赞与实践，即对上帝的赞美和在信徒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欣然推出《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为当代教会提供全新的圣经阐释。我们祈盼并祷告，牧师、教师、查经带领者及众多信徒能通过这套注释丛书，在研读上帝无误且绝对正确的话语时，获得忠实可靠、鼓舞人心且实用的资源。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秉持四个基本原则。首先，这些注释力求忠于圣经，通过细致考究经文细节呈现全面阐释。它们并非逐字逐句的考据式注释，而是对整段经文的整合性阐述。因此每卷注释都将按经文段落顺序，系统性地完整诠释一部圣经书卷。其次，这些注释毫不避讳教义立场。我们坚定持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教义》，因为其中

包含了新旧约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体系。每卷注释都将教导、促进并捍卫圣经中所体现的改革宗信仰教义。第三，这些注释具有救赎历史导向。我们相信圣经的统一性及其以基督为核心的救恩信息。因此我们坚持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观，将其人物、事件、律例和制度恰当地理解为指向基督和他的福音，同时为我们提供凭信心生活的效法榜样。第四，这些注释注重实践性，通过恰当的例证将圣经经文应用于当代生活——包括公共与私人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撰稿人均为牧师学者。作为牧师，每位作者首先会在自己教会的讲道事工中阐述其释经成果。这意味着这些注释深深植根于对教会真实信徒的圣经教导。虽然力求学术严谨，但这些释经内容并非学院派论述。我们的目标是忠实、清晰、切实地帮助拥有不同圣经与神学训练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一切有效的讲道事工所应有的特质。这必然意味着某些学术性议题不会被涵盖。尽管如此，我们仍致力于保持负责任的学术水准，力求为教会牧者及其他教师树立典范。对于重要的解经与神学难题，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都将予以审慎处理。

我们致力于追求持久卓越的高标准。这始于对作者的严格筛选——所有入选作者都是公认的传扬上帝之道的杰出使者。这份对卓越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严谨的编审流程中：每卷注释都由丛书主编与圣经编辑双重把关。圣经编辑由旧约学者伊恩·杜古德和新约学者丹尼尔·多里亚尼担任，他们既是成就斐然的牧师，又是在神学院任教的权威学者。其职责是确保每卷注释既充分吸纳前沿学术成果，又对经文阐释保持忠实精准。作为丛书主编，我们统筹监督各卷质量，包括文字表达的卓越性、教义阐释的可靠性以及实践应用的指导性。整个编辑团队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矢志不渝地推动这些注释成为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所能呈现的最佳作品，从而为教会提供值得信赖且堪称典范的上帝之道的解读。

我们祈愿《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能通过以下方式服侍教会：重振信徒对圣经清晰性与大能的信心，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伟大教义传统。我们期盼阅读本丛书的牧者能在释经讲道事工中得着激励——我们坚信这是教会教导上帝之道最符合圣经的典范模式；期盼平信徒教师能将这些注释书视为理解与传讲圣经经文时最实用的参考资源；更期盼这些圣经研习所蕴含的敬虔品质，能引导每位阅读的基督徒在喜乐顺服中活出基督门徒的生命。

愿主赐福所有阅读《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人。

我们将这个系列丛书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祈求圣灵使用它们来教导并建造教会，并感谢天父上帝藉着他话语的事工持续以信实建造祂的教会。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菲
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前言

撒母耳记下延续了圣经对大卫，这位圣经中最伟大人物之一的记载。然而，撒母耳记下中的大卫却并非全然伟大。在这第二卷撒母耳记下中，我们看到罪如何在以色列王权的根基中运作，始于君王自己的内心。尽管撒母耳记上充满振奋人心的激情，这第二卷却以同样发人深省的信仰生活教训，回应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堕落故事。事实证明，罪人大卫与英雄大卫一样能给我们以教诲，他的堕落印证了保罗的警告：“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前 4:16）。而大卫随后的悔改也阐明了彼得前书 5:6 的原则：“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在大卫堕落之前，是他意气风发的胜利岁月（第 1-9 章），展现了在恩典之上帝手中充满信心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大卫登基的巅峰是至关重要的第七章，上帝在此与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后裔将永远为王。是大卫的信心激励他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但却是上帝的恩典使他得到回应：“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撒下 7:11）。仔细而虔诚地研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将丰富每位信徒的生命，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赎计划。

大卫的信仰在他犯下通奸与谋杀之罪后的痛苦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现。当先知拿单指控他时，他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撒下 12:13），树立了坦率真诚悔改的榜样。当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死去时，大卫的信仰为无数经历相似丧子之痛的基督徒父母提供了慰藉（12:23）。撒母耳记上展现了大卫因他人之罪而深陷困境，撒母耳记下则表明了当我们因自身的罪孽而受苦时，也需要同样的信心。

前言

上帝对动摇的大卫所施与的恩典回应，印证了保罗在罗马书5:20 中的宣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学者们指出，士师记中令人沮丧的场景旨在让我们期待大卫王朝的到来。若果真如此，大卫统治后期的缺陷与愚行更强烈地激发了对耶稣及其真正救赎国度降临的渴望。撒母耳记下包含许多指向耶稣的预表和完整类型，尤以第7章的大卫之约最为。但或许本书最有力地指向基督的方式，是让我们看到即使像大卫这样伟大的信徒，在满足上帝子民需求方面仍远远不足。从撒母耳记下展望耶稣首次降临，提醒我们上帝在他儿子中所赐的宝贵礼物，敦促我们热切盼望他的再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22:20）。

这些关于撒母耳记下的释经讲道最初是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第二长老会教堂的晚间礼拜中宣讲的。我衷心感谢这个深爱的教会，特别要感激长老会慷慨提供的时间让我得以研经写作。同时，我也要感谢菲利普·莱肯博士和伊恩·杜古德博士的编辑工作，他们显著提升了本书的质量；还要感谢P&R出版社的众多朋友与同工。再次感谢雪莉·邓肯夫人细致的文字校对工作。本注释书献给小梅尔顿·L·邓肯，他于我如同约拿单之于大卫。我始终感恩妻子莎伦充满爱意的陪伴与事工，以及我们五个孩子带来的祝福。最后，我要感谢那位通过大卫家实现古老应许的上帝，他立定耶稣基督的宝座直到永远，使他的国度世代坚立。

理查德·D·菲利普斯

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
2018年8月

撒母耳记下

大卫之家的王国

第一部分



大卫之约

在上帝审判之下

撒母耳记下 1:1-16

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撒下 1:11-12）



亡常会对接近它的人产生深远影响。1808 年某个决定性的夜晚，年轻的阿多尼兰·贾德森寄宿客栈时，听闻

隔壁有位男子正在死亡边缘挣扎。听着隔墙传来的可怖声响，贾德森内心激烈挣扎。这位普罗维登斯学院的优等生，曾痴迷于一群追捧欧洲启蒙思想的学生之中，特别是善于言辞的学长雅各布·伊姆斯，在他的影响下，贾德森接受了自然神论，以及其主张的上帝缺席的理念。二十岁生日那天，贾德森宣布放弃童年信仰的基督教，前往纽约追求戏剧界的享乐生活，令父母心碎不已。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贾德森寄居在客栈中，与垂死的邻居为伴。听闻那可怕的痛苦呻吟，他不禁怀疑那人是否准备赴死。呻吟

声穿透墙壁，他听见隔壁那人不安的挣扎。他那位“自由思想者”朋友伊姆斯会用什么说辞来消解他的焦虑、抹去他对永恒的忧虑？隔壁那人是个基督徒吗？还是像贾德森一样，曾蔑视敬虔母亲的祷告，为追求世故的世俗信条而拒绝福音？不久后，他开始思索自己死后的命运，拼命用自然神论者伊姆斯的机巧回答来对抗这些“迷信的幻觉”。

终于，晨光照进贾德森的房间，隔壁令人不安的声响也归于沉寂。他收拾行装，准备将这场煎熬抛诸脑后。然而离开时，他遇见店主并询问隔壁那人的情况。“他走了，可怜的家伙！”店主答道，“医生说 he 多半熬不过昨晚。”“你知道他是谁吗？”贾德森问。“当然，普罗维登斯学院来的年轻人，”店主回答，“名叫伊姆斯，雅各布·伊姆斯。”¹ 约翰·派博为这段上帝奇妙的安排补上了后记：

贾德森几乎无法动弹。他在那里停留了数小时，思索着他那位不信上帝的朋友之死。如果伊姆斯是对的，那么这只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但贾德森无法相信这一点。“地狱竟在那家乡村客栈张开大口，将他最亲密的朋友与向导雅各布·伊姆斯从邻床夺走——这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只是纯粹的巧合。”²

后来成为浸信会最伟大传教士之一的阿多尼兰·贾德森，当下并未立即皈依。随着他不断与那个不寻常的夜晚及自己罪恶的内心搏斗，随之而来的是数月的属灵挣扎。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死亡的存在已横亘于他的人生轨迹，永远改变了他。

来自战场的报告

当我们开始研读撒母耳记下时，会在大卫身上看到另一个因死亡消息而生命被彻底改变的人。撒母耳记下直接延续了撒母耳记上的叙事。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最初，直到被翻译成希腊文之前，撒母耳记

1. Samuel Fisk, *More Fascinating Conversion Stories* (Grand Rapids: Kregel, 1994), 65–67.

2. John Piper, *Filling Up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Wheaton, IL: Crossway, 2009), 91.

在圣经中是一卷完整的书。撒母耳记上第 29 章讲述了大卫率领的逃亡者武装队伍与非利士大军一同行进，准备入侵以色列，以及大卫如何蒙保守，免于参与即将在北方爆发的战役。第 30 章叙述了他返回位于南方的据地洗革拉，却发现亚玛力人掳走了他们的妻儿和财物。大卫和部下追击并击败了这些掠夺者，重返洗革拉。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则记载了扫罗王和以色列人与集结的非利士大军交战的结果。当撒母耳记下开篇时，读者已知晓大卫尚不知情的消息：扫罗战败身亡，以色列人溃散而逃。

撒母耳记下 1:2 延续了大卫击败洗劫其据地的亚玛力人后第三天的故事。回到洗革拉的大卫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大卫必定迫切期待着北方大战的消息。这位风尘仆仆的来者身着传统哀悼服饰，他撕裂的衣衫和头上的尘土，已让大卫预感到噩耗。当那人俯伏跪拜后，大卫问出了那个他心中已有答案的问题：“你从哪里来？”那人答道：

“我从以色列营里逃来。”大卫急切地追问：“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3-4 节）。

从男子的装束来看，答案只能有一个。那人直接回答：“百姓从阵上逃跑，也有许多人仆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也死了”

（撒下 1:4）。大卫深知扫罗军队士气低落，又亲眼见过非利士人的强大，对战役结果并不怀疑。但他最急切的关切是以色列王及其儿子的安危。大卫随即追问：“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死了呢？”（5 节）。

年轻人讲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他恰好在战事激烈的基利波山上，看见扫罗被敌军骑兵和战车追击。“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力人’”（撒下 1:7-8）。这位报信者继续描述说，扫罗命令他“请你来，将我杀死”，以免被生擒。结束报告时，他说：

在上帝审判之下

‘我准知他仆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9-10节）。未等大卫回应，此人随即取出两件物品，至少证实了他说的扫罗死讯。他最后说道：‘我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10节）。

当撒母耳记的译者在此章划分段落时，我们能理解他的逻辑，因为亚玛力人的消息确实开启了大卫生命的新阶段。扫罗战死时大卫远离战场的事实，证明了大卫与此事无关。他对消息的反应进一步显示出其对王位和国家的动机纯全。此外，撒母耳记下第1章展现了大卫在神审判的黑暗日子里的风范。他的回应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神审判的宝贵功课，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上帝的审判呼唤哀恸与悔改

撒母耳记下这开篇第一章至少向我们揭示了关于神审判的四件事。首先是上帝的审判始终是对哀恸与悔改的呼唤。毫无疑问，那位报信的亚玛力人期待大卫听到扫罗死讯时会欣喜若狂，并将这份喜悦反馈给报信者。然而大卫的反应却是当众哀悼：“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撒下 1:11-12）。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报信者会预期大卫因扫罗之死而欢欣。毕竟大卫过去数年一直因扫罗不公正的迫害而逃亡。更何况，大卫心中所渴望的一切，包括回归故土与族人，以及上帝对他伟大应许的实现，都取决于扫罗王的消亡。因此我们或许想象会有一片“万岁！”的欢呼声随着扫罗死讯爆发，并设宴庆祝这邪恶政权的终结。但大卫非但没有穿上节庆礼服，反而撕裂衣裳，他的部下也纷纷效仿；非但没有下令设宴，反而宣告禁食直到当晚。

大卫之所以采取这种奇特却敬虔的举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

他深知上帝不喜悦人怀有报复之心，即便是对仇敌亦然。大卫在儿子所罗门将其写成箴言前就领悟了这一属灵原则：“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箴 17:5）。上帝的子民不可因审判而欢喜，即便审判对象是像扫罗王这般猖狂的叛逆者，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心态几乎必然导致令人反感的自以为义。唯有上帝有权施行审判，因为唯独他全然圣洁。约翰·加尔文警告说：“他不愿我们在欢喜中如此狂妄，以致忘记省察己罪，从而惹他不悦……我们也当在他的威严面前战兢，深知自己与他所惩罚之人同样配受刑罚与哀恸。”³ 正因如此，保罗写道：“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 12:19）。

大卫听闻扫罗死讯而悲痛的第二个原因，显然是他内心一直怀着对扫罗的圣洁与怜悯之念。我们对突发消息的反应，往往真实反映出内心珍视之物，此次亦然。若大卫曾视此为摆脱宿敌的良机，暗自期盼扫罗的死讯，他断不可能如此反应。大卫·佩恩评论道：

“换作器量不及大卫者，必会因宿敌扫罗之死而幸灾乐祸；野心更大者，则会对约拿单之死同样欣喜，因约拿单若在世，本应继承王位。”⁴ 大卫对扫罗死讯的反应，印证了他多次将以色列王扫罗的神圣性置于自身安危之上的选择。诚然，大卫确需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及追随者免受扫罗迫害，但他在心中践行了新约的教导：“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 12:14-18）。若我们愿尊荣上帝并与人和睦相处，就当如大卫般圣化私念，视宽恕他人为特权，正如基督已宽恕了我们。

大卫不仅为扫罗和约拿单死亡哀伤，还为他的子民以色列的悲

3.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7.

4. David F. Payne, *I & II Samuel*, Daily Study Bibl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92), 157.

惨境遇哀恸：“而且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撒下1:12）。大卫以此向我们示范，当基督的教会与子民遭遇邪恶时，我们的心应当如何伤痛。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写道：“上帝子民的境况令[大卫]忧心。这同一原则也应支配我们在神国里的生活。面对有形教会中的不信、背道与冷漠，我们岂不也有哀恸的义务？”他警告道，我们若以“保守派的傲慢”对抗自由主义，或以“福音派的狂妄”违背福音精神，将是何等危险。“相反，教会中的这类不信或错误应当驱使我们进入哀伤、悲痛、祷告与忧伤。这更需要代求而非宣告。”⁵这正是大卫为以色列战败而哀恸禁食所树立的榜样。

本章是撒母耳记中第二次记载，灾难与神对子民审判的消息传到以色列属灵领袖耳中的情景。第一次是以便以谢战役的噩耗传来时，大祭司以利从座位跌落、折断颈项而死（撒下4:18）。大卫面对审判消息时毫发无损，正反映出他的谦卑及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此外，他对百姓的真挚忠诚超越了个人机会主义，而对渴望引领之人的怜悯更彰显了他作为牧者的合宜品格。

如同阿多尼兰·贾德森在死亡之声传入房间的夜晚灵里不安，我们理当为每一次神圣审判而心灵沉重——因全人类都因罪而伏在死亡的咒诅之下。耶稣曾指引我们面对耶路撒冷城楼倒塌压死十八人后的态度：听众是否该漠视这场悲剧，认定死者罪有应得？他教导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13:4-5）。对神圣审判的思考应促使我们确保：为所有认识的人——甚至仇敌——寻求怜悯，并为自己的罪悔改，好使我们能投身于上帝的救恩慈爱之中。

5.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7.

上帝的审判既确定又严厉

我们不仅从大卫对扫罗之死的反应中学习，还从扫罗死亡的报道情形中窥见神的审判。扫罗的结局表明上帝的审判既确定又严厉。

扫罗死讯由亚玛力人传递给大卫绝非偶然。毕竟，正是因扫罗未能遵命灭绝这受咒诅的民族，上帝曾起誓要将以色列国从他手中夺去（撒上 15:17-29）。若这报信者所述亲手结束扫罗性命之事属实，那么扫罗之死便是由他悖逆所存留之人的手造成的。最终，这个不肯下令击杀亚玛力人的人，却被迫命令一个亚玛力人来了结自己。即便报信者自称给予扫罗致命一击的说法可能是虚假的，但扫罗的王权象征物被古代世界最受上帝咒诅的种族之一夺走，这一事实只能视为上帝对扫罗悖逆终极公义的彰显。加尔文写道：“这……是上帝按扫罗的罪所施的公正惩罚……扫罗死后，上帝特意差遣这民族的人，从他尸身上夺走冠冕与王室徽章，使他蒙受更大羞辱。”⁶

扫罗之死表明，我们罪行的后果影响深远，除非获得宽恕，否则上帝长久以来警告的审判必将降临。无论扫罗真实死因如何——是如撒母耳记上 31:4 所述自刎而亡，抑或在此自杀未遂后被路过的亚玛力人用其长矛处决——可以确定的是，他最终在王国覆灭的惨境中，以屈辱的方式死于敌前，蒙受奇耻大辱。

新约圣经明确指出，隐秘之罪与公开之罪同样难逃审判。耶稣教导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路加福音 12:2）。保罗补充道，在审判之日，上帝将审判“人隐秘的事”（罗马书 2:16）。因此，明智之举是寻求获得宽恕的途径，并期盼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圣经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我们显明了这盼望。罗马书 3:24 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保罗补充道：“我们

6.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12.

在上帝审判之下

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弗1:7）。

这就是阿多尼兰·贾德森最终寻得平安的福音——在他被迫直面友人雅各布·伊姆斯之死所带来的死亡与审判之后。这段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自身对救赎的需求，贾德森改变了人生方向，开始一段属灵学习的历程，最终重拾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死亡中神圣审判的紧迫现实将他从属灵沉睡中震醒。正因这同样的审判，圣经敦促我们转向基督以求赦免。圣经质问：“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来2:3）。因此，使徒行传16:30的问题被视为重中之重：“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圣经的回答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31节）。

上帝的审判就是处以死刑

若我们对上帝的怜悯与赦免之恩缺乏迫切感，大卫对待亚玛力信使的方式提醒我们：上帝对罪的审判就是处以死刑。

在为扫罗哀悼并命令百姓禁食后，大卫转向那名信使。‘你是哪里的人？’他问道。少年回答：‘我是亚玛力客人的儿子。’大卫对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于是大卫叫来一个少年人，说：‘你去杀他罢。’那人就击杀他，以致他死亡（撒母耳记下1:13-15）。

要理解大卫的反应，我们需要审视事实真相。许多学者指出，撒母耳记下31:4-6中圣经记载的扫罗之死，与撒母耳记下1章中亚玛力人带给大卫的报告存在明显矛盾。为解决这一难题，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提出一个简单的解释原则：‘若要在叙述者与亚玛力人之间做选择，永远相信叙述者。’⁷确实，根据先前扫罗伏刀自尽的描述，最可能的情况是：这名亚玛力人在扫罗死后才来到现场，随后抓住机会谄媚邀功。

7. Davis, *2 Samuel*, 14.

通过将王权象征物带给大卫来与扫罗的对手结盟。若果真如此，那他的算计可谓大错特错。即便他并未亲手杀害扫罗，其说谎之罪仍招致了死刑的惩罚。在大卫看来，仅凭亚玛力人所陈述的信息，此人的罪名在于亵渎神圣：作为上帝膏立的君王，扫罗的人身具有神圣性；因此，凡伤害他的人都当被处死。大卫自己曾因敬畏上帝，即便面临生命危险也不敢加害耶和華所膏立者（撒下 24）。他在隐基底最著名的例子中，就曾在扫罗追杀他时放过了这位君王（撒下 24）。“你伸手杀害耶和華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质问的同时，也宣判了这位亚玛力信使的死刑（撒下 1:14）。

这提醒我们要将上帝分别为圣、专供他使用的一切事物视为神圣。我们应当尊崇上帝的话语，以及洗礼和圣餐礼这些圣礼。只要我们不错误地将敬拜局限在某个地点或场景中，为集体敬拜设立神圣的空间是同样合宜的。新约教导我们要敬重那些被分别为圣、承担属灵领导职责的人，以及那些辛勤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提前 5:17）。儿女应当孝敬父母，视他们为上帝设立、管理自己的圣洁之人（弗 6:1-3）。事实上，正确理解第五条诫命要求我们敬重上帝所设立、合法管辖我们的一切权柄，包括无能和不信神的民事领袖。保罗强调这一原则时写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 13:1）

若我们认为大卫对亚玛力人的死刑判决过于严苛或不近人情，便是未能领悟上帝子民受膏君王的圣洁何等神圣。更甚者，我们忘记了在上帝的审判中“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这并不意味着世俗政府应当以死刑或其他严酷刑罚惩治所有过犯。但作为那位作为真正受膏统治上帝国度的君王，大卫代表上帝施行审判，他提醒我们，在将来审判之日，万王之王、众人的终极审判者耶稣，会将他的仇敌“驱逐进入地狱永刑”，而后迎接他忠信的子民进入永生义福（太 25:46）。

在上帝审判之下

上帝的审判要求一位王室保护者

最终，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段神圣审判的场景被呈现在大卫王面前。大卫似乎是唯一懂得如何回应上帝审判的人，从现世角度而言，此刻也只有他能拯救处于苦难中的子民。因此，亚玛力信使虽怀揣错误动机，却找对了人。通过这段经文中的大卫，我们被提醒：上帝的审判要求一位王室保护者。

大卫通过对上帝四散子民的怜悯，显明他配统治以色列。他为“耶和华的百姓和以色列家”因刀剑丧命而哀恸（撒下 1:12）。这种慈悲心肠是真属灵领袖的标志，也彰显了上帝子民所需的那类王室救主。在此，大卫将我们引向上帝子民真正的拯救之王，耶稣基督。马可记载耶稣看见众多人群时，“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可 6:34）。正因对上帝子民在罪轭下困境的深切怜悯，耶稣在世传道的岁月始终致力于医治、引导、教导和拯救。

救主怀有怜悯之心固然美好，但他更需具备实际拯救困苦者的力量。在以色列战败的灾难之后数章中，大卫被显明为一位大能的救赎者，将我们引向那位真实而伟大的救赎主，大卫的后裔耶稣。当扫罗的死讯与王权象征被置于大卫脚前时，上帝正在预备一位君王来抵御以色列的仇敌。这种救赎的大能最终在耶稣身上完全实现，他在传道年间彰显了对罪恶、邪恶、疾病及死亡的权柄。耶稣通过十字架胜利确保了罪得赦免，并藉着从死里复活的凯旋赐下永生。因此也难怪上帝安排耶稣即便在受死时，仍被尊称为“犹太人的王”，正如悬于十字架上的牌匾所宣告（约 19:19）。在这位拯救之君面前，我们可以带着对审判与死亡的恐惧跪拜，以全然的尊崇与荣耀称颂他，因唯有他能救我们脱离上帝对罪恶的审判。

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大卫便受膏在上帝的子民面前被拥立为王（参撒下 2:1-4）。如今，耶稣藉着那些他已从上帝对罪的审判中拯救出来之人的见证，被宣告为救主和君王。上帝的审判需要一位君王救

主，而基督子民的呼召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他拯救的统治。保罗解释道：“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 5:19-6:2）

王室哀歌

撒母耳记下1:17-27

以色列的荣耀啊，你的英雄竟倒在高处！
英雄何竟仆倒！（撒下 1:19）

许

多人不愿直面死亡的现实，而是试图逃避。逃避的一种方式
绝口不提死亡这个词。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比如人们似乎不再

说“死亡”，而是“离世”。其他人试图通过将死亡常态化来减轻这种悲痛。电影《阿甘正传》中，福雷斯特·甘的母亲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她告诉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讽刺小说《挚爱之人》(*The Loved One*)，灵感源自好莱坞豪华的森林草坪公墓。在那里，瞻仰室被改称为“安眠室”，逝者被称为“挚爱”。遗体尽可能以生前熟悉的姿态展示，甚至有位女士的葬礼上，她被摆放成手持电话贴在耳边的姿势。这一切都是为了回避死亡的现实。¹

圣经从未采用这种回避的态度，而是向读者呈现关于死亡的冰冷而赤裸的真相。智慧的基督徒当遵循这一指引，将死亡视作可憎的仇敌。

1. 摘自Robert Godfrey, “Redeeming Blood,” in *Precious Blood: The Atoning Work of Christ*, ed. Richard D. Phillips (Wheaton, IL: Crossway, 2009), 35–36.

根据圣经，阿甘母亲的看法完全错误：死亡并非生命的一部分，而是对上帝赐予生命的诅咒与侮辱性侵犯。正因如此，耶稣在朋友拉撒路的墓前不仅哭泣，更是心怀愤怒（约 11:35）。死亡不应被轻描淡写地对待，而应引发泪水与深切哀恸。对于那些拥有上帝话语智慧与恩典的人而言，即便是仇敌之死也能尝到死亡的苦涩。大卫王在扫罗王及他尊贵的儿子约拿单阵亡时所作的王室哀歌，便是一个最佳例证。

当我们观察大卫对扫罗死讯的反应时，可见他在情感与理智层面有双重哀悼。情感上的悲痛是他对噩耗的直接反应：听闻消息后，大卫“就撕裂衣服”（撒下 1:11）。不同人会以不同方式表达情感悲痛，允许他们如此行才是智慧之举。在创作撒母耳记下 1 章结尾的哀歌时，大卫也用理性进行哀悼。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将其描述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悲痛表达”。深思熟虑的哀悼需要精心挑选和雕琢词语，以尽可能贴切完整地传达我们的悲恸。戴维斯评论道：“圣经中的哀歌形式假定我们的悲痛深刻而持久，并邀请我们进入这种训练，用传达痛苦的文字、描绘绝望的意象、抒发沮丧的书面祷告来表达哀恸。”²

南方神学家罗伯特·达布尼为哀恸者提供了深思熟虑的牧养典范。达布尼得知一位母亲因垂死之子而深陷悲痛。数年前，达布尼自己也曾接连失去两个幼子，皆因病夭折。此刻他展现出一种觉悟：言语并非牧养的唯一形式。“目击者记述，达布尼轻声穿过房屋来到后厅，孩子正躺卧其中。母亲跪在孩童近旁。达布尼...走向床榻，跪于母亲身侧，任泪水决堤。随后他为父母与孩童献上祷告，这祷告唯有深切体会过家庭苦难者方能道出。”孩童离世安葬后，“这位母亲表示，达布尼医生的探望比所有其他朋友的探望和祈祷对

2.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21–22.

王室哀歌

她更有益处。”³

大卫为扫罗之死所作的哀歌不仅是个人的悲痛表达，更是一项审慎的政治举措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行为。这首诗篇以这样的文字开篇：“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太人；这歌……写在雅煞珥书上”（撒下 1:17-18）。大卫创作这首哀歌并向全国发布，以此表明尽管他曾被逐出扫罗的王国，但既未放弃国家，也未远离以色列的期盼与悲痛。希伯来语中这首诗的标题是“弓”；英文标准版中“当教导犹太人”的原文实为“当将弓教导犹太人”。这一标题暗示大卫希望借哀歌的主题激励同胞拿起武器，对抗带给他们痛苦与损失的敌人。

罪的羞耻

大卫为扫罗哀悼的开场白，被某些人视为仁慈的夸大之词，但它们准确描绘了以色列人在与非利士人交战中失去的：“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撒下 1:19）。

大卫怎能将一个堕落至极、死于上帝震怒审判之手的人称为“以色列的尊荣者”？答案是扫罗确实曾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尤其在年轻时。这正是上帝最初将扫罗赐给以色列作王的原因——他赐予百姓一位他们会敬重追随的君王。在扫罗被选立时，经上记载：“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下 9:2）。若在今日，扫罗会被星探选中在电影中扮演国王。不仅如此，他长期在现实君王角色中取得真正成功，团结以色列人并带领他们赢得战役胜利。以色列曾以他为荣，也相信他的

3. James W. Bruce III, *From Grief to Glory: A Book of Comfort for Grieving Parent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8), 61–62.

力量，尽管如今他已倒下，以色列也战败了。

当一位杰出的基督教领袖蒙羞时，大卫为我们树立了回应的榜样。正如以色列因扫罗之死而悲痛，今日教会听闻一位卓越且有恩赐的属灵领袖因道德沦丧（通常涉及性、金钱或两者兼有）而跌倒时，同样会哀伤。这样的跌倒者通常无法继续担任属灵影响力职位。然而，我们常犯的错误是肆意诋毁，却忽略了上帝赐予此人的恩赐与恩典，甚至否定其正当成就。约翰·加尔文如此评论大卫的理性思考：“‘既然上帝将扫罗提升至如此尊荣，这便是我敬重他的充分理由。’由此可见[大卫]何等珍视上帝恩典，即便对方是如此悖逆之人。”⁴

在尊荣扫罗昔日辉煌强盛的过往后，大卫转向核心议题：以色列因这场败仗公开蒙受的耻辱。这似乎是他哀歌的主题——上帝以公开而非隐秘的方式击打以色列领袖：“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撒下 1:19）。加尔文将扫罗的结局比作罪犯被公开绞死在广场刑架上：“仿佛扫罗被高举在山上，好让众人皆知——

‘扫罗死了’。”上帝如此审判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子民极度羞愧，以致每次想起这场败绩，就能认清自己的过犯。”⁵

大卫为这份耻辱哀悼，他特别关心耶和华的荣耀在列国中是否被彰显。他悲叹：“不要在迦特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矜夸。”（撒下 1:20）毫无疑问，扫罗战败的消息必定会在非利士诸城被庆祝，但大卫却盼望这种情形能设法避免。他提醒他的听众，这些人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是以色列与神所厌恶的族群，想到非利士人会因以色列王被杀而欢腾，他就感到痛心。更糟的是，那虚假的神大衮可能会因此得荣耀，而真活的以色列之神反被羞辱。借此，大卫提醒以色列人，

4.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27.

5. 同上, 28.

他们在基利波的败仗既是民族的羞辱，也是属灵的耻辱。

当看到视频里的中东城市街头妇女儿童，为 2001 年 9 月 11 日纽约市遭受恐怖袭击而欢欣起舞时，美国人尝到了大卫的愤怒。大卫希望这类画面能激发他沮丧同胞的战斗热情。“别让我们得知你们的女儿在迦特和亚实基伦庆祝这场胜利，”大卫警告道，而他深知她们必会欢呼雀跃。他的行为就像一位足球教练，将对方队员的嘲讽或夸耀的言论贴在更衣室里，深知这会如何激励自己的球员。同样，大卫意图点燃以色列人的怒火，以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团结与努力。

带着口中屈辱的苦涩滋味，大卫转而将怒火倾泻在灾难发生地：“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撒下 1:21）。任何土地的丰饶都依赖于从天而降的水之祝福。没有雨露，基利波山的荒芜将成为以色列耻辱的纪念碑。通过这样的诅咒，大卫预见了耶稣使耶路撒冷城外无花果树枯干的行为，那象征着国家因拒绝耶稣而将遭受的诅咒（太 21:19）。大卫宣告基利波山应受诅咒，“因为勇士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撒下 1:21）。在古代，盾牌是勇力与威能的象征，需抹油使其在敌人面前熠熠生辉。因此，丢弃践踏的盾牌正是战败的写照。眼见基利波山遍布这些以色列耻辱的标记，大卫祈祷它永远成为以色列人死亡与悲痛的象征。

强者陨落、恶人欢庆、土地在绝望中被纪念——现将这些意象汇聚，大卫看到了在上帝审判之下，罪所招致的耻辱。若非因以色列在扫罗领导下拜偶像得罪耶和华，她何以沦落至此、遭受苦难？今日亦然，罪在那些拥抱它的人身上显为可耻的羞辱。箴言 14:34 指出：“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因此，尽管（我们）西方社会拥有财富与力量，却因性罪导致的家庭破碎而蒙羞，物质滥用的

20

欢愉导致破碎的生命，无神论教导催生断裂的真理，而奴隶制遗留、阶级冲突与腐败政府则造就了衰败的城市。如同基利波山——过去与现在大抵都是一座荒芜的山丘——我们目睹自身耻辱的景象，应当引导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悔改，寻求他的怜悯。

此外，大卫为荣耀强大的扫罗之死所作的哀歌提醒我们：拥有上帝赐予的伟大恩赐，并不能使人免于上帝对罪恶的审判。那些被赋予特权与权柄地位的人之所以陷入罪恶，正是因为他们开始认为常规法则不再适用于自己。扫罗的殒命应当让我们明白，这种想法何其荒谬。再者，每当以色列或任何人仅仅以人为荣，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卫为陨落的扫罗王如此哀恸（撒下 1:19）。他的榜样表明，抵御悲痛苦涩的最佳方式，是唯独以上帝为荣，并将真正的盼望寄托于他通过救主耶稣基督赐予的永恒救恩（参诗篇 118:8-9）。

因罪失落

大卫的哀歌以哀叹罪的耻辱起头，继而写到他如何深知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战役中，因上帝对他们罪的审判所失去的一切。为了显明以色列人失落的深重，他颂扬了扫罗王与英勇儿子约拿单之间父子搭档的美德。

首先，大卫回想了扫罗政权最显著的成就——他早年战场的胜利：“约拿单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撒下 1:22）。大卫描述他们征战迅捷，“比鹰更快”，攻势威猛，“比狮子还强”（23 节）。一个显著战绩是扫罗早期迅速集结军队，击退围困雅比基列的亚扪人（撒下 11:1-11）。在士师时代，以色列屡遭外族欺压，轻易败北。直到约拿单的弓与扫罗的刀出现，二者在战场上战无不胜。而如今以色列丧失这样的

军事力量，不仅是因为非利士军队，更根本的是因扫罗和以色列国多年来陷入的罪恶腐败。曾经高贵的扫罗极度堕落，是因为他内心逐渐刚硬抗拒上帝；而扫罗之剑的失效，又反过来导致了以色列的溃败。

其次，约拿单与扫罗都忠于王朝，他们的彼此忠诚也祝福了以色列，正如大卫在撒母耳记下 1:23 强调的：“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大卫当然清楚，这对父子曾因扫罗疯狂迫害大卫这位约拿单的立约之友而疏远。但约拿单始终忠于父亲，陪伴他直至惨烈的结局。

第三，在扫罗政权提供的保护与稳定下，以色列经济繁荣昌盛。随着约拿单和扫罗的战败身亡，这一切也荡然无存。大卫在哀歌中提到那些因扫罗带来的繁荣而得以穿戴华丽的妇女，以此哀叹国家即将面临的贫困：“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妆饰。”（撒下 1:24）当然，扫罗并未亲自用象征尊贵的朱红与黄金装扮以色列妇女，但他昔日的领导确实为以色列带来如此繁荣，可以说都是他的功劳。

正如非利士军队曾夺走了以色列的君王及其庇护，罪同样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损失。试想一个沉迷色情、欲火攻心犯下奸淫的男子，他的恶果可能使家庭破碎，数代人深受苦难；或着那些为学术声望而贩卖新奇学说的学者，最终导致异端肆虐，以至整个教会乃至宗派沦丧；还有以传播他人流言为乐的妇人，终致关系破裂，心灵沮丧。大卫为扫罗败亡所发出的哀歌给我们的启示是：罪得不偿失。圣经甚至直言“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因此，当憎恶心中罪欲初萌，致死罪恶习性，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帮助，并善用上帝的话语和圣灵所赐的一切助力。

“大英雄何竟死亡！”大卫为以色列的损失哀恸（撒下1:25）。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争战，是为着心灵、思想、情感与习惯而与罪展开的争战。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役，以上帝的属灵能力武装自己，以免承受战败的苦果。

因罪举哀

至此，大卫的哀歌都起到了政治上的作用，因为凝聚国民勇气是他的责任。通过为以色列的悲伤发声，他满足了他人所需。然而在最后几节，大卫表达了他个人因盟约挚友约拿单之死的切肤之痛。此前他的哀歌面向以色列、基利波山高处、狂喜的非利士人和丧父的以色列众女子，此刻大卫却对约拿单倾诉，他的死亡令大卫灵魂深处悲痛欲绝。“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他哀叹，“我兄约拿单哪，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撒下 1:25-26）。

大卫故事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是他与扫罗之子约拿单之间珍贵的友谊。他们本是以色列最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大卫是上帝膏立取代扫罗王的人，而约拿单是扫罗寄予厚望的继承人。然而，对耶和华及其子民的共同热忱将他们紧密相连。约拿单认识到上帝的大能临在大卫身上，便甘愿将自己的未来置于大卫的崛起之下，明白这终将归荣耀于上帝。大卫看出约拿单在属灵上的委身与他同样深切，于是以友谊相报，以致“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撒下 18:1）。这段友谊经受了扫罗对大卫的疯狂仇恨带来的所有考验，也极大地祝福了信徒。因此，大卫有充分理由为高尚的约拿单之死哀恸，这位忠义之士因对父亲的忠诚，最终在基利波山献出了生命。

在古代社会，男性之间公开表达情感与忠诚并不罕见。由于当代社会对这种兄弟情谊的表露较为不适，有人提出大卫与约拿单的

关系带有性暗示。然而经文中并无此类暗示，且同性结合的观念对圣经作者和最初的读者而言都是可憎的。大卫在悲痛中仅表明，他与约拿单的关系比任何与女性的关系都更重要。“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大卫哀叹道，“胜过妇女的爱情”（撒下 1:26）。约拿单曾是大卫军事行动、政治斗争中的伙伴，更重要的是在事奉耶和華上的忠实同工。因此，考虑到约拿单对大卫事业的赤诚奉献，我们也能理解，约拿单的离世给大卫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悲痛。

根据圣经的教导，神命定婚姻应当成为人类最亲密宝贵的关系（创 2:18-25）。但在旧约社会，现实常与这一理想相去甚远。彼时与现今相似，显赫男性常为政治经济利益联姻。罗伯特·伯根评论道：“妻子是丈夫生育和养育的伙伴，却不一定是其挚友、知己或社会地位相当者。”⁶

圣经中大卫的一生是最清晰的例证，展现了婚姻妥协与性犯罪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大卫的首次婚姻纯属政治联姻（娶了扫罗之女米甲，见撒下 8:17-27），而随后多年纳娶多位妻妾的行径，注定使他永远无法体验上帝在亲密忠贞的婚姻之爱中，赐予的造就与圣化之恩。若大卫当初持守与一位女子忠贞敬虔的婚姻，他的人生本会蒙受更大祝福。同理，若我们将婚姻置于人生承诺的边缘，生活必将陷入动荡。正因如此，圣经教导男子：“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箴 12:4）；“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箴 31:10-11）。

尽管大卫因不健康的婚姻而陷入贫困，但他与约拿单的盟约友谊却使他极大地富足。他的哀歌提醒我们所有人，尤其是男性：虔诚、忠实的友谊会带来巨大祝福。马太·亨利曾深刻指出，世上少有比“一个真

⁶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293.

正的朋友更令人喜乐的事了。他既有智慧，又品行良善，能真诚接纳并回应我们的情感，在我们一切真实的利益上始终忠诚相伴”。⁷ 大卫与约拿单的友谊正是如此，甚至更为深厚。这份情谊如此美好，以至于约拿单甘愿摘下自己头上的王冠，出于对挚友、对百姓和对上帝的爱，将其交付于大卫。

我们应当再次铭记：以色列的耻辱与损失，源于本可避免的罪中堕落；同样，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份悲恸，背后根源也在于罪。因此，我们应当将所有哀伤化为力量，立志抵挡那使世界陷入死亡阴影的罪与黑暗权势。每一份悲恸都当促使我们全心投身于基督国度的使命，他来是为赐下丰盛生命（约 10:10），他的统治正以复活的大能推进，对抗罪恶与坟墓的国度。

通过展示他为挚爱的约拿单哀痛的心，大卫为他的读者履行了一项宝贵的职事。当以色列民听到大卫为他的盟约朋友所作的哀歌时，便得以诉说他们在国家败亡与艰难中所承受的各样悲痛。有充分证据表明，男性情感上的疏离，会对子女及其他追随者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⁸ 通过与他人分担自己的悲伤、忧愁以及欢乐，男性不仅展现了真实的自我，更为儿女提供了情感的榜样。

我童年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便是在困境中与父亲的情感分享。当母亲接受手术时，父亲允许我在焦虑中与他一同祷告；家犬去世后，他将我搂在怀中哭泣；当他奔赴战场、可能永别家人那天，他在悲伤与爱中向我们敞开心扉。在这些及其他情境中，我懂得如何作为一个年轻人去感受，因为父亲曾与我分享他的情感。大卫为约拿单所作的哀歌，在扫罗死后为全体以色列民起到了类似作用。他这一充满智慧的领袖行为，让他人得以触及他的内心，并通过对他们所承受苦难的同情祝福了他们。

7.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52.

8. 关于该主题的讨论，请参阅作者著作 *The Masculine Mandate* (Orlando, FL: Reformation Trust, 2010), 11–16.

在这份怜悯的职事中，大卫将我们悲伤痛苦的心指向他所预表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对这世间伤痛的怜悯、爱与哀恸，使我们得以与上帝的心相连。在这充满悲伤的世上，我们真正的需要是：认识并感受天上造物主如父般的爱。我们何其有幸能在诗篇 34:18 读到：“耶和華靠近伤心的人。”上帝之子耶稣来到这世界，取了我们的肉身；在他的生命、事工与苦难中，我们的心真实触碰到上帝的心，他的爱施行着一种救恩，直抵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需求。

爱如死之坚强

大卫的哀歌提醒我们：否认或忽视死亡的事实，以及这堕落世界里的其他一切悲伤，对我们毫无益处。当我们回应大卫为心碎的以色列所谱写的诗歌时，不免设想，当死亡冰冷的手触及我们生命时会是怎样。马太·亨利在描述大卫为约拿单哀伤时写道：“爱之愈深，痛之愈切。”⁹ 当我们与配偶多年经营婚姻，真心合一，死亡却将其夺去，将是何等光景？若我们失去毕生挚友，或甚至痛失爱子，我们的心要如何不至刚硬，仍得存活？

凡生活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确信，只要活得足够长久，我们都将经历此类深重的悲痛。在这个被罪诅咒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避免忧伤与死亡。但我们能做的，是清醒地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那位通过献上生命为罪赎价、从而战胜死亡的主。耶稣劝勉我们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 16:33）因此，让我们将所珍视的一切——我们的友谊、婚姻、子女，以及宝贵的灵魂——都交托给这位救主。他的救恩将以荣耀遮盖我们的羞愧，用永恒的得胜补偿我们所有的损失，并当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喜乐时，擦去我们眼中每一滴哀伤的泪水。在今生我们可能追求与享受的一切爱中，让我们务必与耶稣立约，因他是

9. Henry, *Commentary*, 2:352.

比兄弟更忠诚的朋友，他的爱是真正超越夫妻之情，“如死之坚强”（歌 8:6）。让我们凭信心像大卫那样哀悼死亡，并藉着与他相似的信心，拥抱在基督里的生命，这生命终将永远消除死亡与悲伤。

神圣的抱负

撒母耳记下 2:1-32

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仑去。”

（撒母耳记下 2:1）



经学者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许多基督徒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类似大卫经历的“希伯仑阶段”。戴维斯所指的是在那些上帝国度前景看似黯淡的时期，服侍主的人“几乎看不到”我们在他人生命中读到的那种“权能与荣耀”。在此类时期得胜的关键，在于确信上帝至高无上的掌权，并从他的话语中获得满足。¹

大卫的希伯仑阶段在多个层面都充满挑战。这是以色列惨败于敌人非利士人之后的岁月。非利士人在基利波山战胜扫罗王，这不仅使以色列军队溃散，王的离世更导致各支派分裂。大卫面临的挑战主要不在于该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实现上帝的呼召。大卫在希

¹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29.

伯仑的时期需要一种信心，耐心等候上帝的应许，并彰显顺从上帝话语引导的可贵。撒母耳记下第2章中大卫的行动，也展示了一个心怀神圣抱负、热切侍奉上帝的忠心仆人，与大卫那些只图谋私利的对手们的不洁野心之间的区别。

大卫的神圣抱负

扫罗王战败身亡后，大卫不可能对以色列的境况无动于衷，不再参与国事。多年来，大卫作为流亡者生活在敌人非利士人中间，躲避以色列王疯狂的迫害，从而远离国事。但当报信者带来扫罗战败身亡的消息时，大卫明白他必须回到以色列，领导这个国家。

这一行动将大卫置于基督徒同样会面临的处境中。大卫有天赋和经验，借着上帝的膏立，他对在以色列的侍奉怀有抱负。同样，基督徒也会意识到自己的恩赐，并看到教会中那些以他们的经验适合去服侍的需求。问题在于如何以圣洁的方式驾驭我们的抱负，真诚地献上我们的服侍，而非推进个人事业或荣耀。

大卫所树立的榜样应当启迪那些同样自感蒙召去服侍或领导的基督徒。“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

（撒下 2:1）。面对艰难抉择时，大卫寻求了耶和华的指引。他仍与部下及家眷聚集在洗革拉，但他陈明于主前并寻求答案。我们在作出重大决定前，尤其是在基督教会中担当领导职责时，也当如此寻求上帝的旨意。

在撒母耳记上中大卫生平的记载里，我们注意到他生命的起伏跌宕可以通过他与上帝关系的表现来描绘。当大卫因恐惧或惊慌行事时，便没有求问上帝，结果往往是从一个困境逃入另一个困境。然而当大卫凭信心行动时，我们看见他向上帝祷告并等候上帝的话语。这正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约翰·加尔文评论道：“区分英勇与鲁莽行为的真正方法正在于此：察验上帝的旨意……在我们投身之

前，必须确信某项行动是上帝的旨意，且他认可我们所行之事。”² 我们该如何区分怯懦的犹豫与审慎的建议？鲁莽的愚行与勇敢的信心之间界限何在？答案通常只能通过上帝赐予的智慧来辨明。

圣经并未详述大卫求问上帝的具体方式。极有可能，他通过大祭司所用的占卜工具，乌陵和土明来寻求默示。正是基于此类记载，部分学者质疑这些占卜签仅能提供是非答案；黑白两色的石块或许更像拼字游戏的棋子，能传递更丰富的信息。无论如何，如同“是非二十问”游戏，通过足够的是非回答也能获取大量信息。另一种可能是大卫通过祷告转向上帝，藉某种特殊启示获得具体指引。上帝给大卫的回应是明确的：“可以”（撒下 2:1）。

在救赎历史的当下阶段，信徒通过两种方式寻求上帝的指引：上帝的话语和祷告。我们不应指望圣经会具体告诉我们该与谁结婚、该接受哪份工作或该定居哪座城市。但圣经确实启示了哪些优先次序和态度能荣耀上帝，以及基督的门徒应当追求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当推进的不是自己的荣耀，而是基督的荣耀；不可争先恐后，而要让别人居首位，直到上帝认为合适时才提升我们（参路14:8-10）。

基督徒寻求上帝指引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祷告。这并非指信徒会在祷告中听见上帝可闻的声音，而是我们祈求上帝赐下智慧与属灵洞察力，好将他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处境中，并寻求他在现况中护理安排的引导。雅各写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雅 1:5）。借着上帝的话语和祷告，我们得以脱离属血气的思维，经历上帝更新我们心意的恩典。因此保罗教导我们：“叫我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

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49-50.

喜悦的旨意”（罗 12:2）。加尔文写道：“让我们放胆奔向他，并持续如此行（来 4:16），必发现他终其一生都是我们信实的向导。”³尤其在作重大决定时，我们应通过祷告和研读他的话语寻求上帝的旨意，热切期待上帝透过环境变化和圣经细节教导给出的回应。

追求神圣抱负者的首要标志，是其行为与上帝的话语一致。这样的人会期待上帝在后续事件中印证其行动。当大卫上希伯仑时，我们便看到这场景：“犹大人来到希伯仑，在那里膏大卫作犹大家的王”（撒下 2:4）。

有人质疑犹大人膏立大卫为王是否妥当，因上帝早已藉先知撒母耳的行动膏立了他（撒上 16:13）。疑虑有二：此举是否表明对先前膏立的不满；以及仅立大卫为犹大王是否贬低了上帝的旨意，因撒母耳膏立的是全以色列而不仅是犹大的王。答案似乎是：犹大人仅是在能力范围内印证上帝已显明的旨意。他们无法代表其余十一支派，但此刻他们要以膏立大卫为王来确认上帝的命定。若我们同样被服事上帝事业的圣洁渴望所激励，也当在教导、决策和行动中竭力印证上帝在圣经里所命定的一切。

大卫的抱负是神圣的，另一个明证是他在被立为王后仍追求上帝的平安。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基列雅比人善举的回应中看出。我们曾在撒母耳记上前文中见过这座城，当时亚扪人拿辖围困基列雅比，并威胁要剜出每个男子的右眼。年轻的扫罗王曾果断回应，召集其他支派参战，击溃亚扪人，解救了这座被困之城。多年后，感恩的基列雅比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非利士人那里夺回扫罗的遗体，为他举行体面的葬礼，以此尊荣扫罗。撒母耳记上末尾记载了这一举动。非利士人曾将

3. 同上, 54.

扫罗斩首，将其尸身悬挂在伯珊城的城墙上。此地距基列雅比不远，于是“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珊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撒下 31:9-13）。

这样的忠诚之举，会被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者会视为威胁。基列雅比是否会成为扫罗残余势力的集结地？这座坟墓是否会成为与大卫在希伯仑的庇护所相抗衡的圣地？大卫展现了他敬虔的态度，他并未因这潜在威胁的消息退缩，反而为扫罗所受的尊荣和以色列同胞所成就的善举欢喜。“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

‘你们厚待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

（撒下 2:5-6）大卫心系以色列的大业，这是为以色列成就的荣耀之事！他颂扬善行，并坚定对耶和华的热忱信仰。这并非出于个人野心，而是为耶和华的热忱。据此，他呼吁他们现在效忠于他合法的统治：“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膏我作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第7节）沃尔特·钱特里如此描述大卫的呼吁：

“一只友谊之手谨慎地伸出，试图弥合因扫罗的鲁莽领导在以色列造成的诸多分裂。”⁴

从大卫的榜样中，我们看到了追求神圣抱负的典范。首先，他寻求上帝的指引；其次，他确认上帝的话语；第三，他追求上帝的平安；最终，也因此享受了上帝的帮助。大卫上到希伯仑，将其作为自己初建王权的理想基地。随行的有他的两位妻子，耶斯列人亚希暖和迦密人拿八的遗孀亚比该，她们在当地都有良好的人脉，以争取地方支持。当地居民似乎自愿接纳了大卫的队伍，因为他们及其家眷

“住在希伯仑的城邑中”（撒下 2:3）。出于服务上帝子民的神圣抱负，并通过智慧地寻求上帝的旨意，大卫为自己人生的下一个艰巨阶段奠定了良好基础。

4.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134.

押尼珥的不义野心

有时，通过反面教材而非单纯正面示范，我们反而更容易理解圣经原则。在这方面，大卫的主要对手，扫罗的亲属押尼珥所展现的不圣洁的野心，为我们提供了深刻例证。

与大卫顺服上帝旨意的榜样截然相反，押尼珥生动展现了自立为王的意志：“扫罗的元帅尼珥的儿子押尼珥，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过河，到玛哈念”（撒下 2:8）。玛哈念是约旦河东的重要城邑，扫罗北方支持者的领袖们曾被非利士人逼迫退守至此。押尼珥“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书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第 9 节）。据载大卫在希伯仑作王七年半，可见押尼珥公开统治北方五年之久，最后两年则利用扫罗幸存的儿子伊施波设作为傀儡王，这段混乱时期始终伴随着非利士人的侵扰。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惟独犹大家归从大卫。”（第 10 节）。

押尼珥扶植伊施波设作为傀儡，表明他知道自己没有正当资格担任以色列的领袖。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他篡夺权力的自私野心也暴露无遗。然而押尼珥对显赫地位和权力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甘愿伤害民众，只为延续其不合法的企图。

押尼珥的反面榜样向我们揭示：我们应当极度憎恶任何出于个人的呼召感或服侍意愿，尤其是明显带有罪性的权力欲或私心，而在神的家中造成伤害的行为。押尼珥或许过分高估自己的领导才能，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篡权行为才能拯救以色列。但正如加尔文所言：“我们在此看到一面镜子，显明骄傲自大是致命的瘟疫，注定要瓦解上帝的教会，而大卫的统治正是这教会的预表。”⁵ 五年来，押尼珥不断与非利士人对抗，试图削弱他们对北方诸地的掌

5.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64.

控，他却不愿采取最有益于以色列的行动，即退位让大卫作王掌权。

此外，押尼珥通过抗拒上帝之言进一步显露其不洁野心。尽管扫罗和押尼珥早已知晓大卫受膏为以色列真王的事实，但押尼珥对私欲的追逐及对大卫的派系敌意，使他公然对抗上帝启示的旨意。

若我们怀疑押尼珥是否知晓上帝立大卫为王的心意，后续他与以色列长老的会面便消除了这种疑虑。押尼珥亲口承认上帝曾说：“我必藉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撒下 3:18）。鉴于此，C·F·凯尔准确指出：“立伊施波设为王不仅是扫罗敌视大卫的延续，更是对耶和华的公开背叛，因上帝已弃绝扫罗，拣选大卫作以色列的领袖……连扫罗都曾确信大卫被立为其王位继承人。”⁶

在那些不仅凌驾于同胞之上，更将自己的意志与上帝之言对抗之人的褻渎野心之中，我们也见证了人类罪恶本性的确证。当非利士人仍威胁着整个以色列，押尼珥就率军南下企图剿灭大卫的队伍，这是何等邪恶的行径！“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扫罗之子伊施波设的仆人从玛哈念出来，往基遍去”（撒下2:12）。两军在基遍池两旁对峙（第 13 节）。押尼珥在此显露出对嗜血战争的病态热衷。他向大卫的元帅约押喊话，提议让双方青年进行一对一的决斗：“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第14节）。约押应允了，双方各出十二名青年上演了一场角斗士般的厮杀。蒙上帝恩惠，大卫的士兵们“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仆倒。”（第 16 节）。因此那地方得名“希利甲哈素林”，意为“刀锋之地”。

这种对人类流血事件的嗜好，充分证明了人类极端堕落的本性。

6. Carl Friedrich Keil,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s of Samu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0), 292.

即使必要之时，杀戮承载上帝形象的男女也始终是可怕的，而在此情境下，当以色列同胞无谓地相互残杀至死时，这种可怕更甚。在少年们的单挑对决之后，两支主力部队彼此交战：“那日的战事凶猛，押尼珥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撒下 2:17）。上帝的审判借此结果得以显明，但约翰·加尔文正确地指出，在那些背负上帝子民之名的人群中，纷争没有胜利可言：“内战中无胜利可期。我说，我们不应战胜内部敌人。为何？因为上帝的教会将因此减员；大量鲜血将流淌。”⁷

像押尼珥那样不圣洁的野心，可通过其展现的自治意志、拒绝的上帝之言以及证实的人性邪恶来辨识。耶稣的国度同样遭受罪人类的反对，正如诗篇 2 所描绘的：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臣宰一同商议，
要敌挡耶和華并他的受膏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嗤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
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诗 2:1-6）

诗篇第 2 篇提醒我们，正如押尼珥的经历所示，凡抗拒上帝旨意和他所膏立君王的人，无一能成功。正如诗篇 2 篇结尾所言，更好的选择是“当存畏惧侍奉耶和華，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 2:11-12）

7.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73.

人类纷争的致命悲哀

基督徒别无选择，必须反对那些向上帝统治发动战争的恶人，即使这些人来自教会内部。敬虔的国家将被迫与邪恶邻邦交战。恩典为怀的传道人将不得不反对虚假教导。基督教家庭和孩童将受到必须与之抗争的邪恶势力与影响的威胁。这正是大卫面临的处境：他不得已派遣军队保卫犹大，抵御押尼珥和北方支派的进攻。后续事件表明，无论多么必要，人类纷争总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首先，基遍池战役中的一段插曲揭示了人类冲突中，暴力激情何其难以遏制。当押尼珥的军队溃逃时，约押的兄弟亚撒黑追击敌军统帅，“追赶押尼珥，直追赶他不偏左右”（撒下 2:19）。押尼珥察觉后喊道：“你是亚撒黑吗？”年轻人自报身份后，押尼珥劝道：“你或转向左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

（20-21 节）。显然亚撒黑视此为斩杀敌军指挥官获取殊荣的良机。押尼珥为避免与约押兄弟冲突，再次劝阻：“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22 节）。亚撒黑执意追赶，当与押尼珥并驾时，这位经验丰富的战士轻易击杀了他。此事在犹大广为流传（23 节），导致内战演变为约押兄弟们的血仇，为日后更大的恶行埋下祸根。

其次，鉴于人的堕落罪性，冲突往往升级为比最初意图更严重的暴力和流血事件。当教皇乌尔班二世于 1095 年宣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他未曾预料到 1099 年耶路撒冷全体居民遭屠杀的惨剧，也未曾想到为支持这场战争而开始发售赎罪券会导致罗马教会的腐败。此类因冲突而频繁产生的不可预见的悲剧，为基督徒提供了竭尽全力追求和平的充分理由。这一原则适用于家庭关系、地区争端以及教会分歧。大卫表现出智慧，拒绝参与基遍池之战，从而避免亲手杀戮那些

他蒙召作王要带领的百姓。与那些总是热衷投身冲突的激进领袖不同，那些怀有神圣抱负、立志事奉主的人会遵循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第七条福训的准则：“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 5:9）。

第三，冲突一旦开始便难以平息。败退中的押尼珥向耶稣的信徒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撒下2:26）。当时约押和其兄弟亚比筛正追击押尼珥的军队，押尼珥在便雅悯人集结最后防线的亚玛山夕阳下高呼：“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久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26节）。当约押意识到持续流血会给以色列带来沉重代价后，终于同意罢兵，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27节）。于是约押吹号收兵，双方各自撤离。这为必须参与争战的上帝的子民立下准则：无论是国家间的武装冲突，还是教会内部为真理而战：当我们不得不争战时，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倚靠上帝赐予胜利，并决心在对待他人（尤其是主内弟兄）时不违背他的话语。必要之战必须以追求和平为目标，不可因战斗中的残忍而使和平蒙上苦毒。约翰·加尔文评论道：“即便只有少数人丧生，战争也总是惨烈而艰难的，当我们想到卷入其中的是那些自称属上帝、自认为他子民和教会的人时，这番描述就显得格外深刻而真实。”⁸

人们往往在冲突过后，才开始以生命的代价计算真实的损失。押尼珥连夜行军返回玛哈念，他因虚荣心驱使攻击大卫，已折损三百六十名士兵。而大卫的队伍仅损失了十九名战士，但每一位都是深受爱戴的儿子、兄弟或朋友。对于约押和他的堂兄大卫家族而言，一支悲伤的送葬队伍缓缓行往伯利恒，“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撒下 2:32）。

8. 同上，85-86 页。

受王权庇护

撒母耳记下第2章看似记录了大卫生平传奇中的琐碎事件，实则讲述了上帝拣选的君王在人间统治的敬虔开端。耶稣后来曾说，上帝的国如同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但当上帝的国藉着他话语的大能运行时，这微小的开端便蕴含着遍及全地的生长应许。从新约信徒的视角看，大卫在希伯仑的初始统治正是耶稣基督国度的开端，这个国度将依照上帝的话语并凭借天国的力量，真正遍及全地。基督徒以上帝之名、藉上帝话语所行的微小开端，同样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本章亦揭示了那些拒绝上帝国度之人的严重危机，因他们拒绝了上帝指定统治天地的君王。大卫统治时期的这一事件，指向了将从其血脉中诞生的更伟大君王：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罗杰·埃尔斯沃斯写道：“如今上帝仍如当年一样拥有一位受膏的君王。他已命定主耶稣终将统管万有，宣告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认他为万有之主（腓2:9-11）。但正如押尼珥不愿欣然接受大卫将作全以色列王的消息，今日也有许多人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受膏者。”⁹若押尼珥对大卫的反叛已在世间掀起轩然大波，并令其追随者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背叛主耶稣基督之人所获罪的工价岂不更为巨大？上帝的国度永不倾覆，因此罪人更当悔改，向上帝承认罪孽，并藉他儿子耶稣的血寻求所赐的赦免，方得与上帝和好并享永生，这才是至智之举。

最后，当基督徒在自身的“希伯仑阶段”，当救赎的应许似乎遥不可及时，大卫在本章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段鼓励的话语。大卫的榜样激励我们投身于基督的事业，通过祷告和他的话语寻求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指引，并倚靠上帝所膏立的君王耶稣提供的赦罪庇护。耶稣是真正的和平之君。正如大卫写信祝福基列雅比人，耶稣也通过他

9.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131–32.

十字架上赎罪的血，为忠实的信徒提供了与上帝和好的平安，即使身处危险的世界，也有上帝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作主。耶稣的福音宣告说：“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撒下 2:6）。我们若愿接受他的王权庇护，委身于他和平的统治之下，耶稣的血就会为我们得着上帝的恩惠和天上的拯救大能。

和平的代价

撒母耳记下3:1-21

押尼珥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于是大卫送押尼珥去，押尼珥就平平安安地去了。（撒下 3:21）



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撒下 3:1）。圣经作者用这句话引出撒母耳记下第 3 章中大卫面临的挑战：

漫长的战争考验人的忍耐力，也锤炼人的品格。缺陷在过程中暴露并放大，领导力得到磨砺，国家命运由此铸就。

大卫在多年逃避暴政后，又陷入与扫罗家的长期争战，这对他必定尤为煎熬。多年前，先知撒母耳已膏立大卫为上帝拣选统治以色列子民的人。历经多年试炼与悲伤后，上帝的应许或许已成虚幻，但醒时仍挥之不去。如今扫罗已死，大卫作王之事使得内战延续，而以色列正是最脆弱的时候。约翰·加尔文推测，大卫当时可能考虑过放弃使命，心想：“我的国被上帝诅咒了，因为我看见百姓被

撕成碎片。我若退位，岂不更能促成合一吗？”¹

然而，大卫并未放弃他的使命，或许因为他深知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 11:29）。信徒常将这类挣扎时期视为虚度的岁月，殊不知这正是塑造其品格与信心的关键阶段。大卫便是如此。在那场漫长的战争中，他操练等候耶和华的功课，静候时机，避免任何损害国家实力的事，为将来合一做准备。这非常智慧，尤其对属灵治理而言：大卫始终致力于促进立约子民的合一与和平，这一操练他特别劝勉给今日教会的领袖们。

但在个人层面，大卫却以道德妥协来自我安慰，正如后文将揭示的，或许他认为这些小小的让步相较于他对公事的忠诚无足轻重。因此，撒母耳记下第 3 章埋下了妥协的根基，这将动摇大卫的生活与统治，并在后续章节中引发波澜。作为上帝子民的领袖，大卫的忠信与智慧将使他与以色列得蒙祝福。但他在公共舞台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因他在私人事务上未能追求圣洁而受到侵蚀与威胁。

大卫王朝的巩固

扫罗王战死、军队溃败后，以色列陷入危局。北方地区，扫罗的表兄兼元帅押尼珥重新集结残余势力，退守约旦河东岸，将北部大片领土拱手让与非利士人。以此为据点，押尼珥一面抵抗非利士人，一面拥立扫罗之子伊施波设为以色列新王，试图延续扫罗王朝的统治。而在南方的犹大地区，大卫已加冕为王，并聚集兵力于希伯仑。第二章记载了这两股势力在基遍池畔的血战，押尼珥试探大卫军力却遭溃败。大卫并未乘胜追击敌方，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了以色列人的流血冲突，避免了上帝子民内部派系仇恨的激化。

1.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92-93.

或许有人观察大卫的政策，将他的宽宏大量视为软弱的证据，但随着漫长战争的持续，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当大卫等候耶和華，信靠上帝的应许，拒绝采取可能伤害上帝子民的方式行事时，“大卫家日见强盛，扫罗家日见衰弱”（撒下 3:1）。大卫体现了一个在信徒生命中普遍得到验证的原则：当我们以上帝的旨意为念，耐心顺服他的话语来处理事务时，必会发现属灵资源不断积累，上帝的祝福即使在试炼中也越发显明。

大卫日益增长的势力通过其后宫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众子的诞生得以体现：“大卫在希伯仑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押是作过迦密人拿八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押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迦所生的；四子亚多尼雅是哈及所生的；五子示法提雅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仑生的”（撒下 3:2-5）。

要理解这些妻妾与儿子的世俗价值，我们必须从古代近东世界的视角思考。子嗣众多通常意味着拥有庞大且不断壮大的可信赖领袖团队，以调配王国资源。众多子嗣意味着稳固的继承序列与强盛的未来。仔细研究大卫的妻妾还会发现其日益增长的政治实力：耶斯列人亚希暖和迦密人亚比该巩固了大卫在犹大南部的政治根基；与玛迦的婚姻显然是政治联姻，因其父“基述王达买”统治着约旦河东、伊施波设势力范围以北的地区，这一安排使大卫获得了能助他削弱扫罗家族的盟友。其余妻妾大多身份不详，但她们通过为大卫生育越来越多的子嗣发挥了作用。借助这些婚姻关系与环绕膝下成长的子嗣，大卫在希伯仑蛰伏期间逐渐巩固了自身地位。

尽管大卫的境况在当时的近东人眼中或许令人惊叹，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却存在一个问题：大卫实行多妻制，这明显严重违背了上帝的话语。圣经在开篇就将婚姻确立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盟约结合（创 2:18-25；参太 19:3-6）。大卫纳娶众多妻妾，直接违背了上

帝的诫命。此外，以色列律法的规定明确禁止了大卫的所作所为。君王不可放纵肉体的欲望，而应在个人节制与灵性上树立榜样。申命记 17:17 明确指出：“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

一些评论家反驳这一观点，指出撒母耳记下 3 章的文本并未谴责大卫的后宫，毕竟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制度。那么，圣经对大卫多妻制的负面评价在哪里？答案可见于大卫生平记录，甚至延续到列王纪中继任统治者们的堕落轨迹里。

诚然，大卫因众多妻妾所生的儿子们而势力增强。但细究这段记载中提供的名字：名单首位是暗嫩，他强奸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后被兄弟押沙龙谋杀；次子基利押在后续记载中销声匿迹，暗示他可能早夭；三子押沙龙不仅杀害兄长暗嫩，更发动叛变分裂国家；四子亚多尼雅则蛰伏至大卫晚年，公然违抗父命发动政变对抗指定继承人所罗门。在这部充满国家分裂与家族悲剧的历史中，我们看见上帝对大卫多妻之罪的严厉审判。

上帝的律法禁止以色列的君王拥有后宫，以免他们的心偏离上帝。实际上，多妻制导致男人沉溺于几乎无止境的感官享乐，以致肉体开始支配其属灵生命。不同于上帝所命定的神圣伴侣关系，即男女为相互扶持与成圣而结合，多妻制助长男人的骄傲。多妻制助长基督教婚姻旨在克制的恶习，却回避圣经婚姻设计要培养的美德。据约翰·加尔文所言，多妻制对大卫这般属灵伟人的影响，是使他沦为“一个放荡且彻底堕落的人”。² 这一后果在大卫之子所罗门王近乎毁灭性的统治中最为明显，他不仅增添异教妻妾，更任由她们随意将偶像带入耶路撒冷。

2. 同上，95 页。

婚姻本为促进家庭内部的团结与和谐，而多妻制却滋生出充满阴谋与竞争的毒蛇之窟。当一位妻子只是众多共享丈夫床榻的女性之一时，她永远无法在关系中获得安全感。纵观圣经，从亚伯拉罕将撒拉的婢女夏甲纳入怀中开始，多妻制就腐蚀着女性社会，使得多妻者的家庭必然陷入内斗与苦难。与之相反，合乎圣经的婚姻旨在保障夫妻双方的权利，并为父母与子女缔结团结与和平的圣约纽带。加尔文主张，多妻制对女性的伤害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连离婚这一破坏婚姻神圣性的恶行，也比妻妾成群的后宫制度更可取。³

既然圣经对多妻制如此深恶痛绝，为何像大卫这般的有信心之人仍会陷入此等大罪？答案不一而足。首先，尽管圣经禁止多妻，但周边文化却普遍认同此俗。对大卫而言，妻妾成群能强化他在那些举足轻重者眼中的形象。大卫的妥协由此向我们发问：我们是否也因“人人如此”而为某些罪行开脱？在文化同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又在何处面临违背圣经的危险？大卫敦促我们以上帝之言，而非世俗认可，来检验自己的行为与抉择。

其次，通过联姻获得的政治联盟为大卫提供了巨大助力，他们的确巩固了他的王国并削弱了敌人的势力。“基述王达买”这个名字对我们或许无足轻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大卫及其同僚这些权势人物意义非凡。

第三，大卫似乎只是纵容了自己这种沉溺。毕竟他在公共生活中饱受挫折，寻求些许额外的慰藉与私密欢愉又有何妨？但A. W. 平克如此回应：“这就是大卫那放纵自我的致命弱点……圣洁的上帝绝不容忍罪恶，尤其是他立为子民领袖之人……[大卫]对[此罪]的屈服招致了漫长而严厉的管教，整个事件的记载……皆为我们的借鉴与警示。”⁴

3. 同上。

4.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255–56.

倘若大卫能抵挡这诱惑，或是在最初放纵后及时悔改，回归上帝话语的呼召，他的历史该有多么不同！大卫的故事警醒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那些身居权位与特权地位的男性：我们亟需在圣洁中长进，斩断过往罪孽的根源，并勤勉地将私生活奉献于顺服上帝，日益效法基督的品格。

扫罗家的衰败与分裂

当大卫不断增添妻妾时，扫罗家的敌对君王伊施波设却连自己的妃嫔都无力管控。这至少是“扫罗家日见衰弱”（撒下 3:1）的一个表现。伊施波设当面质问他的叔父兼元帅押尼珥，指控其染指了王室后宫：“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爱亚的女儿。一日，伊施波设对押尼珥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第 7 节）。正如我们将在押沙龙反叛大卫的事件中看到的，古代政变常以篡位者占有先王后宫为标志。因此押尼珥占有扫罗遗孀的行为，等同于对其侄子的公然反叛。

我们无法确定伊施波设的指控是否属实，尽管撒母耳记下 3:6 提到‘押尼珥在扫罗家大有权势’的陈述暗示了这一可能。无论如何，显然押尼珥视自己扶上王位的侄子不过是个可利用的傀儡、任其羞辱的愚人。尽管他曾向伊施波设宣誓效忠与尊崇，却毫不在意与其妃嫔同寝。

当伊施波设质问押尼珥时，这位拥立君王的将军勃然大怒：“押尼珥因伊施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撒下 3:8）。值得注意的是，押尼珥并未否认自己的冒犯与罪过，仅辩称其对扫罗家的忠诚赋予了他这般权利。此言既出，押尼珥对这位自己拥立的君王表现出极度厌恶，当即宣誓要转而支持大卫：“‘我若不照着耶和華起誓应许

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伊施波设惧怕押尼珒，不敢回答一句。”（第9-11节）。押尼珒的例子提醒我们，骄傲的人连合理的责备也难以忍受。他反复无常的行为警告我们要愿意接受诚实的批评。当我们陷入罪中时，不应因骄傲而越陷越深，而应渴望通过谦卑的悔改来摆脱困境。

押尼珒对伊施波设的背叛行为，不过是那些背叛上帝之人彼此相争的普遍趋势的一个例证。威廉·布莱基写道：“我们常看到，没有信仰的人联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牢固的纽带；他们为满足私欲而结盟，又因这私欲彼此相争；他们掉进自己为别人挖的坑；他们挂在为敌人竖起的绞架上。”⁵意识到这一点，基督徒更有理由避免与不敬虔之人结盟。

除了人类自身的罪孽，扫罗家族的分裂也可归因于上帝为大卫的作为。大卫正在等候耶和華，而耶和華自有其时间为大卫行事。多年后，大卫将受益匪浅，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扫罗家族的覆灭，而是交由耶和華处置他的敌人。当看似没有敬虔的行动之路时，成圣的智慧学会“等候耶和華”。通过寻求上帝的帮助以正确的方式行正事，大卫印证了箴言20:22的训诲：“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華，他必拯救你。”

此外，押尼珒竟呼求耶和華，并引用上帝的话语作为背叛伊施波设的借口，这颇具讽刺意味：“我若不照着耶和華起誓应许大卫的话行，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撒下3:9）。我们可以确信，押尼珒的叛变绝非出于对上帝的真正热忱！布莱基的怀疑无疑是对的，他认为“押尼珒已开始看出伊施波设的事业无望，甚至暗自庆幸找到一个借口放弃这项必败无荣之事。”⁶

5.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43.

6. 同上, 42.

当押尼珥复述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发动内战对抗耶和華真正受膏仆人的行为签下定罪书。他大可以宣称：

“我曾因狂妄骄傲而悖逆上帝。但我竟傲慢到要让众人目睹此事，只为报复你胆敢指责我的罪。”加尔文写道：“因此，当我们看到上帝谴责他的敌人和藐视他威严之人时，就当警惕不要效仿他们，因为圣经屡次如此告诫我们。”⁷然而我们仍要荣耀上帝，因他的旨意成就，他的真理得以传扬，甚至是借着那些用自己话语给自己定罪的人。押尼珥的认信再次说明，信徒应信靠主成就他子民的事业：上帝将白白的救恩赐予信靠他的人，而恶人不仅自费购买通往地狱的车票，还为上帝之国的建造缴纳十一奉献。

押尼珥出使大卫

押尼珥或许没有履行对伊施波设的效忠誓言，但他确实兑现了将扫罗家出卖给大卫家的承诺：“押尼珥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撒下 3:12）。值得注意的是，押尼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话，仿佛他能向大卫发号施令来统一国家。人们或许以为押尼珥从未亏待过大卫，尽管他曾多年率领扫罗追捕大卫，最近又发动了七年不义的内战对抗大卫的王权。显然，押尼珥期待大卫会急切接受这个权宜的新联盟提议，全然无视上帝子民避忌此类安排的智慧。

值得称道的是，大卫并无意接受这样的提议。相反，他立即以王室威严的要求让押尼珥措手不及：“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撒下 3:13）。大卫随后更进一步，派遣使者直接向伊施波设提出要求：“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一百

7. Calvin, 2 *Samuel*, 105.

非利士人的阳皮所聘定的”（第14节）。

通过这一要求，大卫实现了多个预期目标。首先，押尼珥被置于从属地位，不得不以献礼者的卑微姿态而非其渴望的同谋者身份接近大卫。其次，大卫至少在形式上维护了交易的合法性，他并非向押尼珥，而是向伊施波设索还发妻。押尼珥由此被贬为中间人，沦为两位有权要求君王礼遇者之间的仆役。第三，大卫要求米甲归来绝非出于怀旧或爱恋，也非如其宣称那般在意当年为娶她所付、那曾迫使他冒死与众多非利士人血战的特殊聘礼。更可能的原因是：与扫罗之女重续婚姻能强化其对扫罗王位的宣称，便于北方支派转移效忠对象。此外，鉴于大卫曾与敌对的非利士人结盟，此举也能提醒伊施波设的追随者：这位他们如今期盼的抗敌领袖，昔日正是同一敌人的梦魇。

米甲的归来呈现了一幕既悲哀又令人心酸的场景：“伊施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琳。押尼珥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撒下3:15-16）。这提醒我们，以罪恶开始的私情很少能以满足告终。看到可怜的帕铁想一路跟着妻子回到正当的婚姻，我们也许会心生怜悯；但别忘了，他与米甲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奸淫。布莱基评论道：“关于他，我们只能说，他的罪在于接受了别人的妻子并视为己有……如果米甲从大卫身边被夺走时，这个不幸的人能坚定正直地行事，此刻也就不会流泪了。”⁸

随着押尼珥向大卫提出立约，以及伊施波设将妹妹许配给对手，反抗大卫统治的势力已摇摇欲坠。向来善于审时度势的押尼珥，最终促成了这场彻底的投降：

8. Blaikie, *Second Samuel*, 45.

押尼珥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作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藉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押尼珥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仑，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撒下 3:17-19）

押尼珥的理由值得注意。他迫使以色列长老们承认，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渴望有机会效忠于大卫。尽管大卫有过失，但他通过自己的信心展现了上帝所设立真正王权的价值。看到上帝的恩惠如此明显地停留在大卫身上，并回想起大卫早年对抗非利士勇士如巨人歌利亚时的英勇，长老们渴望有这样的人作他们的王。我们应视这种认同为上帝恩典的例证，既为以色列预备，又向全民推举这位合神心意的君王。

这是上帝对以色列历史中黑暗篇章的恩典终结，这段历史始于以色列长老要求“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撒上 8:5）。扫罗曾是那个属世的王，而在他战败后，以色列被一个由匪徒将军扶持的傀儡统治。但当押尼珥责备他们时，民众的目光始终渴慕地注视着大卫的敬虔与蒙福。“现在就当成就这事吧，”他敦促道。押尼珥还提醒他们上帝的应许：“我必藉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撒下 3:18）

上帝恩典的奇妙之处在于：尽管以色列叛逆的长老们仅在基利波山一役败北，并经历了押尼珥与傀儡伊施波设治下七年的混乱，上帝仍允许他们回归他的统治。在诗篇 103 篇中，大卫将歌颂上帝的恩典，正是这恩典最终使他得以统领统一的以色列：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和平的代价

.....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 103:8-10,14）

接纳押尼珥的和平之举

当押尼珥抵达希伯仑时，大卫以恩慈相待，和平地接纳了他：“押尼珥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仑见大卫，大卫就为押尼珥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押尼珥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于是大卫送押尼珥去，押尼珥就平平安安地去了。”（撒下 3:20-21）

接纳并与敌人和解或许令大卫感到不快，但他明智地接受了这份尽管动机不纯、却真诚希望恢复以色列和平的提议。保罗劝诫基督徒：“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 12:18）。在此事上，大卫树立了良好榜样。他无需纠结于对押尼珥个人的诸多怨怼：这位扫罗家族的将军正带来以色列亟需的和平，如此看来，押尼珥正是上帝实现他对大卫迟来应许的工具。

若接受押尼珥的使团是换取和平的代价，大卫甘愿付出。但他明智地避免对押尼珥承诺任何未来在王国的职位，无论这位敌将怀有何种憧憬。仅仅凭着对耶和华的坚定信仰、远离罪孽、并尽其所能促进和平与团结，大卫如今获得了那个他早知理应属于自己的王国。内战结束了，大卫的加冕仪式正在筹备，统一的以色列得以开始巩固实力抵御外敌。这不是最完美的和平，却是上帝赐予大卫的和平，他始终等候耶和华的救赎与祝福。于是大卫以一场庆祝和平的宴席为押尼珥使团送行，随着押尼珥的离去，漫长战争宣告终结。

更美好的和平

以色列历史上的这段黑暗时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属灵教训。我们由此想起上帝的主权大能，上帝甚至能通过罪人的恶行成就他神

圣的旨意。等候耶和华的人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得救的时机，而上帝最终选择的途径常令信徒惊叹，颂赞他大能的手。大卫在多年逃亡躲避扫罗王的过程中，经历多次错误与失败后才学会这一功课。他在诗篇 27:14 中阐释道：“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卫的榜样也敦促我们高度重视教会的和平与合一。保罗劝诫读者要将合一置于个人偏好或计划之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 4:2-3）。

当我们等候耶和华，尽可能与他人和睦相处，尤其珍视教会内部的合一与和谐时，我们仰望耶稣，他要赐的更美的平安，远胜过大卫通过善变的押尼珥所能实现的。耶稣从不与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罪恶和死亡——谈判妥协。相反，他藉着十字架的血击溃一切威胁我们平安的势力。真正和平的代价是基督宝贵的血，任何人只要凭信心呼求他的名就能得着。“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应许道，“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 14:27）。

我们仰望耶稣，正如圣经所言：“因他使我们和睦”（弗 2:14）。他除去了我们罪孽在上帝面前的过犯，藉着复活造就了一群蒙上帝平安所赐福的新子民，并以他永恒的统治确保那完美且永不止息的和平。在基督的平安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6,9）。我们所盼望的正是基督统治下的这般和平。正是从他赐予的平安中，我们等候主，铭记他的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 5:9）。

5

和平之君

撒母耳记下 3:22-39

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作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撒下 3:38-39）

撒

母耳记下第 2 至 5 章记载了大卫王生命与事工中关键的过渡时期。这段时期开始于大卫终于结束在非利士人中的长久流亡回到家乡，并以他稳固地登上以色列王位、准备奉献圣城为终章。此类转折点往往围绕关键决策展开，这些决策能揭示领袖的真实品格。对大卫而言，决定性时刻出现在其将军约押杀死叛军统帅押尼珥时。大卫在此事件中的作为向众人昭示了他将建立何种统治：是追求属灵的和平国度，还是沉溺于肉体私欲的报复与剥削？撒母耳记下 3:22-39 给出了答案，揭示了大卫作为和平君王的形象，他堪当那位真正和平缔造者耶稣基督的先驱。此外，大卫为当今教会树立了以善胜恶、以爱遮掩众多罪过的榜样（彼前 4:8）。

和平之敌

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事情转瞬间就可能偏离正轨！撒母耳记下 3 章 21 节记载，大卫派遣曾经的敌人押尼珥执行一项将会为他赢得王位的和平使命。但到了 22 节，约押带着战利品凯旋而归，重新登上叙事舞台。当约押得知大卫与他们憎恨的对手成功谈判时，押尼珥已经“平平安安地去了”。有人告诉约押：“尼珥的儿子押尼珥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撒下 3:23）常言道一图胜千言，但此处寥寥数语便勾勒出鲜明画面。我们不难想象约押脸上交织的震惊、困惑与愤怒！当他闯入王宫质问时，他对此事的反应已不言自明：“你这是做什么呢？押尼珥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24 节）

约押代表了那种始终阻碍和平的人。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大卫接受押尼珥和平倡议的三个原因。首先，约押根本不相信像押尼珥这样的人会真心实意行事。毕竟，押尼珥不是刚刚背叛了他曾扶持登上北方支派王位的扫罗之子吗？在大卫遭受迫害的多年间，他不一直是扫罗的爪牙吗？一个劣迹斑斑如押尼珥的人竟会诚心求和，这种想法超出了约押的接受范围。

其次，约押很可能担忧押尼珥会取代自己成为大卫的军事统帅，因而嫉妒大卫对押尼珥建言的热忱。虽然圣经未记载大卫与押尼珥之间关于职位安排的协议，但可以设想双方在这个方向上存在某种默契。考虑到这一点，约押对押尼珥的顾虑不仅出于对大卫的忠诚，也包含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很可能这样推断：押尼珥接近大卫难道不更可能是为了谋取私利，而非为国家福祉吗？

第三，我们记得押尼珥曾在基遍战役后杀死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当时这位年轻人拒绝放弃追击押尼珥（撒下 2:18-23）。因此，约押对押尼珥怀恨在心，无法对这位敌人产生任何善意的想法。约押

可能认为自己有义务与押尼珥维持血仇，尽管上帝的律法并未将在战场上杀人定义为谋杀。

一桩恶名昭彰的谋杀

带着这些反对大卫和平计划的理由，约押策划了自己的阴谋。他派遣使者召押尼珥回到大卫在希伯仑的营地。押尼珥或许以为在王的庇护下自己是安全的，也可能认为约押的信息是代表大卫发出的，尽管撒母耳记下 3:26 明确告诉我们“大卫却不知道”。约押的卑劣计谋迅速得逞，从他自己的角度看是成功的：“押尼珥回到希伯仑，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27-28 节）。

约押谋杀押尼珥的恶行在多个层面上都极为卑劣。以和平为幌子杀害他人是懦夫行径，而披着款待外衣恶意伤人更是骇人听闻。“若他还有一丝理智与人性，”约翰·加尔文写道，“就应当克制自己不犯下如此暴行。”¹此外，约押的暴力行为危及了能让以色列人团结一致对抗非利士敌人的和平。被仇恨蒙蔽的约押，冷酷地无视了他受命服务的民众福祉。在复仇的狂热中自我合理化，约押未听取任何劝诫便行动，除了他那同样嗜血的兄弟亚比筛（参撒下 3:30）。

约押犯罪的首要原因，是他拒绝顺服上帝设立在他之上的权柄。这一点从他对待国王的傲慢态度中可见一斑。威廉·布莱基评论道：“他对大卫的无礼极为冒犯。他用主人对仆人的口吻说话，或是像那些反客为主的仆人般颐指气使。”²约押甚至质问他的君王：“你这是做什么呢？……你为何送他去？”（撒下 3:24）。既然连对君王都不肯谦卑，他更不可能遵从上帝的律法约束自己。在傲慢中肆无忌惮的约押，对暴力的仇恨同样毫无节制。

1.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125.

2.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51.

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罗 13:1）。关于教会关系，希伯来书指出：“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来 13:17）。既然被赋予这样的权柄，领袖自身也必须甘愿顺服，首先顺服上帝，其次顺服上帝在人生各种关系中设立在他们之上的权柄。那些不愿屈服于正当权柄的领袖，实则已迈上了悖逆与罪恶道路的第一步，成为上帝子民平安与福祉的威胁。本章末尾，大卫抱怨了桀骜不驯的约押及其兄弟引发的祸端。这不足为奇，因为约押竟如此轻率地破坏了君王为战时统一以色列这一至关重要之事精心制定的计划。加尔文写道：“他阻止大卫得享太平，也阻碍众民在上帝为拯救教会所设立的领袖之下团结一致。”³

约押不仅自私且桀骜不驯，他的行为更是出于利己的野心驱动。加尔文写道：“野心是可能发生在上帝教会中最致命的野心，当每个人都想抬高自己并渴望被他人瞩目时。”⁴ 若要在教会中获得平安与祝福，基督徒必须由那些怀有仆人之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也要热忱追求上帝子民福祉的人来引领。这正是耶稣听闻门徒争论他们在天国中未来位次时的忧虑。耶稣定下这样的准则：“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 23:11-12）。

约押的问题在于，他轻蔑押尼珥时所说的每句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鉴于此，我们应当警惕，在谴责约押的谋杀行径时，当先审视自己心中是否存在同样罪恶的动机。我们是否发现自己急于批评属灵领袖们谨慎、虔诚的决策过程？当某些决定明显违背上帝之道时，我们或许不得不反对或抵制教会及宗派的领袖。然而牧师与长

3.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29.

4. 同上, 125.

老们却常常因为在应用神话语时的判断或处理方式而遭到批评。许多教会的分裂往往与圣经教义或事工无关，而是聚焦于教堂装饰、音乐风格或个人性格差异。保罗敦促信徒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 4:3）。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怀着谦卑之心，顺服教会中按立的领导权柄。

论及约押的个人野心时，我们同样应当省察自己内心的动机。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尽管我宣称只在乎耶稣的王权，却恐怕自己更关心在他国度中的地位，而非他名的荣耀……在服侍上帝之国的幌子下，我渴望获取一切可能的赞誉，甚至不惜让耶稣付出代价。”⁵ 若我们借诚实的自我反省显明出类似念头，就当将心意向主敞开祷告，求他赐下另一种灵，一种能促进教会和睦的灵：即谦卑、仆人之心与知足喜乐的灵。

蒙福的和平缔造者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 5:9）。大卫试图促成和平的努力，在押尼珥尚未向北方各支派的长老传达大卫的提议之前就遇到了障碍。大卫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约押的恶行，也因为他自己未能在其统治范围内施行和平的治理。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犯下的几个错误阻碍了他对和平的追求。首先，考虑到押尼珥曾在战斗中杀死约押的兄弟，且押尼珥与约押多年来一直互为仇敌，大卫本应预见到约押对和平的抵触。同样，对于押尼珥与约押之间显而易见的嫉妒与敌意，大卫却未采取任何措施促使他们和解，因而在和解方面彻底失败。大卫的失败提醒我们，国家、教会及其他组织间的和解，必然涉及调和那些彼此有敌意的人。既然已与押尼珥达成和平，大卫本应积极帮助约押理解其计划的重要性，并确保这位下属的认同。

5.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41.

大卫本可在两位敌对将领间提出和解方案。他曾坚决要求归还妻子米甲，并纠正扫罗将她另许他人带来的羞辱。为何大卫不曾想到约押被杀的兄弟亚撒黑，并提出某种赔偿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来平息约押受损的荣誉？关键在于，领袖不能仅靠颁布和平法令，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教会内部派系之间。缔造和平通常需要艰难且充满祷告的事工，以调和积怨的双方，化解长期积压的冤屈。此外，大卫既已向押尼珥作出安全与和平的保证，便有责任采取行动兑现承诺，尤其在约押公然谴责大卫的和平协议并愤然离去时。大卫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为他照管之人确保这份和平的真实性。

然而当约押谋杀押尼珥的消息传到大卫耳中时，这位君王立即全力应对这一威胁其和平计划的暴行。他首要关切的是让昔日敌手相信背叛者不是他，而是自己的将军：“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珥的儿子押尼珥的血，这罪在耶和華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撒下 3:28）。

大卫对押尼珥被杀一事作出两项果断回应。首先是公开谴责约押的罪行：大卫不仅归咎于约押，更对其全家发出诅咒：“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撒下 3:29）。在当时的以色列历史背景下，显赫人物的罪孽常会累及全家。大卫祈求上帝因约押谋杀押尼珥之故，使其家族永远不洁，并让约押的男性后裔衰弱至从事女性劳作（“手拿纺锤”）¹，或死于战乱饥荒。

但需留意的是，尽管大卫言辞激烈，却未实际施行约押罪行应得的惩罚。约押无法以合法复仇为由开脱，因亚撒黑是战死而非遭谋杀。况且约押是在逃城希伯仑杀害押尼珥，按律法血仇者在此应受庇护直至公正审理（参书 20:7）。简言之，约押的谋杀之罪毫无

1. 编者注：这里作者提到的“手拿纺锤(hold a spindle)”，是对撒下3：29中经文“架拐而行的”一词原文的另一种翻译。原文中使用的希伯来名词pelekh，原意为“纺锤，纺线车”（参箴31：19“（她）手把纺线车”），也可引申为“拐杖，拐”。在ESV、NASB、NET等译本中将这一词译作‘手拿纺锤’，而NIV、KJV、ASV等译本中则译为“拄拐而行(leans/walks on a crutch)”。

可辨，其罪的刑罚就是死（创 9:6）。然而大卫既未执行这一判决，甚至未将约押革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卫认为自己无力对约押这样权势滔天的人物采取强硬手段。由于无法或不愿亲自惩罚约押，大卫借诅咒之言表明：即便他不动手，上帝也必不容约押的罪孽逃脱惩罚。

解经家批评大卫未能遵行上帝的话语惩处下属。这种优柔寡断终将成为大卫的梦魇：尽管约押日后屡次为大卫效力，但其抗命行为会再度发生。同理，若允许分裂教会或桀骜不驯的领袖未经合宜惩戒继续任职（通常以惩戒过程过于痛苦和破坏性为由），亦是重大失误。正常情况下，应当不惧阻力，忠实地执行合宜惩戒。或许大卫当时确实无法完全约束约押。若是如此，我们可知他从那时起便对约押心怀芥蒂。约押最终的惩罚降临于大卫临终向继位者所罗门王交代遗命之时：当时约押卷入亚多尼雅篡夺所罗门王位的阴谋，大卫以长期未追究的杀害押尼珥之罪（王上 2:5）为由，下令处决这持续抗命者。

大卫的第二项行动是为押尼珥举行国葬，亲自担任主哀悼者，让约押走在棺前游行：“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押尼珥棺前哀哭。’”（撒下 3:31）。

大卫为押尼珥的葬礼操办了四件事，旨在向旁观者证明自己完全清白且值得信赖去促成和平。首先，他将押尼珥安葬在希伯仑，这可能是全以色列最尊贵的墓地，亚伯拉罕与其他先祖皆长眠于此。在英格兰，唯有最受尊崇的公民才能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墙内；而美国最光荣的阵亡将士则长眠于阿灵顿公墓。通过这种方式，大卫非但没有因押尼珥之死而欢庆，反而以最高规格的礼遇对待其遗骸。

其次，大卫亲自身着丧服跟随押尼珥的灵柩游行，约押则穿着撕裂的衣服走在前面以示哀恸。抵达目的地时，“王在押尼珥的

墓旁放声痛哭，众民也都哭了”（撒下 3:32）。大卫的哀哭很可能主要是因他和平统一王国的计划破灭而发。但或许他也真心为押尼珥之死与失去如此一位大能的领袖而悲伤，他的哭泣公开表达了对这位阵亡勇士的尊崇。

第三，大卫为这位被杀的领袖发表了激昂的悼词：“王为押尼珥举哀，说：‘押尼珥何竟像愚顽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押尼珥哀哭。”（撒下 3:33-34）。大卫葬礼讲道的要点在于，即便是押尼珥也不该以这种方式死去：他被约押所杀，仿佛他只是个愚人，像待宰的牲畜而非英勇战死沙场。马太·亨利写道：“因[押尼珥]曾是战场上的勇士，且在此危急关头本可为国献策、大有作为，过往一切嫌隙皆被遗忘，大卫真心为他陨落而哀恸……他言语中充满愤懑，痛惜押尼珥竟被诡计夺去性命，如此一位以谋略胆识闻名的人物，竟因伪装的友谊中伏被杀，死得如同愚人一般。”⁶

第四，大卫拒绝进食，以禁食作为内心悲恸的外在表达。当人们带着食物来见大卫时，他坚定地拒绝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撒下 3:35）。

表面看来，大卫为一位他个人不可能深爱的人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悲痛似乎有些过度（尽管我们不应忘记在哀悼习俗上，他的文化与我们存在差异）。但即便大卫确实反应过激，那也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当时以色列实在承受不起内战的再度爆发。事实上，大卫在押尼珥葬礼上的行为“消除了人们潜在的所有疑虑，原本可能导致严重分裂的事件反而成为团结的契机。”⁷撒母耳记下3:36-37记载：“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并非出于王意。”

6.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61.

7.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239.

大卫意识到，要有效地事奉上帝，他不仅要在上帝面前有清洁的良心，也要在众人面前有好名声。这一点对今日基督教会中的领袖同样适用，因此长老必须通过妥善管理自己的家庭来证明自己，不仅要得到基督徒同工的认可，也要得外人的好评（提前3:5-7）。大卫对作为领袖的责任极为重视，甚至努力在他的官员和仆人中培养一种节制与仁爱的精神。他对他们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作元帅的大丈夫吗？”（撒下 3:38）。如果大卫对以色列的愿景是一个团结起来事奉上帝的民族，那么他必须在上帝的子民中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并且他对上帝话语的承诺必须为众人所见证。

真正的和平之君

通过他为上帝子民之间和平所做出的牺牲性承诺，大卫成为他更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合适先驱，耶稣被预言为真正的“和平之君”（赛 9:6）。沃尔特·钱特里写道：“在押尼珥和约押所有可耻的行为中，上帝正在……将基督的一位祖先确立在一个不同于其他王国的宝座上。这个宝座将永远长存，并将被用来拯救众多人和国家脱离他们的罪。”⁸诗篇 45 篇可能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加冕诗篇之一，我们透过大卫看到耶稣基督这位真实而伟大的和平缔造者：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 45:6-7）。耶稣以他完美人格的公义，为他的子民带来真正的和平，使真实而永恒的喜乐在他的国度中掌权。

我们应当同情大卫为缔造和平所做的努力，因为他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阻碍人类实现和平的三大障碍。首先是人心中的敌意与罪恶。为何世间总有流血冲突，人类纷争不息？圣经给出了答案：“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8.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148.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罗 3:10,15-17）。这正是约押如此轻易破坏大卫谋求和平的原因，也是怨恨、愤怒与仇恨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肆虐的根源。正如保罗总结的那样：“他们眼中不怕神”（第 18 节）。

其次，不仅人心被罪所统治，积怨与旧恨也导致同族同胞、甚至同一位神的敬拜者之间持续疏离。约押与押尼珥之间便是如此：押尼珥多年迫害大卫及其追随者，尤其是他残忍杀害约押兄弟的行径，必然引发以暴力宣泄的敌意。同样，几乎每个人在活过一些年后，大多都能想到一个人，因自己或对方的罪而容易与之疏离。

第三，人类因彼此企图各不相同而鲜有和平。约押一心谋求私利，对大卫维护国家统一的忧虑置若罔闻。这种纷争之源在教会中也屡见不鲜，正如基督被捕之夜，门徒们在最后晚餐时仍为个人利益争执不休（路 22:24）。无论是抱怨虽有缺点却敬虔的牧师，争夺委员会控制权，还是争论教堂地毯颜色，其结果都是破坏基督教会的一体性。

若将这些撕裂人类团体的灾祸累加起来，我们几乎不敢指望在家庭或教会内部看到真正的和平，更遑论整个社会的和谐。在一个被罪恶腐蚀、被过往伤害摧残、被竞争驱使的世界里，和平何以可能？答案不在大卫王这样的凡人身上，尽管他对和平的追求值得称颂。唯一的答案是：上帝必须差遣救主降临人间缔造和平。唯有上帝能弥合人类罪恶造成的裂痕。

这自然正是天使在耶稣降生之夜所宣告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 2:14）。耶稣来是要除去使我们与天上之神隔绝的罪疚，在上帝的审判前担当我们罪所当得的刑罚。慈爱的上帝藉着他儿子的牺牲使我们与自己和好，

“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西 1:20）。借此，他的子民不仅与上帝和好，更获得了饶恕与怜悯的能力，使信徒之间和睦成为可能。

耶稣还将他的圣灵注入信徒心中，以战胜我们内在的敌意与纷争之灵。这正是圣灵常以鸽子形象向人显现的原因，鸽子是地上和平的使者。如今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他和平国度的权能。保罗列举圣灵的果子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并宣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因此能够成为上帝和平的使者（加 5:22-24）。

此外，当耶稣呼召我们归向他，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在我们里面运行和平之灵时，他也赋予门徒一个使他们合而为一的新使命。每个基督徒所联合的福音事工中，都包含追求和平的使命。因此新约书信中充满了追求和平的诫命：保罗教导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 14:19）；又劝勉“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林后 13:11）；希伯来书的作者命令群羊：“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来 12:14）；雅各宣称“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 3:18）；彼得则教导：“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彼前 3:10-11）。

中国传道人倪柝声讲述了一个故事，生动诠释了教会和平的呼召。一位基督徒在山坡上开垦了一片稻田，需手动操作水泵将灌溉渠的水引至高处。渠水从山脚流过，而他的邻居在分界墙上凿洞，使得基督徒抽到田里的水都渗漏到自家地里。多次遭遇后，基督徒难免沮丧。他请教其他基督徒朋友：“我该怎么办？我已尽力忍耐不去报复。难道我不该找他理论吗？”众人祷告后，其中一位指出：作为基督徒，他们的责任绝不止于为自己寻求公义，还应当以

能祝福他人的方式生活。

带着这番劝诫，那位基督徒稻农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次日，他先去为邻人的田地抽水灌溉，随后才额外劳作浇灌自己的田地。不久，这一举动引得邻居前来询问这位基督徒为何如此行事。由此建立的关系最终使这位邻居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⁹

对耶稣的信徒而言，和平的根基与力量皆源于基督本身。正如保罗所写：“因他使我们和睦”，让所有信徒合而为一，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弗 2:14）。罪人虽曾冒犯上帝，却可藉着耶稣以自己鲜血换来的和平与上帝和好。正是通过那些重生的“约押”们，当他们凝视生命中的“押尼珥”，心中被基督的和平所融化，不再燃烧怨恨与仇恨的烈焰，耶稣就借此将他的和平延伸、推广，赐予这个濒临死亡、四分五裂、饱受罪恶折磨的世界。

9. 摘自 James Montgomery Boice, *Ephesian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8), 111–12.

血色的正义，严苛的怜悯

撒母耳记下4:1-12

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家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
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撒下 4:11）

在

诗篇 37 篇中，大卫给出了他自己也常需实践的忠告。这首诗篇敦促我们等候耶和华，即耐心允许主以属上帝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难题。“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

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大卫写道，“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诗 37:5-7）。

这正是大卫在押尼珥死后、尚未被立为全以色列王时最需要的劝诫。大卫明白该有的结局，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实现。押尼珥原本已促成和平，使全以色列有望归于大卫，但大卫的将军约押却因嫉恨杀了押尼珥。大卫虽已公开哀悼，证明自己与谋杀无关，但伊施波设仍横在眼前。作为扫罗之子，他是大卫的主要对手。押尼珥的背叛已削弱他到几近无力，但他尚未认输，

北方各支派也尚未放弃对伊施波设的拥护转而支持大卫。大卫本可率大军攻打伊施波设，但这既不利于争取未来臣民的民心，也有违大卫理应代表的敬虔君王形象。另一种选择是等待、祷告，仰望耶和華开辟敬虔的前进之路。大卫遵循自己诗篇中的劝诫，最终因上帝的介入而丰盛蒙福，上帝将他安置于王位之上。

血腥谋杀

若说大卫在这紧张间隙中难以静候耶和華，伊施波设及其党羽的处境则更为绝望。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开篇道：“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见押尼珥死在希伯仑，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

（撒下 4:1）。希伯来原文直译为伊施波设“双手垂下”，生动刻画其丧胆之态。1296 年约翰·巴里奥尔放弃苏格兰王位时，王室纹章从其战袍上被撕下，令他得名“空袍者”。这正是失去押尼珥军事支持的伊施波设的写照——徒具虚名。¹ 北方支派的支持者见这位名义上的君王无力履行战时领袖职责，便陷入“惊惶”。

伊施波设及其追随者证明，那些看似对上帝子民构成致命威胁的恶人，实则极易被推翻。约翰·加尔文评论道：“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敌人掌权时，不要怀疑，击垮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将不知所措。为何？因为他们没有上帝同在；他们无法呼求他。”² 耶稣曾说过，真正的信心经得起试炼的考验，而虚假的信心因无根基，在患难中便会枯萎（太 13:20-21）。大卫虽有过愚昧和不信的时刻，但在最黑暗的试炼中，他的信心总能带他脱离险境。他如同一位勇猛的战士，有时会遭遇突袭被迫撤退，或因疲惫暂缓前进，但总能重整旗鼓，无畏地重返战场。相比之下，伊施波设则像是个

1.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33.

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144.

虚张声势的吹嘘者，当敌人溃逃时夸夸其谈，面对坚决抵抗却畏缩不前。大卫有何不同？威廉·布莱基指出，大卫“被更高力量的意识所支撑”，能够通过祈祷转向“至高者的隐秘处”，将他作为自己的立约之上帝紧紧抓住。³与伊施波设不同，大卫拥有真正的信仰，这赋予他在试炼中得胜所需的灵感与力量。

不信者极易倾覆，因他们无法呼求上帝，也因他们必然与恶人为伍。典型例证便是伊施波设的掠劫队长巴拿和利甲，其父临门是“便雅悯支派比录人”，而圣经记载“比录人早先逃到基他音，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撒下 4:2-3）。圣经没有叙述这件事，只说比珥是基遍人的居所，基遍人受以色列保护，扫罗却恶毒屠杀掠夺他们（书 9:17；撒下 21:1-6）。这两名队长似乎出身于参与了那场暴行并受益的家族。此类暴徒趋附不义的权势，伊施波设任用他们，反丧了性命：

一日，比录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伊施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逃跑了。（撒下 4:5-6）

这是懦弱而暴力的背叛行为。经文重复强调这一事件，并补充了血腥细节：“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施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撒下 4:7）兄弟俩的袭击既高效又可憎。就这样，伊施波设因公然违背上帝显明的旨意自立为王，而遭受了血淋淋的审判。他既投身于罪恶的事业，就被恶人的手所杀。

这一切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嫉妒恶人的骄傲与享乐，因为在面临上帝无可逃避的审判之前，他们将一无所有。伊施波设对抗上帝受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57.

膏之王的叛逆（撒下 3:9-10）以卑劣的结局告终，这提醒我们：罪的工价终究是死。

大卫公义的复仇

当扫罗王在基利波山战役中阵亡时，一个投机取巧的亚玛力人取下王的冠冕和臂上的镯子，疾驰到大卫的营地，争当第一个报信者（撒下 1:1-10）。或许是为了夸大其词，信使声称自己是应受伤的扫罗请求给了他致命一击。这个亚玛力人期待因这消息获得丰厚赏赐，却因亵渎上帝受膏之王的罪行被大卫处死。人们可能以为此事会广为流传，但显然消息并未传到伊施波设的阵营。因此，伊施波设的谋杀者巴拿和利甲毫无警觉地来到大卫的营帐，企图因杀害王位竞争者而邀功。若他们曾听闻此事，那便是被罪腐蚀了心智：

“自己卑鄙自私，便以为他人亦复如是。”⁴ 是他们“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仑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撒下 4:8）。

这番言论揭示了这些谋杀者的真实动机。他们背信弃义，杀害了宣誓效忠的君主、同为便雅悯支派的扫罗之子。两兄弟更是利欲熏心，图谋私利与不义之财。此外，他们亵渎上帝，竟敢以上帝的旨意为由为其血腥罪行开脱。诚然，上帝确曾藉这些恶人之手审判伊施波设，但他们如此严重违背上帝的律法，便无权宣称其行为得到上帝的认可。

大卫对巴拿和利甲宣判的回应在这两方面值得称颂：其一是他所行之事，其二是他行事的动机。首先是行为本身：大卫以血债血偿的方式对谋杀伊施波设之人施行了神圣审判。王解释自己的做法时，

4. 同上, 58.

提到了早前他处决了那个自称击杀扫罗的人：“‘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革拉，这就作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撒下4:9-11）。

大卫以誓言“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作为回应的开端，正式召集王室法庭进行审判。他判定这次审判将遵循上帝话语中的惩罚。大卫无权按自己对罪与罚的理解行事，因上帝已明确规定了此类恶行的刑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9:6）。任何人的生命都如此神圣，因每个人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所以唯有杀人者偿命，才能为谋杀赎罪。而伊施波设之死违反了这条律法，这就是大卫称他为“义人”的缘故（撒下4:11），意指无论他有何过失，扫罗之子并未给那两名军官提供正当杀害他的理由。而上帝律法对谋杀罪的明确惩罚就是死刑。

大卫下令立即执行判决，并随后进行公开示众，旨在宣扬他的公义：“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仑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仑、押尼珥的坟墓里。”（撒下4:12）。有些人会谴责大卫这一血腥报复行为，尤其是惩罚如此迅速实施。但对于这两兄弟的罪行不存在合理质疑，因为他们曾夸耀自己的罪，并带着伊施波设的首级这一定罪证据前来。大卫作为神的仆人在惩罚谋杀行为，正如新约教导现今的世俗掌权者也被授予刀剑——死亡的器具——成为“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13:4）。

通过审判伊施波设的谋杀者，大卫向那些可能怀疑他参与清除政敌阴谋的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大卫在与扫罗及其家族的所有往来中始终尊崇上帝。他曾在隐基底的山洞里拒绝夺取扫罗性命，因为尽管扫罗犯下诸多卑劣罪行，他仍是上帝膏立的以色列王，而大卫有责任敬畏他

（撒上 24:1-7）。如今大卫已是君王，他的职责是处决那些杀害扫罗之子的凶手。通过执行上帝对罪恶的烈怒，他证明了自己是“合他心意的人”（撒上 13:14），与扫罗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正是因为未将刀锋指向上帝命定该灭之人而失去王位（撒上 15:1-33）。如同大卫，当我们顺服上帝的诫命而非用世俗观点取代上帝的话语时，就是在尊荣并事奉上帝。

与大卫的行为同等重要的是他行事的动机。他对凶手的解释始于“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撒下 4:9）。这番证言表明，大卫是出于对上帝在自己生命中拯救工作的感恩而顺服上帝的要求。作为亲身经历上帝救赎恩典的人，大卫渴望用生命荣耀上帝。这正是他不愿从凶手血淋淋的手中接过王国的原因之一。上帝曾以主权向大卫施怜悯，因此大卫盼望自己的救赎能以顺服上帝、荣耀上帝的方式临到。

基督徒同样应当远离罪恶，因为那会羞辱用基督宝血救赎我们的上帝。信徒若持守讨上帝喜悦的态度，就会拒绝在工作中使用欺诈手段谋取晋升。同样，敬虔的教会领袖在接到针对信徒的指控时，应当提供合宜的纪律惩戒程序。即便自身安危受到威胁，基督徒也当将主的事业置于自我保全之上。正如加尔文所写：“每当我们以保全性命、消除忧虑痛苦或寻求解决自身困境为借口而受诱惑行恶时，就当思想：上帝岂非一直眷顾我们至今？既然我们深知他如此施恩……他的手曾多次拯救我们，如今我们岂可离弃他？”⁵

要充分理解大卫此举的敬虔本质，我们必须认识到伊施波设之死给他带来何等解脱，同时也要明白，若大卫为这恶行欢庆，就等同于拜偶像。上帝既已应许立大卫为王，若他向其他力量（尤其是这类罪人兄弟）寻求伸冤，便是否认上帝足以满足大卫一切需要。这些杀人者自称是大卫的救赎者，声称：“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

5.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62.

血色的正义，严苛的怜悯

后裔的身上报了仇。”（撒下 4:8）。但大卫拒绝了，说“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耶和华”（第 9 节）。

正如大卫因感念上帝救赎之恩而拒绝伊施波设的谋杀者的请求，基督徒也被召以喜乐之心抵挡世上的试炼与诱惑。士每拿的波利卡普在公元 155 年面临罗马迫害威胁时，同样展现出尊崇基督的精神，拒绝背叛耶稣。罗马总督威胁若不拜凯撒并向皇帝雕像烧香，就将波利卡普喂野兽。波利卡普回应说罗马人尽可唤来野兽。总督又威胁若不咒诅基督之名，便将年迈的主教活活烧死。波利卡普以大卫拒绝参与亵渎上帝之罪时的相同心志回答：“我侍奉基督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我；我岂能亵渎拯救我的君王？”大卫与波利卡普都深知，对上帝的感恩意味着除他以外，不容任何人夺取他们生命的荣耀。⁶

上帝严厉的慈爱

我们已从血腥审判的角度思考了撒母耳记下第 4 章。然而，若从大卫整个故事的视角来看，我们应当认识到，正是藉着这些事件，上帝的慈爱正在为大卫和以色列运作。本章以大卫静候耶和华开篇，他无法采取行动使自己作王。于是上帝亲自为大卫行事，清除障碍并为大卫开启领受祝福的道路。上帝已膏立大卫取代扫罗为王，实现这一应许本是上帝自己的责任。而大卫的责任是在遵守上帝诫命的同时保持自己远离罪恶。通过耐心的顺服，大卫向我们表明：进入上帝祝福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诗 37:7）。

撒母耳记下第 4 章隐含的关键线索是上帝主动承担处理扫罗家族问题的责任，这体现在对约拿单之子米非波设的简短记载中。这个可怜的孩子五岁时，父亲就死在扫罗王身边。噩耗传来时，“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撒下 4:4）。

⁶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47.

为何要在记述伊施波设谋杀细节的章节中插入这段简略描述？因为它揭示了上帝以多种方式剥夺扫罗家族威胁大卫统治的能力，同时为大卫提供实践公义审判的机会，从而彰显其统治的正当性。扫罗仅存的两个男性后裔中，一个因叛乱被杀，另一个虽未反叛却成了瘸子，以此消除对大卫的威胁。大卫曾写道：“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诗 37:34）。这正是大卫凭信心等候上帝所成就的事。他的榜样激励我们将需求与权益交托给上帝，拒绝犯罪，并透过遵行上帝话语的生活来尊荣他。若我们身处因罪恶与长期误解而破裂的关系中，大卫的榜样敦促我们将祷告视为和解的首要途径，尤其是当直接行动可能适得其反的时候。我们是否面临职场困境，找不到明确的敬虔应对方案？不妨考虑以敬虔喜乐的心继续服侍，将福祉交托在上帝信实的手中。

在剪除伊施波设并使米非波设致残的过程中，上帝不仅向大卫施怜悯，也恩待他的子民以色列。耶和华早已命定，以色列唯有通过大卫家族才能得救，救主终将由此谱系显现。然而以色列民顽梗悖逆，拒绝顺服上帝的话语，执意要求扫罗所代表的那种世俗统治者，却排斥大卫所彰显的属灵领袖。因此，耶和华惩戒以色列人，剥夺了他们悖逆上帝所选择的家族。上帝决意除去一切虚假的倚靠和违背他话语的根源，甚至不惜击杀扫罗的一个儿子、使另一个孙子致残，只为让他的百姓归向大卫，从而领受上帝救赎的恩典。

约翰·加尔文评论这段记载时指出，这提供了“一个范例，显明当上帝喜悦呼召我们顺服主耶稣基督时，他在我们身上施行的作为”。如同以色列民，我们也易于悖逆、刚愎愚妄、抗拒上帝的话语。鉴于此，上帝甘愿让我们经历痛苦的熬炼，剥离我们紧抓不放却取代基督的一切。“必要的是，”加尔文写道，“上帝必须挪开那些阻碍迟延我们顺服的事物”。不仅如此，“当上帝要呼召我们归信时，他不仅要触动我们，使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重塑、更新

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也必须断绝一切可能使我们懈怠、徘徊或退缩的机会，以免我们有机会时就为自己而活。”⁷ 如此看来，上帝让以色列除了转向他藉大卫家——最终藉耶稣基督——所预定的国度外别无选择，正是他的怜悯。明白这一点后，无论过程多么痛苦，我们也当在上帝挪去我们偶像时赞美他，好叫我们因信基督而得救。

上帝甚至愿意夺去我们所爱、却取代了基督地位的美好事物，这种作为被称为“严苛的怜悯”。这是谢尔顿·范瑙肯（Sheldon Vanauken）所著之书的书名。范瑙肯（范）在其妻子珍（Jean）深受著名基督教学者 C.S. 路易斯影响而戏剧性归信后，也宣称信仰耶稣。范与珍曾是一对非凡的伴侣，他们如此炽热地忠于彼此，甚至立下名为“光辉屏障”的誓约，约定凡事共同经历，让生命中的一切都能增进他们的爱情。例如，他们约定放弃生育子女，因为只有珍能够体验母职，而这会使她偏离对丈夫至高无上的爱。

然而在他们归信基督教后不久，基督的心意便显明要攻破那光辉的屏障，使自己成为他们生命中至高无上的爱。范对此心生怨恨，坚持认为自己关于爱的理念应当高于基督。随着时间推移，他试图瓦解妻子炽热的信仰，并抗拒上帝的话语，因这话语正试图重塑他们的生活习惯与人生优先次序。当珍意识到自己的爱已成为偶像、阻碍丈夫得救的藩篱时，她向主祈求以死亡将她带走，以换取配偶属灵的健康。这似乎正是主的旨意：珍染上怪疾，短暂挣扎后便离世了。她对那个曾取代基督、被自己崇拜的男人说出了临终遗言，表达了她对即将进入更高荣耀之境异象的欢欣：“亲爱的，看啊，”她呼喊，最后一次将丈夫的视线引向耶稣基督的荣耀。⁸

范瑙肯因这位倾注了他全部炽烈爱意的女子的离世满怀苦涩。为了理清自己的情绪，他与 C.S. 路易斯通信，坦言自己曾试图让妻

7.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46–47.

8. Sheldon Vanauken, *A Severe Mer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175.

子取代基督在他生命中应有的地位。路易斯的回复同样适用于上帝对叛逆以色列的严厉对待，以及上帝在许多迷失的子民生命中的管教之手：“你被施以严苛的怜悯。”，使上帝折磨那些他意图拯救之人的，并非他的愤怒或恶意，而是他那充满爱意却严苛的怜悯：这怜悯要剥除一切阻碍真实得救信心的障碍，好让上帝的子民能获得更高特权，以极大惊叹欣喜瞻仰他荣耀圣子的显现。这正是珍·范瑙肯临终前所见的异象，也是所有上帝忠心子民未来的盼望。

比大卫更伟大者

大卫在通往王位的路上经历诸多试炼，承受了许多上帝严苛的怜悯。透过这一切，他学会赞美耶和华：“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

（撒下 4:9）。大卫向我们显明，等候上帝按他选择的方式带来救恩是何等智慧。我们当做的仅仅是顺服上帝的话语，信靠他的应许并遵行他的命令。即便我们悖逆的心需要他的恩典，以有时看似严厉的怜悯临到，上帝也必信实成就他的一切应许。

当我们继续阅读圣经时，会认识一位更伟大的大卫，他更加激励我们等候主，并为救赎主的荣耀而活。对以色列而言，拥有一位能对恶人施行上帝血腥公义的大卫王是荣耀的。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拥有一位更高的主宰和更美的救主。基督这位君王不仅对敌人施以审判，更亲自承担了他子民罪孽的刑罚，献上自己的宝血，将我们从应受的血腥审判中拯救出来。若我们在悖逆中将上帝的怜悯视为严厉，我们仍要为每一记击打、每一次损失和每一次试炼而欢喜，因它们引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得着那至高的怜悯。

君王与圣约

撒母耳记下 5:1-16

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
耶和華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
以色列的君。（撒下5:2）



大卫一直在等待。这份等待始于他年少时，先知撒母耳突然出现在伯利恒并膏立大卫为以色列王。大卫的等待在为躲避扫罗王追杀的逃亡岁月中变得愈发痛苦，他几乎被逼至忍耐的极限。扫罗之死并未终结等待，因他的家族仍持续反对大卫的统治。七年内战中，大卫继续等候耶和華清除以色列内部的敌对势力，这段岁月以谋杀与纷争告终。但这位未来的君王始终等待耶和華实现应许。“你当倚靠耶和華而行善，”大卫如此劝勉他人；“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诗37:3）。他的一生为诗中真理作了核心见证：“你当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作恶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7-9节）。

撒母耳记下第5章记载了大卫的等待如何终结，因耶和華满足了他心中的渴望。在此过程中，上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耶稣基督

升天，统治他国度的情景。有三个显著特征在大卫开始统治以色列时同样显现，这些也成为耶稣统治下遗产的一部分。首先，随着上帝的话语得到确认，大卫的以色列获得了团结的纽带。其次，以色列在承担上帝赋予的使命时经历了征服的力量。第三，以色列享受了从上帝为他的荣耀所建立的神圣国度流出的祝福。在所有这些方面，大卫在耶路撒冷的统治描绘了耶稣在每个人心中登上宝座时带来的荣耀结果。

以色列在确认上帝话语中的团结

反对大卫的势力终结于以色列各支派首领出现在希伯仑，大卫在犹大的要塞。上帝展现了他的力量，将这些长期反抗大卫王权的人聚集在一起，如今他们却渴望与这位神圣膏立的领袖联合。长老们巧妙地避而不谈他们派系因扫罗之子伊施波设之死而瓦解的事实，提出了三个接受大卫为王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血缘关系：“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撒下 5:1）。以色列人是同一位先祖雅各的后裔，彼此争斗既荒谬又自毁，以色列的亲缘关系呼唤共同的纽带与王权。第二个理由是经验：“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2节）。大卫早已通过成功率领以色列军队与非利士人作战证明了他的领导才能。长老们的第三个理由是圣经依据：“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2节）。

在指出上帝膏立大卫统治以色列时，长老们的行为至少在两方面自我定罪。首先，他们明知大卫为王的正统性，却仍发动内战，这暴露了他们纯粹是顽固不化的叛逆。正是因为他们不愿顺服上帝，以色列才会如此不堪一击，被非利士人侵占。其次，长老们在推理中最后才诉诸上帝话语的权威，几乎像是事后才想起，这本身就是自我定罪。上帝任命大卫作为牧者君王统领他的羊群，这本应是他们接受大卫的首要（且唯一充分）理由。然而，他们的罪恰恰证明

了上帝话语的大能：尽管以色列人悖逆，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仍得以实现，而这完全倚靠上帝独一的旨意，别无其他力量。这提醒基督徒，当上帝的话语遭反对、当上帝的应许尚未成就时，我们仍要坚忍。主能胜过一切敌对势力，并将他的话语坚立在他子民心中。扫罗王的毒谋、大卫逃亡年间屡次的愚行与罪过、十个支派有组织的反叛，甚至挚友的毁灭性暴力——纵使面对这一切，上帝的话语仍在大卫身上全然应验，正如它也必在我们的争战中显为真实。

以色列长老的榜样也表明，当教会由上帝设立的领袖带领时，她就享有合一。当上帝的子民由那些明显符合圣经道德与属灵资格（参提前 3:1-13）的牧者带领时，他们便得享安息。以色列众长老呼吁大卫“牧养我的民”（撒下 5:2），忠心的牧人必带来和睦的羊群。彼得劝勉长老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2-3）。此外，教会藉着圣灵恩膏的讲道与圣灵赐予教导恩赐的教师得以合一，这些教师将会众稳妥地带入上帝的话语中。

由于北方各支派接受了大卫的统治，“大卫王在希伯仑耶和華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作以色列的王”（撒下 5:3）。正如上帝通过圣约将他的子民与自己联结，上帝也以类似方式将信徒彼此联结。圣约是一种在上帝面前以誓言确立的庄严关系。通过订立此约，长老们承诺效忠于大卫的统治，正如大卫承诺成为百姓忠信的仆人之君。如今的教会会籍同样将人们带入与教会的关系中，阐明其圣经认可的职责，并承诺教会长老们忠心的牧养与关怀。

比尔·阿诺德阐释了这份与大卫所立之约如何使以色列长老们进入他国度的平安：“该协议很可能规定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一旦条款达成一致且[圣约]生效，以色列的长老们便膏立大卫为全以色列的王……此处以色列民向大卫宣誓效忠，承担应向他尽的

义务。而他则赐予他们一个王室的应许。”¹ 在膏立大卫为王时，以色列人确认了上帝早先的膏立，正如任何顺服中确认上帝话语的教会，必将享有合一与热切会众的祝福。由此开始的大卫统治全以色列的时期将持续四十年（撒下 5:4-5）。

大卫凭信心征服的力量

当大卫从上帝那里领受王国时，他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行动的时刻到来，大卫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这充分说明了大卫的品质，在获得期待已久的王冠后，他并未沉溺于荣耀与安逸，而是立即带领以色列去完成其神圣使命。基督掌权的标志总是他的教会热忱承担基督赋予的使命，即全球传播他的福音（太 28:18-20）。在大卫时代，这一使命要求完成以色列长期忽视的呼召——征服并驯服应许之地。因此，随着大卫将各支派统一在他的王权之下，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撒下 5:6）。

大卫决心夺取耶路撒冷的决策在政治和属灵层面都极为明智。政治上，他新统一的王国需要一个能真正成为政府中心的都城。大卫在希伯仑的基地过于偏南，且是其本族犹大的势力范围。而耶路撒冷则是上帝分配给便雅悯支派的城邑（书 18:28），该支派正是大卫昔日对手扫罗王的所属支派，同时耶路撒冷又地处犹大边界。因此，正如华盛顿特区被设计为坐落于南北分界线上、用以团结新生美国各州的全新城市，耶路撒冷也能成为位于犹大与北方支派交界处的真正国家首都。

大卫计划面临的困难在于：耶路撒冷并非由以色列人占据，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的数百年间，该城始终是耶布斯人的要塞。正因如此，大卫的计划不仅政治手腕高超，更具备振奋人心的属灵意义。耶布斯人的堡垒是以色列民族的耻辱，象征着他们未能完成耶

1. 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452.

和华所命令的征服。上帝曾应许将迦南七族交于以色列人手中，而以色列人则需“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容这些引诱人拜偶像的族群存留。“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这是上帝的严令（申7:2）。以色列人总体上未能遵守此命，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莫过于锡安山上的耶布斯人堡垒。士师记 1:21 记载：“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翰·加尔文评论道：“因此，当他们惧怕敌人而后退时，这迹象表明他们并未将信心加添到上帝对他们所说的话上。”²

大卫自幼在耶路撒冷附近长大，该城毗邻他的故乡伯利恒，因此他对耶布斯人的存在深感痛心。这或许解释了大卫在公众舞台上的首个举动——击杀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后，他拿起歌利亚的佩刀割下其硕大的头颅，并带到耶路撒冷（撒下 17:54）。通过这一象征性的军事姿态，大卫向耶布斯人宣告：上帝的大能仍在以色列中，他誓要清除这些被定罪之民。

在多年后终于登上王位之际，大卫立即履行了他年轻时的誓言，率领联合起来的各支派攻打耶路撒冷的堡垒。耶布斯人毫不畏惧，他们已与以色列人共存数百年。当大卫逼近时，他们嘲笑道：“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想“大卫决不能进去”（撒下 5:6）。这番奚落表明耶布斯人自恃堡垒坚不可摧，不仅能够抵抗，还敢以轻蔑的态度挑衅大卫。他们万万没想到，对大卫王的嘲弄实则是触怒上帝，那位能使仇敌屈膝的至高者。

若要理解耶布斯人这种自信，我们必须考量那些令任何进攻者望而生畏的天然屏障。该城建在陡峭的指状山丘顶端，四周被山谷环绕，此外还拥有工修筑的防御工事，足以抵御任何进攻。耶布斯人夸口说，即便是盲人和瘸子也能守住这座城。然而他们未能意识到，与之对抗的君王正是那位用一块石子击倒巨人歌利亚的王，

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185.

就是那位“靠着万军之耶和華的名，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而來的君王（撒下 17:45）。他們絲毫不知，大衛背後站着耶和華的大能。大衛大可用當年對非利士巨人歌利亞說過的話，回擊耶布斯人的嘲弄：“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47 節）。

依靠耶和華並未使大衛在進攻中消極被動，反而激發了他的胆識。從他制定的耶路撒冷突襲計劃中可見其勇氣。撒母耳记下 5:7-8 記載了大衛如何“攻取錫安的保障”：“當日，大衛說：‘誰攻打耶布斯人，當上水溝攻打我心里所恨惡的瘸子、瞎子。’”顯然這位君王知曉耶路撒冷城牆後有一條隱秘水道，可從城外潛入。這可能是他早年居住在這堡壘附近時探得的情報。歷代志上 11:6 補充道，大衛允諾將統帥之位賜予率隊從水道突襲的勇士。令大衛懊惱的是，他那惹是生非的外甥約押抓住了機會：“洗魯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作了元帅”（代上 11:6）。

我們所得的教訓是：對上帝權能的信心與對上帝使命的熱忱，將激發屬靈爭戰中得勝所需的聖潔胆量。我們或許需要處理個人成聖的問題，正如大衛當時要除去以色列中的誘惑源頭，但要求可能看似超出我們的能力。事實上，基督徒或許會在纏累之罪的嘲弄下畏縮，認為其堡壘堅不可摧。而大衛的榜樣則教導信徒當思想自己對主的責任，並倚靠上帝所賜的力量來對抗我們的罪。大衛之所以能攻取耶路撒冷，僅因他敢於嘗試，正如撒母耳记下 5:10 所言：

“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

在教會履行福音使命時，我們亦可作類似應用。基督的子民當運用主所賜的兵器——主要是上帝的道和禱告——採取勇敢行動來完成福音使命。若主賜予機會，我們就当如大衛果斷利用耶路撒冷水沟通道的認知那般，大膽把握時機推進基督國度的拓展。在大衛

统治以色列时期，耶布斯人的嘲讽之词成为一则传说。撒母耳记下 5:8 记载：“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去。’”我们也当从经历上帝大能的体验中汲取勇气，以便在未来的属灵争战中更加无畏，学会藐视罪恶与世界的讥消。

蒙神赐福的大卫王国

大卫作为以色列君王辉煌开端的核心陈述见于撒母耳记下 5:10：“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正因为大卫凭信心委身于耶和华，等候上帝拯救的日子，耐心仰望主的救恩，他才得以经历如此丰盛的祝福。与许多信心薄弱者的功业不同，大卫的成就并非转瞬成空，反而在超越其个人生命的宏大叙事中持续发挥作用。与他新都城相关的两个名称——耶路撒冷和锡安——将贯穿圣经，成为上帝子民家园与上帝恩典中永恒居所的代称。这些名字的伟大并非因其地理特征。威廉·布莱基评论道：“若耶路撒冷和锡安比其他地方更触动我们的想象，乃因上帝与之有极深的关联……当需要为天上圣徒居所寻找尘世对应之名时，便称新耶路撒冷；当需区分充满琴师弹奏金琴之声的天上敬拜场景时，便称之为锡安山。”³ 大卫在君王职分上蒙受如此宏恩，以致圣经用这些名称来指代最初被称为“大卫城”（撒下 5:9）的堡垒。

撒母耳记下 5:9-16 记载了上帝对大卫的祝福，始于其都城的建立：“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计划将耶路撒冷作为其王国的统治中心，这要求扩建耶布斯人的工程，并为新建筑和城墙提供空间。开发这片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71–72.

区域需要他命人将大量土石运上山坡，在锡安山高处开辟出更广阔平坦的区域。据信，“米罗”是一座阶梯式挡土墙，用以支撑大规模的扩建工程。⁴ 大卫将都城设立在这一理想之地，他的统治“日见强盛”，彰显出上帝的眷顾与同在（第 10 节）。

比耶布斯城物理形态改造更重要的，是这座异教之城在成为大卫城后经历的道德与属灵蜕变。耶布斯人“生性凶残嗜血，对假神崇拜的狂热驱使他们犯下献祭儿童等骇人暴行”。耶布斯还是淫乱与邪术的温床，“堪称最令人作呕的堕落与邪恶之渊薮”。⁵ 而大卫的统治彻底改变了此地。他将城更名为耶路撒冷（意为“平安之城”），使其因传扬上帝的知识与律法而闻名。基督徒同样应当践行福音的转化使命，征服并重塑那些被绝望与黑暗笼罩的领域，让上帝恩典的救赎之光普照。大卫日后曾歌颂这座王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诗 87:3）。在各自领域中，上帝呼召我们以真理击溃虚谎，用福音之爱战胜仇恨，使他更多的造物归向他恩典的颂赞。

大卫不仅享受了上帝对其城池的建立，还目睹自己的王国在世上被高举。上帝高举大卫统治的一个精选例证，可见于邻近统治者推罗王希兰的回应：“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作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撒下 5:11-12）。

希兰之友谊的关键在于它象征着上帝对大卫眷顾的明证。是耶和华使大卫在邻邦眼中被高举，并为大卫提供珍贵建材与工匠技艺以建立其宫殿。约翰·加尔文评论道：“当那些不同信仰的人向我

4. P. L. Garber, “Millo,”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ed. Geoffrey W. Bromley, rev. ed., 4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3:361.

5.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149.

们施以善意，我们当明白这是上帝的怜悯，引导他们如此行。”⁶

推罗的腓尼基人并不在上帝命令以色列征服的迦南列国之中，因此大卫接受这些恩惠并未玷辱上帝。事实上，推罗是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城邦之一，大卫缔结此盟约是上帝赐福其城邦繁荣的明证。在这兴盛时期，大卫显明自己是“合他心意”（撒下 13:14）的真正统治者，因他明白王国被高举非为自身荣耀，而是“为他的百姓以色列”（撒下 5:12）。耶和华“立定大卫的国位，不是让他作威作福，而是要他成为服侍百姓的仆人……王权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途径，为要得耶和华子民的福祉。”⁷ 同样，若我们的教会或事工获得广泛关注或外部资源，当谨记其目的非为高举己名，乃是为在传播福音、建造教会时使上帝得赞美。

大卫在耶路撒冷统治期间获得的第三个祝福，伴随着未来麻烦的预兆。撒母耳记下 5:14-16 记载，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子女比他在希伯伦统治时期更多。第三章中提到大卫在希伯伦有六个儿子，而在耶路撒冷所生子女的名单上则有十一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儿子的增加象征着统治者力量的壮大，因此这些后代显示出上帝对大卫的进一步赐福。

问题体现在撒母耳记下 5:13 的编者注释中：“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这位曾在锡安胜利后拒绝为自己增添荣耀的大卫，却未克制享受胜利与财富带来的额外欢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此前已读到关于大卫多位妻子的记载，现在又得知其妃嫔（未被赋予婚姻尊严的性伴侣）数量的增加。保留如此多的妃嫔和妻子无疑存在政治动机，因为她们大多可能代表显赫家族的女儿，从而在大卫的政权中获得利益。问题在于上帝的律法明确禁止多妻与通

6.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97.

7.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55.

奸的行为，以免君王的心因外邦习俗偏离耶和华（申17:17）。正如大卫之子所罗门在位时所发生的事，导致大卫所赢得的一切几乎丧失殆尽。

在这个错误中，大卫向我们表明：即便是上帝所赐的成功与胜利，也需要更加警醒。不久后，正是在他放纵自我的领域——性关系中——大卫犯下了最严重的罪，给他的王国与遗产带来最深重的伤害。上帝的祝福，尤其是数量增长上的祝福，何其频繁地被用来为教会中不合圣经的服事方法辩护，并使那些名人属灵领袖免于抵御诱惑与罪恶所需的问责。

旧约中救恩的预表

我们已看到，当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希伯仑向大卫致敬并膏立他为王时，对大卫是何等重大的日子。但对那些曾经叛逆的以色列长老而言，这同样是个伟大的日子。受大卫统治远比受扫罗统治好得多（更不用说受扫罗那无能的傀儡儿子伊施波设统治）。倘若他们早些归顺大卫，就能免去诸多损失并为百姓赢得更多利益，那该是何等蒙福。然而，通过在大卫面前谦卑自己，以色列人最终为国民的生命、为战胜仇敌、为在世上高举他们的事业，获得了上帝的祝福。

诚如乔纳森·爱德华兹所言，大卫攻取耶路撒冷是旧约中关于我们得救最伟大的预表：“它被以色列军队的统帅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回，成为上帝的城，他永远安息的神所，他要居住的地方。同样，基督作为他百姓救恩的元帅，从魔鬼手中救赎他的教会，使之成为他圣洁蒙爱的城。”⁸

因此，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的长老那样迟延，当来到上帝的受膏者面前，尊他为我们王。让我们热切地将心降服于耶稣的恩典之下，被他征服，并涌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福音大能所确保的祝福之

8. 引自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150.

中。正如耶布斯被大卫改变为和平之城，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降服于耶稣会带领我们认识并事奉那位从天而来的真神上帝。保罗进一步补充道：“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帖前 1:9-10）。

若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正等候他救恩的显现，就当記念上帝在大卫受膏为王时刻所赐的福。更要铭记大卫那更大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曾忍耐卑微，等候那跨越十架后属于他的冠冕。凭信心，让我们看见耶稣如今的真实位份：他被高举在诸天之上上帝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弗 1:21）。基督的国度正借着信徒的归信在信心中拓展，不久之后，整个受造界都将蜕变为他荣耀与和平的圣城。启示录 14:1 预见了他与聚集的子民同显荣耀的景象：“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对此众天使歌唱：“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11:15）。因此，让我们速速借着福音真道与君王耶稣立约，确保自己在那永恒荣耀之城中得着永不朽坏的位分。

8

出征之战

撒母耳记下 5:17-25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对大卫说：“你上去吧，因为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中。”
(撒下 5:19)

撒

母耳记下第 5 章标志着大卫命运的戏剧性转折，最终确立了他在统一以色列的王权。自从扫罗王去世后，大卫被迫与以色列内部的对立势力周旋，尽管他竭力避免内部分裂，却仍深陷长达七年多的内战中。在最终获得北方各支派的王位后，大卫立即着手提醒国民：真正的斗争对象是上帝的敌人，而非同为信徒的同胞。通过攻取耶布斯人的要塞耶路撒冷，这位新王将自己的领导力与圣经中早先的英雄们联系起来，这些英雄都致力于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

无论大卫的告诫是否被以色列同胞所接受，非利士人却迅速意识到这对他们统治以色列大部分领土的威胁。以色列人上一次战胜非利士人，还是年轻的大卫率领扫罗军队作战时取得的。随着大卫

出征之战

稳固地登上王位后，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将再度打响。这位令人敬畏的战士将凭借上帝的大能，为上帝的子民带来祝福，同时让上帝的敌人遭受毁灭。

撒母耳记下第5章的情景与当今基督信徒的处境遥相呼应。大卫提醒我们：真正的竞争并非各教会之间争夺信众与资源的较量，而是上帝的子民与不信世界之间属灵的争战。当读到非利士人带着偶像侵犯大卫的新都城耶路撒冷时，我们想起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2）。正因如此，今日基督徒需要上帝所赐的属灵军装与兵器，才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第13节）。

出征迎敌

当我们思考非利士人对以色列的进攻时，首先应当惊叹于上帝保护性的看顾，他阻止了敌人更彻底的征服。非利士人在基利波山战胜扫罗和约拿单后，本有机会彻底消灭以色列人，尤其是当时以色列人内部还处于分裂状态。不难想象，一些非利士人曾建议趁以色列极度脆弱时再次发动进攻。他们未能在以色列内战时将其彻底消灭，这正是所谓普遍恩典的例证。普遍恩典并非指上帝在福音之外对非信众施行救赎之工，因救赎之恩总是与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心相连。相反，普遍恩典既指上帝通过维系和增强生命（太5:45）赐予信众与非信众的福祉，也指上帝如何主权性地在世间运作以保护他的教会免遭毁灭。约翰·加尔文评论道，当非利士人“没有利用到手的机会，也没有乘胜追击时，这表明他们被震慑住了，因为上帝拦阻了他们。”¹

1.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20.

当大卫统一以色列各支派建立王权并攻取耶路撒冷作为首都后，非利士人从昏沉中惊醒，向他们古老的敌人进犯。此时大卫已有能力直面这些致命宿敌，上帝便撤去约束，允许这场战役展开。

大卫的登基似乎引发了非利士人的极大恐慌：“非利士人听见人膏大卫作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撒下 5:17）。这种反应可能表明他们对大卫怀有敬意甚至畏惧。在大卫逃离扫罗的最后几年里，他曾生活在非利士人中间，他们见证了他的军事才能。此外，早年间大卫率领扫罗王的军队战果辉煌，因此非利士人只能想象大卫执掌以色列大权后会采取什么行动。R·B·戈登评论道：“非利士人没有发来任何祝贺信息。相反，以色列各支派对大卫的认可，正是他们必须挑战的事态发展。”² 非利士人的情报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将进攻矛头直指大卫的指挥部“利乏音谷”（撒下 5:18），这条从西面通往耶路撒冷的要道。

非利士人的进攻不仅来势汹汹，而且战术娴熟。大卫王将都城建在耶路撒冷，因这居中之地能同时兼顾北方与南方各支派。非利士人直取此地，企图在大卫的权力基地间打入楔子，甚至可能煽动国家再度分裂。因此这次入侵绝非对大卫统治的轻微滋扰，而是一场为了生存的重大而决定性的较量。乔伊斯·鲍德温将大卫对抗非利士人的防御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列颠之战，这场斗争决定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存续的根本问题，因此将被后世以颂赞铭记于上帝子民的生活与传说中，世代流传。³

面对入侵，大卫“下到保障”（撒下 5:17）。此处所指尚不明确，可能意味着王撤退到他在希伯仑的犹大总部，也可能表示他在耶路撒冷掘壕固守。“保障”很可能指亚杜兰洞穴区，那里是

2. R. B. Gordon, *1-2 Samuel*, Old Testament Guides (Sheffield, UK: JSOT Press, 1984), 229.

3. Joyce G. Baldwin, *1 & 2 Samuel*,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8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203.

大卫长期抵抗扫罗王的地方，且靠近耶路撒冷。若果真如此，似乎大卫首先希望建立一个坚固的作战基地，以抵御非利士人的进攻。

尽管大卫将自己置于一个偏远而坚固的防御位置，但他难以有效阻挡非利士人向以色列腹地的推进。寡不敌众且被围困的大卫，其惊慌之情可想而知。在此情境下，他采取了最明智的行动：寻求上帝的指引：“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撒下 5:19）。

大卫很可能使用了由大祭司亚比亚他带来的乌陵和土明。这些签非常适合回答大卫所提的是非类直接问题。他关心的并非该做什么，他清楚自己抗击非利士人的责任。但和我们一样，大卫不确定如何行动，因此他通过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引。大卫想知道是否该攻击非利士人，更重要的是，上帝是否会赐予他此次进攻的胜利。在大卫统治初期，他的行为就与之前不敬虔的领袖形成鲜明对比。扫罗王常鲁莽行事、不遵上帝之言，而大卫在行动前必谨慎求问耶和华。加尔文将此例应用于我们的试炼：“因此今日，当上帝允许他和我们的敌人企图毁灭我们，全副武装且装备精良时，让我们奔向上帝，祈求他垂听，使我们能体验他赐予仆人大卫般的帮助。”⁴

大卫通过乌陵和土明求问上帝，与现今信徒祷告寻求指引并不完全相同。当我们基督徒对成功之路心存疑虑时，第一步应当是查考上帝已经成文的道。我们意识到大卫时代圣经的书写尚不完整，查阅已记录的少量经文也非易事（推测那些珍贵而笨重的卷轴被保存在安全且中心的位置）。这正是上帝暂时赐下乌陵和土明的原因之一。如今我们拥有了上帝成文的道，寻求做出正确决定的首要步骤，就是确保我们持守圣经的诫命，并遵循圣经的行动原则。在查

4.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212.

在查考上帝的话语后，我们应当祷告。我们祈求智慧，正如使徒雅各所劝勉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雅 1:5）。我们凭信心祷告，深知我们的救主和君王基督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能从那里帮助祷告的子民。以赛亚论到耶稣时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赛 11:2）。这同一位圣灵，耶稣也能差遣给我们，因此我们当放胆祈求属灵的洞察力和敬虔的智慧。

大卫不仅祈求指引，还询问耶和华是否愿意赐他成功。这正是我们在事工和对抗当今世界属灵权势时最大的需要：我们需要主亲自以他全能的大能赐下成功。当我们为见证他人而祷告时，不仅要祈求上帝赐予当说的话，更要祈求他开启人心。当我们带领子女穿越当今青年文化的危险区时，不仅要运用圣经的辨别力，更要祈求上帝赢得我们青年人的心。“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大卫如此询问（撒下 5:19），我们也当同样呼求主，求他在属灵争战中赐我们得胜。

大祭司很可能将大卫的求问带到了耶和华面前，并带回了上帝的答复：“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撒下 5:19）。

值得注意的是，在撒母耳记下 5 章结尾处记载的两场战役中，大卫两次提出相同的询问，却得到耶和华两种不同的回应。第一次上帝只吩咐大卫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并确信上帝必赐他得胜之力。这正是第 20 节的精义：“大卫来到巴力毗拉心，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大卫击溃非利士人，是因上帝赐予他战胜仇敌的力量。当今基督徒和教会遵行上帝话语的诫命——尤其是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要我们将福音传遍万民、使人作门徒（太 28:18-20）——我们也当仰望上帝的大能，使上帝的事工得以成就。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宣教史中，

记载了无数勇敢的基督徒仰赖上帝为福音打开大门，因而常面对骇人的危险与反对，结果上帝保守了他的子民，赐予福音巨大胜利，数百万人认耶稣为主。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将这一原则描述为他成功的关键：“藉着祷告单靠上帝感动人。”⁵

上帝通过大卫在利乏音谷战胜非利士人的事迹，以两种方式为自己赢得荣耀。第一重颂赞来自大卫将此地命名为“巴力毗拉心”，意为“主已突破”。⁶ 大卫在此的论点与诗篇 44:6-7 一致：“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惟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正是上帝的力量击溃了非利士人，因此唯独上帝配得这胜利的荣耀。尽管非利士军队在人数和防御地形上占尽军事优势，但当上帝攻击敌人时，他们注定溃败。大卫对上帝战场相助的纪念，在 1982 年英国赢得福克兰战争后得到黑尔什姆勋爵的呼应。代表英国内阁发言时，黑尔什姆勋爵仅引用了诗篇 115:1：“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的名下！”⁷

上帝为自己赢得荣耀的第二种方式，是将非利士人的偶像击倒在他脚下。正如当时列国的惯例，非利士人带着他们的神像上战场，就像以色列人有时会跟随约柜前行一样。上帝显现在战场上，不仅是为了保护大卫和他的子民，更是要羞辱那些被高举起来对抗他的偶像。撒母耳记下 5 章 21 节记载，非利士人战败后“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便将其焚毁。正如基督徒因属灵争战而置身于战斗中，我们同样可以坚定地持守真理与敬虔，深知上帝必捍卫他的尊荣，击溃一切被高举起来对抗他的偶像。

5. J. Hudson Taylor, *A Retrospect* (Philadelphia: China Inland Mission, n.d.), 15.

6. 虽然“巴力”通常用作非利士神祇的名称，但此处采用该词更常见的“主”的含义。

7. 引自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41.

迂回致胜

非利士人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不久后，他们便对大卫发动了新一轮的入侵：“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乏音谷”（撒下5:22）。这支庞大的非利士军队或许对先前战败的原因感到困惑，竟重复了上次的战术行动。

大卫同样重复了先前的做法，再次求问耶和华。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下 5:19 中，上帝只简单地指示大卫“上去”。而这次他得到了一个奇特的答复：“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进，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23-24）。

若我们疑惑为何上帝在第二次下达了不同的指示，答案部分在于：尽管情境相似，但差异之处需要另一种应对方式。因上帝是全知的，他知晓每次拯救子民所需采取的方式。可以说，第一次上帝以纯粹的大能拯救大卫，而这一次则通过审慎的指引施行拯救。这提醒我们：对上帝拯救大能的信心，绝不应使我们忽视在个人行为与事工中遵行他指引的细节。诚然，上帝能在属灵争战与福音见证中赐予我们力量，但他也呼召我们仔细听从他的训诲，好使我们藉他话语的指引得蒙拯救。这正是大卫的经历：“大卫就遵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迦巴直到基色。”（撒下5:25）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与事工中，既见证了上帝的大能，也看到了他对上帝指引的专注。耶稣是如何战胜撒旦及其他敌对势力的？其中一个答案是：耶稣凭借内住的圣灵大能得胜。我们想到耶稣靠着上帝之灵的能力赶鬼、医病、使死人复活。然而尽管拥有如此神圣权能，从未有人比上帝之子耶稣更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他曾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 4:34）。耶稣解释道：“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5:19）。

效法基督的榜样时，当今信徒经历神圣大能的途径，在于以谨慎遵循上帝话语的信心前行。然而情境有时看似相似实则迥异，正如大卫与非利士人的两次战役。面对与罪争战的基督徒，牧师应当责备还是鼓励？面对质疑的孩子，父母该介入指导还是耐心等待她自己找到答案？对于这些及其他难题，我们需要深入圣经的洞见以辨明差异，例如分辨叛逆与悔悟之心。通过祷告和细心体察，基督教领袖能在智慧中成长，将圣经恰当地应用于具体情境。

对大卫第二次战役的描述表明，上帝在首次击溃非利士人后，将他安置在理想的伏击地点。关键指示是耶和华必走在大卫军队前面“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撒下 5:24）。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曾要求立人为王，好让他“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下 8:20）。大卫的统治与不信的扫罗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因耶和华走在他前面攻打仇敌。那时与现今何其相似——上帝的子民由耶和华亲自引领！那些委身于热切祷告、跪求主助并预备响应恩典引领的信徒，必能确知上帝已先行进入他们的争战。

诚然，当基督徒和教会响应上帝话语的命令与呼召，投身于宣教与福音事工时，我们可以确信上帝必先行在我们前面，亲自成就他的工并加力量给他忠心的子民。领悟这一真理，当激励我们敢于超越人力所及的境界。底波拉正是用这般言语激励巴拉勇敢迎战上帝的仇敌：“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士 4:14）。正是这种信靠上帝的大胆，使大卫得以击杀巨人歌利亚；同样的信心也将使身处困境的西方基督徒，在我们的见证、个人敬虔以及对需要基督之世界的爱中，重获属灵的主动权。

当基督徒回顾上帝昔日如何帮助大卫在他初建的王国中得胜时，我们理应得着信心，知道上帝也必赐下大能，使他儿子耶稣

永恒的国度得胜。那位赋予大卫力量对抗敌人的上帝，“赐圣灵”给他的儿子“是没有限量的”（约 3:34），使耶稣能加力量于他话语的传讲与忠心子民的祷告中。那位走在大卫前头入战场的上帝，同样走在我们前头，进入我们为福音作见证、藉他话语宣告上帝赞美的各处。在与内心、家庭及周遭文化中罪恶的属灵争战中，保罗教导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弗 6:13），以真理、公义、福音的平安和信德的藤牌武装自己。此外更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及我们祷告的大能兵器（14-18 节）。如此全副武装后，我们当像大卫在对抗非利士仇敌及其虚妄假神的战役中一样，因信靠上帝的大能而拥有得胜的确信。

主在你前面

罗杰·埃尔斯沃思在研究大卫生平时，从这段经文中提出了几点睿智的应用。首先，基督徒必须以认识到这是上帝的工作而非我们自己的工作来事奉上帝。上帝乐意使用他的人际器皿，但胜利永远来自上帝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有时甚至无需我们参与的超自然大能。

其次，意识到争战属于上帝并由他得胜，我们必须弃绝靠自身力量和能力在属灵争战与事工中取胜。当我们跟随撒母耳记的叙述时，其中一个宏大主题就是扫罗与大卫的对比：扫罗倚靠肉体与世界的丰富资源却徒劳无功，而大卫只奉主名前来争战，仅用上帝的兵器并唯独倚靠上帝的名。保罗写哥林多后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阐明基督教会的事工同样道理。他劝勉早期信徒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3-5）。这在今日意

味着，若我们要以上帝的大能行上帝的工，并得着上帝所赐、引向真正救赎的果效，就必须弃绝那些已深深侵蚀我们教会的世俗计谋。我们不可诉诸娱乐世界的逻辑，那种逻辑试图通过刺激肉体与感官的炫目手段来俘获人心。我们弃绝主导世俗社会的营销手段，以及旨在填满教堂的心理操控。那么，我们当如何行？保罗答道：

“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林后 4:2）。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 15:5），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人智机巧，但若离开上帝话语与祷告的属灵资源，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终将归于虚无。为要成就上帝的工、赢得上帝的战役，我们必须摒弃非利士军队的战术，立志照着上帝的话语、倚靠上帝的大能，以上帝的方式行上帝的工。

第三，埃尔斯沃思指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当上帝赐予我们胜利时，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他。此外，我们还必须决心在上帝使我们在事工上取得成功时，紧随其后，认真遵行他的话语。埃尔斯沃思说：“可悲的事实是，许多上帝的子民希望他完成‘突破’的工作，但他们却不愿意遵守他的命令。除非我们完全突破不愿遵守他命令的障碍，否则上帝不会突破我们时代那些虚假的神明。”⁸

最后，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被召入一场属于上帝、由他争战并得胜的战役。我们需要弃绝一切人的武器和谋略，好藉上帝所命定的方式倚靠神圣的力量，然后决心以归荣耀给上帝，并委身遵行他的话语来回应上帝所赐的胜利。因此，基督徒们就应当以大卫王为我们树立的圣洁勇敢为榜样去争战。因为我们跟随一位更伟大的大卫进入我们这一代的属灵争战，就是被高举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已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并以复活的大能击碎了坟墓。

“我们要上去吗？”我们向耶稣祷告。他以他大使命中铿锵有力的

8.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158.

肯定来回答：“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上帝的圣洁

撒母耳记下 6: 1-11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
在神的约柜旁。（撒下6:7）



大卫在首都耶路撒冷稳固王位后，他亟需学习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课，这同时也是基督信徒得救后必须尽快领会的相同功课。撒母耳记下第 5 章展现了大卫在代表上帝统领民众方面的卓越智慧。然而第 6 章却揭示，大卫仍需学习如何以人的身份来到上帝面前。大卫在敬拜中需要领悟的，正是上帝至高无上的圣洁。

圣洁或许是上帝所有属性中最难定义的，因其本质意指上帝全然超越受造物。我们常将圣洁等同于道德纯洁，二者虽相关，但纯洁并非圣洁的本质。最根本而言，圣洁意味着分别出来。当我们提及圣地、圣器与圣人时，指的是分别为上帝所用的物与人。论及上帝的圣洁，则是指他绝对超越一切受造物。*holy* 一词源自表示“切割”或“分离”的词根。可以说上帝“卓然超越”于他的一切造

物。R. C. 史普罗曾如此描述圣洁：“它指向上帝超越我们、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特质，试图表达他至高无上的绝对伟大……他高于世界，对世界拥有绝对权柄，而世界无法左右他。超越性描述了上帝吞噬一切的威严与崇高的卓越，强调那将他与一切受造物分隔开的无限距离。他是无限高于万物的存在。”¹

当我们想起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祈求上帝的名被尊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太 6:9；路 11:2），便能意识到上帝的圣洁对基督徒何其重要。若想按他所喜悦的方式敬拜和事奉，我们必须认识上帝的圣洁。大卫同样需要领悟上帝的圣洁，而撒母耳记下 6 章记载了上帝严厉教导他这一功课的事件。

约柜彰显上帝的圣洁

本章所述事件是将约柜运往耶路撒冷。关于上帝之圣洁的信息不仅通过大卫的作为与上帝的反应传递，更体现在对约柜本身的细致描述中。撒母耳记下 6:2 记载大卫前往约柜安放之处，称其为

“神的约柜……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这并非对约柜的随意描述，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神学声明，揭示了圣洁超然的上帝如何向他的子民显现并居住在他们中间。

撒母耳记下 6:2 称约柜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确立了约柜与上帝之间的圣礼性关联。这种联系如此紧密，以致出埃及时约柜起行时摩西会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约柜停住时摩西便呼求：“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民 10:35-36）。在诗篇 24 篇中，大卫宣告约柜进入圣殿时高呼：“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诗 24:7）。无论是大卫还是摩西，都未将约柜视为上帝的道成肉身，而是确信上帝已建立如此紧密的关联：约柜所在之处，便是上帝带着他圣洁荣耀临在之地。

上帝有必要提供这样的自我启示。他如此圣洁、如此超然且高于我们，以至于他的灵性本质无法被看见，他无限的威严与荣

1. R. C. Sproul, *The Holiness of God* (Wheaton, IL: Tyndale House, 1985), 55.

耀也超越有限的心智所能理解的。因此，主以恩慈在子民面前设立象征，以彰显其本质与属性。约翰·加尔文阐释道：“当我们试图接近上帝时，必然无法企及，因他全然超乎我们的触及。故他必须俯就我们，因我们无法攀升到他那里。他如何俯就？并非指其本质所在之处有所改变，而是以我们熟悉的方式显明自己。”²

实质上，约柜如同圣礼。圣礼是上帝所设立的记号，既指向上帝的某些属性，又正式印证他对子民的认可。洗礼象征我们藉基督宝血得蒙洁净，并藉圣灵的更新得成圣洁，印证我们属上帝的子民身份。圣餐礼则表征基督赎罪之死及其救赎恩益。藉此，圣洁的上帝向属于其爱子耶稣的人显明赦免与接纳的恩典。

约柜展示了上帝的哪些属性？首先，它彰显了上帝至高无上的王权。撒母耳记下 6:2 称上帝为“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古以色列人并不认为上帝实际居住在约柜盖子上两个天使雕像之间。正如加尔文所写：“约柜是上帝愿意住在他子民中间的永恒见证”，而由于约柜被视为神圣宝座的脚凳，上帝是以君王身份居住在子民中。³除了统治权，约柜还传递了主的和好之工。每年赎罪日，大祭司会将祭牲的血洒在约柜顶部的施恩座上，让百姓明白他们能通过替罪羔羊的死获得赦免。第三，“约柜强调了耶和华的启示，因为刻有诫命的石版就存放在约柜内（出 25:16,21；申 10:1-5）。”⁴这些都是以色列民需要认识的核心真理，好能信靠和敬拜约柜所象征的上帝：耶和华是信靠他之民的统治者、和好者与启示者。

值得注意的是，约柜并未包含任何试图以视觉形象表现上帝的尝试。第二条诫命明确禁止制造图像来辅助敬拜：“不可为自己

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233.

3. 同上.

4.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62.

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 20:4-5）。

通过图画或其他形象敬拜上帝的问题在于：首先，这些形象掺杂了艺术家个人对上帝的想象性描绘，必然失真。圣洁的上帝根本不可能被人手所绘制的视觉形象所捕捉。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耶稣与天父。任何关于耶稣的绘画作品只能呈现艺术家猜测的外貌，却永远无法表达圣经所记载他神圣的威严。因此，耶稣的视觉形象不可避免地模糊了他真实而崇高的圣洁本质。这类画像绝不应作为敬拜的辅助工具，因为它们实际上无助于我们更认识真正的基督。

第二个问题涉及视觉表征如何运作。图画传递的是我们倾注情感的印象，而上帝渴望通过宣告的真理来显明自己。这就是为何上帝命定要传讲他的道，而非表演短剧和戏剧，那些形式的目的不在于教导教义，而是激发主观感受。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言：“当我们想要拥有他鲜活的形象时，不可制造石头、木头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偶像，而要在他的道中认识他。”⁵ 约柜反映了上帝的圣洁，表明他是如此超越，人只能通过他所赐的神圣律例来认识他，绝不能通过人的发明来揣测。

上帝的圣洁与敬拜的优先性

对敬拜的忽视或玷污，始终是所有民族灵性衰落的标志。大卫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他一建立王国，就着手纠正。

在早先与非利士人的战役中，上帝曾允许约柜被敌人掳去，以此审判以色列。非利士人很快认识到约柜的圣洁，因他们大批民众因此被上帝击杀。最终，非利士人将约柜与金制供物放在由乳牛拉动的车上，送回以色列境内。约柜抵达基列·耶琳镇后，被安置在一个名叫亚比拿达的人家中，在扫罗统治的几十年间一直存放于此

5.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233.

而被国民所忽视。历代志上 13:3 的平行记载说，以色列人“在扫罗年间……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这是何等可悲的谴责：这上帝所赐、本是要显明他在子民中间救赎的同在与主权的圣礼物件，百姓竟不寻求！

大卫在以色列掌权的同时，伴随着拯救信心的普遍复兴，百姓因而寻求恢复那些上帝所设立、维系他们与上帝立约关系的制度。不敬虔的前代离弃了对上帝的真实敬拜，但大卫决意要让他那一代人持守对上帝的圣洁敬畏，并以敬拜上帝为优先。根据历代志上 13:1-4 的记载，大卫召集了国中的长老与其他领袖集会。他提议“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会众都赞同这计划，因看这是正事。撒母耳记下 6:1 提到，有三万人的代表团体聚集在基列耶琳，参与将约柜运往耶路撒冷那八至九英里的行列。威廉·布莱基赞扬大卫及其跟随者的敬虔：“百姓人数虽多，却不吝惜时间、不怕麻烦、不计花费。其实只需少数人就足以完成所需劳力；但成千上万的领袖被召前来……向上帝献上当得的尊荣。”⁶

大卫强调恢复对耶和华的敬拜，这见证了上帝的圣洁。大卫及其支持者并不认为敬拜上帝是可选项或无足轻重的活动，而是关乎国家福祉的根本。当基督徒认识到上帝的圣洁时，他们也会优先参与敬拜。上帝绝不可被轻慢或视为理所当然。基督徒应当勤勉参加上帝圣言的宣讲，因为这是圣洁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伴随着祷告和圣礼的施行。正如以色列人要在约柜前敬畏上帝，今日的信徒也当在基督为教会所设立的圣礼中尊他为圣。

大卫及其追随者对敬拜的态度，进一步体现在撒母耳记下 6:5 记

6.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85–86.

载的他们喜乐的流露：“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铎，作乐跳舞。”他们并不认为敬拜是无聊、无关紧要的浪费时间，不如追求世俗事务。布莱基写道：“大卫和他百姓投身于这侍奉时的喜乐，无疑是那些罪得涂抹、蒙上帝赐予儿女特权之人，在侍奉上帝时应有的心态典范。”⁷

上帝圣洁属性的痛彻启示

在考察大卫恢复耶和華敬拜的举动时，我们发现许多值得称许之处。大卫明白圣洁的上帝不能通过人为设计来敬拜，因此他优先恢复了神圣的敬拜。然而，我们发现大卫严重低估了上帝圣洁的真实本质，这一教训令他惊惶恐惧。

要理解大卫将约柜运往耶路撒冷途中发生的事，我们必须意识到他在搬运神圣之物时犯了大错。约柜被安置在新车上，本意是通过如此贵重的运输工具表达对上帝的敬意。安排妥当后，约柜从亚比拿达家中启程，由他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希约负责护送，前者驾车，后者在前引路（撒下 6:3-4）。

细心的圣经研读者会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上帝早已明确规定了约柜搬运的条例（民 4:5-15），而大卫及其臣仆显然违反了这些规定。这神圣之物岂可随意搬动！根据律法：第一，约柜必须先用山羊皮遮盖，因直视约柜会招致死亡，这是伯示麦七十人用性命换来的教训（撒下 6:19）；第二，遮盖后只能由专门分别为圣的哥辖族利未人用杠抬运；第三，民数记 4:15 特别警告搬运者：“不可摸

7. 同上，87。

圣物，免得你们死亡。”鉴于这些明确的圣经指示与警告，大卫以如此轻率的方式运送约柜，其愚昧与危险令人震惊。

大卫为何以如此随意、违背圣经教导的方式运送约柜？约翰·加尔文认为这是上一代人疏忽的必然结果。他写道：“这向我们显明，当人们长期不参与敬拜上帝，对其完全生疏时会发生什么……除了百姓日益堕落、不熟悉敬拜上帝的礼仪、连最基本的条例都茫然无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失败呢？”⁸

虽然加尔文的解释有其道理，但另一个答案藏在用新车运送约柜的这一细节中。我们记得这正是非利士人将约柜归还以色列时的做法。可以想象大卫曾询问亚比拿达及其子以利亚撒该如何运输约柜。若他们提到非利士人用新牛车运送且效果良好，也不足为奇。这种解释合乎情理，因为大卫的行为似乎是刻意而非偶然的。但大卫的失败警戒我们：不可从世俗做法中汲取敬拜的理念，也不可凭个人喜好决定如何敬拜上帝。布莱基评论道：“这个世代性的重大教训是：当上帝的话语已明确指示敬拜方式时，必须警惕在敬拜中追随人的发明。”⁹

在我们看来，大卫的过错不过是一次轻微的失检，鉴于他对敬拜上帝的整体虔诚，这本可轻易被忽略。我们如此认为，是因为忘记了上帝的圣洁何等可畏。事实上，大卫正招致致命的危险，这一点在从基列耶琳到耶路撒冷的途中发生的事上得到了印证。当队伍前行时，牛车突然停止，欢舞的人群陷入混乱。约柜的随行人员乌撒倒卧在地，经查看已气绝身亡。撒母耳记下 6:6-7 记载了经过：“到了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的怒气向乌撒发作，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这句话表明事情并非一场意外的悲剧：乌撒因触碰神圣的约

8.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237–38.

9. Blaikie, *Second Samuel*, 88.

柜而被上帝击杀。

乌撒所遭受的神圣审判，猛然打断了对上帝随意的想法，尤其是在敬拜方面。上帝是圣洁的，他以强烈的愤怒守护自己的圣洁。在这一事件中，上帝曾教导非利士人的功课，如今正教导以色列人。撒母耳记下 6:7 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乌撒“发作”。另一种翻译这个动词的方式是，上帝的愤怒“爆发”了。这个词将我们与前一章联系起来，那里使用了相同的动词来描述上帝的能力“爆发”对抗非利士人，之后大卫将那地方命名为“巴力毗拉心”（5:20）。现在乌撒死去的地方被命名为“毗列斯乌撒”（6:8），因为上帝的愤怒在爆发对抗他那些不敬虔的子民时同样致命。

大卫因乌撒发怒

圣经诚实地记载了大卫对乌撒之死的反应：“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撒下 6:8）。不仅大卫对上帝击杀乌撒感到震惊，这次烈怒的爆发似乎也过度回应了乌撒所犯的实际过错。乌撒难道不是仅仅想防止约柜陷入泥泞，以此来表达对上帝圣物的尊崇吗？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这类圣经故事恰恰证明了其超自然起源，因为“乌撒的故事如此违背人类偏好。如果我们想要赢得信徒并影响人心的话，我们绝不会‘杜撰’出这样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并不具备市场吸引力。”¹⁰ 这种不可测度性正是上帝要强调的重点：他是圣洁的上帝，最微小的过犯在他面前都是死罪。

大卫的愤怒似乎反映了他自身的窘迫，因为运送约柜的队伍因死亡事件被迫中止。然而从圣经的角度看，上帝的回应完全恰当。正如我们所见，上帝早已多次警告触碰圣约柜的后果。鉴于此，我们切不可认为上帝降下如此烈怒是出于不公或任性。上帝的震怒绝非我们所见人类那种卑劣的自私之怒，而永远是圣洁之上帝对被造

¹⁰ Davis, *2 Samuel*, 64.

物中的罪恶的恰当且公义的回答。

如果我们对乌撒之死有任何疑问，这只能表明我们和大卫一样，对上帝的圣洁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诚然，乌撒触碰约柜的行为并非蓄意违背上帝的命令。而且，他是在上帝面前真诚地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R. C. 史普罗评论道：“我们以为乌撒本该听到上帝从天而降的声音喊道：‘谢谢你，乌撒！’但上帝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击杀了他，当场将他处决。”¹¹ 上帝为何会如此反应？

答案在于，乌撒触碰上帝的约柜并非虔诚的英勇之举，而是傲慢僭越的可怕罪行。史普罗解释道：“乌撒以为自己的手比泥土更洁净。但玷污约柜的不是泥土或污垢，而是人的触碰。大地是顺服的受造物，它遵行上帝的旨意……土地不会犯下宇宙性的悖逆之罪，泥土本身毫无污秽可言。”¹² 但人的触碰却是污秽的，因为人通过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已犯下宇宙性的悖逆之罪。我们之前说过，圣洁不等同于道德纯洁，但道德纯洁与上帝的圣洁密不可分。上帝的超然之处在于，他的道德完美远超我们所能想象，实际结果就是圣洁的上帝无法容忍任何罪恶。这就是乌撒之死并非出于上帝反复无常的愤怒或武断审判的原因。若乌撒之死的冲击令我们像大卫一样感到冒犯，最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尚未理解自身罪行的严重性，或未能领会上帝那不容亵渎的完全圣洁。

或许大卫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上帝通常不会像在乌撒事件中那样对人类罪行作出回应。这次怒气的爆发很可能与该场合的重要性及上帝欲教导的功课有关。我们在圣经中尤其看到，在救赎历史新纪元开启之际，常出现这类“可教导的时刻”。然而，这类审判的罕见性并不能证明上帝击杀乌撒是不公正的。史普罗用一个他担任大学教授时的例子来解释：他布置了第一篇论文，在截止日

11. Sproul, *The Holiness of God*, 138–39.

12. 同上., 141.

约四分之一的学生未提交作业。他们给出了各种借口——期中考试压力、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家庭问题等等——当斯普劳尔表示愿意宽恕时，他们称赞他是了不起的老师。第二次论文截止时情况如出一辙，只是斯普劳尔警告这将是最后一次接受迟交作业。第三次他说到做到，当班上四分之一学生仍未完成作业时，他给所有这些学生打了F（不及格）。他回忆道，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反应：

“这不公平！”但事实上，这很公平。斯普劳尔本可以在第一次迟交时就给F，这才是公正的。他展现了仁慈，而学生们却开始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并滥用他的善意。

上帝亦是如此。旧约长篇累牍地记载了上帝对犯罪子民持续施予的忍耐与慈爱，恩典接连不断。但当上帝对罪恶发怒的时刻来临时，他惩罚罪人时绝非不公。斯普劳尔阐释道：“正是对公义与仁慈的混淆，让我们读到乌撒的故事时惊恐退缩。当上帝的公义降临时，我们感到被冒犯，因为我们以为上帝欠我们永恒的仁慈。”¹³ 如同大卫，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绝对圣洁的功课，以致敬畏主，避免因随意轻慢的态度为罪开脱。

勿下错误结论

大卫对乌撒之死的第二次反应同样错误：“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迦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撒下 6:9-10）大卫从乌撒之死得出结论：与上帝打交道实在太危险了。他推断，与其接受上帝真实的启示，不如选择更符合人类安全感的替代品，正如当今许多人摒弃上帝对罪恶的任何忿怒观念。大卫的错误在后续事件中显露无遗：“耶和华的约柜在迦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11节）。

13. 同上., 161-67.

这段关于大卫运约柜失败的结语要点在于：上帝降临他的子民中间，是为以生命赐福他们。罪人本能地回避圣洁，这正是传道人在世不受欢迎、教会主日崇拜不如职业足球赛吸引人的原因。但若大卫曾深思约柜所启示的神性，或许会意识到它所蕴含的珍宝值得人冒任何风险去获取。

前文提及约柜提供了关于上帝的神学启示。约柜所表征的上帝是施行统治、促成和好并赐下启示的上帝。敏锐的读者会认出，约柜的应验在于耶稣基督的降临。《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用先知、祭司与君王这三重职分阐释耶稣的救赎之工，正与约柜的象征对应。作为君王，耶稣将神赐福的统治带入地上，为一切凭信心接受他的人带来公义与和平；作为祭司，耶稣为百姓的罪献上和好的祭，亲身承受了他们罪孽所当得的上帝的烈怒；作为先知，耶稣给出最完全的启示：“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通过认识约柜所启示的上帝，并信靠他所赐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便得着在基提人俄别以东家中仅预表了的生命之福。

但正如上帝是圣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关于救恩的神圣启示。我们不可轻慢对待，更不敢忽视上帝独生子以死换来的救赎恩典。乌撒因触犯上帝的律法而遭受暂时的死亡，我们若拒绝耶稣基督的圣洁福音，将面临更可怕的永恒灭亡。约翰福音 3:36 警告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C.S. 路易斯的儿童故事《银椅》（*The Silver Chair*）为大卫所学关于上帝圣洁的功课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总结性例证。路易斯借用圣经中名为阿斯兰的巨狮形象，展现了主耶稣基督神圣威严的位格。女孩吉尔在森林中干渴难耐时遇见了这头狮子。当她循着溪流的潺潺声靠近时，惊恐地发现阿斯兰威猛的身躯正横卧在溪水前。与戴维一样，吉尔被圣洁震慑，开始后退。出乎意料的是，狮子却召唤她上前：“你若渴了，”它说道，“你可以喝。”吉尔非常

口渴，但那只狮子实在令人畏惧。因惧怕他的圣洁，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敢过来喝水。”狮子回答：“那你会渴死。”“天哪！”吉尔喊道。但随后她思忖道：“我想我必须去找另一条溪流了。”令她震惊的是，狮子答道：“没有别的溪流。”¹⁴

那位在乌撒之死中显明其愤怒的圣洁上帝，以及通过他圣子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谦卑自己，以上帝所赐的唯一方式，即藉他十字架宝血的救赎之路来就近他。我们可以将福音搁置一旁，但在福音以外，再无他法能避免因罪而如乌撒般提前经历死亡。我们必须甘心按照上帝的要求敬拜他，这位拒绝人类罪性发明的圣洁上帝。我们也必须按他所赐的方式寻求救恩。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 5:24）

14. C. S. Lewis, *The Silver Chair* (New York: Macmillan, 1978), 16–17.

在主里喜乐

撒母耳记下6:12-19

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撒下6:12）



尔·拉尔夫·戴维斯讲述了一个故事：在19世纪60年代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雨夜，两名男子正赶往一场招待会。其中一人主动提出共享他的伞，因为两人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当他们踩着湿漉漉的街道跋涉时，开始讨论起时事。期间，其中第二位男子表达了观点，认为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作为南北战争中联邦军队的指挥官被严重高估了——这场战争当时仍在持续。若他早意识到一路帮忙撑伞的人就是格兰特将军本人，这番言论他恐怕绝不会说出口！戴维斯评论说此人“行事愚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¹

大卫王将约柜运往耶路撒冷时也是如此。他按自己的智慧安排行进队伍，但当乌撒（负责用牛车运送约柜的人之一）伸手扶稳圣物时，耶和华击杀了他，这让大卫震惊不已。惊恐之下，大卫停止了行进，将约柜暂时安放在迦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为了安全重启约

1.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65.

柜的行程，大卫首先需要准确认识约柜所象征的上帝——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上帝。

当面对上帝的圣洁时，罪人常因畏惧而选择逃避。大卫或许也曾如此动摇，认为与如此圣洁的上帝打交道既艰难又危险。但当他得知约柜停留期间俄别以东全家蒙福的消息时，他重新意识到这位圣洁的上帝也是生命的唯一赐予者：“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華因為約柜賜福給俄別以東的家和一切屬他的。’”（撒下6:12）。因着想起唯有上帝的同在才能带来祝福，大卫重新尝试将约柜运往耶路撒冷。12-19 节记载了大卫第二次敬拜耶和華的尝试，这次以真诚遵行上帝的话语开始，最终以全民欢庆告终。

再次迎回约柜

促使大卫重返上帝约柜的关键洞见，也是本章的核心所在。上帝对俄别以东家的赐福表明，耶和華显现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赐予喜乐与生命。我们虽不清楚耶和華具体如何祝福俄别以东，但一位古代犹太历史学家记载他从贫困跃升至财富丰足。² 无论俄别以东获得何种形式的祝福，他的繁荣都是具体而真实的，众人有目共睹。当这好消息传到已返回耶路撒冷继续治理王国的大卫耳中时，他重新想起了最初渴望上帝临在圣城的缘由。上帝同在的祝福在耶稣降临时得到最完满的彰显，正如他所言：“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

在这三个月的间隔期里，大卫在处理上帝约柜一事上获得了至关重要的领悟。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观察了俄别以东的举动，更可能的是他查阅了上帝的话语以明白先前迎约柜时犯了什么错误。重要的不是方式而是大卫明白的内容：上帝的祝福临到那些遵行上帝

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 - 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263.

话语的人。历代志上第 15 章与撒母耳记下第 6 章的记载相呼应，告诉我们当大卫再次运送约柜时，他严格遵循圣经的教导发出指示。一旦大卫求问了耶和华的话语，局面便截然不同！

首先，大卫执行了符合圣经的约柜运输规程：“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代上 15:2）。此前运送约柜的尝试以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触碰约柜被击杀告终。大卫此时意识到问题部分在于只有利未人（实际上是利未支派的哥辖人）才被允许搬运约柜。上帝象征性临在的圣洁程度极高，甚至哥辖人也不可触摸或直视约柜，需用杠抬运并全程遮盖。这些规定记载于民数记 4:5-15，大卫最终通过查考上帝的话语明白了他的旨意。历代志上 15:15 记载：“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的。”

我们或许会问，哥辖子孙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必须由他们来搬运约柜？答案是他们并无特别之处，只因上帝呼召他们担任此职。根据约翰·加尔文的观点：“他们的职分并非源于自身的尊贵或美德，而是因为上帝呼召了他们。”³ 哥辖的子孙得以抬运约柜的尊贵性甚至并非源自他在利未后裔出生顺序中的优先地位，因他是次子而非长子。哥辖子孙被拣选从事圣工，纯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最终为彰显上帝的荣耀，而非因人的任何成就或功绩。

通过遵行上帝话语的命令，大卫期待在第二次运送约柜时获得更好的结果。他向利未人解释：“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代上 15:13）。大卫已“发现”蒙耶和华同在赐福的“秘诀”：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圣经明白的教导。

3.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263.

其次，大卫在官员和运送约柜的方式上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后，又遵照圣经的教导，在约柜运往耶路撒冷时献祭：“抬耶和華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撒下 6:13）。

大卫不仅让利未人在耶和華面前献上合宜的祭物，还谨慎地要求利未人按圣经规定自洁。“你们……应当自洁”，他吩咐他们，“好将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代上 15:12）。“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14节）。这种自洁包括仪式性的洗涤，象征在事奉上帝时需要圣洁。诗篇 24 篇以诗意的语言回忆这一事件时问道：“谁能登耶和華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诗 24:3）。答案令人警醒：“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4 节）。按这完美的标准，我们几乎可以放弃任何事奉上帝或站在主圣面前的念头！所幸的是，上帝已恩慈地为洁净他的仆人作了预备。通过洗涤并穿上洁净的服饰来事奉，利未人承认自己的罪，并仰望上帝通过指向基督的洁净之血和圣灵更新的恩典所赐予的圣洁。保罗在提多书 3:5 中教导：“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利未人在耶和華面前自洁供职后，随着约柜向耶路撒冷行进，随行献上祭物：“抬耶和華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撒下 6:13）。虽然经文记载是大卫献祭，但很可能是祭司奉他的命令执行这些祭祀。

约柜行进过程中似乎进行了两种献祭。第一种是为赎罪而献的祭。历代志上 15 章 26 节记载他们“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这些动物通常是赎罪祭所用（参利 4:3；5:15）。通过这些祭物，大卫和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恩典前谦卑认罪，承认他们一切事奉都沾染了罪污，并祈求上帝所设立的赦免之道。今日我们同样来到

在主里喜乐

上帝面前认我们的罪并仰赖基督的宝血，因这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一1:7）。加尔文提醒我们：“若非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之上……我们无法呼求上帝或向他献上感谢，使得凡从我们而出的都能在他里面蒙悦纳。”⁴

除了赎罪祭，还有感恩祭或平安祭，用以表达百姓对上帝的感激之情。这些祭物使用公牛（利 4:10；9:4），或是“肥畜”，即经过一年喂养而肥壮的牲畜，因此是献给耶和华的贵重礼物。这些感恩祭相当于现今基督徒向主献上的十一奉献。每行进六步就向主献上这些祭物，暗示大卫试图通过一种安息日的祭礼来象征他需要将游行队伍的每一段路程分别为圣，承认这一切都是藉着上帝所赐的安息而成就的。⁵

最终，约柜抵达耶路撒冷后，被安放于大卫特意预备的帐幕中：“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撒下6:17）。此帐幕似乎并非初代的会幕，后者可能已于数十年前示罗沦陷时被毁。⁶历代志上15:1记载：“大卫……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由此可见，大卫竭力为上帝的约柜在耶路撒冷提供居所，很可能仿照原会幕的设计新建了帐幕。约柜安置完毕后，人们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撒下6:17），将其安歇之处分别为圣。

敬拜的规范性原则

在应用大卫将约柜运往耶路撒冷这一事件的教训时，改革宗神学家提出了所谓的敬拜规范性原则。简而言之，该原则主张对上帝的敬拜必

4. 同上., 264.

5. 参见 Ronald F. Youngblood, *1 & 2 Samuel*,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3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873.

6. 但需注意，历代志上 21:29 提到“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内有最初的铜祭坛，安置在附近的基遍。此处可能指真正的摩西会幕，或是其复制品。这表明当时存在两个帐幕：一个在耶路撒冷存放约柜，另一个在基遍安置铜祭坛。详见 Youngblood, *1 & 2 Samuel*, 875; A. A. Anderson, *2 Samu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1 (Dallas: Word, 1989), 106.

须严格受上帝话语的规范与管辖。这正是大卫在初次运送约柜失败与最终成功将其带入王城之间所学到的功课。同样的教训早在亚伦时代，他的儿子们在会幕中擅自创新敬拜方式时就已显明。据民数记 3:4 记载，亚伦的儿子拿答和亚比户“向耶和华献凡火”，随即被上帝击杀。我们虽不清楚“凡火”的具体含义，但可知那是一种违背上帝命令的敬拜方式。同样，上帝责备扫罗王按己意敬拜时指出：“听命胜于献祭”（撒上15:22）。耶稣也曾谴责当时的伪善宗教领袖以虚妄的敬拜“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太15:8-9）。希伯来书12:28-29 劝勉我们“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些经文脉络清晰表明：旧约对合乎圣经之敬拜的要求，在基督教会中依然延续。

在回答“什么样的敬拜是上帝所悦纳的？”这一问题时，我们这一代人普遍认为，只要是我们真心相信是最好的，那种敬拜方式就是可接受的。然而，大卫运送约柜的经历，以及那位真诚敬拜者乌撒的尸体，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威斯敏斯特信条》21.1 章阐明：“敬拜真神的合宜方式是由他亲自设立的，并受他所启示的旨意所限制，因此不可按照人的想象和设计来敬拜。”这意味着，正如达里尔·哈特和约翰·穆瑟所写：“检验敬拜是否合宜的简单标准，在于它是否符合圣经。这一标准在改革宗教会中被称为规范性原则……规范性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敬拜中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有圣经依据。”⁷

规范性原则并非指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严格的敬拜程序，也不是说我们的敬拜必须仅依据少量经文证据来规定。相反，通过援引圣经中明确的命令、适用的范例和原则性陈述，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中通过合理且必要的推论，得出上帝子民常规敬拜中应当包含哪些合宜的部分。

7. D. G. Hart and John Muether, *With Reverence and Awe*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2), 77-79.

除了规定敬拜必须基于明确的圣经依据外，规范性原则还区分了敬拜的要素与敬拜的形式及环境。简言之，敬拜要素指的是上帝子民聚集在主面前敬拜时应当做什么。这些要素包括公开诵读圣经（徒 15:21）、忠实地宣讲上帝之道（提前 4:13）、献上庄严的祷告（提前 2:1）、唱诵诗篇与圣诗（西3:16），以及忠实地施行圣礼（林前 11:23-27）。同样重要的是敬拜的形式与环境，它们关乎敬拜的方式。在运送约柜时，大卫确保上帝指定的执事遵循圣经规定的方式搬运约柜，并按圣经认可的条例向主献祭。我们也当确保公共敬拜只能由符合圣经资格并蒙召的教会执事带领，他们监督敬拜要素以确保其符合圣经真道。

若观察到主如何严肃看待我们的敬拜，要求我们仅依照他在圣经中启示的旨意敬拜，这将改变基督徒聚集赞美神时的态度。如今，在那些自称信奉圣经的基督徒和教会中，对敬拜规范性原则的忽视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任何人为的创新都被引入敬拜仪式，却未充分考虑其是否符合上帝的话语所教导的原则。当前的流行趋势包括用视频和戏剧小品取代讲道，以喜剧表演以及生活技能心理学培训代替以上帝为中心的圣经教义。

尤其在富裕的西方世界，个人选择和偏好在大多数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不禁质疑为何敬拜不应同样顺应他们的意愿和智慧。若非以会众的偏好为指导，另一些人则认为敬拜仪式应迎合周边社区传福音目标人群的消费需求。为何这些态度是错误的？答案在于：敬拜是献给上帝的，而非会众或未信者的世界；真正的敬拜旨在彰显上帝的主权与智慧。忽视这一原则只会带来双重后果：既模糊了教会对上帝荣耀的见证，又使上帝的子民受世俗影响。

例如，越来越多的福音派教会开始接纳女性按立进入圣职以宣讲

并带领教会公开敬拜的要素。这一革新的明确理由是为了向不信的世界展现更包容性别的形象，并融入近期在性别区分上的文化变迁。问题在于圣经明确将此类圣职限制于符合圣经资格的男性（见提前 2:11-12；3:2）。正如大卫必须通过只让哥辖人搬运约柜来荣耀使得，今日我们的教会也必须顺服上帝的旨意，在带领敬拜时持守性别区分，并为那位按男女两性明确区分造人承载其形象的上帝作见证（创 1:27）。同样，基督徒必须抵制敬拜上帝时一切属肉体的革新。约翰·加尔文劝诫我们：

首先，不随从己意而完全顺服[上帝]的主权，最能确立他的权威；其次，我们的愚昧在于，一旦被放任自流，只会步入歧途。一旦偏离正路，我们的迷失便无止境，直至被无数迷信埋葬。⁸

促使大卫对敬拜进行圣经性改革的关键洞见，不仅源于上帝击杀虽怀好意却违背命令的乌撒，也来自俄别以东家所蒙的祝福。大卫铭记，唯有顺服上帝的话语，祝福才会临到他的子民。因此，大卫坚持在敬拜中遵循圣经规范，不仅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这一动机本属恰当），更是期盼通过合乎圣经的敬拜荣耀主时，那将沛然降临的丰盛恩福。

在耶和華面前欢欣

思考敬拜之事时，我们既要避免世俗化创新的谬误，也要规避另一极端，即律法主义空洞仪式的致命错误。大卫按己意运送约柜何等愚妄，不仅赔上乌撒性命，更损及自身声誉。但若大卫在确知合宜敬拜方式后，却带着因成就而自傲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或因此

8. John Calvi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 (Audubon, NJ: Old Paths, 1994), 6.

遮盖了耶和华的荣耀，那也是极其错误的。敬拜当持守的平衡之道，正如诗篇 2:11 所言：“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上帝的子民必须存敬畏之心遵行他话语的诫命。同时，因蒙恩认识如此伟大的救主与主宰，我们满有敬虔的敬拜当充盈着极大的喜乐。

大卫在约柜前行进时的举止，既彰显谦卑又充满极大喜乐。他脱下王袍换上“细麻布的以弗得”（撒下 6:14），即普通敬拜者的装束，显明其谦卑。有学者指出，“细麻布的以弗得”通常指大卫穿上祭司服饰，可能僭越了专属于利未人的职分。但考虑到大卫当时正谨慎遵循圣经训示，不太可能犯此明显错误；且若真如此，上帝也不会赐福他的劳碌。因此更可能是：大卫的“细麻以弗得”并非全套祭司礼服，而是利未人的神圣内衣，表明他穿着与聚集在约柜前的百姓同样简朴。其妻米甲的抱怨指责王粗俗地暴露身体（20 节），同样暗示大卫的装束远比祭司礼服谦卑。⁹

关键在于，大卫没有倚仗自己作为以色列君王的特权，而是以谦卑信徒的姿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同样不该带着自傲与虚荣来敬拜神，而应像大卫那样谦卑自省，祈求罪得赦免，并在上帝面前只披戴基督的义袍，这义袍唯独藉着救赎之恩的信才能获得。

大卫非但没有因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抑而消沉，反而大大喜乐，他在约柜前踊跃跳舞，率领队伍进入耶路撒冷时，将内心的欢畅表露无遗。“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撒下 6:14）。历代志上 15:16 记载：“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因大卫先前尝试运送约柜时，几乎召集了所有利未人和从以色列各

9. 参见 Youngblood, 1 & 2 Samuel, 873-74; Anderson, 2 Samuel, 105; 以及 Anthony Phillips, “David’s Linen Ephod,” *Vetus Testamentum* 19, 4 (1969): 485-87, 另见历代志上 15:27 节。

地而来的庞大队伍，共计三万名代表（撒下 6:1），我们可以推测，当约柜被运往耶路撒冷时，同样盛大的节日游行队伍跟随在大卫身后。历代志上 15:28-29 记载：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

大卫在约柜前的舞蹈并不能为当今教会中的礼仪性舞蹈提供合法的圣经先例。我们必须记住，这并非以色列人聚集敬拜的常规聚会，因此大卫的榜样并不能为现今崇拜仪式中的此类活动提供依据。然而，大卫的舞蹈确实为敬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圣经依据，即敬拜不仅是合乎圣经的，更是充满喜乐的。基督徒聚集时本有充分的理由欢欣，因此属灵的喜乐应当显明在我们的敬拜中。当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时，上帝子民的呼喊和号角的轰鸣震塌了耶利哥的城墙（书 6:2）。同样，耶稣将伴随着号角声和复活之人的呼喊重返大地（林前 15:52）。基督徒每当听到福音被传讲或歌唱时，都应当听见那号角声，而上帝恩典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澎湃情感，理应在敬拜中转化为欢欣鼓舞。大卫因约柜所象征的恩典而舞蹈，确信上帝正以赞许的微笑俯视。当今日的信徒听到圣经中关于基督赦罪的应许，并歌唱赞美基督赎罪宝血和因信称义的诗歌时，我们的心几乎无法容纳这些福音真理所激起的正当喜乐。

我们读到，当大卫带着约柜抵达耶路撒冷那预备好的安息之所时，他献上最后的祭物，随后“奉万军之耶和華的名給民祝福”（撒下 6:18）。此处我们看到了今日牧师在敬拜仪式结束时所作祝福的范例，这些祝福应被视为祈求上帝恩典降临于敬拜他的子民心中的祷告。威廉·布莱基解释道，“当大卫祝福百姓时，这向他

们保证上帝的祝福近在咫尺；只要他们愿意接受，这祝福就属于他们。”¹⁰ 因此，大卫的祝福之言为聚集的百姓提供了又一个喜乐的场合，正如今天的基督徒应当在牧者宣读圣经祝福后，带着对藉着信靠基督已得着此类祝福的确信，满心喜乐地离开敬拜聚会。

不仅牧师应当以祝福的话语回应主的喜乐。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所有的言谈和互动都应当满有恩典，并带着祈求，呼吁人藉着信靠耶稣基督领受上帝全备的祝福。著名的传教士约翰·G·帕顿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个显著的例子，通过他，福音传给了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未开化之人。帕顿回忆起他与父亲令人心碎的分别，当时他离家去传福音，深知这两个亲密无间的人此生很可能再无法相见。帕顿回忆他的父亲

陪我走了前六英里的路 最后半英里左右，我们几乎一言不发地并肩而行 他的嘴唇不断无声地为我祈祷；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所有言语都显得苍白时，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到达约定的分别地点后，我们停下脚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沉默良久，随后庄重而深情地说道：

“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愿你父亲的上帝使你昌盛，护佑你远离一切邪恶！”

他已说不出更多的话，只是嘴唇不断动着，默默祷告；我们含泪相拥，然后分别。

基督徒之间理应以这样的祝福话语相互问候，尤其是在那些让我们想起上帝丰盛恩典的特殊时刻。帕顿后来见证道：“靠着上帝的恩典，那段记忆不仅帮助我远离盛行的罪恶，保持纯洁，更激励我勤奋学习以免辜负他的期望，并在一切基督徒的本分上忠心地效法他光辉的榜样。”¹¹

10.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94.

11. James Paton, ed., John G. Paton: *Missionary to the New Hebrides* (1889; rep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5), 25–26.

上帝同在中的祝福

还有最后一个点，特别将大卫引领约柜上耶路撒冷的事工与他更伟大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服事联系起来。在祝福聚集的以色列民众，代表全体子民的庞大群体后，大卫“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撒下 6:19）。

基督徒从中看到约柜被迎入耶路撒冷与耶稣升天登上主权宝座的平行对应，两者都伴随着恩赐的降临。看见我们的救主高坐宝座，为我们的敬拜带来喜乐，并激励我们奉他的名赞美上帝。基督升上高天荣耀权能的宝座后，赐予了我们哪些恩赐呢？乃是基督徒欢然领受罪得赦免、被收纳进入天父的爱中、受称义所需的基督之义，以及与基督同作后嗣的未来荣耀。保罗沿用大卫分赐礼物的意象，论及基督升天后差遣圣灵将属灵恩赐赐给他的子民：“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弗 4:7）。基督的子民藉着敬拜带领者，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所赐的恩赐，得着生命与事奉的属灵能力，这是何等喜乐的祝福！

俄别以东家传来的消息带来了大喜的信息：“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撒下 6:12）。大卫以智慧和信心回应，顺服上帝的话语，这既使他心中喜乐，也为以色列民带来了丰盛的祝福。象征万军之主荣耀同在的上帝的约柜，如今被迎入大卫统治下的新王国核心。当人们以谦卑喜乐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在心中居住并掌权时，将会领受何等更大的福分！

约翰福音揭示了耶稣的降临如何终极实现了约柜所预表的一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在主里喜乐

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 1:14,16）。大卫在耶和
华面前欢欣，因为上帝同在的约柜将向百姓显明他的荣耀与恩典，
为一切信靠他话语的人带来生命与祝福。作为耶稣的子民，我们
的喜乐何其大，因那同一位荣耀的上帝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
间，既战胜了罪恶与死亡，如今又藉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为所有
信他的人带来生命、平安与喜乐。

在主面前欢欣

撒母耳记下6:16-23

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撒下 6:21）



色列的大卫王很少被推崇为模范家庭男人。他既有多妻之实，众多儿子的品格又败坏不堪，反而成为了对父母

父母疏于管教的警示。但也不能说大卫从未尝试在家庭中发挥属灵领导力。正如撒母耳记下6:20 记载，当大卫成功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后，“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在向全民宣告王室祝福并分发礼物后，大卫回到家中，通过上帝的话语和祷告为家人施予同样的祝福。至少在这一行动上，大卫为基督徒男性树立了典范。马太·亨利劝诫道：“传道人不可认为公开事工就能免除家庭敬拜；当他们用教导和祷告祝福庄严的会众后，必须以同样方式回家祝福自己的家室。”¹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所有的丈夫和父亲：应当藉着诵读上帝

1.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72.

在主面前欢欣

之言、带领感恩与祈求祷告而使家人蒙福，他们不能把这一责任推给别人。

可悲的是，在大卫的家庭中，我们未能看到持续属灵领导事工所结的果实。或许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卫与他的首任妻子米甲之间充满纷争的家庭关系，这阴云笼罩了他们的相处。以色列传统要求妻子在丈夫归家时以喜乐之情迎接丈夫，尤其是像大卫将约柜安放在锡安山这般重大成就之后。撒母耳记下第6章结尾告诉我们，大卫并未得到英雄式的欢迎，反而因妻子悖逆的属灵态度而遭遇尖刻对待。尽管大卫仍需为家庭的属灵光景负责，但他绝非最后一个因妻子的苦毒心态与锋利言辞而疏于照管家庭的丈夫。

米甲的轻蔑指责

米甲不仅未能对大卫的归来表示敬意，甚至未将敌意局限在家庭私密场合。相反，她“出来迎接大卫”（撒下6:20），在他尚未跨入门槛前便以轻蔑的言辞猛烈抨击。丈夫们常言，下班回家时的迎接方式对其感受婚姻中的爱与尊重至关重要。米甲显然无意向大卫传递这两种情感，而这段王室婚姻陷入冰点的至少一个原因，已无需我们揣测。

米甲行为的缘由可见于撒母耳记下6:16，经文描述了她观察约柜游行时的态度：“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和谐的婚姻源于夫妻间共同的属灵热忱。然而米甲与大卫的隔阂如此之深，正当大卫心中充满属灵激荡之时，她心中却满是厌恶。二人关系竟破裂至此：当大卫在耶和华眼中最蒙喜悦时，他在

米甲眼中却最为可鄙。威廉·布莱基评论道：“像米甲这样性情的女子，必然如同冰柱般冻结家庭属灵的生命。”²

米甲与大卫灵里不合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她未曾与他一同敬拜。那些因世俗兴趣或甚至因其他有价值的家务而忽视敬拜的女子，不仅让自己的灵魂挨饿，也危及她们的婚姻。那些愚昧的不去参与敬拜上帝的男子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圣经描述米甲不是“大卫的妻子”，而是“扫罗的女儿”（撒下 6:16, 20），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扫罗自己已经放弃了敬拜耶和华，而他的女儿似乎从他那里继承了对圣事缺乏关心的态度。米甲早先的肖像揭示了她家中藏有一堆家中的偶像（撒上 19:13）。她的心交给了偶像，眼睛定睛于世俗之物，心中缺乏救赎的恩典，难怪她对大卫正带入耶路撒冷的约柜所象征的天上祝福如此不屑一顾。米甲体现了保罗在加拉太书 6:8 中因果原则的负面：“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

除非米甲能活出上帝恩典的荣耀见证，否则扫罗王的家庭最不可能成为像大卫这样蒙召之人的良配。这段不幸的婚姻提醒我们，对于信徒的配偶而言，无论多少政治或职业优势、无论继承的巨额财富、无论感官上的美丽或社交魅力，都无法弥补一颗对主及主事工冷漠的心。上帝设计婚姻是一种结合伴侣的关系，涉及身体、心灵和精神的合一。上帝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创 2:24）。然而，若没有真正的灵性伴侣关系，这种合一更多是带来束缚而非祝福。因此，智慧且敬虔的人在考虑婚姻时，会谨记箴言 31:30 的训诲：“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米甲在大卫回家时的行为并未为她赢得这样的称赞。事实上，既然她心里藐视自己的丈夫，米甲用言语嘲讽他便是不可避免的。

2.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96.

在主面前欢欣

“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撒下 6:20）。米甲的这番话看似在指责大卫衣着不庄重，但事实上大卫当时穿着祭司仆役的细麻布以弗得（14 节），这种指控并不成立。她真正厌恶的，是大卫未能保持她认为维系君王威仪所必需的傲慢姿态。在世俗君王的宫廷中长大的米甲，对王权抱有高傲的认知，这与大卫抬约柜时谦卑的举止形成尖锐冲突。她提及婢女并非视其为情敌，而是强调这些社会地位低下之人根本不配让君王在她们面前如此降尊纡贵。

我们从米甲身上看到，真正的福音信仰如何成为不信之男女骄傲心中的绊脚石。对基督发自内心的虔诚——更不用说大卫在敬拜中表现出的那种属灵忘我——对于只热衷于追逐彩票财富或体育赛事胜利的世俗社会而言，实属难堪。罗杰·埃尔史密斯评论道：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乐于容忍名义上的宗教，却憎恶任何能证明上帝真实存在、并呼召人活出真实信心与献身服侍的事物”³。正因如此，那些优先敬拜与教会生活的信徒、为世界宣道牺牲奉献的信徒、在日常交谈中谈论耶稣及其福音的信徒，或仅仅未能迎合世俗社会兴趣与潮流的信徒，都可能被视为社会异类甚至危险极端分子。我们的动机很可能遭到曲解，我们的行为会遭遇难堪的轻蔑，正如米甲只因大卫未能维护属血气的骄傲而轻视他。

米甲对大卫的回应，不仅指出基督徒应当认清的世俗倾向，更发出警告：若我们自己的心也陷入如此不敬虔的灵性状态，便当警惕。若你觉得诚实的圣洁令你烦躁不安，总想寻找破绽加以批评；若你将热切的基督徒热忱视为有害的极端主义；若你认为公共礼仪应排斥敬拜中情感或喜乐的表达，那么你当忧虑：你正与扫罗的女

3.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171-72.

儿米甲有同样的属灵立场。戈登·凯德里警示道：“壶中温水表明火苗微弱——或已熄灭！”⁴ 那些对基督及其国度真挚热忱心怀轻蔑之人，亟需在祷告中投身于主，以求个人灵性的更新。

大卫的犀利回应

圣经劝诫道：“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箴 15:1）。大卫并未遵循这一忠告，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关乎自己生命的重要原则正岌岌可危。尽管如此，他对米甲的指责所作回应并非人身嘲讽，而是清晰地阐明了自己行为的缘由，并勇敢地宣示了未来的意图。

他最重要的声明首先出现：“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華面前’”（撒下 6:21）。这正是他们态度上的根本差异：米甲认为大卫的行为是在臣民面前展示，而大卫却视自己为站在耶和華面前。这两种视角将深刻影响我们对任何情境的态度。正因大卫看见了耶和華的临在，他才有胆量独自在战场上直面巨人歌利亚，而全以色列人只看见非利士人便畏缩不前。尤其在敬拜中，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站在耶和華面前，将彻底决定我们的态度与方式。米甲从她高高在上的位置俯视，看见大卫在一个镶金的柜子前欢跃；而在游行队伍中，卑微的大卫明白自己正护送上帝宝座的脚凳前往他掌权之地。

意识到自己是在耶和華面前敬拜，这从根本上塑造了大卫对我的认知。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写道：“大卫并不将自己视为以色列的王，而是耶和華的仆人；谦卑正是仆人的本分。对大卫而言，谦卑即尊严。在他看来，在神面前俯伏绝非卑躬屈膝！”⁵ 约翰·加尔文将大卫的意图转述为对米甲的回应：“唉，我们算什么？在颂赞上帝的伟大时，难道要打折扣吗？难道要因害怕过分卑微而维持所谓的尊严吗？”⁶ 既然行动全然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大卫便毫

4.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54.

5.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68.

6.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285.

在主面前欢欣

不羞愧，不以高位者姿态参与敬拜，而是与最卑微的仆人一同以谦卑敬畏与爱慕之心敬拜。

认识到我们是在主面前生活与事奉，这让基督徒在世人的嘲笑前拥有清白的良心。人们或许会说我们过于专注于宗教，但我们回应说，我们所认识与事奉的乃是上帝本身。不仅如此，我们所敬拜的并非抽象的神性概念，而是通过先知与使徒、尤其是藉着他荣耀之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赎罪启示恩典的位格上帝。我们与大卫一样明白，为拯救我们的上帝做再多也不为过；相反，想到永恒中主将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心便火热燃烧。“在主面前”是支配我们今生全部生活的准则与解释，它说明我们为何甘愿弃绝罪恶的享乐、为何热切传播福音、为何将整个生命——包括恩赐与才能、金钱与时间——作为感恩的礼物献给上帝，以报答他在基督里拯救的怜悯。

此外，大卫通过提醒米甲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行为：“耶和华已拣选我”（撒下 6:21）。这句话可从两个层面理解：首先是大卫意识到，对上帝的亏欠应当以感恩之心驱动敬拜。毕竟，这场敬拜仪式标志着大卫统治以色列的最终确立。既是上帝拣选了大卫并立他为王，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谦卑敬拜实属应当。反之，便是剥夺上帝当得的荣耀。这对所有人包括非信徒，同样适用。每个人都有充足理由感恩上帝，因他创造我们、将他的形象赋予我们、安置我们在世，甚至通过他儿子的死为我们提供救恩。信徒尤其当以感恩赞美上帝，因我们深知“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以永恒之爱“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弗 1:4-5）。无论基督徒表达何种情感，被拣选得救之人永远没有理由在如此恩慈的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面前抱怨或发怨言。

大卫的回答中显露出第二层含义，因上帝拣选了大卫取代米甲的父亲扫罗：“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撒下 6:21）。米甲认为她父亲骄傲的作风和属肉体的方式更适合君王的举止，而大卫提醒她，正是因着拒绝扫罗所代表的一切，上帝才将大卫安置在宝座上。

大卫作出第三个声明来解释他在耶和华面前的欢庆。他谦卑自己不仅因为耶和华是谁，也因着对上帝拣选的感恩，更因为他如今作王的国度是“耶和华民以色列”（撒下 6:21）。大卫在敬拜上帝时谦卑喜乐，抛弃世俗的尊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所代表的百姓是耶和华特别的产业。上帝曾告诉以色列：“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 7:6）。法老或亚述皇帝愚昧地高举自己对抗上帝的荣耀，或许还能理解；但大卫既是“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这种行为是断然不可的。

昔日用于以色列的称谓，如今被赋予基督教会。彼得写道：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2:9）。无论米甲和她那些嘲讽者今日如何看待我们，我们的谦卑、虔诚且喜乐的敬拜，都应彰显我们坚信自己是在“耶和华面前”聚集，是被拣选承受永恒祝福的人，并在基督里归属于他，使他的荣耀成为我们生命的至高目的。

大卫的热切决心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关于敬拜的分歧竟在大卫与米甲的婚姻中引发了敌意。然而正如大卫需要清楚阐明他在上帝面前谦卑行事的原因，他也意识到必须勇敢宣告未来敬拜的心志。他继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她说：“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撒下 6:21-22）。

大卫立志“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的誓言堪称典范，阐明了基督

在主面前欢欣

徒在敬拜中来到上帝面前时应持的态度。大卫并非意指他会以不敬或轻率的方式进入上帝的同在，而是说当世人将热情倾注于世俗事物、对属上帝之事冷淡时，他要在敬拜中勇敢地扭转这种优先次序。这种态度差异的根源在于信徒从上帝领受的救恩，救赎之喜乐敞开了我们的心扉去取悦他。戈登·凯德里指出，尽管“上帝的子民有时需要肃穆反思，或心灵破碎地向主呼求，但个人灵修与公共敬拜的主旋律应当是对救恩之喜乐日益强烈的感知。”⁷此外，即便我们带着分心或冷淡的心来到主前敬拜，敬拜本身也应当将我们的心聚焦于那些能提升喜乐的主题：

当他敬拜主并思想他对子民的恩典时，[基督徒]的心便被提升至超越尘世问题的地平线，从与主相交的高处，他得以在基督已完成之工的视角下看待一切：罪得赦免、未来有指望、主作为道路、真理和生命与他同在，以及天国向他敞开，作他在所爱救主里永恒的产业！⁸

这种在主里炽热的喜乐，自然会相应地使信徒看淡世人轻蔑的意见。因此，大卫继续以箴言 26:5 的精神对待米甲：“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A·W·平克评论道：“我们越是因行善受责难，就越应坚定行善。”⁹怀着这种精神，大卫对米甲补充说：“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撒下 6:22）。约翰·加尔文从大卫的决心看到了今日上帝子民敬拜的榜样：“这意味着他不被虚浮的荣耀所膨胀，不归功于自己，并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上帝，没有一样不是领受的……在尊荣上帝的事上，让我们像大卫那样受

7.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57.

8. 同上.

9.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323.

触动，从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开始”，若非如此，“上帝就得不到当归于他的荣耀。”¹⁰

一位身居高位如大卫者，能抛却尘世尊严敬拜上帝，这固然令人惊叹，但这与上帝之子道成肉身所展现的极大谦卑相比仍微不足道。事实上，我们可将大卫所言“我也必更加卑微”视为在耶稣身上得到了真正的应验：他甘愿取人的样式，谦卑顺服律法，更为彰显上帝恩典的荣耀而为我们承受救赎之死（参加 4:4-5；腓 2:6-9）。既明白耶稣为使我们将永生而如此降卑，我们当立定心志：为敬拜他，任何羞辱危险都不回避；为他服事，任何卑微之事都不觉有失尊严。在他面前，我们岂能心存骄傲？在教会中，我们岂可强求特权？保罗以基督救赎中的谦卑劝勉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 2:3-4）

我们的心是否渴求关注？让我们始终甘愿让焦，让基督成为唯一焦点。让焦这一戏剧术语，指的是当主角登场时，演员们背对观众，以确保所有目光都聚焦于主角。愿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将祝福带给他人，愿他人的赞叹都借我们返归荣耀于基督。让我们以基督的谦卑实践团契，在十字架上治死骄傲、恐惧与贪婪这些世俗冲动的果实——它们所结的果子，正是罪的苦楚与死亡。

在主面前播种与收获

大卫和米甲都印证了保罗的农业原则：“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 6:7-8）。换言之，那些追求上帝祝福的人得偿所愿，而追逐世俗享乐者终将两

10.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289-90.

在主面前欢欣

手空空。

大卫向我们表明，我们对主的心意可通过所渴慕之事的本质来体现。米甲渴望丈夫凭借属世职位的骄傲被人高举，而大卫却渴望蒙上帝谦卑忠信子民的认可。因此他对妻子说：“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撒下 6:22）。若能得着忠心事奉主之人的尊崇，大卫并不介意米甲不信之人的轻蔑。世俗的谄媚对他毫无意义，唯愿自己能被接纳进入上帝真实子民的数目中。换言之，大卫最看重的身份与职分，不过是作上帝的儿女——一个唯独因信称义、并蒙他恩典丰富赐福的人。

正如大卫时代一样，今日这个有着米甲般心肠的世界仍对上帝的特权不屑一顾。然而这些特权却是无可比拟的至福。成为上帝的儿女意味着：领受天父温柔的慈爱，得享信实供应，获准进入上帝面前祷告，接受为造就圣洁而有的父式管教，并被立为耶稣基督里永恒荣耀的继承人。这正是保罗所言“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 6:8）的真义。你若凭信心委身基督，奉他儿子耶稣的名来到上帝面前，纵遭世人讥诮，也必得着属上帝儿女的永恒福分。当你持续通过潜心圣经、恒切祷告、投身福音事工、热切追求认识上帝恩典来向圣灵撒种时，救恩的福乐将在你生命中日渐真实，直到死亡或基督再临带你进入荣耀的那日。大卫渴慕与上帝最卑微的真仆人相交，看重虔诚信徒的尊重，视世间一切赞美为可欣然舍弃之物。

米甲又如何呢？撒母耳记下第 6 章以阴郁的笔调收尾：她非但未得所渴求的世俗尊荣，反遭始料未及的神圣惩罚：“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撒下 6:23）。因果报应之理——种与收的法则——在她荒芜的生命中得到了骇人的印证。

在古代社会，女子若无生育能力便会蒙受奇耻大辱。虽然不孕对

当今女性仍是莫大的悲痛，但这不应再被视为上帝不悦的体现，而应看作罪之诅咒阴影笼罩现世生活的一个方面。

然而对米甲而言，因着不信，她的子宫闭塞成了厄运的丧钟。她的不孕是对扫罗王家族的进一步审判，其血脉将再无机会继承以色列的王位。米甲既顺从肉体撒种，如今便收获了死亡的审判。此处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 2:30 的原则被彻底颠覆。上曾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而米甲却从神圣历史的书页中跌落，与丈夫大卫王对立、无子嗣、无尊荣亦无地位。若由此推演，她将在罪之诅咒中死去，永堕地狱。

最终，米甲本可得救，却遭致谴责。诚然，她成长于世俗与不信的环境中，在扫罗王的家族里，她难以获得多少敬虔与信心的激励。但上帝仍以恩典赐予米甲相信的机会，包括通过嫁给合上帝心意的大卫这一非凡机遇。对她而言，关键在于播种之处：是选择与大卫一同进入真实信仰，在救赎信心前谦卑俯伏于主前？还是为肉体播种，播下骄傲、世俗享乐与属世权势的种子，终将憎恶上帝，蔑视真信心与敬虔崇拜？米甲如何播种，便决定了将收获什么。我们亦复如是。当今常闻的谚语精妙道出此理：“播种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品格；播种一种品格，收获一种命运。”

我们都曾播种于罪中，使自身陷于上帝忿怒的公正审判之下，但上帝以恩典差遣其子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这福音的预表正是大卫运往耶路撒冷、却被米甲轻慢的约柜。尽管我们播种罪恶收获死亡，但只要向福音的真道敞开心扉——耶稣将其比作永生的种子

（路 8:11）——我们的罪便得赦免，生命终将战胜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播种与收割的定律；但福音的恩典宣告：“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 6:23）。

为我子民预备之地

撒母耳记下 7:1-11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撒下7:10）



读圣经书卷时，我们应当牢记其在上帝话语渐进启示中的位置。就此而言，撒母耳记上下记载了救赎历史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约书亚引领全民进入迦南后，漫长的士师时代见证了上帝子民深陷偶像崇拜与异族压迫。撒母耳记上始于混乱的士师时代末期，而撒母耳记下则以大卫王统治下以色列安居乐业作结。这两卷书讲述了上帝如何通过大卫王朝带来和平与稳定，预表其子孙——弥赛亚耶稣基督——将要建立的拯救国度。

由此观之，撒母耳记下第7章被视为“整个撒母耳文献中戏剧性与神学性的核心”，同时也是“旧约中对于福音派信仰最为关键的经文之一”。¹ 在第5节中，上帝称大卫为“我仆人大卫”，这一称号此前仅用于摩西（参民12:8），从而将大卫确立为圣经中划时

1.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0), 253.

代的人物。此外，撒母耳记下第 7 章是第 5 章和第 6 章所记载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高潮，包括大卫登基、征服耶路撒冷、击败非利士人，以及将约柜运上锡安山。最终，在连续数章疾风骤雨般的叙事中，撒母耳记下第 7 章呈现了自摩西站在西奈山以来，上帝最长的一次说话。在这关键性的一章中，大卫渴望为上帝建造殿宇，而上帝应许建立大卫的家室，这两个计划都在耶稣基督的生、死与复活中得到了终极实现。

大卫对上帝居所的关切

理解第 7 章重要性的一个角度是：大卫生平首次发现自己与国家都处于安息之中：“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靖，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撒下 7:1）。我们无从知晓约柜运抵耶路撒冷后具体过了多久，但时间足够让推罗王希兰派遣的工匠用优质材料为大卫建成华美宫殿。此时大卫已登上人生巅峰，个人抱负均已实现。他接下来会将余生的精力投向何处？

若仍需证明大卫配得称为“合他心意的人”（撒下 13:14），他对上帝荣耀的深深关切便是证据。A·W·宾克哀叹财富与安逸导致许多信徒生命败坏的倾向：“当争战结束、刀剑入鞘时，我们极易松懈，对属灵事务变得漫不经心。正是在这卸下防备的时刻，撒旦往往能趁机得逞。”² 值得称许的是，当耶和华使大卫在宝座上得享安息时，这位君王便将心思专注于上帝的尊荣与祝福。他对先知拿单感叹道：“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撒下 7:2）。

大卫的态度应当被所有人生安定、事业有成者效法。在现代社会，当某人“功成名就”时，往往被认为该“退休”享受奢华安逸。对许多人而言，这种退休生活反而导致焦躁无聊。基督徒的解毒良方，是奉献空闲的时间和金钱资源来尊崇上帝，并服侍他的

2.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326.

福音。与其安坐王位、谋求私利，不如寻求特殊方式来服侍基督的教会、推进福音事工或缓解同胞的苦难。已获得财富与世俗保障的信徒应当慷慨支持敬虔的教会，并率先超越十一奉献以资助宣教活动及其他有价值的基督教事工。但我们不必等到生命尽头才投身于上帝的事业。F·B·迈尔将大卫的决心视为年轻信徒的榜样，指出伟大的构想往往“在年轻时叩击灵魂……[因此]整个生命呈现出更高贵的面貌，被设定在更高的高度……‘要上帝成就这伟业’，年轻的心如此自勉……从而免于沉溺于他人满足的低级境界。”³

大卫热忱的关键可从他在撒母耳记下 7:2 中提出的“我”与“神的约柜”之间的对比窥见。这位仆人深感不安，自己虽蒙尊荣，但象征上帝在地上威严的约柜却栖身于普通帐幕中。大卫想必常去存放约柜的会幕默想上帝恩典的荣耀，却因上帝居所的相对简陋而深受触动。正如曾藏身洞穴、如今居于王宫的大卫自己，那曾被遗弃的约柜也已在锡安山安息。但难道主不该比他的仆人配得更大尊荣吗？对上帝恩典的蒙恩意识，激发了大卫荣神忘我的情怀与对上帝之名荣耀的热忱。

大卫渴望尊荣上帝约柜的初心值得基督徒效法。蒙上帝赐福后，他渴望将祝福归给主。虽被立为荣耀君王，大卫仍心系将荣耀归与上帝。这正是防止财富尊荣成为灵魂网罗的秘诀：地上的成功未能腐蚀大卫，因他始终专注于更崇高的属天之事。肯尼斯·查芬评论道：“并非所有人都会因自己奢华生活与教会受冷落的反差而困扰。大卫的态度定会让先知哈该激动不已，他曾斥责上帝的子民

3. F. B. Meyer, *David: Shepherd, Psalmist, King*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70), 149–50.

为自己建造“有天花板的房屋”，而圣殿却荒废残破（该 1:2-4）。⁴ 大卫无需这样的责备，因他属灵的炽热与谦卑促使他“我”与“神的约柜”之间失衡的尊荣而痛心。马太·亨利写道：“恩典中满怀感激的灵魂，总觉得自己为上帝做得不够；即便已付出许多，仍筹划着要做更多，并构想[慷慨]之事。当看见上帝的教会处于困境阴霾中时，他们无法安享自己的居所。”⁵

大卫展现出活泼的信心，不仅体现在他渴望尊荣上帝，也显明于他寻求属灵智慧的审慎。凡渴望用资源侍奉上帝的信徒，都应明智地寻求最佳途径的建议。基督徒若热切设计侍奉福音的计划，将方案提交给教会长老或熟谙圣经智慧之人，实为明智之举。即便是大卫王这般伟人，也意识到这一需要，他召来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撒下 7:2）。召见先知是为寻求上帝的心意。这也应是我们福音事工中同样的关切：“这个想法在上帝话语所教导的旨意中是否站得住脚？”

本集介绍了先知拿单，他将在未来大卫统治的岁月中扮演重要角色。拿单给人的印象是位洞察力敏锐之人，在此他看出君王是出于对上帝真诚的热忱。他意识到大卫的想法与上帝明示的旨意一致，即为以色列民设立集中敬拜的场所（申 12:11）。基于此考量，“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撒下 7:3）。如果说大卫为我们树立了渴望尊荣上帝的榜样，拿单则示范了如何激励那些在主的事工上发热心的人。正如我们应当寻求亲身参与上帝事工的方式，我们也当鼓励他人勇敢地为基督及其福音事业献身。是否有朋友正考虑前往宣教工场？基督徒

4.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259.

5.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74.

为我子民预备之地

家庭成员应当鼓励这样敬虔的抱负。若一位丈夫决意要更关注妻子儿女的属灵需求，他信主的朋友们理当率先为这美善的决心喝彩。

上帝对大卫计划的修正

拿单最初对大卫建殿计划的赞同，让我们看到敬虔之人最理性的判断，与上帝通过先知启示的话语之间有何差异。显然，拿单是凭自己的属灵判断回应大卫，并未求问耶和华；因此，上帝亲自介入，纠正其想法：“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撒下 7:4-5）。

圣经提供了上帝不允许大卫建造圣殿的多重原因。大卫后来给儿子所罗门的解释是：自己身为战士，而圣殿象征上帝的平安：

“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7-8；另见王上 5:3）。历代志还详述了大卫虽被禁止建殿，却全心投入为儿子筹备建造上帝殿宇所需材料的过程。

然而，这一解释并非通过拿单向大卫传达的原意。此处的原因不在于建殿的伦理要求，而在于圣经所揭示的救恩宏大逻辑。上帝的恩典计划从未要求人为他建造殿宇；相反，上帝旨意是为他的子民建立救赎之家，并通过他们为他自己的名建造居所。

彼得·莱特哈特在综览旧约时，将引自撒母耳记下 7:13 的“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一词视为全书的核心主题。莱特哈特主张，圣经中的救恩首先体现为上帝战胜他子民的仇敌，其次是上帝在他子民中间为自己建立居所。例如在出埃及时，“耶和华攻击并击败了法老以及埃及的神明后，又命令以色列人用战利品为他建造居所。”⁶

这就是会幕和约柜的由来：先是上帝的胜利，后是上帝的建殿。撒母耳记下 5-7 章记载了大卫的胜利，随后是大卫渴望为上帝建造殿宇。他的错误在于：正如胜利不属于他而属于耶和华，建殿的也不是他而是耶和华。撒母耳记下 7:11-16 讲述了上帝将如何先为大卫建立家室（指其王朝），然后通过大卫的儿子“为我的名建造殿宇”（13 节）。这一应许指向耶稣基督，大卫更伟大的儿子、上帝真正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与罪恶，并将他的子民建造成上帝的殿，即教会。由此可见，救恩自始至终都是上帝的恩典：正如救贖的胜利是上帝恩典的赐予，上帝与人同住也是通过耶稣基督成就的上帝恩典之工。

这整段福音逻辑预示了上帝的质问：“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撒下 7:5）。随后耶和华指出两个理由说明此举不妥。首先，上帝表明他安于以会幕为居所：“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第 6 节）。从出埃及的漂泊岁月直至大卫时代，以色列人历经重重艰险。在此期间，上帝以帐幕为居所从未受损。即便非利士人掳走约柜时，上帝仍能从容应对，使敌他的偶像碎于脚下（撒下 5 章）。既然如此，大卫为何认为上帝需要比会幕更宏伟的居所？

会幕之所以适合上帝使用的一个原因，是它让天上的上帝得以与他在世间漂泊的子民同行。这神圣帐幕所蕴含的荣耀，是大卫未能充分领悟的——这荣耀将在上帝之子以卑微肉身降临、“住在”人间时达到完满（参见约 1:14）。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如此诠释：“他是与子民同行的上帝，陪伴他们走过所有颠沛流离的旅程。他的子民住帐篷吗？他也住帐篷。他们是前往应许之地的客旅之民吗？他就是那位客旅的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尝旅途艰辛。”⁷如

6. Peter J. Leithart, *A House for My Name*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0), 40.

7.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71.

此，会幕向软弱受苦的罪人彰显了何等奇妙的荣耀：那是一位甘愿屈尊同行以拯救他们的上帝的荣耀，是那位毫不避讳地向大卫宣告“我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同以色列人”（撒下7:6-7）的上帝的荣耀。当以色列人抬着上帝的帐幕时，大卫以为这是羞辱的记号，实则上帝一直以他主权恩典的谦卑荣耀承载着以色列。

其次，上帝虽明确赞许大卫的动机，却因他未经明确指示就擅自行动而予以管教。耶和华对拿单说：“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撒下7:7）此处可见，大卫尚未完全汲取第6章的教训：乌撒之死正是因他未按上帝话语谨慎敬拜所致。戈登·凯迪评论道：“圣经的‘规范原则’再次显现：在属上帝之事上，我们必须满足于按他明确启示的旨意而行，不可擅自添加，无论那些事在我们看来何等美好。”⁸ 圣经表明，建造上帝圣殿的时机虽近却未至。在上帝明确指示仆人建殿之前，约柜仍当安放在更简朴的会幕中。

若要证明人类完全依赖于圣经中上帝启示的话语，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记载或许是最佳例证。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王与他那一代最敬虔的先知拿单聚集，怀着最纯洁的动机，运用理性思考上帝之事。还有谁能比他们更能展现属灵智慧呢？然而，即便是这两位属灵巨人，若离开上帝话语的启示进行推理，也会犯下严重错误！我们这些远不及大卫和拿单的人，更应当谨慎，只按圣经的教导来思考和行动。我们可以运用世人设计的各种策略来建造自己的教会，但我们若渴望被上帝用来建造他的教会，就必须严格遵循他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信息与方法。

⁸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61.

我们还应注意到，当大卫和拿单脱离神圣启示进行推理时，他们的思想自然倾向于为上帝完成某些事工。大卫渴望为上帝成就伟业固然值得称赞，但若涉及救赎这一伟大工程则不然。大卫需要这样的提醒：“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生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撒下 7:8-9）

属世的智慧总渴望人通过自身作为来拯救上帝！但圣经所启示并记载在大卫生平中的救恩恰恰相反。上帝以他恩典的作为拯救了大卫，使他从草场升至宝座，在大卫一切所行之事上与他同在，并将仇敌践踏在他脚下。这再次提醒我们，应当谨慎传讲信息并遵循上帝话语的方法：当以人的智慧推理时，我们难免会颠倒福音的本质，设计出让人完成的工，而真正救赎的福音，永远只颂赞上帝已为我们成就和将要成就的事。即便我们将大卫为上帝荣耀所发的热心，作为当今基督徒的榜样，主对大卫的回应仍然警示我们。信徒理当因感恩上帝的恩典而热切事奉，但必须时刻谨记：无论是关乎我们的救恩，还是福音事工，基督徒的盼望永远且唯独在于上帝已为我们成就的事，以及当我们凭信心将生命交托给他时，他要透过我们成就的事。

上帝对以色列赐福的应许

在纠正了大卫错误的热情之后，上帝接着在撒母耳记下 7:11-16 中向他作出应许，这些应许将塑造未来救赎历史的走向。在赐下构成神学家所称的大卫之约的伟大应许之前，耶和华首先指出了他为大卫及其子民设计的三大祝福，这些祝福将重申“唯靠恩典得救”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些并非独赐予大卫的特殊祝福，而是与几个世纪前赐予上帝子民的立约之父，亚伯拉罕的应许一脉相承。上帝借此显明，昔日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救赎之福，将通过上帝在大

卫身上的工作得以实现，尤其要藉着大卫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位格与事工完全成就。

首先，耶和華應許大衛說：“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撒下 7:9）。上帝曾將同樣的祝福賜予亞伯拉罕，說：“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 12:2）。與巴別塔的拜偶像者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為“要傳揚我們的名”而自建廟宇（創 11:4），而亞伯拉罕則要承載上帝賜予他的名，在寄居的信仰中前行。巴別的建造者早已被遺忘，而亞伯拉罕的名却在天上地下備受尊崇。上帝同樣要使大衛的名顯為大。同理，上帝也將尊名賜予一切信靠他的人，稱我們為基督徒，以榮耀他光輝的聖子，我們的救主基督。儘管信徒在世眼中多為無名之輩，但在上帝眼中我們都是珍寶，是因信耶穌成為蒙愛的兒女和稱義的聖徒（申 32:10；弗 5:1；來 12:23）。

其次，上帝對大衛說：“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撒下 7:10）。這同樣呼應了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預言他將擁有如天上繁星般不可勝數的後裔，並得著屬於自己的家園（創 15:5-7）。亞伯拉罕正是因信靠這應許而在耶和華面前凭信心而行：“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 11:10）。

基督徒因信靠上帝的话语而扎根蒙福。詩篇 1 篇說，惟喜愛耶和華律法的人“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 1:3）。如同亞伯拉罕，我們凭信心仰望那將來屬天的榮耀家鄉——復活基督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我們將被栽種，結出永不止息的讚美果實歸榮耀於上帝。在那永恒的居所中，“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22:5）。正如上帝堅立大衛的寶座，為讓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迦南得著居所（撒下 7:10），他也興起了耶穌，要統治一個救恩的國度，使他的百姓永遠居住其中。

第三，上帝論及他在應許之地賜予子民的安息：“凶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扰害他們，并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撒下 7:10-11）。上帝將大衛立為

耶路撒冷的君王，终结了漫长而混乱的士师时代，那是一个以色列分裂、轻易陷入偶像崇拜、并频繁遭受邪恶压迫者统治的时代。只要百姓凭信心仰望耶和华，这种安息的平安将成为大卫王国的特征。

下一章（撒母耳记下 8 章）记载了大卫通过进一步胜利，消除了对其子民和平的一切威胁。福音书同样记载了耶稣的胜利，他战胜了我们的仇敌：撒旦、罪恶与死亡。耶稣赐予他的子民罪得赦免的安息与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地位，使我们的良心得以洁净，脱离罪疚与羞愧。信徒们藉此进入内在属灵平安的安息：这上帝的平安，在我们奉基督之名祷告时，会守护我们的心灵与意念（腓 4:7）。

藉信基督得救

我们如何知道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今日在基督里仍适用于我们呢？使徒保罗给出了答案，他写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正如古时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大卫身上得以重新确认，整部旧约所期待的救恩，都在上帝之子、大卫的伟大后裔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中得以实现。保罗总结道：“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林后 1:20）

耶稣实现了帐幕中所彰显的上帝荣耀。大卫未能领会帐幕的荣耀，反因其外表简陋而感到困惑。当上帝之子屈尊取了人性时，人们也有同样反应。高呼和散那的群众期待耶稣成为荣耀的军事弥赛亚，却不明白他为何谦卑地骑着驴驹而来——他乃是作为背负百姓罪孽的受苦救主。但正如简陋帐幕中的约柜通过祭牲之血为以色列民提供洁净，十字架上受辱的基督也为罪人提供了真正的赦免。上帝从未字面意义上住在帐幕内；帐幕是象征他住在子民中间施行救赎的恩典。同样，当基督徒聚集在主的餐桌前，纪念耶稣身体的赐予和宝血的倾流时，我们在地上便想起，他曾在天上一次献上永远的完全祭。

耶稣实现了上帝为拯救他子民所立的应许。正是因着他的名，我们在上帝眼中才得尊贵（徒 4:12）。这是他的应许之地，我们因

为我子民预备之地

着恩典同为后嗣，被栽种进入他这产业中（罗 8:17）。我们藉着活泼的信心进入的，乃是基督的安息。希伯来书 4:3 指出那些“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基督的安息是称义，因他的十字架除尽了一切罪障；这也是永生的安息，因他复活的胜利已永远征服坟墓。

大卫的心是正直的，因他渴望为上帝行大事，故此上帝温和地责备他的过失。大卫将忠心侍奉上帝，成就伟业，率领上帝的子民征战，并坐在上帝赐予他的宝座上统治以色列。我们同样蒙召，参与基督福音的伟大胜利与基督教会的生活。但建造耶和华殿宇的使命不属于大卫，因这样的人造建筑会将救恩寄托于大卫的作为。相反，上帝要藉他天上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他的殿，这预表体现在大卫之子所罗门身上。在基督神圣位格、完全公义的生命及已成全的赎罪工作中，上帝奠定了坚固根基，使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前来，得享永远的安息。虽然拿单曾鼓励大卫去行心中一切所想，因耶和华与他同在（撒下 7:3），但我们要呼求耶稣藉救赎之信的恩赐进入我们心中，使主与我们同在。如此，我们便知道自己属他的子民，在上帝永恒的恩典之心中有份。

大卫之约

撒母耳记下 7:11-17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
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
远。（撒下 7:12-13）



纳与洛伊的音乐剧《卡米洛特》（*Camelot*，改编自亚瑟王传说）的主题曲，歌颂着亚瑟王城堡与宫廷的奇妙恩福。歌词这样唱道：

简言之，再没有
更惬意的去处
适合‘从此幸福’
只在卡米洛特。

亚瑟王、卡米洛特与圆桌骑士的传说源自欧洲历史的黑暗时代。真实的亚瑟可能是一位保卫罗马不列颠、抵御撒克逊入侵者侵扰的凯尔特军阀。蒙茅斯的杰弗里将他模糊的记忆，转化为 12 世纪《不列颠诸王史》中充满幻想的英雄形象。随着传说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不断演变，亚瑟逐渐成为全人类对尊严、希望与荣耀共同向往的化身。

因此，看到亚瑟王传说与圣经中大卫王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并不令人惊讶。就如英国传说中的亚瑟，大卫的理想也为以色列人在漫长的流亡岁月中提供了身份认同与希望，至今仍为许多犹太人所持守。然而与亚瑟的故事不同，后者源自未被记录的历史迷雾，而大卫的王权则被镌刻在上帝的话语中。亚瑟的传说衍生出魔幻乐土的文学想象，而大卫的传承则实现于真实历史中的决定性事件：大卫后裔、弥赛亚、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诞生。

上帝与大卫立约的应许

当上帝使大卫脱离仇敌得享安息后，这位君王表达了为上帝的约柜建造殿宇的愿望（撒下 7:2）。耶和华拒绝了大卫的请求，提醒他：乃是上帝建立其子民，而非子民建立上帝。于是先知拿单传达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第 11 节）。这一神圣应许构成了所谓大卫之约的核心，即上帝正式承诺，将建立从大卫延续的永恒王朝来统治他的子民。

欧文·帕尔默·罗伯森将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称为“旧约的高峰”。¹撒母耳记下 7:11-16 中对大卫的应许，确立了上帝在基督新约（耶 31:31-34）之前最后的立约关系。在亚当因犯罪违背行为之约后（创 2:17；3:6），上帝应许将赐下恩典之约来拯救堕落的人类。在伊甸园中，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创 3:15）；而到大卫时期，我们看见这后裔将具有王族血统。上帝向挪亚承诺保全大地，而通过大卫我们看到了“一位抑制恶人的独一主宰”。²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赐予土地，到了大卫时代，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疆域不仅得以稳固，更由一位公义的君王治理。西奈山上以色列人领受律法，而通过大卫的王权，上帝赐下一位满有恩典的执法者来坐以色列的国位。此前上帝通过流动的圣幕统治以色列，如今

1. O. Palmer Robertson, *Covenants: God's Way with His People* (Suwanee, GA: Great Commission, 1987), 91.

2. 同上。

为他的宝座确立了一个永恒的居所。“上帝亲自将他的王权与大卫的宝座联系在一起，”³从那时起，上帝为救恩所立的约，核心在于他的国度要降临到他的子民之中。

为了通过他的国度带来救恩，上帝首先应许建立大卫的“家”。这一陈述包含文字游戏。大卫曾想建造圣殿作为上帝的居所。然而，上帝却计划为大卫建立一个“家”，即以永恒王朝的形式确立其王位传承。

为确保大卫的家族王朝延续，上帝承诺必使大卫的后裔永续王权：“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撒下 7:12）。大卫不仅会有继承者谱系，上帝更应许在这一谱系中“必坚定他的国”（12 节）。虽然大卫终将离世，但上帝会从其后裔中兴起一子为王。既然是“你的后裔”，任何继承大卫王位者都必须源自他的直系血脉。如此，亚比该的预言便得应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争战”（撒下 25:28）。

我们应当留意，上帝对待大卫的方式与他先前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相似性，两者都聚焦于一位应许的后裔（创 15:5）。上帝心中所想的是一位特定的、独一的后裔，他将成就赐给亚伯拉罕的救恩。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关于因信基督称义的教导中阐明了这一点：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 3:16）同样，上帝应许大卫的不仅是一个绵长的王朝世系，更是一位特定的王室后裔。保罗论及亚伯拉罕的话同样适用于大卫：“你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16 节）。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应许大卫要坚立“他的国”，这里用单数指代他的王室后裔。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正如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地业（创 12:6-7），他也应许大卫的后裔得王权。”⁴

3. 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Covenants*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80), 229.

4.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78.

在深入探讨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的细节前，我们需注意，这些应许源自至高无上的恩典。大卫获得国度的承诺，并非因他配得这些赏赐。诚然，大卫确是“合他心意的人”（撒上 13:14），曾为“耶和华争战”（25:28）。但这些赞誉是上帝恩典在大卫生命中结出的果子，而非缘由。正因如此，上帝不许大卫为他建殿，却坚持要建立大卫的家室。“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耶和华对他说，“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我常与你同在……我必使你得大名……我必使你安靖……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撒下 7:8-12）。在这些“我必”的宣告中，上帝强调救恩全在于他的拣选、赐予与成就。我们在大卫的伟大后裔耶稣的应许中，听见这主权恩典的回响：“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 10:28）。

应许之子所罗门

研读旧约预言的学者会从上帝对大卫的立约应许中，辨识出一种称为望远镜效应的现象。这指的是预言在论及遥远事件的同时，也包含近期且具有预表性的应验，而从中可看出终极应验的诸多特征。望远镜效应的经典例证是上帝应许为大卫兴起一位王室后裔，这在大卫之子所罗门统治时期得到了近期应验。大卫被禁止建造上帝的殿，所罗门却要建造它。虽然基督才是上帝对大卫应许的终极实现，但所罗门是直接的应验。因此耶和华对大卫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撒下 7:13）。

当上帝对大卫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撒下 7:14）时，显然是指所罗门。上帝表明要将大卫的后嗣纳入父子关系，显明上帝定意让大卫王朝由自己的儿子统治（参诗 2:7；89:26-27）。对所罗门而言，这种父子关系首先意味着，当他犯罪时，他将受到上

帝的管教。上帝的杖确实会落在所罗门身上，因他的罪孽而兴起敌人对抗他（王上 11:14, 23-26）。若上帝连所罗门这般伟大的君王都因罪施行管教，今日的信徒更不应期待能免于天父细致的惩戒（来12:4-6）。

上帝作出了关于所罗门的第三项宣告。其一，他将建造上帝的殿；其二，上帝会因他的罪施行管教；其三，上帝说“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撒下 7:15）。我们在所罗门生平中确切看到这场景。尽管他因违背上帝律法受责罚，王国却从未被夺去。列王纪上 11 章记载了所罗门因众多外邦妻子引诱，陷入严重拜偶像的骇人故事。然而上帝仍对他说：“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将国夺回”（王上 11:12-13）。

由于所罗门的罪，大卫的王国被削减至仅剩两个支派，但王位依然延续。上帝会严厉惩戒所罗门许多犯罪的继任者，却始终未撤回对他们的信实。最终，因着后来诸如亚哈斯和玛拿西等君王罪恶的深重与猖獗，政治性的王权走向终结。然而在列王纪的末了，记载了约雅斤王即被掳，仍在尼布甲尼撒的席间蒙恩的故事，确实有其深意。因王族后裔尚存，这段充满恐怖与压抑的列王叙事终以希望之音收尾，显明大卫家仍有明确的未来（王下 25:27-30）。

为何上帝应允永不收回他对大卫家的坚定之爱？根源在于他持守圣约承诺的恩典。若这关乎立约之上帝永恒荣耀的重大庄严的承诺，最终竟需依赖人的行为来维系，便如同立于最脆弱的根基之上。但上帝应许的实现既不仰赖大卫，也不取决于他任何邪恶的后裔，而是基于上帝恩典旨意的主权计划——正是这恩典确保他对大卫后裔的信实。布鲁斯·伯奇如此诠释：“上帝已永久且无条件地将自己与大卫及其为以色列未来所承载的使命紧密相连。”⁵ 上帝主权性的委身以“坚定之爱”的形式呈现，这爱不仅临到大卫和所罗门，也惠及一切藉着信靠耶稣与他立约之人。

5. Bruce C. Birch, *1 & 2 Samuel*, New Interpreter's Bible 2 (Nashville: Abingdon, 1998), 1257.

通过对比所罗门与大卫的前任扫罗王所受的不同对待，我们进一步看到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的主权维度。上帝计划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所罗门，不像“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撒下7:15）。上帝凭什么以这种方式对待扫罗，又以另一种方式对待所罗门？难道上帝不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吗？答案是：作为统管全地的至高主宰，上帝有权选择他计划赐福的人，同时略过其他人任凭其灭亡。正如保罗后来所解释的，救恩“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 9:16-18）。

圣经教导上帝主权拣选或选择，其核心目的并非让信徒骄傲，而是要使他们谦卑。约翰·加尔文指出，上帝“将我们从[他人]中分别出来，即便我们本无任何良善能使自己更蒙上帝悦纳。因此我们必须明白，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他乐意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这正是他向我们持续施恩的唯一原因。”⁶除了使信徒谦卑之外，认识上帝主权恩典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完全倚靠他“坚定的爱”，他应许最终必借这爱拯救我们（参见腓 1:6）。

大卫的王室后裔——耶稣

虽然所罗门显然符合上帝对大卫所描述的继承者将建造圣殿的特征，但同样明显的是，所罗门无法完全实现上帝的应许。具体而言，上帝关于永恒王权的应许，使得大卫之约不可能由任何低于耶稣基督的人来成全。上帝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撒下 7:13）。“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16节）。从所罗门到巴比伦被掳的历代王朝中，大卫的王朝展现了非凡的延续性，但绝不能断言大卫或任何其他仅属人类的王朝会“永远”长存。这一应许必须由一位以永恒为其属性者来实现，唯有大卫的后裔、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才具备这一特质。

6.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 - 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342.

新约圣经明确表明，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唯有在耶稣身上才能完全实现。这正是福音书如此详尽记载耶稣为大卫直系后裔的原因。天使对童女马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 1:31-33）。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二者都细致地将耶稣与大卫的血脉相连。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中回荡的应许，在亨德尔《哈利路亚》合唱曲中达到高潮——该歌词引自启示录 11:15：“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上帝关于大卫王权与所罗门统治的立约应许，是新约中关于耶稣基督最集中的旧约预表之一。耶稣多次自称的身份都基于这段经文。

首先，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独生子。诚然，所罗门通过王室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子（撒下 7:14），但新约明确指出最终应验需要上帝的独生子——不仅是“上帝的儿子”，更是神子。福音书将耶稣呈现为“神的儿子”（可 1:1），他“就是神”且“太初与神同在”（约 1:1-2）。希伯来书作者特别说明，这种神性嗣子身份意味着拥有超越天使的本性，并引用撒母耳记下 7:14：“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来 1:5；另见约 20:31；徒 9:20）。这一要求解释了童贞女怀孕的目的：天使对马利亚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

亚历山大·麦克拉伦阐明了新约中关于所罗门作为上帝之子与耶稣作为上帝独生子之间的区别：“以色列诸王因职分而成为上帝的儿子。而耶稣是子，是奥秘地从父受生，与父神有生命的永恒合一，他们的相交体现在意志的完全合一与彼此爱的相交。”⁷ 大卫王自身的理解与此观点一致。在诗篇 45:6-7 中，大卫用神圣的称谓指向他终极的继承者耶稣：“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

7. Alexander Maclaren, *Expositions on the Whole Bible*, 1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3:35.

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此外，虽然上帝指派所罗门在锡安山上建造圣殿，但耶稣宣称他的使命是建造上帝真正的圣殿。耶稣并非用香柏木和石头建造上帝的殿，而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和血来建立上帝的家。他论及耶路撒冷的圣殿时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补充道：“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 2:19-21）。所罗门所建的是一座象征上帝居住的建筑，而耶稣正在造就一群有上帝的灵内住其中的子民。藉着基督，上帝应许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林后 6:16）。

再者，耶稣应许要坐在永远的宝座上（太 19:28），并得着不朽坏的国度。在最后的晚餐上，他对忠心的门徒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 22:29-30）。十字架上的垂死强盗祈求救恩，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23:42-43）。

在大卫尘世王朝终结与耶稣基督降临之间的漫长世纪里，上帝关于在大卫谱系中设立君王的应许，成为他子民的主要盼望之一。罗伯特·伯根写道：

这些话语为弥赛亚的期待作了必要的预备，这期待在耶稣里成就了。主的话语所激发的盼望——即上帝将把大卫的后裔安置在永恒宝座上，并建立一个永不消亡的国度——是 以色列或犹太任何一位君王都未能、也不可能实现的。但一世纪的基督徒们确信，耶稣成就了这些应许。⁸

当虔诚的犹太人怀着盼望前瞻大卫谱系中弥赛亚君王的降临时，基督徒则仰望如今在天上登基的基督。我们如今祈求他的统治更深入进入我们的生命和世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

8.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337.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我们对未来的盼望与基督君王的再来紧密相连，那时他的统治将遍及全地，并在他子民的心中充分彰显其恩典的大能。当耶稣再来时，天使诗班将唱响那永恒的颂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 11:15）。

圣约和救恩

大卫的王权不仅通过与上帝立约得以确立，每一位信徒的救恩也同样藉着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恩典之约而实现。既然如此，我们理解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将有助于我们领悟上帝对我们施行的拯救之道，并把握那属于所有因上帝主权恩典之约而得救之人的确据。

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凸显了约的五个普遍特征，这些特征对我们的救恩至关重要。首先是上帝的约皆由上帝主权施行。大卫之约并非源于上帝与其仆人之间的交易协商。耶和华并未事先征求大卫的意见。相反，上帝单方面设定了他与大卫立约的条件与福分。

作为主权施行的约，圣约通过上帝的话语宣告。这正是撒母耳记下 7:17 的意义所在：“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拿单并未与大卫辩论此约，而是作为忠信且被圣灵引导的传令者，宣告了上帝的立约之言。整本圣经揭示了上帝与人所立诸约，包括他赐下藉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恩的应许。上帝不愿人们辩论他的福音，或考虑其他通往天堂的途径。作为至高主权者，上帝宣告关于耶稣的真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

其次，上帝的圣约是由上帝自己以恩典的方式实现的。在大卫去世两代之后，他大部分的王国被他愚蠢的孙子罗波安所丧失，又过了几代，以色列见证了与其他古代政权类似的王室阴谋和流血事件。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那些归信耶稣的人生活中：短短时间

内，我们的愚昧与罪便玷污了许多已得的祝福。但正如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的每一项都烙刻着“我必”的印记，上帝也必保守赐给基督里信徒的每一个应许。

这并非意味着救恩无需条件。基督之约的条件是信他为上帝的儿子和救主，即我们领受上帝的道并降服于基督为主。保罗说：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此外，基督徒若要得救，就必须持守这信仰。歌罗西书 1:22-23 阐明：“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若存在这些条件，怎能说上帝为我们成就他的约？答案是上帝在恩典中，为他所召之人提供恩典之约所需的一切。诚然，我们须凭信心得救，但正如保罗所言：“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 2:8-9）。使徒还保证：“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 1:6）。彼得补充道，信徒“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前 1:5）。上帝藉赐下他的儿子耶稣成就与大卫之约，也必在他里面供应我们救恩所需的一切。

第三，上帝的圣约提供了一个救赎我们的盟约之首。在君王统治时期，坐在宝座上的大卫后裔代表国家站在上帝面前。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记录被称为列王纪。基督徒得救是藉着受益于我们君王耶稣完美无瑕的生命和赎罪的死亡。他在完美遵行律法的一生中所做的一切、他赎罪的死亡、他大能的复活，以及他升到上帝右边宝座上的举动，都是代替我们并为我们的缘故而完成的。通过对基督的信心，我们作为他的代表从他的作为中受益，并且通过信心与他联合，凡属于他的都成为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样描述救恩：上帝“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弗 2:5-6）。

第四，上帝的约在他恩典的主权旨意中是永恒稳固、不可破坏的。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大卫之约面临的三个威胁，但无一能阻挠上帝所应许的救恩。首先是死亡的问题，它无法废除上帝的应许，因为即使大卫死后，上帝仍会兴起他更伟大的儿子耶稣，赐予永生并使他的子民从坟墓中复活。其次是罪的问题，它无法摧毁上帝应许的祝福。诚然，上帝会惩罚他国度中犯罪的居民，但国度本身永不倾覆，直到基督以得荣耀的子民充满其中。第三，时间无法耗尽上帝的应许，这应许将永远存续：“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 7:16）。⁹

同样的永恒保障适用于上帝所有的立约应许，包括那些通过信靠耶稣基督而确保永生的应许。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降生为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凡信靠他的人都进入他那永恒的救恩国度。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 6:37,40）。这是上帝与你立定的永恒之约，只要你信靠尊贵大卫的后裔、恩典上帝的儿子耶稣，这应许就永不因死亡、罪恶或时间流逝而失效。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上帝的圣约确保了一个充满上帝坚定之爱的荣耀未来。人类最常见的圣约是婚姻，这是一种保障爱情关系的法律纽带。上帝之圣约的法律实现同样旨在让我们进入上帝爱的团契和他荣耀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国度的圆满在启示录中被描绘为婚宴。约翰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启 21:2）。

浪漫小说家试图在神话领域（如亚瑟王的传说）描绘的场景，基督徒将在我们救主君王的统治中真实经历。勒纳和洛伊将卡美洛特视为“惬意之地”，使人“永远幸福”。上帝与大卫所立的圣

9. Davis, 2 Samuel, 78.

大卫之约

约，在基督的统治下建立了真正充满神圣荣耀的国度。圣经中的颂歌欢欣宣告：“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启 21:3）。常言道，真相比虚构更离奇，但在基督的统治下，这真相比诗人与歌者敢于想象的更为美妙。

没有可比你的

撒母耳记下7: 18-29

主耶和華啊，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
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撒下 7:22）

想

象一位信使来到你家，带来消息说你获得了一笔做梦都想不到的巨额财富；或者他通知你晋升到一个从未奢望的位高权重的职位。又或者，你得知自己将成为全国性彩带游行庆典的主角，整个国家将以赞美与爱戴之情为你加冕。尽管这些前景都令人震撼，却远不及先知拿单向大卫王传达的讯息。这位代表天上之上帝发言的先知宣告：“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撒下 7:12-13）。大卫自己的后裔将成为弥赛亚，通过他，上帝的国度将降临人间，而上帝自己的宝座将永远荣耀地冠以大卫之名。

我们此前已指出，撒母耳记下第7章记载了上帝与大卫立约应许神圣王权，是撒母耳记整卷书的神学高峰。大卫领受这约的恩

感恩的祷告

若一个人开始感知到上帝至高无上的威严，最确凿的标志之一便是他会相应地轻视自我。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在目睹荣耀基督的异象时，便是如此全然惊惶：“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赛 6:5）。同样，亚伯拉罕为所多玛恶城向主求情时，也自称“虽然是灰尘”（创 18:27）。大卫为上帝赐福献上感恩祷告时，也以类似的谦卑否认自己配得耶和华的恩赐：“主耶和华啊，我是谁？”他如此问道（撒下 7:18）。

旁观者或许会反驳说，大卫本就是极其卓越的重要人物。他毕竟是“合他心意的人”（撒下 13:14），上帝刚藉他应许了弥赛亚的降生。他是击杀巨人歌利亚的勇士，也是以色列诗篇的美歌者。大卫在历史上举足轻重，堪称旧约最杰出的几大人物。然而大卫深知一个我们极易遗忘的真理：当今时代人们常高估自我，总觉得配不上应得。与世人不同，大卫不以他人为参照，而是对照上帝与圣经的公义标准。“主耶和华啊，我是谁？”他最终如此告白（撒下 7:18），在全能者面前正确地降卑己心。这种谦卑的灵贯穿大卫整篇祷告，其中他十一次自称上帝的“仆人”。

大卫视自己为真实的，也视他的家室为真实的：“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撒下 7:18）。无论大卫的家族如何，无论他攀升到多高的地位，这一切都归因于上帝对他奇妙的恩典，因此唯有上帝配得赞美。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仅六英里，但对大卫而言，这段距离意味着二十一章（超过十年）的危险、逃亡、背叛、愚昧、绝望和诽谤。然而他如今却站在这里。何等奇妙：耶和华已使他‘到这地步’。”⁴ 大卫对自己生命和成就的态度，可以用诗篇 115 篇的开篇诗句来总结：“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4.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82.

大卫进一步指出，他自己的事在“主耶和华……眼中还看为小”（撒下 7:19）。他的意思是，与上帝通过应许正在成就的伟大圣约旨意相比，他个人的事务微不足道。“……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大卫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历史进程中将要兴起的真正君王，那位拯救上帝子民的基督。他总结道：“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第 19 节）最后这句话难以准确翻译，但其核心思想似乎是：上帝正在为全人类施行伟大的救赎原则，相比之下大卫的事务显得渺小。F·W·克鲁马赫解释道，大卫认识到基督的荣耀远胜过自己：“他在灵里看见的不是所罗门，而是另一位儿子；不是用石头和香柏木建造的殿，而是另一座圣殿；不是他坐在地上宝座的国度，而是另一个国度。他看见的权杖与冠冕，自己在锡安山所拥有的不过是微弱预表，是模糊朦胧的影子。”⁵ 耶稣曾对犹太人讲论时指出，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这话同样适用于大卫，他通过上帝对他血脉的应许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用耶稣的话说：“他看见了就快乐”（约 8:56）。

在谦卑的思虑中，大卫意识到自己的高升并非源于其血统的尊贵，也非因自己的勤勉或德行。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言：“他铭记王权并非自己挣得，而是上帝白白的恩赐……这教导我们深刻体会对上帝的亏欠与他的怜悯之深。”⁶

除了以上帝完美的标准省察自己，大卫更领悟所蒙之福皆来自主，是不配得的至高恩典，以此持守谦卑。因此他如此祷告：“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

（撒下 7:21）。上帝赐福大卫非因他配得，乃是出于上帝主权旨意与应许，照他话语所立的约。批评者常妄称相信上帝主权拣选的救恩

5. 引自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337.

6.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 - 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356.

会滋生骄傲。然而实则相反，大卫指出他所蒙的福分是“照你的心意”所命定的，即出于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但大卫（如同保罗、约翰以及其他所有因上帝主权恩典而欢欣的圣经作者一样）并未因蒙拣选而骄傲，反而更加谦卑，因为一切颂赞唯独归于那位主权地命定了救恩每个细节的上帝。A. W. 平克如此评论：“唯有感受到上帝至高无上、自由且丰盛的恩典，才能融化灵魂，降卑人心，并激发真实而蒙悦纳的敬拜。”⁷

总之，大卫因上帝向他显明的巨大恩赐而谦卑感恩，其中最首要的是关于耶稣基督及其永恒救恩的应许，这救恩将出自大卫自己的血脉。这些奇妙恩赐源于上帝隐秘的旨意，“照你（上帝）的心意”（撒下 7:21），却通过上帝的话语向大卫显明。因此他称谢上帝说：“你……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21节）。

若基督徒渴望拥有与大卫同样谦卑的感恩之心，我们必须如大卫所言，在上帝的话语中寻求。或许有些信徒目睹大卫因蒙受非凡恩赐而欢欣感恩时，会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这些郁郁寡欢的信徒当做的，是查考圣经，寻找自己在基督里并与基督同得的福分——这些福分若与旧约中赐予大卫的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罗杰·埃尔斯沃思指出，我们“本不配得上帝最小的恩典，但他却以令人震撼、难以置信的恩典，将一切可能恩赐中最伟大的赐给我们，就是藉着他儿子赐予的永生”。⁸若默想圣经所记、在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一切——赦免、收养、永生——就必会涌流出满溢的感恩。当我们领悟到在基督里的一切福分都源于上帝白白的、至高无上且不配得的恩典时，就会像大卫那样谦卑跪拜，呼喊：“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撒下 7:18）。

赞美之祷

大卫的感恩祷告自然过渡到对上帝的赞美。他问道：“主上帝啊，我是谁？”与之呼应的是他赞美的呼喊：“因为在你以外没有别神”（撒下 7:22）。

7. Pink, *Life of David*, 2:333.

8.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182.

没有可比你的

大卫首先赞美上帝的伟大，这伟大显明在他对仆人所施的拯救恩典中：“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撒下 7:22）。这种荣耀上帝的渴望，是圣经中所有伟大祷告的共同特征。当以色列人因渡过红海而感谢上帝时，摩西祷告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出 15:11）。所罗门在圣殿献殿时的著名祷告中，也包含这样的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王上 8:23）。当约沙法面对亚扪人突袭而寻求上帝帮助时，他敬拜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代下 20:6）耶利米补充道：“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耶 10:6）。这种赞美上帝伟大之主题如此一致的一个原因，在于上帝的仆人们深知：赞美上帝的荣耀，正是我们得救的目的。明白这一点后，凡仰望上帝寻求救恩的人，都会带着因上帝的荣耀和恩典而满心赞美的灵来到他面前。约翰·加尔文评论道：“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当人们默想上帝，无论尊卑都呼求他，并认识到唯有在他里面才能得享完全的安息时，上帝才得到合宜的尊崇。”⁹

若基督徒觉得难以记住为何要信仰上帝的至高伟大，不过是证明了自己对圣经认识的浅薄。大卫曾“照我们耳中听见”的颂扬上帝（撒下 7:22）。如今，上帝通过圣经向信徒彰显他的伟大，因此衡量上帝话语深入我们内心的最佳标准之一，便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信：因上帝本身的威严与荣耀恩典，他配得信靠与赞美。

除了为个人蒙福赞美上帝外，大卫还颂扬了他对以色列民的赐福：“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救赎他们作自己的

⁹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373.

子民”（撒下7:23）。荣耀上帝也意味着为他教会的祝福而欢喜，因教会是通过敬拜与得胜的生活为上帝恩典作见证。大卫明确揭示了上帝创造、保守并坚固他教会的终极目的：上帝要在“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显出你的大名”（23节）。当上帝将不敬虔的迦南人逐出应许之地时，他彰显了自己的圣洁与大能；当他从埃及救赎以色列归为自己，羞辱其假神的可憎之物时，他向信靠之人显明了信实。如今，上帝继续通过将信徒从罪的奴役中救赎出来，并使他们渐变成他公义的形象，来为自己建立名号。

大卫以颂赞上帝在立约恩典中的信实作为赞美的巅峰：“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作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作了他们的神”（撒下7:24）。整部圣经中上帝子民的记录，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以及随后的教会历史，都宣告着上帝的信实：他必扶持并拯救一切以谦卑、荣耀上帝的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上帝最伟大的礼物永远是他自己，因此大卫的赞美无法超越这句欢呼：“你耶和华也作了他们的神。”这不仅是今生至高的福分，更是天国所赐的至高荣耀。约翰在启示录末章对永恒之城的描述，同样奏响这奇妙音符：“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21:3；22:5）。

我们赞美上帝的伟大和在他的教会中彰显的荣耀，原是好的。然而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赞美时，我们拥有上帝的恩惠，因为他可能通过我们的审判或我们的救赎得荣耀。同样，当我们颂扬上帝在这世上对他子民浩大的恩典时，我们应确保自己也在其中。耶稣阐明，我们不仅能知道上帝在他与子民立约的恩典中何等伟大，更能知道这恩典也临到我们：“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叫一切看见子而信他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6:40）。

没有可比你的

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

大卫唯在谦卑献上感恩、以赞美高举心灵之后，才以祈求作为祷告的终结，而这祈求正是为要实现上帝所应许的旨意。“耶和華神啊，”大卫恳求道，“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撒下 7:25）。

我们若把大卫的祷告不仅视为感恩赞美的典范，也视为恳求的榜样，便可汲取宝贵教训。首先，大卫的祈求是在上帝话语应许的根基上。他所求的，无非是上帝已主权性应许赐予的福分：

“万军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撒下 7:27）。这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若没有上帝的应许，我们便无可向他祈求；但当我们按着上帝的话语祷告，所求不逾其恩典所应许时，就能像大卫一样放胆呈明心意：“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27 节）。

耶稣敦促门徒，在祈求上帝成就他应许要凭恩典赐予之事时，当怀有最勇敢的信心：“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约 16:23）。奉耶稣的名祈求并非仅仅在祷告末尾加上“奉基督的名”，而是按照上帝为那些藉着信他儿子而来之人所启示的救赎旨意祷告。大卫正是如此勇敢地祷告：“主耶和華啊，惟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撒下 7:28）。亚历山大·麦克拉伦评论道：

“这祷告的主要教训在于：上帝的应许永远当成为祷告的基础与尺度。我们祈求的模版应是‘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抓住上帝的话语绝非僭越。真正的祷告是将天上降下的应许重新送回，如同为祈求之箭装上羽毛。”¹⁰ 这种放胆祈求上帝所应许之福的原则，

10. Alexander Maclaren, *Expositions on the Whole Bible*, 1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3:42.

进一步地激励了信徒们，将深入熟悉上帝话语中恩典的教导放在首位。

其次，大卫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教导我们祈求的终极目标应当是荣耀上帝本身。耶稣教导门徒首先要以“我们的父”称呼上帝来亲近他，继而祈求上帝彰显他圣名的荣耀并成就他在地上的工：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9-10）。凡在基督里得救的人，不仅会在上帝至高恩典面前谦卑己身，更会以我们的恩典救赎主在其一切属性上得着荣耀为至高的喜乐。这正是大卫祈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实现救赎应许的原因，好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并且“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撒下 7:26）。我们救恩的最高成就，是在从罪恶的灰烬中被救赎至公义荣耀的过程中，上帝能在其中得着荣耀；而我们内心首要的渴望，理应是上帝能藉着他赐予我们生命的莫大恩典而得着荣耀。

第三，大卫提醒我们要凭信心祷告。他的祈祷是照着上帝话语的应许献上的，终极目的是让上帝的荣耀广传。因此，大卫能凭着信心放胆祈求，正如我们的祷告也当带着从他话语而来的信心确据升到上帝面前。请听大卫在结束祷告时那充满信心的宣告，他求上帝成就所应许的，好让上帝因百姓得救而得荣耀：“主耶和华啊，惟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啊，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撒下 7:28-29）大卫以耶稣在被捕之夜作大祭司祷告时将要重复的话，作了结束祷告：“主耶和华啊……你的话是真实的。”（28节）耶稣不仅宣告上帝的话语真实，更指出正是上帝的话语使信徒成圣，从而能凭信心的胆量向上帝祈求。耶稣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 17:17）

没有可比你的

在他同在中的喜乐

当我们惊叹于大卫祷告中属灵的深邃与荣耀的高度，并受教于其优先次序时，不禁要问：是什么能使人如此祷告？答案显然在于贯穿经文的、大卫心中那满溢的惊叹与感恩。大卫因上帝向他应许的超乎想象之事而满心喜乐，正是出于对神圣恩典的欢然回应，他才以如此崇高的感恩与赞美祷告。因此，若问我们能否如此祷告，就当思量我们是否意识到上帝所应许、比赐予大卫更伟大的恩赐：上帝应许耶稣基督的信徒，不仅有一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君王，更让我们个人得以进入他国度的荣耀与丰富。保罗写道，信徒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8:17）。耶稣更进一步应许，凡凭他所赐信心得胜的人，“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3:21；另见太19:28）。若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中领悟，大卫的那更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向我们应许的何等浩大，或许我们会深受感动，如同大卫王般怀着谦卑、惊叹、感恩与赞美，坐在主前祷告。

大卫那样的喜乐会引领我们像他一样祷告，反之亦然。罗杰·埃尔斯沃思指出，大卫的祷告不仅“描述了喜乐之心，也开出了获得喜乐的处方”。埃尔斯沃思的意思是，像大卫所感受的那种在耶和華里的喜乐，不仅会引发像他那样的感恩祷告，而且在我们为上帝话语中启示的荣耀而感谢赞美时，这样的喜乐也会从祷告中流淌出来。根据埃尔斯沃思的观点，一颗被属灵喜乐高举的心“源于默想上帝的良善、为此表达感恩、安息在上帝的应许上并渴慕上帝的荣耀”¹¹。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励我们学习祷告呢？因本不配得却出于上帝主权的恩典而谦卑，为耶稣基督里赐予我们的浩瀚祝福而感恩，从而热切渴望上帝藉着他话语的成就来彰显他的荣耀。若我们能安然坐在上帝的同在，信靠基督，并在默想他话语中广阔而荣耀的应许时欢喜快乐，这将何等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命！

11.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164.

大卫的胜利统治

撒母耳记下 8:1-18

于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撒下8:15)

在

大卫作以色列王的巅峰时期，他写下了诗篇68篇，颂扬上帝赐予其子民胜利的荣耀。“愿神兴起，”他唱道，“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诗68:1）。大卫刚刚登基统一了以色列，攻占了耶路撒冷城，随后将约柜迎至圣山锡安之巅。他本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更永久的殿宇，却得到了上帝为他建立家室的应许：“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7:16）

尽管上帝已应许，异教诸国仍不断侵扰大卫的王国，甚至占据了上帝指定给他子民的土地。因此，大卫率领军队出征，决心亲眼见证他在诗篇中预言的胜利：“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熔化。”（诗68:2）。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记载的战役中，我们看到当大卫信靠上帝时，“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撒下8:6）。如此，基督徒的祷

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太6:10）在大卫王统治下的以色列成为了现实。此外，本章“描述了在上帝的国现今临在以及最终完全实现时，都永远成立的真理。”¹

战场上的胜利者

第八章读起来像是从大卫统治时期的官方编年史中撕下的一页。开篇的“此后”一词将这些军事征服的正式记录与先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尤其是上帝关于稳固大卫王位的应许。虽然这些记录涵盖的时间范围并不完全明确，但阅读本章会让人联想到一个连续的战争时期，大卫通过一系列胜利战役打击了以色列周边所有敌对势力。这些征战的结果，是为以色列确保了上帝早在应许之地时就划定的疆界。上帝在与亚伯拉罕立约时曾应许：“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创 15:18）。而通过这场圣战，大卫帝国的疆域恰好与这一应许完全吻合。

这场宏伟战役记载了四次重大攻势。首先，“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治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撒下8:1）。非利士人是定居于以色列西侧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民族。回溯士师时代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非利士人始终是以色列的主要军事敌手。正是非利士军队击溃了扫罗的军队并杀害以色列首位君王，导致大卫登基时国土半数沦陷于敌手。因此，当大卫刚成为统一以色列的君王并夺取首都耶路撒冷后，便立即率军与非利士人交锋。撒母耳记下 5:17-25 记述了上帝如何赐予大卫胜利，将这些敌人逐出以色列疆土。此刻大卫将战火引向非利士本土，意图一劳永逸消除威胁。我们虽不知米特亚玛的具体位置或其重要性，但历代志上18:1表明，大卫击败非利士人后夺取了其要塞重镇迦特及周边村落。²

¹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90.

² 译者注：“米特亚玛”（Metheg-anmah）是中译本中“京城的权柄”一词，原文希伯来文的直接音译。在大部分通用的英文译本中，该词都保留了音译，没有直接翻译，而中文译本大都取与和合本类似的翻译“京城的权柄”。

大卫的征服如此彻底，以至于尽管非利士人偶有在以色列历史上虽曾再度出现，却再未对大卫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在稳固一侧防线后，大卫立即挥军东进，攻打另一个宿敌摩押人：“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

（撒下8:2）。如此，摩押人对以色列的威胁便如非利士人般被彻底消除。

第三，边境甫定，大卫便率军北上进入亚兰人领地，即今叙利亚境内及更远地区：“琐巴王利合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撒下 8:3）。大卫面对众多顽敌，这无疑是一场持久战。琐巴位于大马士革以北的山区之外，大卫在那里将疆界确立至幼发拉底河（代上 18:3）。由于利合可能靠近以色列的黑门山地区，很可能亚兰诸王结盟对抗大卫，却终败于以色列人之手。

第四，在击败西北方向的亚兰人后，大卫转而攻打西南邻国以东：“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

（撒下 8:13）。以东人与以色列人血脉相近，是雅各兄长以扫的后裔，这可能解释了大卫最初为何放过这个邻国，直到以东人袭击其薄弱侧翼后才反击（见诗 60）。由于这些宿敌盘踞在坚固的山地堡垒中，大卫虽击败其军队并驻军占领土地，却并未完全征服该国（参诗 60:9）。

回顾大卫的征战历程，有几个显著特点浮现。首先，大卫倾覆了环绕他的邪恶势力。上帝曾应许“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撒下 7:11），唯有制服这些邪恶民族的武装力量才能实现此应许。非利士的势力被根本性粉碎，而大卫对摩押的胜利更伴随着血腥报复：“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

绳的存留。”（撒下 8:2）。圣经未明确记载大卫为何屠杀如此多摩押人，尤其考虑到大卫自身通过先祖路得拥有了摩押血统。一种古老说法提及，当大卫遭扫罗王迫害时，曾将父母送往摩押地寄居（撒下 22:3）。据传摩押人背信弃义地出卖或杀害了大卫的双亲，故此时他正在复仇。无论如何，摩押曾通过异教通婚诱惑对以色列构成属灵威胁（参民 25:1-9）。数百年后，先知以赛亚将摩押的最终灭亡归因于他在上帝面前的“狂妄、骄傲、忿怒”（赛 16:6）。约翰·加尔文指出：“既然主给[摩押人]多次悔改机会，他们却变本加厉行残暴之事，那么一次性施以应得惩罚、粉碎其傲慢气焰，实属公义之举。”²

作为圣战工具，用以审判恶人，大卫持剑处决敌人是正当的。若以色列要在世间成为圣洁之国，上帝的子民便不能与顽固的偶像崇拜者妥协。王对摩押人的血腥征服使上帝的子民得以安居。尽管亚兰人居住地距以色列更远，大卫仍击溃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尤其瓦解了其骑兵部队：“擒拿了他的马兵一千七百，步兵二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撒下 8:4）。

大卫的胜利不仅镇压了邪恶势力，还扩展了神圣统治。这一成就体现在他设立于大马士革和以东诸城的驻军（撒下 8:6,14）。通过这些驻军，大卫不仅压制了潜在敌人，还能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当以色列民举目望向宿敌，得知昔日的仇敌如亚兰人都“归服他”（6 节）时，心中便得安稳，这实为莫大祝福。

第三，大卫的胜利为他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一点在亚兰人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向大卫进贡。大卫“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还从亚兰其他地方夺取了“许多的铜”（撒 8:7-8）。

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406.

最后，撒母耳记下 8:13 指出，大卫因他的胜利行为获得了尊荣：“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这句话不应让我们认为大卫是出于骄傲和自我野心。相反，叙述者两次强调，上帝的大能是大卫胜利的原因：“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華都使他得胜”（第 6、14 节）。因此，大卫的名被高举是上帝赐予他仆人的胜利的一部分。“我必为你建立大名，如同世上伟人的名一样，”耶和華曾应许大卫（7:9），而通过顺服的信心，相信上帝的话语，大卫得到了上帝所赐的一切。

大卫的胜利预表基督的胜利

在本章记录了大卫的胜利后，我们注意到福音派解经家通常会立即将大卫的胜利与基督徒在属灵争战中要取得的胜利联系起来。例如，A. W. 平克写道：“对我们自身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大卫在此被视为基督徒的预表，他们内外都面临强大敌人的威胁。这些敌人不应被允许主宰信徒，而应与之进行生死搏斗。”³在某些版本中，大卫的成功被视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的榜样，信徒今天应经历这种生活，在持续的胜利中享受上帝的大能，胜过试探和其他属灵的敌人。

这一解读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对照其他经文可见，大卫的胜利并非如表面看来那般轻易。他所面对的是一群强悍、狡黠且致命的敌人，这些对手不会轻易向大卫屈服，因此作者强调唯有上帝才能确保这些胜利。例如，诗篇 60 篇的标题表明，该章所述的灾难性挫败就发生在大卫征战幼发拉底河期间。大卫不得不派遣将军约押率领精锐部队急赴南方，才在盐谷击败以东军队。同样，每个基督徒与罪恶和诱惑的争战也难免遭遇挫折和反复。因此，若从这段经文中引申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这一概念，就应当注意到

3.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46.

任何基督徒在与罪抗争时都可能经历的困难。

将大卫视为基督徒属灵争战预表的第二且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大卫首先是基督的预表。正确解读大卫生平的方式，不是骄傲地将自己置于他的位置，而是视自己为他的臣民，既服侍又全然依赖这位战士君王。正是耶稣战胜了上帝的仇敌，赐予他子民平安稳妥的安息。任何试图凭自己的属灵力量战胜邪恶的基督徒（即使信靠上帝），终将因肉体的软弱而失败。然而基督才是真正的君王，他的胜利为一切藉着信靠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确保了救恩。事实上，上帝之所以长久延迟实现他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安居之地，正是为了将我们的信心引向耶稣。约翰·加尔文阐释道：“上帝有意将应许给他仆人亚伯拉罕的恩典保留到大卫时代，好让信徒确知：亚伯拉罕的后裔确实要透过大卫的谱系降临，这地原是应许给那位后裔的。但这不过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圣经宣告他的权柄必从地极直到地极（诗 2:8；72:8）。”⁴

凭借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解读法，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胜利是预表，预示着耶稣为拯救他子民所取得的胜利。《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 26 条对基督君王职分的总结，将我们与撒母耳记下第 8 章的叙事联系起来：“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使我们都降服于他，统治并保护我们，同时遏制并征服一切他与我们的仇敌。”

大卫的经历预表基督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属地权势的对抗中。戴尔·拉尔夫·戴维斯阐释道：“新旧约共同见证：总体而言，人类和列国非但不渴望接受、反而竭力抗拒基督的统治；因此，他最终将建立的国度不是基于民意，而是凭借武力（参帖前 1:7 下-8；2:8-10）。”虽然基督的子民确实应当像鸽子般温良无害，甚至向世上的仇敌施以慈爱怜悯，但戴维斯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只要足够友善，天国就会降临……十字架已清楚显明：没有人能

4.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402-3.

在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黑暗权势……那国度终将降临，因为大卫的后裔基督会胜过一切反对与阻挠，征服所有他与我们的仇敌。”⁵

从基督的王权征服来看，大卫作为预表所取得的胜利，预示了其更伟大的本体在事工中将要实现的模式。大卫的主要成就是制服了环绕上帝子民的邪恶势力。他以属世的军事胜利达成的，耶稣已在属灵领域实现。上帝子民面临的重大威胁，是上帝律法对我们罪孽的公义定罪。基督通过献上自己完美无瑕的生命作为赎罪祭，为我们胜过了律法的定罪。保罗阐释道，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过，“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西 2:13-15）。此外，基督还瓦解了撒但信徒的压迫，这种压迫是基于对我们罪孽的指控和对应得地狱刑罚的恐惧。

马丁·路德曾讲述自己在撒旦统治下恐惧生活的经历，直到他通过基督的宝血领悟了基督的得胜。路德描述了一个异象：魔鬼嘲弄他，并断言尽管他已竭尽全力，仍会因罪孽坠入地狱。路德在灵性的痛苦中挣扎，最终猛然跃起高喊：“撒旦，你说的都对，我此生犯下的诸多罪孽唯有上帝知晓；但请在你清单末尾补上一句——‘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说罢，他抓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向魔鬼，后者仓皇逃窜，在墙上留下一个黑色污渍，成为路德获得救赎的见证。⁶

信徒们不仅面临审判的威胁——这威胁已被耶稣赎罪的胜利所解除——还活在堕落人类死亡诅咒的恐惧中。而我们的救主藉着大能的复活，同样征服了这个仇敌。保罗在宣告基督的三重胜利时欢呼：“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 15:55-57）

5. Davis, *2 Samuel*, 92-93.

6. 该故事记载于David Baron, *The Visions and Prophecies of Zechariah* (Grand Rapids: Kregel, 1972), 93-94.

其次，耶稣除了推翻邪恶之外，还建立了他的救赎统治。正如大卫将统治扩展到邻近的土地，基督也通过圣经为他的国度带来秩序。上帝话语的力量如此之大，一旦其影响在一个国家为人所知，人们就难以忽视其教导，而那些否认它的人只会遭受巨大损失。

第三，正如大卫通过征服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耶稣也为他的子民确保了无法估量的宝贵祝福。他的死确保了罪的赦免和被接纳为我们慈爱天父的家庭成员。耶稣为那些信靠他的人确保了永生，并差遣应许的圣灵作为神圣的资源，带来公义、和平与喜乐的祝福（罗 14:17）。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正如大卫为自己赢得了伟大的名声，耶稣也通过升天到上帝的右边获得了荣耀和尊贵。保罗解释说，天父上帝使耶稣复活，然后“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1:20-22）。

当我们不仅思考基督如何在属灵领域战胜仇敌，更思索他的恩典如何征服他子民的心时，同样的胜利清单依然适用。耶稣以他慈爱恩典的奇迹，并藉着赐予我们崭新重生之心的圣灵大能，推倒了我们罪孽的隔墙。如今他通过圣言的服侍驯服我们的生命，呼召我们以圣洁侍奉的生活向他献上活祭。上帝使耶稣的名在他子民心中格外尊大，以致我们爱他并甘愿在一切所为中荣耀他。保罗道出了信徒的核心渴望：在顺服于耶稣温柔轭下之后，“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8）。

忠心侍奉国度

撒母耳记下第 8 章在记载大卫战胜仇敌的同时，也记述了他对上帝所赐福分的顺服回应。在此，大卫确实为基督徒树立了榜样：我们当以感恩回应，归向基督为我们赢得的胜利。撒母耳记下 8:9-18

强调了大卫的三种回应：大卫侍奉敬拜上帝，大卫守护了上帝所托付的，大卫在他统治的土地上建立公正与平等。

首先，注意大卫如何因着耶和华赐予的胜利而侍奉敬拜上帝。撒母耳记下 8:9 提到附近哈马王陀以听闻“大卫击杀哈大底谢的全军”的消息。大卫击败了陀以的敌人哈大底谢，陀以显然注意到上帝赋予大卫的力量。因此，陀以派儿子向大卫求和，“问他的安，为他祝福”（10 节），并献上“金银铜的器皿”为礼物。大卫收纳这些财富不为己用，而是归给耶和华：“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治服各国所得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11 节）。

如同大卫一样，当今的信徒也当在世上如此代表基督的事业，以坚固并祝福他的教会。哈马王陀以能从大卫身上看见耶和华的能力与赐福，那些与我们同住一条街道或共事一处的非基督徒，也当如此见证。他们应当看见“圣灵的果子”（加 5:22），正是这果子使基督徒能在任何境遇中持守信仰。我们活出的见证应当为教会赢得美名，当人们想要表达钦佩时，我们应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戈登·凯德里写道：“基督徒最大的特权，除了亲身经历救恩与永生外，就是成为上帝向他人施爱的管道，并引领他们归向主。”⁷

这些通过与上帝之敌进行圣战获得的巨大财富，大卫深知完全属于耶和华。基督徒的财富虽多来自自身劳作，但我们也当像大卫那样，特别乐意奉献以支持上帝在教会内外施行的拯救恩典之工。这些财富无疑构成了大卫为建造锡安山圣殿而储备的重要部分。基督徒同样应当热切期盼看见基督的教会得以建立并坚固，好叫福音的拯救工作能加速推进。

陀以王对大卫胜利的回应提醒基督徒，有些人甘愿顺服基督的统治，是因上帝的恩典。使他们能够回应我们的见证。戴尔·拉尔

7.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71.

夫·戴维斯评论道：“若有君王与邦国与耶和华的国度争战，也必有人放下武器，在他的国度下寻求和平。”⁸基督徒不仅预见到对基督的敌对，也预见到那些被他恩典征服之人的顺服，因此应当更加热切地在世上为耶稣的事业效力，为他奇妙的救赎统治赞美上帝、归荣耀于上帝。

大卫不仅在世上服侍基督，其次还采取措施守护上帝所托付于他的：“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撒下 8:13-14）。

我们先前提到，大卫的征战艰苦卓绝，正如他在盐谷战胜以东人的战役。如今既得和平，大卫便采取措施防范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或对其王国的武装反抗。今日教会同样需要这种保护意识。保罗曾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 20:28）。保罗预言“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29-30节）。根据耶稣在启示录中写给众教会的信，教会领袖不仅要防备错谬的教导，也要防范不道德的行为（启 2:14,20）。教会如此，基督徒家庭亦然。敬虔的父母应当以上帝的恩典供应为根基，守护家庭远离不敬虔，保护儿女的心免陷罪中，并藉着上帝的话语和祷告，在主里养育他们。

第三，大卫在王权所辖之境确立了敬虔的统治。本章总结道：“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撒下8:15）。大卫为此设立了行政体系：约押统管军队，耶何耶大任史官，撒督与亚希米勒担任祭司，西莱雅为书记官，比拿雅执掌王的护卫。因大卫以公义为宗旨，这些领袖所需具备的核心特质，首先是他们个

⁸ Davis, *2 Samuel*, 94.

人对主的虔诚奉献及对主话语的顺服。我们亦当如此。无论上帝将我们置于何种责任岗位，我们都应确保敬虔占据主导，包括秉持公义与端正品行。因此，作为领袖与仆人，我们最根本的需求是自身的敬虔与信心，借此在我们所处的角落顺服地践行主的事工。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讲述其妻子对故乡堪萨斯的深厚情感。尽管他们长期居住于密西西比州，她仍特意运来堪萨斯的土壤与种子栽种，让花园里有一片堪萨斯的生机盎然。戴维斯以此比喻基督徒当如何回应耶稣为救赎我们取得的伟大胜利，像大卫为他的国度效力那样。⁹无论身处何方，我们都应播撒上帝话语的种子，传播基督福音统治下的天国公义。如此，凡有基督徒之处，必将涌现结出天国丰硕果实的花园，使耶稣的祝福被他的子民收获，并与这个匮乏的世界分享。

9. 同上, 96.

恩典的宴席

撒母耳记下 9:1-13

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撒下 9:7）



经一贯教导，救恩会带来生命强有力的转变。诗篇1:3宣告，喜爱上帝话语的人必“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耶稣说，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 15:5）。这种改变生命的恩典原则，在大卫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尤其是他登基成为以色列王后的黄金岁月。在撒母耳记下 6-7 章，我们看到了大卫对敬拜上帝的热忱。第 8 章展示了上帝在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中的赐福，为以色列带来了安息。撒母耳记下第 9 章则展现了上帝的恩典如何改变大卫的人际关系。同样，当任何人以真诚的信心委身于基督时，上帝的恩典将丰富他的敬拜，并转变他的公共与私人事务。

在大卫的所有成就中，他不仅是我們信心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是耶稣的先驱和预表。这意味着大卫作为耶和华的受膏者，

预示并预表了基督的救赎事工。基于此，正如撒母耳记下第 8 章描绘了基督为成就救恩而取得的胜利，撒母耳记下第 9 章中大卫对米非波设的祝福，同样彰显了上帝因耶稣之名为罪人所施的盟约之慈。

米非波设的悲惨境遇

约拿单之子米非波设首次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第 4 章。在父亲与祖父扫罗王于基利波山惨败阵亡的噩耗传来时，这个五岁幼童的乳母慌忙带他骑马逃亡，途中坠落导致双脚终身残疾（撒下 4:4）。这残疾成为他一生的印记，圣经每次提及米非波设都强调这使他无法正常行动的跛足，他的人生始终被残疾所定义。

除了丧失行动能力，米非波设还失去了继承权。在其叔父伊施波设（曾与大卫争夺王位）遭谋杀后，米非波设似乎开始在以色列境内过着某种流放生活。当大卫寻访他时，他正寄居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家里”（撒下 9:4），远离大卫的王城耶路撒冷。地名罗底巴意为“无草之野”，这不仅暗示米非波设被剥夺了家族领地，更表明他栖身于贫瘠荒芜之地。

此外，作为扫罗家族幸存的继承人，米非波设对大卫的王权构成威胁。古代君王处决潜在政敌是惯例，这很可能解释了为何他蛰居罗底巴。也正因如此，当被传召到大卫面前时，他战战兢兢地俯伏于地，结结巴巴地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撒下 9:6,8）。

最终，除了跛足的严重问题、继承权的丧失以及他威胁性的遗传因素外，米非波设无力改变自己悲惨的境遇。他父亲家族的覆灭，如同他从乳母马上跌落一般，可悲地决定了他无法自我修复的一生。

圣经读者有着充分的理由对可怜的米非波设及其揪心的故事产生共鸣。米非波设生动地展现了我们自身作为堕落于罪中的人类

困境。正如约拿单之子生于王室血脉，我们也都诞生于人类始祖亚当，人类之约的首位代表的尊贵谱系中。如同米非波设的遭遇，塑造我们生命的关键事件在我们尚未参与时便已发生。远在米非波设出生前，他的家族就因扫罗王的悖逆成为上帝的叛徒；远在我们出生前，人类家族也因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而陷入定罪（创 2-3）。耻辱带来了道德上的致命残缺。正如米非波设从马背跌落致残，我们也因人类始祖的堕落而残缺，丧失了取悦上帝或进入他国度的属灵能力。

米非波设的处境与我们自身的对比惊人地深刻。例如：当亚当因罪被逐出伊甸园时，我们在上帝荣耀里的产业便失落了；正如米非波设生活在远离大卫王座的地区，我们也逃离了上帝的面容，与他慈爱的祝福隔绝。当约拿单之子住在名为无草之野的城镇时，我们栖居在荆棘与虚妄丛生之地，无法结出永恒果实或从生命中获得真正满足。如同米非波设作为蒙羞被逐人类的子孙，我们生来就与上帝为敌，与他爱子的国度争战。因此圣经称不信之人为上帝的“仇敌”（罗 5:10）、“可怒之子”（弗 2:3），甚至魔鬼的儿女（约8:44）。正如米非波设畏惧面见大卫，罪人也战兢于遇见上帝。A.W. 宾克写道：“他惧怕上帝，竭力将上帝赶出思绪。对上帝圣洁、全能及全知的认知使他惊惶，唯恐与上帝有任何关联。”¹ 最终，如同米非波设面对大卫时的无力，堕落的人类无法凭己力扭转困境或重获上帝恩惠。

祝福的回报

鉴于米非波设所处的悲惨境遇，我们不难理解，何当他被传召觐见大卫王时会如此恐惧。他不知道的是，大卫寻找他是出于仁慈

1.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364.

的使命。本章开头描述大卫询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撒下 9:1）。当大卫完成他胜利的战争时，他的思绪想必常转向挚友约拿单在战场上的英勇。想起这位立约的同伴，他决心向约拿单在世的家人施恩。发现扫罗从前的一个仆人名叫洗巴后，他问道：“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回答：“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2-3 节）。经过这番对话，“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家里召了他来”（5 节）。

在审视大卫的行为时，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两种动机，第一种为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榜样。正是出于对约拿单的爱，大卫才想要向扫罗家族施恩。当大卫因击败歌利亚而初露锋芒时，是约拿单将自己的战袍赐予大卫，为他赢得威信（撒上 18:1-5）。当扫罗在狂怒中企图夺取大卫性命时，是约拿单提醒大卫（19:1-20:42），后来更在父亲追捕期间冒险以信心鼓励大卫（23:15-18）。大卫永远不会忘记约拿单忠实的友谊及其对自己人生的深远影响。这份记忆如今激励他为约拿单的家族行慷慨之事。

我们同样应当对他人给予我们的服事与爱心表达感激。若想起某人在人生关键时刻给予的重大帮助，就当思考如何将这份祝福传递下去。有时可能是经济援助，有时则是情感支持与属灵鼓励。我们不仅要感恩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更应觉察上帝如何以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带来救赎与祝福。若有人曾向我们见证福音，我们就当热切地向他人作见证；若曾受益于亲友的代祷，就当承担起同样的代求事工。每个基督徒都有充足理由向上帝感恩，这份感恩当促使我们效法大卫，主动寻求途径去祝福他人，正如我们曾蒙受祝福。大卫主动施恩的举动，最生动彰显了上帝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威廉·布莱基评论道：

驱使他寻找扫罗家中任何迷失成员以施恩惠的情感，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引领耶稣去寻找并拯救失丧者的情感。因为那确实是上帝始终对我们堕落人类所持的态度。这世上可见的景象，并非人类追寻上帝，而是上帝追寻人类。²

盟约之慈

大卫向米非波设施恩的第二个原因，为我们描绘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彰显的慈爱。大卫不仅因感恩之情而行动，更因他曾与约拿单就其子嗣立下盟约。撒母耳记上 20:12-17 记载，约拿单警告大卫其父的仇恨，并在同一会面中要求大卫承诺在其登基后保全约拿单家族的生命。约拿单还说：“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撒上 20:15）。大卫应允并起誓坚守这圣约之诺。

当所有敌人都被击败时，耶和华剪除大卫一切仇敌、使其王位稳固的时刻已然来临。许多君王会以处决所有潜在竞争者来终结此事。但大卫铭记他的约誓并以信实回应。

大卫恩待米非波设的举动彰显了盟约纽带的价值，它超越私人承诺，使之成为公开见证。基督徒加入地方教会时立下盟约，公开承诺尊崇基督并支持教会的敬拜与事工。蒙召担任教会职分的基督徒起誓立约，承诺持守圣经教义并忠心事奉上帝的群羊，正如父母在婴儿受洗时立约要在主的养育和训诫中抚养子女。当今最常见的盟约是婚姻纽带，男女双方公开承诺以忠贞之爱彼此相待。这些盟约将我们与旨在激励行为忠信的公共责任绑定。约拿单去世时米非波设年仅五岁，如今他已年长到能拥有自己的孩子，因此，自大卫同约拿单立约以来可能已过去至少二十年。尽管如此，“那个在庄

2.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140.

严仪式下、伴随着严厉诅咒所立下的神圣誓言，迫使他以奉献之爱行事。”³

我们生活在一个将盟约义务视为不必要且麻烦负担的时代。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走出非洲》以其对浪漫与爱情的不道德态度，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其中一幕，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角色坐在海滩上与罗伯特·雷德福饰演的情人交谈。她希望他娶她，而他回应道：“你以为一张纸能让我更爱你吗？”这正是当今世代的心态：盟约誓言不过是空洞的形式。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

“世人所未见的是，真正深爱的一方愿意自我约束，甘愿承诺，欣然承担义务，好让另一方能安稳地立于这份爱中。”⁴

大卫对圣约之爱的信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描绘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他子民的爱。大卫似乎意识到，他的圣约怜悯正是上帝对我们怜悯的写照，他提到要向约拿单的儿子展示“神的慈爱”

（撒下 9:3）。

正如大卫向米非波设施怜悯，上帝也因他在基督里的圣约应许而对罪人施怜悯。我们在第 1 节和第 7 节看到，大卫谈到因约拿单的缘故要显明“慈爱”。被译为“慈爱”的希伯来词是 *hesed*，这个伟大的圣约词汇代表着忠实的奉献与坚定的爱。大卫因约拿单的缘故赐福米非波设，以履行他所立的约。上帝对信徒的拯救怜悯也源于类似的动机。出于对与爱子耶稣所立之约的信实，上帝喜悦拯救那些悔改并相信福音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因“永约之血”而称颂上帝：基督借此承诺为选民的罪而死，天父也承诺藉着人对耶稣的信赐予他们永生（来 13:20-21；参约 6:36-40）。

正因为上帝以圣约之恩拯救罪人，大卫对米非波设的仁慈召唤才如此美妙地预表了基督的拯救。沃尔特·钱特里进一步阐述：

我们因堕落而破碎残缺，却活在亚当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虽为他的仆人，我们却并不热切渴慕来到他面前……直到某日信使来到，告知我

3.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01.

4. 同上。

恩典的宴席

们：“主在召唤你。”是他主动寻访并差人来召，而非我们迈出相见的第一步。早在我们萌生与基督对话的意念前，他已将我们放在心上！否则我们该如何向他开口？又能说些什么？我们本应灭亡！我们无物可献！我们对他心存畏惧！⁵

然而耶稣以恩言慈声向我们说话：“不要惧怕”（撒下9:7），继而将他的公义赐予我们，使我们承受永恒的产业。我们怀着何等喜乐，像米非波设那般立于耶稣基督面前，谦卑领受如此丰盛的恩典！

嗣子的特权

大卫对米非波设的仁慈，不仅彰显了上帝拯救我们所用的立约恩典，他所赐的福分更对应着基督徒藉着与基督联合所得的儿子名分。用神学术语来说，大卫施予米非波设的恩典不限于称义；他不仅赦免了约拿单之子的罪并接纳其进入团契，更赋予其本属于大卫众子的特殊身份。这正是上帝通过信靠耶稣赐予我们的福分。约翰福音 1:12 宣告：“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威斯敏斯特信条 12.1 精辟阐述了得儿子名分的教义：凡因信基督得称为义者，“被归入上帝的子民之列，享受上帝儿女的自由和特权”。

撒母耳记下第 9 章虽未明说得了儿子名分（因这在旧约以色列并非正式习俗），但所描述的情景与其实质完全吻合。首先，当米非波设俯伏在大卫面前自称卑微仆人时，大卫扶他起来，赐他在王室宴席上的位置：“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撒下 9:7）。“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11 节）。尽管他曾畏惧大卫的愤怒会使自己沦为阶下囚，却意外获得了收养的恩典，重获王子尊位。

5.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189.

同样，当上帝藉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接纳我们时，他便赐福我们，使我们蒙悦纳进入他慈父般的爱中。一个孩子若未被父母全心接纳，就不算真正得儿子名分；而上帝在基督里向所有儿女张开他慈爱的怀抱。这正是保罗所写上帝“因爱我们……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弗 1:4-5）的原因。荷兰神学家威廉姆斯·布雷克尔阐释了我们整个救恩如何沐浴在爱中：“爱是永恒拣选的源头；爱差遣耶稣到世间作他们的担保；爱将他们从世界引向他，迁入他爱的国度；爱持续照耀他们；爱保守他们；爱带他们进入荣耀；爱生出与他完美的联合及对他的爱。”⁶

上帝慈父般的爱，是基督徒在基督里得儿子名分所领受的首要福分。复活后，耶稣对抹大拉的马利亚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约 20:17）。耶稣意指通过我们与他的联合，信徒如今享有与天父相同的家庭关系，正是耶稣作为真实且永恒的圣子始终享有的关系。

菲利普·莱肯讲述了一位女性如何体会到父爱奇迹的经历：她与丈夫前往韩国收养第一个孩子时，发现他们的小女儿重病住院。他们匆忙赶到医院，第一次来到女儿床边。这位母亲惊讶地目睹了丈夫身上的变化：

原本不擅长照顾婴儿的蒂姆，立即伸手进婴儿床抱起了斯蒂芬妮。他无比轻柔地将她搂在臂弯里摇晃。就在那一刻，父女之间建立了深厚纽带。我泪流不止地看着丈夫脸上那种前所未有、充满爱与奉献、难以置信的神情。⁷

这位养母所见证的，不过是天父通过耶稣基督赐予每个孩子的完美之爱的缩影，因此保罗称我们为上帝“蒙慈爱的儿女”（弗 5:1）。

其次，大卫将米非波设收养为家庭成员时，恢复了他所失去的王室继承权。大卫宣告说：“我必……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

6. Wilhelmus à Brakel, *The Christian's Reasonable Service*, 4 vols. (Grand Rapids: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1993), 2:421.

7. 引自 Philip Graham Ryken,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212.

归还你”（撒下 9:7）。王对洗巴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9 节）。新约中也有大量类似的话语指向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保罗向每位上帝的儿女保证：

“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 4:7）。

通常，继承人需在父母离世后才能获得财富。但作为上帝的继承人，我们或通过离世、或通过基督再来而进入荣耀之时，便能得着产业。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罗 8:17），因此，基督的一切丰富都与我们共享。彼得展望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 1:4）。托马斯·休斯顿赞叹道：“这产业中的喜乐何其丰盛，远超所想！信徒可以宣称拥有上帝的一切所是、所有、所为与将做之事，并全然安稳地得着……圣子与父同享的所有喜乐与福分，以及他所受的荣耀，他们都必永远与他同享。”⁸为要享受这荣耀永恒的产业，信徒自身也将被改变，成为荣耀。约翰惊叹道：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一 3:2）。

大卫赐予米非波设的第三项特权，是父亲般忠实的照料与供应。我们从大卫为米非波设未来收入所做的安排中可见这份关怀。他吩咐洗巴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当时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撒下 9:9-10）。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规模暗示米非波设获得了广袤土地，将享有远超充足的收入。

身为上帝的儿女，虽仍然要尽我们工作的义务，但上帝却应许会透过我们的信心与顺服，以信实的父爱供应所需。耶稣劝勉道：“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太 6:31-32）。知晓

8. Thomas Houston, *Works: Doctrinal and Practical*, 4 vols.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76), 1:176.

上帝的供应，并不会让祷告失去目的，反应激励我们更迫切祷告。正如耶稣所教导的：“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 7:9-11）。为契合他国度的属灵优先次序，上帝有时会为我们的属灵益处而暂扣世俗福分，如物质财富、健康体魄和属世朋友。但上帝的儿女可以确信，当我们藉祷告祈求，必得着“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类属灵福分（罗 14:17）。

因基督的缘故

米非波设若难以相信大卫会让他同席于这恩典的宴席，尤其考虑到大卫本有诸多理由轻看他，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王用“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撒下 9:7）这句话，向他确保这恩赐的确定性。此言为米非波设改变了一切，因他深知大卫与其父亲之间的深厚情谊。此外，他逐渐明白，大卫赐予他的福分，乃基于与约拿单所立的约誓。

同样地，基督徒若可以确信自己必能领受作为上帝儿女的一切福分，皆因“为基督的缘故”这句话。这短短几字正是开启上帝圣约所有祝福的钥匙，正如保罗所颂扬的：“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弗 1:3）。约翰也说：“我小子们哪，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约壹 2:12）。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得称为义、被收纳为嗣子、藉圣灵成圣，并最终作为上帝的子民得享荣耀。这一切永恒的丰盛恩典，都透过信靠耶稣赐给了罪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如此呼唤（太 11:28）。“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 22:17）。

在观察大卫对米非波设的仁慈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大卫实际上所做的超出了他盟约承诺的要求。大卫承诺不会“剪除”约拿单的后裔。出于一种荣耀上帝的恩典，大卫为这位朋友之子提供了远超承诺的厚待。然而，大卫能为米非波设提供的仍有其限度。本章结尾处

提到，“他两脚都是瘸的”（撒下 9:13）。尽管蒙受大卫收养之恩的祝福，米非波设仍是一个令人怜悯的形象。

谈及基督徒的救赎时，上帝所赐予的“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 3:20）。基督赐福的大能没有限制，也没有任何伤痛或悲哀，是他神圣拯救之力所不能及的。当施洗约翰差遣使者，确认耶稣就是真正的弥赛亚时，耶稣以自己向受难受压者施行大能事作为回应：“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 11:5）。大卫无法为米非波设做到的，耶稣将为众多瘸腿和病弱之人成就。当耶稣再来时，他将彻底摧毁罪及其致残性后果的整个体系：“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

看到大卫所赐予的一切，以及他因信守盟约誓言而确保的一切，约拿单之子自然接受了所有馈赠。米非波设若拒绝相信大卫的仁慈、拒绝他恩典般的养子之邀，该是何等愚昧！而若有人领受了耶稣基督福音所赐的救恩，包括上帝儿女的一切特权，却因冷漠或不信转身离去，岂不更加愚不可及！耶稣宣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约 5:24）

当我们信主之后，那曾为我们赢得上帝拯救之恩的宣言——“因基督的缘故”——如今成了我们回应他恩典的座右铭。上帝既因基督的缘故将万物赐给我们，我们也当为同一缘由将全人全心献上。为他的缘故所失去的，绝不会令承受基督荣耀的后嗣们陷入贫瘠。保罗写道：“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腓 3:8-10）因着“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第 8 节），并感念上帝儿女所蒙的无限恩典，我们活着只为讨他喜悦、荣耀他，在上帝为爱子摆设的恩典筵席中欢欣。

在主里刚强

撒母耳记下 10:1-19

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愿耶
和华凭他的意旨而行！（撒下 10:12）

撒

母耳记下主要讲述了大卫作以色列王时期的两个故事。开篇几章记载了大卫在扫罗死后登上王位的过程，并以大卫在敬拜、征战和个人见证上的伟大成就推向高潮。

这段大卫生命中的黄金时期，核心在于上帝在撒母耳记下第 7 章所记载的大卫之约中应许的恩典。然而到了第 11 章，叙事陡然转折，描述大卫因与拔示巴犯罪并试图掩盖罪行而走向堕落，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衰败与沉沦。

撒母耳记下这两部分内容的过渡发生在第 10 章。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些关于大卫与亚扪人后续战役的记载意义不大。但撒母耳记下第 10 章与前文形成呼应：第 9 章记载了大卫向约拿单之子米非波设施行仁慈的成功事工，而这场亚扪战争也为后续章节埋下伏笔——正是在此背景下，大卫最终放松警惕，沦为最致命敌人（即自身罪恶私欲）的猎物。

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的应许之一，就是要赐予以色列民在应许

在主里刚强

之地得享安息（撒下 7:10-11）。第八章记载的军事胜利战役，正是倚靠上帝的大能确保了这份安息。因此，大卫竟然不得不迅速率军重返战场，这未免令人意外。大卫虽已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安息，但仍需凭信心持守刚强以维系这份安息。基督徒亦是如此，我们虽藉信靠耶稣基督进入他所赐的安息（太 11:28；来 4:3），却仍需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直到主再来。保罗劝勉我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弗 6:10-11）。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生动展现了上帝的仆人们如何倚靠他的大能争战得胜，他们安歇于主怀中，从而在信仰之战中刚强有力。

大卫对哈嫩的仁慈

第 9 章与第 10 章之间的关联体现在大卫渴望以“恩典厚待”亚扪人的新王哈嫩（撒下 10:2）。此处“恩典”一词与撒母耳记下 9:1 和 3 中译为“慈爱”的原文相同。在研究第 9 章时，我们注意到这个希伯来词语 *hesed* 通常被译为“盟约的信实”或“坚定的爱”。在大卫对待米非波设的事上，我们知道他展现仁慈是为了履行与少年父亲约拿单所立的盟约承诺。而在第 10 章中，正是哈嫩父亲拿辖的“恩典”或“慈爱”激发了大卫的美德：“此后，亚扪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作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撒下 10:2）。

拿辖是长期统治亚扪人的王，曾在扫罗执政初期残忍攻击以色列的基列雅比城（撒上 11:1-11）。很难想象大卫会与这样一位邪恶的异教统治者立约。但可以想象，在大卫为躲避扫罗而流亡的岁月里，其中部分时间是在靠近拿辖领土的周边地区度过的，扫罗的亚扪敌人可能认为，向扫罗的以色列对手大卫提供援助或物资是权宜之计。甚至更容易理解，走投无路的大卫会接受这样的帮助。如今多年过去，大卫决意回报拿辖的善意，诚心实意地与其继承人建立联系。“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撒下 10:2），

这一友好举动类似于当今国家派代表出席元首葬礼的行为。

将撒母耳记下第 9 章与第 10 章结合起来，我们得以窥见大卫作为上帝信实守约仆人的形象。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所言，撒母耳记下的记载者“想要塑造大卫作为一位施行 *hesed*（慈爱）的君王”。¹

大卫向邻邦施以仁慈与忠诚，为信徒树立了卓越榜样。这位君王拒绝屈服于诡诈与欺骗，始终以质朴善意立身行事。当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保障后，与亚扪人的任何进一步战争都不会因大卫的失礼而引发。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必有人建议大卫趁拿辖去世之机谋取利益。但大卫拒绝以狡诈算计作为行事准则。约翰·加尔文劝勉我们效法此道：“因此行善之时，莫过分计较自身得失；勿妄加揣测结局如何。当将一切交托上帝，因结局本乎他，我们只需遵行他的吩咐。”² 信徒与人交往时，目标应是信靠尊荣上帝，而非算计欺诈可能带来的利益。

在与他人包括非信徒交往时，圣经命令基督徒要行善并追求和睦。保罗写道：“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加 6:10），以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 12:18）。若有人指责大卫如此对待那些可能背信的异教邻舍，耶稣则以这条诫命回应：“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太 5:44-45）。威廉·布莱基指出大卫的榜样何其罕见，而效法之人将蒙何等福分：

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有权势者若常寻求机会增进友好精神，实乃该国幸事。教会中若各派领袖更倾向于采取调与与医治的措施，而非疏离与分裂的手段，亦是教会之福。在家庭生活，及任何持不同观点、有不同性情者共处的场合中，这种爱好和平的精神极为珍贵。那些好斗

1.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220.

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450.

成性、动辄嘲讽、激怒他人、制造分裂之人，实为社会之害。而那些以柔和应答、传递善意信息、奉献爱心祷告为处世之道的人，理应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与感激。³

第9章记载了大卫向以色列选民米非波设施以盟约之爱；作为其延续，第10章记载了大卫同样向一个迷失、不敬虔、侍奉偶像的外邦统治者哈嫩彰显恩慈。耶稣在新约中延续了这一榜样，他因宣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而面临死亡威胁（加4:25-29）。在撒种的比喻中，耶稣将天父比作一位将真理的种子撒向各类土壤的农夫（太13:1-9, 18-23）。使徒行传多次记载使徒及其同工向非信徒传讲福音。当时撒玛利亚人与大卫时代的亚扪人同样遭人厌恶，但“腓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徒8:5）。正如大卫向亚扪邻邦施恩，耶稣基督也通过向全世界广传福音彰显恩慈。戈登·凯德里强调，大卫的榜样教导我们“以同情与恩慈向哀伤的世界伸出援手”，并铭记“上帝甚至向当今世界的哈嫩们伸手，他必使其中一些人成为圣徒！”⁴

哈嫩的多疑与羞辱

耶稣教导说，通过爱我们的仇敌，基督徒将显示出自己与非信徒的不同（太5:47）。这正是我们在哈嫩对大卫善意使团的回应中所看到的。当大卫的仆人出现时，哈嫩的谋士们怂恿他怀疑其中有诈：“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察窥探、要倾覆这城吗？”（撒下10:3）。

大卫的单纯彰显了他的信心，而哈嫩的猜疑，受其谋士的影响，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147.

4.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83.

显露出他内心的败坏。马太·亨利评论道：“虚伪之人总以为他人与自己一样虚伪；对邻舍怀有恶意者，也决不相信邻舍对自己怀有善意……无端的猜疑[暴露了]邪恶的心思。”⁵ 有解经家认为，哈嫩早已谋划联合多方势力摆脱大卫的掌控。但经文仅表明哈嫩生性多疑，且惯于以恶意揣度他人，因而轻率地对邻邦采取敌对行动。哈嫩与大卫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展现的是倚靠上帝眷顾的安稳之心，后者则是不信者永无安宁的悖逆之心。加尔文指出：“若丈夫猜忌妻子，主人怀疑仆人，邻里互相提防，这毒液便会侵蚀心灵。人们非但无法赢得平安，反会失去平安。”⁶ 大卫示范了缔造和平的最佳方式：施以信任与仁慈；而哈嫩则证明，若缺乏植根于上帝主权恩典的信任，便既无仁慈也无和平可言。

罪恶之心的败坏总会通过恶行表现出来，哈嫩对待大卫使团的行为正是如此：“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撒下10:4）。这一行为在古时是极其卑劣的侮辱。胡须是男子气概的象征，剃去半边胡须是极具羞辱性的侮辱。更甚者是割破衣服使大卫臣仆的下体暴露。大卫的应对首先是维护使节的尊严，让他们留在耶利哥等待胡须长齐后再回耶路撒冷。与此同时，亚扪人与大卫王国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若大卫对哈嫩的恩慈预表了基督差传福音给万邦的怜悯，那么哈嫩卑劣的拒绝，则预表了基督仆人在不信之人中常会遭遇的对待。A·W·宾克评论道，哈嫩羞辱大卫臣仆的行为“预示了人子仆人们为谋求他人福祉时将受到的待遇：这些仆人遭到嘲弄与侮辱，

5.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83-84.

6.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451-52.

不被接纳，他们被‘打发走’，蒙羞受辱。如今人们有其他同样有效的方式羞辱和贬损福音的仆人们。错误的指控被加诸于他们身上，虚假的传闻四处传播，以致他们被许多地方排斥。”⁷正如保罗所指出的，福音对于信的人而言是带来救恩的“基督的馨香”，对于灭亡的人则是“死亡的气息”（林后 2:15-16）。

哈嫩在羞辱大卫臣仆的罪上变本加厉，又加上不肯悔改的罪。亚扪人发现“知道大卫憎恶他们”（撒下 10:6），或许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然而他们非但不悔改，反而“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合的亚兰人和琐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以及玛迦王的一千、陀伯人一万二千”（第 6 节）。比犯罪更恶劣的是拒绝道歉和悔改。亚扪人似乎从未想过大卫可能会宽恕他们对其臣仆的恶行，反而准备发动一场恶战。

那些明知自己得罪了上帝却仍不信的男女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已应许赦免他们并恢复他的祝福；而他们非但不认罪并寻求上帝宝座的怜悯，反而更加顽固地对抗上帝的话语和基督的仆人，徒劳地与全能的神圣力量交战。如此一来，罪人可悲地丧失了上帝通过他独生子赎罪宝血所赐予的赦免之恩。想想哈嫩甘愿付出的巨大代价和他所冒的风险，全因他昏暗的心无法想象大卫会宽恕他并恢复和平。而今日那些从未考虑过顺服上帝怜悯的男女，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和招致的祸患远甚于他：终其一生因不敬虔而饱尝悲苦，最终还要从那位被他们拒绝怜悯的上帝那里承受永恒的审判。

为子民勇毅前行

为求自保，哈嫩从邻近的亚兰人（亦称叙利亚人）那里买通了一支规模可观的联军支持。为了迎战亚扪联盟，大卫差派他的元帅

⁷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381.

约押，统带他的职业战士“勇猛的全军”出去（撒下 10:7）。一场战斗在城门处（可能是亚扪人的首都拉巴）打响。当援军抵达时，约押被迫分兵两路作战。叙利亚援军溃逃，亚扪人则退守城墙之内。随着敌方计划受挫，约押返回耶路撒冷（8-14 节）。

当亚扪人的地方联军被以色列人击败后，他们仍不悔改，反而决定付出更高代价。他们臣服于亚兰首领哈大底谢的统治，后者从幼发拉底河彼岸调来了更庞大的盟军。这很可能是一支集结了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大部分军力的强大军队。大卫亲自率领以色列主力迎战，这显然是古代世界的一场重大战役。大卫率军渡过约旦河进入亚扪地界，击溃了跨幼发拉底河的盟军：“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四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军长朔法”（撒下 10:18）。⁸当盟军首领们意识到战败后，向西北方撤退，“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19节）。本章以具有战略意义的陈述作结：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兰人不再愿与大卫的敌人结盟，因他们“不敢再帮助亚扪人了”（19节）。

毫无疑问，记载约押战役和大卫对抗亚扪联盟的宏大军事行动的这十四节经文，概括了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历史事件。从圣经的神学与属灵旨意来看，最值得关注的是约押在首场战役中的领导力。面对亚扪大军压境至其都城门前时，约押获悉另一支叙利亚军队正从后方逼近（撒下 10:8-9）。他挑选精兵应对亚扪守军，同时将主力部队交由兄弟亚比筛指挥以阻击叙利亚援军。这个计划虽显孤注一掷却颇为明智：“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

8. 历代志上 19:18 记载的数字是 7,000 辆战车和 40,000 步兵，而非骑兵。鉴于 7,000 辆战车的数量似有夸张，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历代志文本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不过部分学者在 40,000 这个数字上更倾向历代志的记载，认为被歼灭的是步兵而非骑兵更符合常理。详见 A. A. Anderson, *2 Samu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1 (Dallas: Word, 1989), 148.

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第11节）。约押既无法攻取城池，也不能歼灭敌军，便担忧以色列军队的两翼都可能覆灭，因为无论哪一方取得优势，都能回师援助另一方。

最发人深省的是约押对亚比筛的激励之言，这在当日诸多惨烈事件中被圣史着重记载：“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愿耶和華凭他的意旨而行！”（撒下10:12）约翰·加尔文指出，约押提出了两个正当的开战理由：“民众的福祉与共同安全，以及上帝的荣耀。”⁹ 在上帝眼中，除保护受攻击的子民和宗教自由外，其他所有开战理由皆属非法且不义。

在关于大卫统治的记载中，约押至今鲜少展现出属灵美德的典范。但此刻，他的话语却真切地呼唤基督徒要刚强为主而战，勇敢对抗邪恶势力。约押申明了以色列事业的正义性，并提醒我们：当为真理与敬虔奋斗时，应当勇敢献身于上帝的事工，寻求他大能的帮助。约押提醒士兵们，他们的勇武将直接影响家人和全体上帝子民的安全，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当今在世俗对立中服侍上帝的基督徒也当意识到，我们的教会和家庭正面临着何等重大的利害关系。“为本国的民……作大丈夫”这一呼召，应当激励基督徒男女为真道争战、持守符合圣经的敬拜，并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不信上帝世界的侵蚀。此外，如同约押和亚比筛面临双向威胁时那样，基督徒应当竭力在基督及其话语的旗帜下联合，使不同会众和宗派的忠信信徒能同心抵挡不信与罪恶的合流势力。

约押不仅做出了最审慎的安排，并劝勉士兵们在侍奉上帝时展现勇气，还提醒他们上帝才是胜利的真正源泉。“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约押激励道，并补充说：“愿耶和華凭他的意旨而行”（撒下10:12）。约押正确地指出，上帝子民的职责是忠

⁹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458.

心地为主的事业效力，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的智慧和旨意。基督徒可以绝对确信，上帝终将赐予他的子民胜利，因为耶稣已应许“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教会（太 16:18）。至于主是否愿意让我们在特定的争战中得胜，这是由他这位历史的智慧主宰来决定的。

无论主是否赐予我们这一代人，在持守圣经权威与教义、建立并保守健全的教会与宗派、以及远近传播福音的争战中得胜，基督徒都能确信，我们为主所做的工绝不会徒然。上帝常会使用我们在看似失败的事业中的奋斗，来激励后来取得胜利的人，播下日后开花结果的种子，并单纯地天界的注视下使他的名得荣耀。这正是保罗在向早期基督徒强调基督通过复活得胜时的劝勉：“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加尔文敦促基督徒要牢记我们为之劳苦的得胜事业，看到“上帝得尊崇与事奉，信仰保持其纯粹的单纯。当我们关注这些时，就不可怀疑上帝要维护他的事业，既为他的事工，也为共同的益处。”¹⁰

属灵争战的功课

按照新约的教导，基督徒当今所进行的重大争战，主要体现为属灵层面的交锋。保罗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

在将撒母耳记下第 10 章的教训应用于我们的属灵争战时，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信徒所面对的是一位不依不饶的仇敌，他将持续被激怒直至基督再来。在启示录第 12 章的象征性历史中，使徒约翰的异象将整个历史描绘为一场大战：大红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启 12:9），与女人后裔，

10. 同上, 465.

就是耶稣基督的征战。根据这一异象历史，大红龙因基督的救赎之工被摔下。然而这并未终结属灵争战，因为尽管败北，那龙仍凶暴地追赶上帝的子民，“因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第12节）。充满恶意的“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第17节）。

我们在大卫与亚扪邻邦和平共处失败的经历中，也看到同样无休止的争战。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解释道：“当哈嫩和哈大底谢的亚兰盟军起来攻击大卫时，世上的君王和统治者也同样执意抗拒耶和華，及其大卫式弥赛亚君王的统治。”¹¹ 基督徒同样要面对持续的属灵争战，无论是迫害还是错谬教导，直等到基督再来，使我们在他永恒的荣耀中得享最终的安息。

其次，正因如此，基督的子民必须时刻保持警醒与预备。当大卫的和平使团意外遭受侮辱时，他之所以能迅速应对，正是因为有那队“勇猛的全军”（撒下10:7），那些始终保持战备状态的以色列人。同样，今日的教会也需要在信仰上坚固、在祷告上警醒的成熟信徒。在哥林多后书2:11中，保罗强调不可被“撒旦……胜过”，并指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番话的背景是保罗敦促信徒彼此饶恕，指出教会内部的纷争会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4:27中，保罗也警告不可容怒气持续发酵，强调“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因此，教会当警惕假教导、内部纷争或不符合圣经资格的领袖，新约明确指出这些都会引发分裂与败坏（徒20:29-30；林前1:10-13；林后11:13）。就个人而言，基督徒必须谨防贪婪、骄傲或私欲在心中滋长。所罗门劝诫道：“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4:23）。男女信徒都当守护自己的关系，远离淫乱、情感或灵性上的不和，以及可能演变为致命罪行的世俗习惯。“务要谨守、警醒。”彼得警告道，“你

¹¹ Davis, *2 Samuel*, 109.

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

然而，若没有属灵的力量来坚定抵挡罪恶和撒但，仅靠警醒是不够的。因此，第三，属灵争战要求信徒装备唯有上帝才能赐予的力量。“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保罗写道（弗 6:10），敦促我们在属灵上装备自己，以便“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 11 节）。保罗关于上帝所赐全副军装的比喻，主要涉及在公义上的实际操练，以及通过上帝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信心（第13-17 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在罗马书 12:2 中劝勉道。基督徒还要加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一进攻武器，以及祷告这一强大的武装（弗6:17）。

简而言之，那些在生活方式上不够警醒、又不借着圣经更新心思、查考与背诵经文以及规律祷告来刚强自己的基督徒，将缺乏必要的预备和属灵力量，无法保护自己的婚姻、家庭和教会免受属灵敌人可能发起的突如其来的攻击。

在他脚下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属灵争战要求我们服从那位真正的大卫后裔、救主与主的大能带领。撒母耳记下的叙述清楚表明，大卫的胜利基于上帝不可破的立约应许：“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撒下 7:16）。同样，上帝也应许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 2:8）。因此，耶稣右手握着胜利，并随时预备将胜利赐给他的子民。他最伟大的战利品，是当敌人归顺并跪拜在他脚下，成为他救恩之乐的宣传者时福音的得胜。他向所有事奉之人立约应许：“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 6:40）。因着基督作为立约之主在十字架上的胜利，保罗告诉信徒：“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罗 16:20）。

在主里刚强

因此，升天并掌权的主耶稣呼召他的教会持守信心直到末了。启示录 12:11 告诉我们，信徒们“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约翰写道：“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一 5:4）。在这胜利的确据中，耶稣应许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示 3:5）。

第二部分



罪的工价

大卫的骇人罪行

撒母耳记下 11:1-5

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她来了，大卫
与她同房。（撒下 11:4）

我

们常说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引人入胜的小说终会收尾。青春的黄金夏日总会被新学年取代。当人类罪性介入时，我们会发现亲密友谊变质，善意的政府计划走向歧途，婚姻中至死不分离的誓言偏偏就以死亡告终。在这罪恶所咒诅的世界阳光下，一切美好终将落幕。

撒母耳记下第 5 至 10 章记载了大卫，上帝拣选的以色列君王统治时期的黄金时代。这段蒙上帝赐福的时期在第 11 章因一桩罪行而轰然崩塌，这罪行为随后的大卫统治时代烙下了痛苦的印记。尽管大卫此前忠心耿耿、功绩斐然，但他与拔示巴的通奸行为成为重塑其生命与王权的关键转折点。沃尔特·布鲁格曼写道：“对大卫和以色列而言，我们正面临无法挽回的时刻。纯真永远无法重获。从此大卫的生命被标记，整个以色列都必须承受这印记。”¹ 由此，撒母耳记下 11 章开篇五节标志着大卫叙事“从公众的凯旋……转向个人的

1.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0), 272.

悲怆……以及从蒙福的生活沦为受咒诅的生活”，其程度堪比亚当夏娃因原罪而堕落之初。² 由于大卫私生活中的一次犯罪，不仅对他个人，甚至对整个国家而言，一个充满恩典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本章记载如此猖獗的罪行竟出自大卫这般信心伟人之手，这提醒我们人类自堕落以来败坏的罪性。大卫的骇人罪行鲜明印证：即便是蒙救赎重生的上帝儿女，也“可能陷入极恶之中”，以致“信徒若放松警醒，必招致严重羞辱主名并极度损害自身的后果”。³ 正因如此，圣经对大卫跌倒的诚实记载警示我们要时刻提防罪的侵袭。如保罗所劝诫：“自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

罪的根源

圣经对罪最深刻的剖析之一，出自使徒雅各之手：“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 1:14-15）。这段话恰如其分地作了大卫堕落之罪的注释。他的故事表明，罪并非“偶然发生”，而是试探与罪性私欲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卫犯罪的记载同样揭示了使他易受试探与私欲影响的诸多诱因。

大卫犯罪的首要诱因，隐含在撒母耳记下 11:1：“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背景是与亚扪人持续进行的战争，此事在上一章提及，并将在第12章末尾告终。在这场战争早期的战役中，大卫曾派遣约押率领先遣部队，自己则与主力军队留守（撒下 10:7）。如今习惯委派事务的大卫，将“以色列众人”的指挥权全权交给约押，而君王自

2. 同上。

3. 3.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16.

已却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撒下11:1）。

叙述者尖锐地指出这一时期（可能正值春季征战时节）是“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一描述与大卫未履行君王职责出征的事实形成强烈反差（参撒下 8:20）。虽有评论家否认这种关联，但圣经的随意评注总有其深意。此处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暗示大卫玩忽职守，成为他犯罪的潜在诱因。

大卫由此向我们揭示“疏忽往往是犯罪的先导”。⁴ 抵御罪恶诱惑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专注于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人生应当致力于在所有呼召中持守忠心，委身于造福他人之事奉主的有益事工，如此便无暇理会魔鬼的试探。例如，维系婚姻忠诚的良策，莫过于热切追求与配偶建立亲密相爱的关系。同理，我们可通过慷慨奉献给教会和他人所需，来抵御贪恋钱财的诱惑。基督徒尤其需要持守门徒职责，包括定期参与忠信的教会、每日读经和频繁祷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卫只顾放纵私欲而非履行责任。约翰·加尔文评论道：“他如此娇惯自己，安居宫中贪图安逸，便自投于撒但的罗网，恶恶相生。”⁵

大卫犯罪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滥用权力的意愿。经上记着说：“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撒下 11:2）。无论大卫那天原本打算在屋顶上做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登上高耸宫殿的屋顶，并非是为了沉溺于属于他人的享乐。阿克顿勋爵的箴言说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正如撒母耳所警告的，权

4.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06.

5.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479.

力使大卫变成了一个毫无节制的掠夺者（撒下 8:11-18）。这一原则在所有类型的成功人士身上都适用，世俗特权让他们相信普通规则对自己无效。

第三，大卫的罪源于他自身的淫欲。这正是雅各强调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 1:15）。由于这种倾向，多数人的犯罪弱点在熟悉他们的人眼中相当明显。跟随了大卫生平这么多章后，若要预测他会在哪个领域犯罪，我们很可能会选择情欲。威廉·布莱基指出：

他天性中显然存在情欲成分 而他似乎从未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危险。这使他更轻易地利用多妻制的宽容，不断增加妻妾数量。如此便为放纵混乱的情欲创造了条件 [然而] 欲望非但未满足 反而变得愈发贪婪、愈发无法无天。⁶

鉴于大卫一贯贪恋女色的行为模式，他本应采取行动遏制这一弱点，而非任其滋长。保罗告诫我们“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 13:14）。多数男性易受情欲侵袭，因此当远离试探并培养防护习惯。这正是圣经一贯倡导的策略：“你们要逃避淫行”（林前 6:18）。

这种对抗罪欲的需求同样适用于其他易受试探的领域。易生骄傲者当禁止自夸之言，培养谦卑举止；冲动之人需建立反思与克制的习惯；常怀苦毒或流言蜚语的女性，应以圣经真理规范思想言语以远离罪恶。所有信徒都当谨记：我们面对的是活跃的仇敌魔鬼，它“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雅各给出了属灵警醒的终极积极之道：“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 4:8）。

6.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159.

罪的轨迹

大卫与拔示巴的奸情不仅有其根源，更遵循了罪恶败坏的典型发展轨迹。第一步始于大卫的双眼：“大卫……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撒下 11:2）。

人类最初的罪始于夏娃不仅听信蛇的谎言，更凝视上帝所禁止之物：她“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创 3:6）。当上帝禁止某些事物时，我们不应注目，而应转离。若我们凝视罪恶，任凭不当的欲望渗入内心，被点燃的情欲就会将我们拖入罪中。电视、网络等视觉娱乐形式正是如此使性犯罪与拜金贪婪常态化：通过观看罪恶，我们对恶行麻木不仁，而欲望却被煽动。因此以赛亚说“转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赛 33:15-16），而大卫在灵性清醒时也曾祷告：“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诗 119:37）。

或许对于所有人，尤其是男性在对抗情欲之罪时，最典范的例子莫过于约伯。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伯 31:1）。基督徒男性同样需要学会让自己的目光从性诱惑上“弹开”，无论这些诱惑来自广告、图片还是真实的女性。戈登·凯德里指出，约伯的准则“应当成为每个男性日常生活的行动格言……视觉冲击如此强烈，要控制它需要最严肃、庄重且坚定的精神专注与自制力。”⁷

基督徒男性必须警醒，沉溺情欲不仅违背上帝的律法，更是诱人入网、最终吞噬生命的陷阱。这正是箴言第 7 章的警示：要防备那“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的放荡妇人（箴 7:10），她企图引诱男子陷入罗网。愚昧人“跟随她，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箴 7:22-23）。智者告诫道：“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她的迷途。因为她伤害仆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而且甚多。”（25-26 节）。

7.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94.

这句话表明有多少不设防的人因踏入情欲、色情和其他性犯罪的牢笼而被毁灭。因此，基督徒男性应当以恐惧和警觉回应不端庄、诱人的女性，深知“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27节）。如同约瑟在被波提乏之妻引诱时所行的那样，基督徒男性必须“逃避少年的私欲”，正如保罗所言，“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后 2:22）。

大卫因窥视拔示巴而受引诱，引发了关于她在大卫罪行中责任的讨论。她是否因在大卫屋顶可见之处沐浴而有错？进而她是否自愿参与了通奸之罪？注释者观点各异，但需注意经文始终将她描述为被动承受大卫情欲的对象。我们容易忘记古代社会中女性权力之微弱，尤其当面对东方专制君主的命令时。至于拔示巴在可能被窥见之处沐浴，似乎仅因大卫屋顶的高度使其诱人身姿暴露。公允而言，她对上帝和丈夫的责任本应促使她不惜一切代价违抗王命，正如当今女性在道德上有责任尽可能保持性纯洁。但无证据表明拔示巴故意置身此境，圣经的谴责明确指向大卫。

大卫与拔示巴的罪行提醒女性在性方面要保持谦逊与节制。美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按照上帝的旨意，女性应以她们所拥有的美丽祝福男性（创 2:22-23）。然而，在一个被罪扭曲的世界里，外在的美貌对女性而言，既是祝福，也可能是诅咒。格外美丽的女孩常会收到过多关注与宠爱，以致她们从未意识到培养内在优雅品格的重要性。彼得告诫基督徒女性，要优先追求“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前 3:4）。此外，主要依靠外在吸引力的女性会激起男性最恶劣的欲望，正如可怜而美丽的拔示巴所遭遇的不幸，这往往使她们成为最不开心的人群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丽本身是邪恶的，也不能因拔示巴的美引发

大卫犯罪而归咎于她。然而这段记载确实教导女性要忠实地管理自己的外在美，尤其是当她们的性感魅力可能激起男性情欲时。耶稣曾说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要爱人如己”（可 12:31）。那些穿着暴露、刻意凸显性感身姿的女性，并未履行爱邻如己的呼召。这在教会敬拜聚会中尤为关键：基督徒本应专注于神圣之事，而衣着不得体的女性会对男性弟兄造成有害的干扰。莎伦·菲利普斯对美提出了健康的见解：“智慧的基督徒女性明白，美貌是上帝的恩赐，应以管家的心态善用。管家是为他人照看事物的人。”⁸

当任由双眼饱览沐浴中的拔示巴那诱人胴体后，这位贪婪的君王在罪中迈出了第二步：“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撒下 11:3）。差人召见她时，大卫实则为中心萌发的罪欲创造机会。加尔文形容他“非但没有抵抗这恶念，反而滋养了它，这本是他当抵挡的。”⁹使徒保罗指出，大卫本应祈求上帝除去这欲念，因“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林前 10:13）。基督徒因此有确据：只要我们寻求，上帝必以大能帮助我们从试探中得释放——若我们真心祈求！更甚者，大卫不该让臣仆协助他的不道德行为以致败坏他们，反倒该差人去提醒那位沐浴中的美人，她正无意间暴露了自己。

大卫的臣仆回报消息，确认那妇人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以连的女儿拔示巴”（撒下 11:3）。这一报告本应成为遏制大卫犯罪的潜在警示，将他从情欲的掌控中唤醒。婚姻之外的一切性亲密关系都违背上帝的律法（出 20:14），而与已婚者通奸尤为可憎（来 13:4）。此外，拔示巴身份的消息本应通过责任约束促使大卫悔改。她的父亲以连和丈夫赫人乌利亚都是大卫精锐卫队的成员，他们在贴身侍奉大卫时曾经承受过重重艰险（撒下 23:34, 39）。

8. Sharon L. Phillips, “Beauty That Really Matters”, 未发表手稿。

9.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482.

因此，大卫竟伸手玷污这样的妇人，冷酷地忽视他对她丈夫应尽的忠诚之责，这是何等悖逆。耶和華已在大卫的犯罪之路上设下强大阻碍，但他鲁莽的双眼点燃了毫无防备的欲火，使他如飞蛾扑火般犯下炽烈罪行。那些执意放纵情欲却遭遇类似阻碍的基督徒，应当看见仁慈上帝阻拦的手，并转向他寻求挣脱罪之枷锁的帮助。

大卫看见，随后他差遣，最终他夺取：“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她来了，大卫就与她同寝”（撒下 11:4）。在情欲驱使与王权加持下，大卫践踏上帝的律法，抛弃忠诚的约束，只为放纵自己任其疯长的肉体情欲。这位君王被罪恶欲望奴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拔示巴被他的王权所掌控。就此，他跨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圣洁界限，为转瞬即逝的欲望放纵，换来罪恶与背叛的致命印记。每位读者都当为潜伏在我们肉体中的罪性毁灭之力战兢，并祈求上帝的怜悯，正如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太 6:13）。

审视大卫之罪的演变过程，其恶化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大卫堕落得如此迅速，一系列行为层层升级。因此，这一事件尤其应成为那些手握权柄者的警钟：当人获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与地位之后，便更容易冲破束缚罪行的藩篱。值得注意的是，经文“通篇皆是行动，毫无深思或权衡。在人类共有的欲望驱使下，昔日助他果断行事的特质，此刻却让大卫直接坠入深渊”。¹⁰ 他的前车之鉴特别告诫掌权者：必须接受约束，践行自律，方能在软弱与激情泛滥时保全自身。

大卫的罪行恰恰提供了反例：权力使他挣脱了人性约束与神圣诫命。沃尔特·布鲁格曼写道：“此刻他大权在握。他可以肆意妄为，无需克制、不必三思、毫无顾忌、不用辩解。他夺取只因为他能够夺取。他正处于其巨大权力的顶峰。”¹¹

10. Richard D. Phillips, *The Heart of an Executive: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King David* (New York: Doubleday, 1999), 202.

11.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273–74.

罪的后果

正如本章后文所详述的，大卫很快意识到，他的权力实际上存在界限。他虽有犯罪的能力，却无力逃脱其后果。拔示巴的第一句话，以简短的几个字让他直面这一残酷现实：“我怀了孕”（撒下 11:5）。

大卫的罪孽带来了多方面的致命后果。首先是拔示巴怀孕引发的直接危机。这个婴儿本身虽无需为父母的罪承担过错，但作为对大卫和拔示巴的审判，他未能活过初生几日（撒下 12:15-23）。¹² 大卫却被自己恶行带来的羞耻与愧疚所笼罩。箴言 13:15 指出“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这桩罪使大卫的顺遂时光戛然而止。雅各警告我们“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 1:15），如今死亡开始取代曾充满大卫心灵的活力。戈登·凯迪精辟断言：“他余生二十余年间遭遇的所有祸患，都源自这场被现代放纵主义者轻描淡写为‘一时风流’的罪行！”¹³

其次，大卫的罪孽影响远超其个人经历，蔓延至人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通奸通常会导致这种后果：拆散家庭、撕裂家庭成员的心。因此，就社会影响而言，通奸是最具破坏性的罪行之一，因为“性纯洁与婚姻忠诚绝对是男女老幼、社会国家蒙福的根本基石。”¹⁴ 正因如此，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所谓性革命，会威胁到西方自由社会的根基。凯迪评论道：“未来（包括孩子）被献祭在当下存在主义纵欲享乐的祭坛上。”¹⁵ 虽然每个孩子都同样珍贵，但通奸结合所生的孩子，往往难以享有上帝在圣经中所赐的家庭祝福（假设他们能侥幸逃脱堕胎的手术刀）。通奸的这些影响进一步说明，基督徒必须通过性方面的圣洁来尊荣上帝。我们婚姻中的忠

12. 大卫在撒母耳记下 12:23 中所言“我必往他那里去”，暗示其子乃蒙拣选的婴孩，藉上帝的约中怜悯进入了天堂。

13.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95.

14. 同上, 96.

15. 同上, 97.

诫，不仅对上帝可能赐予我们的约中子嗣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上帝子民的榜样对于遏制社会中罪恶泛滥的破坏浪潮同样关键。

第三，罪的首要影响在于它冒犯了上帝的圣洁。因此，大卫后来如此祷告：“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诗 51:4）。当他最终悔改时，大卫并未否认他对拔示巴、乌利亚及他人的罪。相反，他因意识到自己对上帝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深感重压，以致其他一切相比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

一切罪的惩罚都是上帝在他圣洁愤怒中的公正审判。由于通奸对社会造成了致命打击，并且玷污了立于上帝创造之巅的婚姻纽带（创2:18-25），在大卫时代，恰当的惩罚就是死亡：“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利 20:10）。作为大卫因罪所面临永恒后果的先行代价，上帝宣告“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下 12:10）。如此，大卫通奸这一骇人罪行的毁灭性后果再次警告我们要远离一切诱惑，尤其是性犯罪的诱惑。

罪的医治

大卫因他的罪而落入死亡的咒诅之下，但无论上帝的管教多么严厉，他仍是被上帝称义并接纳的人。是什么使大卫免于因罪承受永恒的死亡审判，并最终使他恢复与上帝的圣洁交通？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指向了大卫之罪的医治，也指向了我们自己之罪的医治。

许多古代教会注释家将撒母耳记下 11:4 中关于拔示巴洁净礼的记载视为赦免希望的关键：“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根据古代权威如哲罗姆和卡西奥多罗斯的观点，拔示巴的沐浴预表了基督子民从罪中得洁净的过程。¹⁶ 这一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拔示巴的

16. John R. Franke, *Joshua, Judges, Ruth, 1 - 2 Samuel*,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355.

沐浴与女性月经周期的洁净礼仪有关，而非圣殿崇拜中的赎罪仪式。提及她沐浴的要点在于证明拔示巴在大卫犯罪前不可能怀孕，因此孩子必然是大卫的。

虽然拔示巴的洁净礼仪并不指向罪的洁净，但上帝确实提供了使罪人得蒙赦免、洗净并恢复他恩惠的洁净之道。大卫本人后来悔改时，正是通过信靠福音向上帝呼求这真正的赎罪。诗篇 51 记录了大卫痛悔的祷告，开篇便是哀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诗 51:1）。诗中可见大卫通过认罪（第 3 节）、求上帝怜悯（第 1 节），并以信心领受耶稣基督赎罪宝血的洁净与赦免之恩来寻求宽恕。他在祷告中呼求罪的医治：“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 7 节）。牛膝草枝是祭司用来洒祭牲之血为不洁者行洁净礼的工具。在这种预表性仪式（神学家称为预表）中，大卫所仰望的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只有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

不仅是大卫与拔示巴通奸这般重大可怖的罪需要基督宝血的洁净，从最微小的过犯到最严重的罪行，若要在上帝面前称义，无一不需被洗净（罗 3:23-25）。你可曾承认己罪，呼求上帝的怜悯，并以信心领受耶稣为你的罪所流的赎罪之血？若尚未如此，圣经宣告唯有在基督里“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弗 1:7）。我们若已得蒙罪孽洁净，就当如大卫一般祈求重获圣洁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诗 51:12）。靠着上帝恩典的大能，我们便能远离那极易毁人的罪，既蒙赦免，我们甚至能重获罪所夺去的内心纯洁，与忏悔的大卫一同祈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 10 节）。

权力的界限

撒母耳记下 11:6-27

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她接到宫里，她就作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撒下 11:27）



基督徒思考圣经的核心章节时，一些普遍公认的章节必定会出现。绝大多数基督徒会认同创世记第1章的重要性，因其记载了上帝创造天地。罗马书第3章因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而至关重要，正如约翰福音第3章呈现耶稣关于重生的教导。诗篇23篇颂赞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马太福音第5章则通过基督的八福展现天国美德。然而，鲜有重要圣经章节的列表会收录撒母耳记下第11章——这章记录了君王大卫陷入可怕罪恶的堕落过程。但这确实是圣经中最关键的章节之一，因为它揭示了若上帝的恩典离开我们，哪怕仅有一刻，我们将面临的境况。

撒母耳记下11章如此震撼人心，正因堕落至罪恶深渊的是大卫，这位被称为“合他心意的人”（撒下13:14）。若除耶稣基督外还有人能展现人类敬虔、信心与爱心的本能力量，那必是以

色列的英雄大卫王。大卫是旧约中基督的伟大预表之一。然而大卫并非基督本身；他只是一个与我们相似的凡人。正因如此，大卫才会如撒母耳记下 11 章所记载的那样，从顺服、忠诚与尊荣中堕落。

感谢上帝将这一章留在圣经中！若没有大卫的堕落，我们或许会妄想人类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尚存一丝希望。但目睹这位兼具信心与尊贵之人竟陷入罪中，我们不得不与使徒保罗同声宣告：唯借基督的宝血才能得着公义。保罗透过圣经的视角审视自己时哀叹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在唯一能找到的答案里，保罗将福音的盼望重新注入每个悲惨罪人的心中：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 7:24-25）！

权力所不能之事

大卫的堕落始于他与美貌的拔示巴犯奸淫，却并未止步于此。这罪行本已足够恶劣：既亵渎了上帝，又滥用了权力，更背叛了忠诚。事后大卫企图将这桩丑事掩盖过去，但自然律与上帝并未成全他。开篇段落以拔示巴的宣告作结：“我怀了孕”（撒下 11:5）。无数罪人都能体会大卫的困境，无论是被揭穿善意谎言的普通人，婚外情败露的配偶，还是伪善行为公之于众的教会领袖。此刻罪人面临抉择：要么承认罪行，谦卑认罪并承担悔改的义务；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寻求逃避，妄图规避罪的后果。撒母耳记下 11 章中大卫堕落的重要教训在于：罪的后果终究无法逃脱，唯有悔改、仰赖基督里上帝的怜悯，以及切实的回转，才是真正救赎之路。

大卫作为一位东方的专制君主，拥有无比强大的权力。因此，他能调动庞大资源来掩盖自己的罪行，逃避其带来的耻辱。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拔示巴的怀孕，这个事实会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明显，最终在众人面前揭露他的罪。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随即浮现：“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

（撒下 11:6）。乌利亚是拔示巴的丈夫，当时正随军渡过约旦河，

围攻亚扪人的都城。此时大卫召乌利亚进宫，因他妻子在故乡怀孕的消息只会引发棘手问题。这次召见的借口是向乌利亚“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争战的事怎样”（第7节）。听完这份多余的汇报后，大卫建议乌利亚既然暂时返乡，不如“你回家去，洗洗脚吧！”（第8节）。大卫甚至还送去礼物——可能是水果与美酒——希望活跃这对夫妇的重聚。罗伯特·伯根指出，此举明显暗示乌利亚应当“享受妻子家庭的温存”。¹拔示巴有充分理由配合君王的计划，而大卫推断，连自己都难以抗拒的肉欲诱惑，必能引诱乌利亚投入新娘欢迎的怀抱。

就在大卫初次犯罪后不久的数节经文中，我们已然看到，当人未及时忏悔时，罪是如何深化并蔓延的。这位君王滥用权力召拔示巴行淫，如今又动用王权加急向军队统帅传递诡诈命令，对乌利亚施加不公的欺骗，并使拔示巴更深地卷入他邪恶的阴谋之网。或许大卫曾自欺：只要在罪路上再迈一步，就能终结这段与他敬虔生活格格不入的黑暗篇章。此计谋的愚妄显而易见，因罪的出路从来不在继续犯罪的路径上。

在与拔示巴的罪中，大卫邪恶地动用了他的大权。然而在试图欺骗乌利亚时，大卫开始领悟到其权能的局限：具体而言，他巨大的权力无法征服一个忠信敬虔之人。乌利亚的回应彰显了大卫的失败：“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

（撒下 11:9）。当大卫得知他的克己之举后，再次召见乌利亚：“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10节）。乌利亚答道：“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决不行这事！”（11节）。

乌利亚的高尚回答在多个层面对大卫构成了尖锐的谴责。首先，

1. Robert D. Bergen, *J,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365.

乌利亚展现出坚定遵守上帝律法的敬虔品格。以色列军队出征时，士兵们要通过分别为圣、持守礼仪洁净（包括禁戒房事）来寻求上帝的祝福（撒上 21:5；出 19:15）。若乌利亚如大卫所愿回家与妻子同寝，他将暂时丧失在以色列军中作战的资格（参利 15:18）。乌利亚对上帝律法的顺服和对以色列的忠诚，恰恰构成了对大卫的谴责——大卫却一再加添自己的罪行，愈陷愈深。

其次，乌利亚出于对耶和华的敬畏拒绝了大卫的提议。“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他高声道，“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撒下 11:11）约翰·加尔文评注道：“乌利亚是个敬畏上帝、心系信仰的人。若非已被上帝的尊荣所折服，他断不会提及约柜。”² 乌利亚身为赫人，甚至并非上帝立约之民的出身，但他对上帝圣名的敬畏却使麻木的大卫蒙羞。

第三，乌利亚与战友们保持团结，他的战友当然无法回家与妻子团聚。他提醒大卫说：“我主的仆人都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呢？”（撒下 11:11）。王因逃避率领以色列军队的职责而陷入罪中。然而，乌利亚对战友的情谊坚定不移。当无法败坏敬畏上帝的乌利亚时，大卫便与耶罗波安、亚哈和希律等君王沦为同类：他们的权力在上帝的忠仆面前徒劳无功。

初次失败并未使大卫气馁，他再次试图诱使乌利亚回家。这次大卫先在自家宴请乌利亚，企图用酒使他软弱：“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撒下 11:12-13）

这段彻底的失败与不断加剧的挫败感提醒我们，罪恶之路永远无法带来满足。大卫与拔示巴的不洁私通将他拖入一张麻烦之网，败坏了他的品格，夺走了他生命的平安。罪孽带来痛苦与败坏，尤其当我们不愿悔改，却还决意维持一副虚假的正义外表之时。亚当

²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 - 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497.

和夏娃用无花果叶遮盖赤身露体后，立刻陷入了彼此间的冲突（创 3:7-13）。同样，大卫骄傲地拒绝承认也不悔改自己的罪，使他那些最正直忠诚的追随者变成了麻烦。戈登·凯德里评论道：“为了维持表面清白、避免公开曝光……犯罪者宁愿罪上加罪，层层叠加，从而更深地沦为自身邪恶的奴仆。”³

当看到大卫因无法败坏这位敬畏上帝的士兵而沮丧时，我们意识到上帝正通过乌利亚使大卫谦卑。每当我们发现自己为掩盖先前罪行而设计的邪恶计划受挫时，都应当看见上帝怜悯之手正引导我们转向另一条道路。对大卫而言，真正的安全之路不在于更深的诡计，而在于公开认罪和真诚悔改。

可悲且讽刺的是，大卫此刻正竭力抗拒悔改，其用力之深远超过他当初抵抗犯罪诱惑的程度。像乌利亚这样一位归信的外邦人，活出了大卫昔日所教导的一切美德，也映照出大卫为犯罪而抛弃的一切原则，本应唤醒大卫对自身过犯产生敬虔的忧伤。但未认的罪会硬化我们良知的脉络。上帝在他的怜悯中所期盼的——为此他甚至挫败子民遮掩罪孽的计谋——是要我们转向他，寻求他迫切想要赐予的赦免，以及耶稣藉着赎罪十字架之死所换来的洁净。“耶和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大卫在诗篇103篇写道，“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 103:8-12）

权力能做什么

不幸的是，大卫尚未准备好面对他所犯罪行带来的公开羞辱，也未准备好为他滥用权力掩盖日益增多的罪孽而悔改。大卫很可能惧怕通奸罪的惩罚——死刑（利 20:10）。或许正是这种焦虑驱使

3.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00.

大卫在与乌利亚正直品格的对抗中使出最后手段。若这位高尚的战士不愿亲近妻子，那么她的身孕只会招致定罪。因这定罪，必须有人付出生命。大卫决定让乌利亚成为牺牲品，便施展诡计犯下卑劣的谋杀。此时大卫的心已刚硬至极，定下此计后，竟还利用乌利亚作为传递自己死刑令的信使：“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撒下 11:14-15）。

此前我们已看到大卫的权力无法败坏敬虔之人，此刻却目睹王权能达成何等后果。权力为大卫开辟了一条远离认罪悔改的歧路，诱使他犯下先前认为不可想象的杀人重罪（参撒下 3:39）。

我们只能想象，当乌利亚递上那封密信，约押将军读到大卫王要置这位英勇士兵于死地的御令时，心中那份阴沉的满足感。或许关于大卫与拔示巴的丑闻已从宫廷仆役传到了军队总部——这类消息向来不胫而走。无论约押是否完全了解内情，他深知大卫再也无法以正义之名对他颐指气使了。当年北方部族首领押尼珥试图求和时，约押因谋杀押尼珥曾招致大卫的震怒。大卫为此公开羞辱约押，当众诅咒自己的外甥（撒下 3:29），并令他在押尼珥的国葬仪式上垂头丧气地跟在灵柩后面（第 31 节）。但当两人再次相见时，约押早已想好该如何直视大卫的眼睛！大卫拒不悔改的罪恶行径，已使他彻底堕落至约押这般卑劣的境地，而这位将军正巴不得配合君王一同沉沦。

要安排像乌利亚这样的勇士死亡并不太困难：“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撒下 11:16-17）。既然城已被围困，这样的进攻本无必要，但约押却命令乌利亚和其他勇士去攻击敌人堡垒的一处，那里亚扪人可

能猛烈反击并消灭他们。约押不仅背叛了乌利亚，还牺牲了一队精兵，他立即派遣信使去见大卫。他知道国王通常会为损失宝贵的以色列子民而震怒。但他指示信使说：“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19-21 节）

约押精准预见了一场汇报将如何在大卫王宫中展开。信使沉痛地描述了这场以惨重伤亡告终的进攻：“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撒下11:24）。大卫的回答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背叛了自己曾经珍视的价值观：“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25 节）。大卫忍不住扮演起哲言者的角色，虚伪地感慨战争中有时会吞噬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他命令约押将此事抛诸脑后继续攻城，仿佛无事发生：“‘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25 节）

大卫对乌利亚之死的冷酷回应并非他犯下的唯一愤世暴行。他的下一步行动，是斩断最后一根线索：在规定的哀悼期结束后，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纳入自己的宫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她接到宫里，她就作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撒下 11:27）。大卫以王权与罪恶诡计为形式的权力，暂时给了他渴望的解脱。人们甚至可能称赞大卫这一骑士般的举动，为麾下最英勇战士的遗孀提供了归宿。但真正重要的是，他与乌利亚妻子那段炽热的罪恶将永远不见天日。此刻，大卫就像彼拉多在判处耶稣十字架之刑后洗手那般，可以重新戴上伪善的面具，继续扮演上帝神圣公义与和平的执行者。

在罪的权势之下

撒母耳记下第 11 章不仅将大卫描绘成一个被情欲掌控的罪人，更展现了他作为统治者因权力傲慢而迷失自我。大卫之所以能窥见

拔示巴的美貌，继而召她入宫占为己有，仅仅是因为他君王的权位。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大卫召回乌利亚设计遮掩，最终将这位敬虔之人送入坟墓以求自保。这是何等肆无忌惮的权力陶醉！然而大卫终将明白，当他面对两股更强大的力量——罪的权势与上帝无所不见的治理时，自己的权力何等有限。

本章伊始，我们已目睹罪如何驱使大卫陷入邪恶。当他持续以罪的手段逃避罪果时，却无力抵御其对品格的败坏性影响。本章结束时的David，与开篇时已判若两人。保罗曾精辟指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我们常忽视的是，罪不仅会在最终审判时支付死亡的工价，更会在日常中不断毒害那些与罪同席之人。

试想第 7 章中那位为上帝约柜的荣耀忧心忡忡的大卫，与第 11 章中因乌利亚对同一约柜的敬畏而恼羞成怒的大卫，两者的天壤之别。再思量这位曾心怀慈悲的君王，竟冷酷地派遣乌利亚作为自己死刑传令官去见约押时的嘴脸。更进一步观察大卫听闻整队勇士阵亡时的反应：他漠然置之，视之为战争中必要的附带损伤。就像被毒药或疾病永久摧毁健康的人，昔日那个高尚、尊贵、气度恢宏的大卫，在以色列中永远消失了。这一巨大损失不仅因大卫犯罪所致，更因他在犯罪后，竟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对抗罪恶致命的权势。可悲的是，大卫竟成了自己诗篇中曾祷告要对付的那类恶毒愚妄之人：“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诗 59:5,12）

大卫不仅无法避免其罪行带来的个人后果，他的权力也无力阻止其公开影响。大卫的宫廷仆从几乎知晓发生的一切，消息必将不胫而走，正如扫罗王疯狂仇恨的传闻曾传到大卫耳中。通过谋杀乌利亚，大卫的掩盖行径反而让更多人知晓了他邪恶的欺骗，包括那些奉命抛弃乌利亚及其战友、任由他们被亚扪人杀害的士兵。彼得·

莱特哈特对此评论道，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关于掩盖罪行的重要事实：谋杀计划一旦启动，便无法仅局限于预定受害者，必然蔓延失控。”⁴

通过留意约押对传令兵说的那句古怪之言，我们可以窥见大卫谋杀乌利亚如何改变了他与这位将军的关系：“从前打死耶路比设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备斯吗？”（撒下 11:21）。约押此处暗指士师记 9 章的旧事：基甸之子亚比米勒围攻敌城时，被妇人抛下的磨石击碎头骨而死（士 9:53）。在传令兵听来，约押似乎将乌利亚之死与亚比米勒相提并论。但大卫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个比喻：亚比米勒曾通过弑兄篡权，最终却败亡于妇人的突袭。莱特哈特分析道：“这至少是约押对局势的精明评估；他深知大卫的色欲，而此番暗示表明通奸丑闻早已在军中流传。”⁵ 约押的言论揭示了大卫的罪行如何扭曲其人格，使政府陷入丑闻与腐败的泥潭。

大卫以一种哲人般的姿态接受了约押的报告。这场风波虽令他付出代价，但其无上的权势仍成功掩盖了真相。随着乌利亚的死亡，再无人可能对拔示巴的孕事提出令人难堪的质问。况且，尽管分娩的时机或许会引发疑问，但拔示巴将以大卫妻子的身份诞下他的子嗣，而这位君王未来仍可恣意享受她的温存。大卫已被罪孽败坏，他的王国也在无声中蒙羞，但他仍将继续坐在上帝子民的王位上履行职责。不久约押将完成对亚扪的征服，而大卫将在随后的和平时期弥合种种裂痕。

若说大卫未能估算罪孽的败坏之力已是失策，那么他更大的谬误在于全然未将圣洁、至高、洞察一切的上帝纳入考量。从大卫的视角看，撒母耳记下 11:27 似乎为这个骇人篇章画上了圆满句号。然而这节经文并未按大卫所预设的那样结束。大卫之罪的真相，通

4.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19.

5. 同上, 220.

过结尾处一句振聋发聩的控诉道出：“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大卫已经忘记了上帝！他完全忽略了计算那位圣洁上帝的正义与愤怒：上帝亲眼看着他夺走拔示巴，继而企图败坏她的丈夫，最终发现此人不可败坏时，又设计谋杀了他。约押并非唯一读过大卫王信函的人。大卫回信的直译是“不要让你眼中看这事为恶”

（撒下 11:25）。而第 27 节的直译则呈现了平行隐喻：“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看为恶”。像大卫和约押这样的人自有其视角。但圣洁的上帝也有其视角，正如大卫自己曾写下的：“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诗 11:4）

上帝对大卫之罪的回应将在第 12 章到来，但可以说，无论是大卫还是约押，都无法在拔示巴与乌利亚这桩骇人事件中拥有最终话语权。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总结道：“邪恶看似一路畅通无阻，却并不意味着上帝没有鉴察……大卫或许得到了拔示巴的身体和乌利亚的血，但他终将直面耶和华的眼目。”⁶

救赎恩典的大能

一位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中年属灵领袖堕落犯罪，是教会生活中最令人痛心的景象之一。戈登·凯德瑞写道：“良善男女的道德败坏持续困扰着教会的发展，一代又一代，这提醒我们人类软弱的现实，以及即使是最杰出的信徒也始终需要上帝扶持之手。”⁷

大卫之罪的警示显而易见。他悲剧性的堕落证明我们无人能免疫诱惑，属灵领袖尤其需要谨守自己的行为。箴言 4:23 告诫众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大卫的罪始于职责的疏忽（撒下 11:1），并通过对权力的滥用而加深。为履行呼召，领袖必须得到其所服务之人的尊重与信任：如果

6.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21.

7.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99.

教会每位成员都被赋予质询、评判和批评其事务的权利，一个人便不可能真正领导。然而，圣经要求对领袖的顺服（参来 13:17），也使得领袖暴露于自身罪性之下，除非同工们能激励其虔诚并监督其行为。

大卫的堕落也敦促基督徒为自己祷告，尤其要为了保护领袖们而代求。这正是耶稣教导的缘由：“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 26:41）。保罗同样劝勉我们：“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西 4:2）。信心不及大卫的平凡信徒，当以他的跌倒为鉴，紧靠上帝并祈求天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太 6:13）。

然而，大卫堕落的根本教训，并非旨在增强我们自身抵御诱惑与罪恶的能力，而是要将我们引向一种更为伟大的力量——耶稣基督里上帝拯救的恩典。大卫的堕落最终证明，真正的基督徒也可能犯下最可憎的罪。但尽管大卫的罪招致上帝严厉的暂时审判，基督里上帝的约之恩典却比大卫的罪更有力，赦免了他，恢复了他，并使他因着上帝儿子宝血的怜悯而口唱新歌（参诗 51:1-8）。戈登·凯德里写道：“耶稣基督要拯救这样的罪人（即像我们这样的！）脱离他们的罪。他不会任凭退后的信徒沉沦，必要挽回他们。他已应许他们‘永不灭亡’，因为没有人能把他们从父神手中夺去（约 10:28-29）。”⁸

事实上，大卫的罪将以色列的王置于赫人乌利亚在寻求上帝救恩之前所处的境地。乌利亚作为不洁的外邦人，曾被排除在上帝的同在之外，因罪与上帝立约的一切祝福无分。我们无从知晓乌利亚如何认识并信靠主。但我们确知大卫必须采取的步骤，也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步骤，如此才能被上帝接纳，继而分别为圣，成为勇敢、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一步是承认我们的罪并祈求上帝的怜悯。第二步是相信耶稣为赦免我们罪所流的宝血。第三步则是以信心将生命

8. 同上，105.

全然降服于对上帝的侍奉与敬拜。这正是每个罪人必须踏上的道路，也是上帝应许必将通向和好、复兴与永生的道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 1:9）。

20

你就是那人！

撒母耳记下 12: 1-15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 12:13）



母耳记下第 11 章以圣经中最沉重的笔调作结。大卫犯下的罪，将定义他后半生的轨迹：与貌美的拔示巴通奸，而后为了掩盖丑闻，又设计害死她的丈夫乌利亚。然而经文的最后一句却指出，“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撒下 11:27）。

由此，我们不禁思想，此后的那些月份对大卫而言是何等的光景。他明目张胆地犯下可怕的罪行，而后还纵情享受罪行的果实。那会不会是大卫与良心角力挣扎的痛苦时期？这段时期是否正如诗篇 32 篇 3 节所言：“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当大卫写下“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4节）时，乌利亚之妻是否正躺在他身边？还是说，他的良知已被罪烙得麻木，王权又使他的心骄狂至极，以至竟能在心里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无论何者，于大卫而言，对他最有益的，

恰恰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耶和華前來向他追討罪責，並以真相直面大衛。

上帝仁慈的差遣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闡述福音時開篇即言：“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羅 1:18）。鑒於這一真理，當上帝打破沉默追討大衛的罪時，我們或許預期會有雷霆之怒與毀滅降臨在這位以色列受膏者身上。然而，耶和華却差遣他的仆先知拿單去向王傳話。這提醒我們：上帝所使用的最強大武器，正是他自己的話語。

第 12 章的開篇“耶和華差遣”（撒下 12:1）一詞帶著某種諷刺意味。在第 11 章中，反復差遣人的是大衛，且每次都釀成災難：他“差派約押”代替自己統帥以色列軍隊（11:1）；看見拔示巴沐浴後“差人打聽那婦人”（3 節）；“差人”將她接來（4 節）；命令約押“你打發赫人烏利亞到我這裡來”，企圖蒙騙這位忠心的戰士以掩蓋與其妻的通姦（6 節）；大衛“寫信給約押，交烏利亞親手帶去”，借戰場之手謀殺他（14-15 節）；最終罪行圓滿時，“大衛差人將她接到宮里”，公然享受與拔示巴悖逆的歡愉（27 節）。大衛的差遣何其多！如今，輪到耶和華差遣，他委派先知拿單帶著定罪真相的神聖啟示，擊碎大衛的虛偽面具。

我們必須認識到，上帝差遣拿單去見大衛的使命，實為一種驚人的恩典之舉。大衛因所犯之罪本已招致死亡的審判。上帝本無任何理由傳遞除他震怒之審判外的其他信息。他大可直接派遣刺客割斷大衛的喉嚨，或降下瘟疫使其痛苦地墜入墳墓。在使徒行傳中，我們讀到猶太王希律曾妄圖如同上帝一般接受崇拜。聖經記載道：

“主的使者立刻擊打他，因他不歸榮耀給神，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徒 12:23）。上帝若以類似方式對待大衛，也完全正當。然而，唯独出於他至高無上的怜悯，上帝竟差遣先知去喚醒此人对自身罪孽的覺悟。

你就是那人！

上帝对待大卫的例子，应当使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定我们有罪时谦卑地欢喜。确实，一个属灵生命活泼的基督徒的标志，不在于我们不犯罪，而在于当上帝显明我们的罪时，我们欣然接受他要我们悔改的呼召。约翰·加尔文评论道：

没有什么比上帝差遣他的忿怒使者更好了。因为那时他能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怜悯，停止享受我们的罪，使我们领悟他的报应，我们的良心折磨我们，直到我们谦卑下来，寻求他的赦免和宽恕，直到他接纳我们。¹

约拿书讲述了上帝差遣使者到邪恶的尼尼微城，警告审判的故事。先知憎恨尼尼微，因此他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他明白上帝警告背后是恩典的目的。约拿意识到，如果上帝差遣他去警告那座邪恶的城市，说明上帝打算通过使他们悔改来向尼尼微人显示怜悯。事实上，上帝意图让自以为义的约拿认识到自己的罪，好使他而后愿意将神圣审判的信息带给有罪的尼尼微人。我们是否曾因知罪而悔悟，以至于我们不仅因上帝的赦免，也因救恩之前的审判警戒而欢喜感恩？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会感激地回应圣经对罪的责备，也会接受上帝的使命，警告他人关于上帝的忿怒，使他们能悔悟，承认自己的罪，并转向耶稣寻求赦免。

拿单的智慧对峙

拿单受命为大卫的罪与他当面对质，这任务极为艰巨。一般而言，牧者面临的最困难任务之一，就是去指正那些试图否认或为自己罪行辩解的人。而当罪人是以色列的王，一个可能轻易暴怒、以狠毒回应的人时，这任务更是难上加难。

保罗告诉我们，挽回犯罪的信徒应当“用温柔的心”（加6:1），而拿单为君王提供了兼具温柔与智慧的杰出范例。基督徒常能效法拿单，深思如何以巧妙方式提出棘手话题，又能温柔对待

1.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522.

一时软弱之人。若我们被呼召去直面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无论是父母、雇主、政府领袖，还是其他肩负重大责任与权柄者——就更需谨慎。夫妻之间也应思考如何以最佳方式向对方提出批评，挚友之间亦然。不难想象，拿单必定经过长时间的祷告，深思熟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完成上帝交付的使命，向君王传达信息。同样，我们应当践行雅各书 1:5 的教导：“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若能审慎思考处理棘手事务的恰当方式，并虔诚祈求上帝的帮助，往往就能避免惨痛的失败，甚至可能成为他人真正的帮助。

拿单没有贸然用可能轻易激起大卫戒备的指控直面君王，而是讲述了一个比喻。戈登·凯德里解释道，这种方式“既保护拿单免受君王怒火，又能在大卫放下心防时触及问题核心”。² 圣经中大多数比喻（如耶稣所讲的比喻）的目的并非简化深奥概念，而是巧妙地揭露罪与错谬；这正是拿单的意图，他试图通过先知的故事引导大卫自我控罪。

拿单向大卫讲述：“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撒下 12:1-3）。后有旅客造访富户，这人虽自有众多羊群，却执意取走贫者唯一的羊羔款待客人：“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4 节）。

拿单寓言中展现的技巧极为深邃。它旨在唤起大卫最崇高的美德。大卫自己曾是个牧羊人，深知羔羊能唤起何等深情。大卫自视为弱者的捍卫者与正义的维护者，而眼前的情境正触动了他作为领袖的自我认

2.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09.

你就是那人！

知。当然，拿单的比喻正对应了大卫对拔示巴及其丈夫所犯的罪。大卫拥有众多妻妾供其享乐，而乌利亚只有一位珍爱如命的妻子，是他喜乐的主要源泉。有解经家认为，寓言中促使富人行事的旅人，象征大卫未能克制的情欲冲动。³ 无论如何，拿单选用的动词精准对应了大卫的罪行：他说富人“取了那穷人的羊羔”（撒下 12:4），正如大卫“娶了”拔示巴（11:4）；穷人让母羊“睡在他怀中”（12:3），大卫却与拔示巴“同房”（11:4）。此外，拿单的寓言通过富人夺取穷人羊羔的行为，生动刻画了大卫的冷酷与贪婪。

随着比喻接近尾声，国王血压飙升，正如拿单所预期的那样回应道：“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撒下 12:5-6）。令人无比惊异的是，当大卫想到自己所犯的罪被放到别人身上时，竟会如此愤怒！A. W. 平克写道：“信徒的心何等奇异！其中常混杂着对他人之罪的义愤，却对自己视而不见！”⁴ 作为王国的最高司法官，大卫不仅按圣经规定判处四倍赔偿（出 22:1），更因虚构的富户毫无怜悯之心，超越圣经要求而要求处以死刑。

大卫之罪遭谴责

大卫震怒下的司法判决，恰好给了拿单所寻求的机会，这位先知毫不迟疑地加以利用。他向王宣告说：“你就是那人！”（撒下 12:7）。此时已无需委婉，因大卫需要将激荡的情绪转向自己的罪孽。

拿单在直指罪责后，紧接着深入探究大卫的行为。这种深入的探

3. 可参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48.

4. 同上, 2:44.

究往往是必要的，以便通过揭露罪过真实的深度和广度，使罪人获得最大的益处。拿单通过三个步骤展开他的审判默示。第一步是指出大卫犯下可怕罪行所违背的祝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太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撒下 12:7-8）。

大卫之所以能够滥用王权，唯一的原因是使得将这权力赐给了他，本是为了让他服侍公义的事业。此外，在上帝多次将他从暴力中拯救出来（常常是应允他绝望中的祷告）之后，大卫却对乌利亚和他的妻子犯下如此暴烈的罪行。他的傲慢如此膨胀，以至于忘记了软弱和依赖天上恩典是什么滋味！而且，就像比喻中的财主一样，大卫拥有的远超过他所需，尤其在女色方面更是如此。从撒母耳记下12:8可以明显看出，当大卫继承扫罗的王位时，他接管了扫罗的家产，包括他的后宫。这段记载不应被视为对大卫多妻的认可，而是简单地表明他根本没有必要夺取别人唯一的妻子。使得用恩典赐福大卫，给了他辉煌的命运和乌利亚这样的人难以想象的家业。大卫罪恶欲望的深渊，因其背后所违背的恩典与神圣供应而显得更加深重。

拿单的第二点阐明了大卫之罪的本质，即藐视上帝的话语：“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撒下 12:9）。大卫并非不知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在上帝丰盛的恩典面前，他竟肆意践踏圣经，严重触怒了上帝。

第三，拿单明确指出大卫对乌利亚之死负有全责，其行为本质昭然若揭：“你藉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撒下 12:9）。大卫甚至还没来得及试图争辩自己不在乌利

你就是那人！

亚死亡现场，或以某种方式将责任推给他人——或许是那些本不该服从大卫邪恶命令的仆人，又或是本不该如此急切执行主人恶令的约押——上帝就已让大卫明白：他全然知晓乌利亚之死是出于君王意志、由王命所致。

当拿单彻底揭露大卫之罪的深重，使其恶行如腐臭般无所遁形后，他便代表耶和華宣布审判。大卫在回应拿单的比喻时已自定其罪：这类罪行理当招致相应的报应，承受死亡的刑罚。耶和華藉拿单宣告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下 12:10）。

大卫在上帝赐予他作为神圣呼召的殿中犯了罪；既然君王将死亡带入他的国度，他便要在余下的王权岁月里与死亡争战。从此以后，大卫将永无休止地陷入暴力冲突之中。因大卫流了无辜人的血，他将屡遭谋杀之苦；因大卫轻率地与有夫之妇行淫，他的家族将因放纵情欲的恶果而病入膏肓。更甚者，因大卫在狂妄自大的骄傲中犯罪，他将公开蒙受罪行的羞辱。他在王宫密室里所谋划的恶事，必在全民族眼前被可怕地放大：“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撒下12:11-12）

上帝的审判之怒何其可畏！他以恶报恶，将那些暗中行可耻之事的人公开羞辱，又使那些恣意犯罪藐视他话语的人当众蒙羞。大卫的四个儿子将先他而去——与拔示巴所生之子、暗嫩、押沙龙和亚多尼雅——其中三人死于大卫本家成员挥动的刀下。可悲的是，大卫终将明白，夺去他孩子性命的那把刀，正是上帝之手所掌控。这正是大卫自己曾为富人之罪所要求的四倍报应！其子押沙龙在篡夺王位后，将使大卫承受那不可言说的耻辱，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父

亲的嫔妃同寝，就在大卫曾窥视沐浴中的拔示巴的屋顶之上，整座城都目睹了这一切。沃尔特·钱特里评论道：“我们或许在黑暗中犯罪，但上帝必在光天化日之下施行审判。上帝对大卫的一系列惩罚成为他余生历史的主线。”⁵

倘若上帝愿意将这样的审判加诸一个他如此珍爱、并寄托了永恒国度希望的人身上，那么我们也当畏惧神圣审判的愤怒，除非能有赎罪之恩遮盖我们的过犯。目睹上帝对大卫的审判，使我们战兢于希伯来书作者的警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来10:31）

大卫蒙救的认罪

此刻我们需要铭记，上帝差遣拿单传递审判信息的目的，是要为他的恩典开启一扇救赎大卫生命的门。若上帝仅欲毁灭大卫，便无需这场完整的对峙。相反，上帝的旨意成就于王面对先知谴责时的痛悔回应：“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撒下12:13）。

大卫的忏悔树立了一个典范，因为它直接而坦率，毫无借口或推诿。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当我们的过犯被揭露时，我们也当如此承认。此外，大卫承认他的罪主要是冒犯了上帝本身。并非他没有严重地得罪许多人，但他的罪首要的邪恶在于它触怒了主。请记住，这一忏悔是在最可怕的惩罚被宣告之后发生的。但大卫并未与上帝对他的严厉相争辩。他在上帝的法庭上毫无辩护，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罪。因此，大卫的忏悔通过他默默接受上帝的审判而显得真诚。约翰·加尔文写道：

他保持沉默，给予先知自由，让他随心所欲地谴责自己，并保持这种谦卑的态度，愿意承受随之而来的困惑和羞辱。即使每个人都朝他脸上吐唾沫，他也明白他多么罪有应得。因此让我们仔细注意这一事实：在大

5.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204.

你就是那人！

卫的耻辱中，沉默比他所说的话更有分量。⁶

拿单宣告赦免的回应同样简短有力：“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 12:13）。这里我们看到了圣经信息的核心：人认罪并接受审判的宣告，得到的是上帝赦免的恩典回应。上帝为何能如此行？答案记载在诗篇 51 篇中，那里记录了大卫完整的信心忏悔。

大卫以呼求上帝的怜悯开始他的忏悔诗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诗 51:1）他进一步指向圣殿祭司礼仪中象征赎罪之血的仪式：“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7 节）。祭司正是用牛膝草蘸血洒在凭信心前来求洁净的人身上（出 12:22；利 14:4-7）。借此，大卫是在呼求十字架上基督的宝血，这预表在旧约之下已然显明。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总结了大卫因此得救的缘由：“律法告诉我们大卫所配得的——死亡（参利 20:10；申 22:22）；但恩典向我们显明大卫所得到的——赦免与死刑的撤销。”⁷ 因此，拿单用福音的荣耀宣告回应了大卫的忏悔：“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 12:13）。

然而仍会有现世的惩罚；拿单继续道：“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撒下 12:14）。拿单说完这话就离去了，后来“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14-15 节）。

这段结语提醒我们，赦免并不消除我们罪孽带来的现世后果。罪对我们心灵的掌控如此之深，以致上帝不仅要赦免，还必须管教他子民的恶行。大卫失去孩子是公义的现世惩罚，为要使他彻底悔改。此外，大卫所受的惩罚在王宫中，就是他肆意犯罪之所，维护了上帝之名的公开尊荣。罗杰·埃尔斯沃思指出，大卫受管教对于以色列整体的见证是必要的：“上帝通过对大卫施行严厉审判向那

6.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552.

7.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27.

些列国显明，即使他的子民未能持守公义，他仍是公义的上帝。”⁸上帝同样会管教今日那些已蒙赦罪的人。我们虽与上帝和好，也正因与他和好，上帝仍施行有益的天父管教，以显明我们罪恶行为的严重性，并将真悔改与后续顺服的重要性刻印在我们良心上。

大卫的代罪之子

这段经文以大卫之子因父亲所犯的罪而承受死亡作结。我们或许会误以为大卫是因这儿子代他受罚而得救。事实上，大卫之子死亡仅是其罪必要救赎的一部分，正如本章后文所见，上帝已为那孩子的救恩作了预备（撒下 12:23）。真正的真相是：大卫得救是因他另一位后裔耶稣基督的代死，这位大卫更伟大的儿子，为承担大卫及一切凭信心仰望他之罪人的罪孽而受死。若我们以为是上帝要求拔示巴所生之子死亡过于严厉，就当铭记：为我们罪而死的圣子不仅是大卫之子，更是上帝自己的儿子，藉童贞女马利亚腹中奇妙地道成肉身。目睹这位圣子之死，我们当怀着谦卑的惊叹与感恩仰望上帝：他公义地要求大卫之子受死为惩罚，却恩慈地以耶稣之死成就我们的赦免。

我们如同大卫一样，都是站在上帝面前的罪人。耶稣是可信的，他用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所应得的刑罚。如此，耶稣不仅成为真正的赎罪祭，更成为超越大卫的真正君王。耶稣永远不会像大卫对待忠仆乌利亚那样对待我们。在此，藉着圣灵的福音智慧，我们看到拿单寓言最后的点睛之笔：确实有一只被恶者夺去宰杀的羔羊，那恶者就是我们的罪。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洒在我们的生命上，使上帝的忿怒不致毁灭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必须站在大卫的位置，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若我们如此行，上帝一切

8.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17.

你就是那人！

圣言都藉着羔羊之血回应我们，应许赦免。正如以赛亚所宣告的：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 53:5-6）

21

为子哀恸

撒母耳记下 12: 15-31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撒下 12:23）

在

选举季中，一个常被提及的显著谬论是：领导人的个人生活对其公共表现影响甚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会影响我们个人，而正是这些“个人”需要履行公共职责。其次，品格与正直等通常在私人领域塑造的特质，对我们在公共领域的成功至关重要。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私人生活中侍奉或冒犯上帝，与职场中同在的上帝是同一位。

若要论及私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影响公共角色，以色列的大卫王堪称典范。大卫在私下犯下奸淫罪，继而导致他在公开场合策划谋杀。作为回应，降于大卫家族的上帝审判，也以一连串国家悲剧的形式撕裂了他的王国。与此同时，大卫私下的悔改使他重归上帝，得以继续履行私人与公共职责。他在诗篇 51:10 中祈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应允

为子哀恸

大卫所求赐下的属灵更新，不仅恢复了他个人的蒙福状态，也使他重新胜任以色列君王的公共职责。上帝永不改变的本性，同样为我们今日提供了这复原的恩典。

大卫的公开凯旋

撒母耳记下第 12 章以上帝使受膏君王大卫为百姓赢得的一场显著胜利作结。10 至 12 章的所有事件，均以以色列与亚扪持续争战为背景。约押的进攻屡次得胜，最终攻取了亚扪首都拉巴（撒下 12:26）。面对敌对邻国的溃败在即，约押召大卫前来接受敌军投降。使者对王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27-28节）

尽管约押性格上的缺陷使他时常成为大卫的肉中刺，但他始终忠于君王，并以促进国家福祉的方式行事。这座“水城”很可能是敌国首都内的宫殿建筑，约押深知应当由大卫王来接受敌君的投降。他唯恐城池以自己命名会暗示所有权，而他的职责要求大卫获得荣耀并拥有这座敌城。马太·亨利将约押的行为描述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寻求主人的尊荣，将自己的荣耀置于从属地位，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们树立了榜样——在一切事上都当谋求主的荣耀”。¹

在我们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上帝竟在大卫遭受严厉个人管教之时，仍赐予他如此显赫的外在胜利。但大卫始终是上帝子民的受膏统治者，且上帝关于他们得救的应许需要这场胜利来成就。何等令人安慰！即便当我们犯罪悖逆上帝以致招致管教时，他也从未忘记或放弃那些需要我们在事工中成功的计划。

1.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94-95.

大卫甚至在战胜亚扪城池时获得了弥赛亚式的尊荣象征。他与那座被称为“水城”（撒下 12:27）的敌营要塞的交锋，令人联想到罪如何导致人类被逐出水源丰沛的伊甸乐园。此外，当敌人的冠冕戴在大卫头上时，他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位被万族、各方、各民拥戴为至高君王，头戴多重冠冕的主。大卫“夺了亚扪人之王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30 节）。随后大卫使这些拜偶像的仇敌永世为奴，“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31 节）。基督同样会制服一切仇敌，包括撒旦、罪恶与死亡。大卫能统治这些上帝所赐的胜利，显明上帝对其子民恩典与荣耀的计划并非基于我们短暂的功绩，而是源于他既定的神圣旨意。

大卫的个人痛苦

与此同时，在大卫的私人生活中，尽管他已承认与拔示巴通奸并谋杀其丈夫的罪行并悔改，但仍经历着巨大的痛苦。上帝曾在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出生时宣告对他的惩戒：“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撒下 12:14）。孩子出生后，耶和华果然按他的话“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15 节）。请注意此处拔示巴被称为“乌利亚的妻”。上帝并未忘记大卫在孕育这孩子时犯下的奸淫罪，这解释了悲剧的根源。大卫意识到孩子因自己的罪正在受苦并将死去。这一情形令部分读者困惑，因为审判落在了无辜的孩子身上。但圣经揭示了我们在圣约中彼此关联的真理：正如子女会因父母的敬虔蒙福，他们也会因父母的邪恶与不信承受咒诅。虽然圣经明确说个人只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结 18:20），但子女因父母之罪受苦仍是尘世常见的悲哀现实。

上帝严厉的惩戒既合理又富有深意。首先，这一痛苦经历旨在让大卫的灵魂深刻认识到其罪恶行径的真正冒犯性，以免他轻忽此事，并因进一步滥用权力而使国家陷入动荡。其次，上帝公开捍卫了自己的荣耀。大卫是他所膏立的王，赐予他丰厚的财富与军事胜利，并应许永远坚立他的王位。因此，上帝有必要表明，如此堕落的行为在大卫所代表的圣洁血脉中是不可接受的。第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上帝击打这婴孩是出于其主权的安排。这段奸淫结合所生的儿子若继承王位，必使大卫的王朝蒙羞。随着他力量与威望的增长，仅其存在就可能引发分裂与耻辱。

即便父母在此类悲剧中理解并信靠上帝的旨意，他们也只能怀着破碎的心在主面前哀哭。大卫就这样以人性脆弱的一面出现，为那注定夭折的孩子哀恸。经上记着：“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撒下 12:15）。在此期间，大卫“为这孩子恳求上帝”（16 节）。我们不难想象，大卫不仅祈求孩子存活，更为其灵魂求上帝怜悯。尽管上帝已宣判孩子的死亡，大卫为其求生是否错误？绝非如此！圣经记载了许多因痛悔祷告而使上帝撤回审判的实例（参王上 21:29；赛 38:1,5）。戈登·凯德里指出：“无论某些未来的结局看似多么不可避免，我们永远不被禁止祈求主扭转局势、赐下祝福。”²

当大卫祷告时，他悲痛欲绝，在耶和华面前禁食并发出绝望的哀叹以谦卑自己：“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撒下 12:16-17）。沃尔特·钱特里说：“禁食是对我们向上帝所求之事专注不分散的表达，是全心投入与上帝就我们祈求的主题进行沟通的表现。”³毫无疑问，大卫的禁食也表达了他因自己的罪导致幼子受苦而产生的悲

2.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17.

3.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211.

痛。基督徒在经历这样的丧亲之痛时，通常不会认为自己的苦难是来自上帝的惩戒。虽然我们难免会担忧自己的悲伤与上帝的审判有关，但除非明知自己犯下了激怒耶和华的丑恶罪行，否则我们的试炼更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然而对大卫而言，在耶和華面前保持谦卑自抑的心态才是合宜的。

鉴于大卫在儿子垂死期间表现的极度痛苦，他对孩子真正死亡时的反应令人惊讶。当孩子在第七天死去时，仆人们不敢将消息告诉大卫。他们议论道：“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撒下 12:18）。但当他们低声商量如何传达噩耗时，大卫察觉并明白了。他问道：“孩子死了吗？”仆人回答：“死了”（19节）。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20节）。

大卫仆人的反应困惑不解。他们问道：“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撒下 12:21）。大卫回答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華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22-23节）

圣经中的哀伤指南

我们之前提到，知晓上帝对死亡问题的答案并不能阻止信徒哀伤。但这并非说圣经的答案毫无价值、没有安慰！大卫对福音的认知，使他能够坚定持守上帝的恩典。他在向上帝祷告时就深知这一点，深信这约中的孩子最终不会被遗弃，即使孩子的死亡真实发生，上帝也不会离弃他。或许有人认为大卫在儿子离世后便对这孩子硬起了心肠。但这一判断与他在整个事件中的态度并不相符。相反，似乎大卫在规定的七日哀悼期间已做好准备，并接受了孩子离世的现实。

注意敬拜在大卫应对这一悲剧性丧子中所起的作用。他禁食后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耶和华的殿”敬拜（撒下 12:20）。在遭受沉重打击时，我们同样亟需来到主面前，被提醒他的伟大真理。敬拜使我们重新记念上帝的属性，如他的怜悯、信实和大能。如此提醒自己纪念上帝的属性，使我们能像约伯那样，在家庭遭遇惨重损失后仍敬拜：“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使徒雅各同样劝勉人在患难中祷告：“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雅 5:13）。通过敬拜和祷告，大卫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中持守了上帝的恩典。相信这恩典意味着大卫可以信靠主从他的悲剧中带来益处，并弥补他失去的一切。

此外，我们应当注意到，大卫似乎从孩子去世前七天的哀悼中获益。戈登·凯德里写道：“他的哀悼……最终带来对死亡现实的平静接纳。这正是哀悼与葬礼的功能。”⁴ 当今存在一种令人遗憾的趋势，即葬礼被视为应当摒弃一切悲伤的喜庆场合。牧师常会开场宣称：“我们聚集于此不为哀悼，只为庆祝。”但哀悼确实存在，且理应如此。往往唯有经历这番哀悼，心灵方能开始愈合。

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怀特幼时手臂卷入脱粒机，救援者皆认为必须截肢。但一位精通民间疗法的邻居坚持认为可保住手臂。数日治疗后疼痛加剧，怀特母亲请邻居复诊。邻居细察手臂后说道：“我喜欢这疼痛。我喜欢这疼痛。”她意指疼痛表明伤口正在愈合。果然，手臂最终康复，疼痛成为愈合的信号。⁵ 破碎的心亦常如此。只要哀悼以信仰为指引，阻止哀悼反会阻碍疗愈。耶稣在亡友拉撒路墓前痛哭（约 11:35）已为我们立下榜样。诗篇 30:5 劝勉道：“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⁶

4. Keddle, *Triumph of the King*, 118.

5.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92.

6. Keddle, *Triumph of the King*, 118.

大卫的榜样表明，敬拜与哀伤可以并存。我们的失去不应使我们远离上帝的同在，反而应驱使我们寻求他的光亮与恩典。十九世纪美国南方长老会著名神学家罗伯特·L·达布尼在安慰一位丧子的朋友时写道：“无疑，苦难如今对你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真实；人世间的悲伤此刻在你眼中比从前显得更为可怕、可畏。但恩典的力量足以胜过这一切。”⁷不久之后，达布尼自己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失去两个儿子。一位朋友在他悲痛中写信道：“你的丧子之痛巨大；但你主的恩典极其、极其浩大。你那优秀的孩子离世了。我记得他。但他只是安睡了。将他交托给主吧。”⁸南北战争期间，达布尼在“石墙”杰克逊的参谋部任职时患病返乡休养。期间，他另一个年幼的儿子染病离世。达布尼将信仰与哀思交织，写下一首题为《受试炼，得安慰》的诗：

我们珍贵的孩子，陪伴五个春夏，
成为全家欢乐之源；
而后注定时刻来临，死亡如寒冬，
摧残了我们甜美的花朵。

有人告诉我：“不要哭泣，因你的珍宝
已镶在基督的冠冕上；
他快地跑完了赛程，
避过仇敌，赢得了胜利。”

我忍住心里的难过，
以这宝贵念头自勉；
继而举步跟随主，
与圣徒一同聆听他话语。

那时，我听见颂歌流淌：
“地上生灵当赞主恩，
天上万军颂赞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7. 引自James W. Bruce III, *From Grief to Glory: A Book of Comfort for Grieving Parent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8), 58.

8. 同上, 60.

为子哀恸

可我悲伤的心啊，
怎能加入这欢乐的颂赞？
它毫无喜乐，无能为力，
只能为失去哀哭，诉尽忧伤。

转念却想：“若你失落的至宝，
此刻正位列那天上众军，
与众天使齐声歌唱：
‘荣耀归你，永恒之王！’”

诗歌以在基督恩典中接纳与平安的话语作结，静候他救恩的完全降临：

就让忍耐做工，直到我们也配得，
安歇在耶稣脚前的福乐中；
那时，这曾惧怕的死亡将似友来临，
带我们归回挚亲的永恒之家。

.....

是的，他将教我如何发声歌唱，
如天使曾教他天家诗歌；
我曾牵引他学步的手，
如今要跟随他，同归元首基督。⁹

丧子之痛中的慰藉

对于哀悼婴孩离世的信徒——无论孩子是在分娩前或出生后夭亡——大卫在撒母耳记下 12:23 中的解释提供了珍贵的安慰。当被问及为何孩子死后不再哀伤时，大卫答道：“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这番宝贵的话语蕴含着丰盛的恩典教导。

首先，我们既已认识到敬虔之哀伤的价值，也当注意大卫避免了无意义的过度悲痛。过度的哀恸表达毫无益处：“我何必禁食”他问道，“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撒下 12:23）。如同大卫，即使在悲伤中，我们也当刚强，继续生活，尊崇并事奉主。这既是为

9. 同上，78-80.

了我们自身的福祉，也为了他人的需要，尤其要谨记：我们过度的哀伤对逝者毫无裨益。

其次，大卫的话奠定了我们对逝去圣约子女得救的盼望。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关于夭折婴儿的明确宣告，但所有圣经证据都敦促我们相信上帝对逝去的圣约子女的永恒看顾。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创 17:7）此处，大卫笃定地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撒下 12:23）这番话表明大卫确信，当他离世后抵达天国时，他的儿子将在那里等候。

我们不应认为大卫对这个孩子获得了特殊启示。相反，他意识到圣约子女通过父母的信心与上帝的恩典相连（参林前 7:14）。正因信徒的婴孩是约中之民，我们便据此为他们施洗，如同以色列人为男婴行割礼。但我们绝不能将对他们得救的盼望建立在洗礼圣礼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的儿子在第七天去世，即在本应受割礼的第八天之前。我们对离世孩童灵魂的盼望，完全依赖于上帝对其应许的信实及我们对他话语的信心，而非外在的洗礼仪式。正因如此，马太·亨利写道：“敬虔的父母大有理由盼望那些夭折的子女，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是安好的。”¹⁰

第三，大卫的回应提醒我们，死亡并未切断我们与已逝子女的关系。他们并非真正失去，而是被死亡与时间暂时分隔，很快将在基督里重聚。“我必往他那里去，”大卫宣告道。威廉·布莱基评论道：“大卫与那幼子之间的关系并未终结……但他们的相会不在今生……这分离只是暂时的，谁能想象那重逢的喜乐？那是永不再被分离所打断的重聚。”¹¹

10. Henry, *Commentary*, 2:394.

11.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190–91.

第四，哀伤的父母应当相信，他们在天国的孩子得到了比与我们同在当时更好的眷顾。我们特别想到那些在母腹中逝去的孩子。他们未曾经历这罪恶世界，反而是免受苦难，一无所失。圣约中的婴孩若出生即离世，将永不呼吸堕落世界的空气，反从存在之始便全然圣洁，沐浴天国荣光。如同大卫一样，我们应当相信上帝已将离世的孩子接回他身边。既然如此，我们岂能替孩子抱怨？当我们为自己哀伤时，可有什么理由为他们悲恸？

最后，当孩子在襁褓中夭折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使他们免于尘世险境，或许正是以此方式拯救他们的灵魂。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将这些事交托于上帝智慧的掌管。圣经中至少记载了一个案例：约中孩童之死正是因蒙上帝喜悦。耶罗波安之子亚比雅离世时他人尚存，非因遭上帝定罪，反因被拣选为蒙爱得救之人。上帝明言：“耶罗波安家中，只有他向以色列的上帝耶和華显出善行，因此唯独他得入坟墓”（王上 14:13）。此类事例或可安慰哀伤的父母，帮助他们将孩子与悲痛都交托给智慧可信的上帝。

恩典的第二次机会

这段戏剧性且令人心碎的篇章的结局，在于大卫与拔示巴又得一子，他们的未来希望将寄托于此子身上。尽管他们的关系始于罪恶，拔示巴如今已是大卫的妻子，他履行了对她的婚姻责任：“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她同寝，她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華也喜爱他”（撒下 12:24）。请注意上帝奇妙的恩典，大卫虽因罪伤痕累累，却仍被神圣的怜悯所扶持，得以继续前行。这孩子的名字表明大卫与上帝的和解。所罗门意为“平安”与“完整”，即上帝的 *shalom*（平安）。上帝也以爱回应，接纳这第二个儿子。耶和華甚至差遣拿单再次去见大卫，这次带来的是他亲自安慰的信息：“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亚”，可能是象征

所罗门未来的王位之名，意为“耶和华所爱的”。正是因为“耶和华爱他”（25节）——因着上帝恩典的属性——大卫才得以获得第二次机会，他的王国也有了未来。

大卫并未凭己力赢得这个侍奉耶和华的新机会；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言：“这完全取决于[上帝]和他自由的恩惠，而非其他任何因素。”¹² 继承大卫王位的所罗门并非长子，其出身也存有疑云。但上帝的恩典将与他同在，而这将改变一切。

若我们如大卫般在人生中铸成大错，上帝的恩典中仍有我们的盼望。我们同样可以抓住他的应许，信靠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和计划，晓得这些不仅能让我们在试炼中明白真义，更要藉此将救恩带给我们和他人。试炼与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学会信靠并仰赖上帝。彼得劝勉我们：“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彼前1:6-7）

或许这章真正的尾声，在于大卫将另一个儿子命名为拿单，极可能是为纪念那位直面其罪、引领他悔改、并为他开启上帝恩典更新之门的先知。我们也当赞美上帝，因他藉着种种试炼并非要毁灭我们，而是按他主权旨意的恩典计划来拯救我们。

大卫之子拿单将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路 3:31），这仿佛在宣告：救恩并非来自今生的荣耀与欢愉，而是源于耶稣的十字架，它引领我们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不配，放下对上帝的一切指控，全然投靠基督里上帝的怜悯与恩典。这恩典正是我们忧伤心灵悲叹之间的最佳答案，是充满试炼与悲痛的人生终得荣耀的应许。因此，我们必须恒切祈求恩典，寻求更新，以喜乐事奉上帝：他恢复我们的心灵、在今生一切损失中看顾我们、并为我们确保永恒荣耀——在那里，他丰盛的祝福永不动摇，永不褪色。

12.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602.

虚妄之爱的故事

撒母耳记下 13:1-22

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对她说：“你起来，去吧！”

(撒下 13:15)



在这个世界造成的最恶劣影响之一，就是使美好的事物沦为邪恶之源。一个口才出众的人可能利用这份天赋误导众人。物质财富会因贪婪而引发分裂。在大卫统治的以色列，我们不断看到美丽本该为女性带来祝福，却反而招致暴力和苦难。罪恶不仅普遍地玷污了祝福，而且堕落模式代代相传，使父辈的罪孽成为子孙的诅咒。

撒母耳记下第 13 章标志着从大卫时代向下一世代过渡的开端。大卫曾建立起多么伟大的传承——那是信心、勇气、英雄主义与守约忠诚的传承。这些美德将继续在大卫家族的后代中显现。然而诅咒始终笼罩着这一切，这是上帝对君王在其辉煌成就的巅峰所犯大罪的审判。大卫已悔改并蒙上帝怜悯获得赦免。但他犯罪的后果将

如同一片阴霾笼罩其家族与王国。罪——尤其是大卫所犯通奸谋杀这等滔天恶行——无法被轻易抹去，即便在上帝恩典的宝座前也需得到审判。因大卫用“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耶和华降下诅咒：“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下12:9-10）。

第一道审判落在因大卫罪行而孕育的儿子身上，这孩子年出生第七天傍晚夭折。撒母耳记下 13-19章记载，在大卫统治的晚年，刀剑屡次击打大卫的家，本该见证敬虔增长的岁月，却化作一连串心碎与丧失的轨迹，使昔日威仪赫赫的大卫沦为笑柄。这一切皆因罪而起！当大卫纵容自己犯罪时，这是何等毁灭性的愚妄！在他被刀剑诅咒的王权日渐衰微之际，我们以戏剧性的方式领受圣经警告的可怖现实：“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

虚假之爱受挫

暗嫩犯罪的故事主要作为押沙龙反叛其父的序幕，因此押沙龙的名字被首先提及：“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撒下 13:1）。本章以爱为主题，延续了美好事物被罪玷污的基调。然而暗嫩对同父异母妹妹他玛的感情绝非真爱，只是受罪恶诅咒的情欲迷恋。暗嫩对这位美丽少女的爱不仅是虚假的，更是受挫的：“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以向她行事”（2节）。他玛是王室之女，不易接近。此外，作为贞洁受保护的处女，她不易被引诱。被欲望支配的暗嫩面对王室礼制的界限时，没有以明智的悔悟和审慎的克制回应，反而燃起充满情欲的愤懑。

基督徒必须辨明真爱与其虚假仿品之间的区别，这一点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后基督教社会逐渐丧失这种辨别力的时代。

毫无疑问，暗嫩时常思忖着她玛。他满脑子都是她垂肩的秀发、烟熏般的双眸和曼妙的身姿。当今流行情歌的所有元素都齐备了，唯独缺少真挚的情感。戈登·凯德里写道：“真爱的要素全然缺失：既没有自我奉献的承诺，也不追求对方至高的福祉，更无细腻的忠贞，甚至连一丝浪漫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赤裸的肉欲，以及对他玛人格尊严、安危和福乐的极端自私漠视。暗嫩心中燃烧的，不是他能为她做什么，而是他疯狂想对她做什么。”¹

若非表兄约拿达的“相助”，暗嫩或许会永远沉溺在煎熬中：“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撒下 13:3）。正如暗嫩是真爱的反面，约拿达则象征着真智慧的反面。他的狡猾在于“通晓所有门道，懂得如何钻营取巧，甚至能让玷污表妹的罪行得逞”。² 凭借这般手段，约拿达迅速洞悉暗嫩的困境，凑近这位王室表亲问道：“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我爱我兄弟押沙龙的妹子她玛”（第 4 节）。

此刻暗嫩若有一位真朋友该是何等帮助！他能在这位王子情欲失控前使他冷静，用上帝话语的真理劝诫他，能与暗嫩一同祷告、为他代求，助他挣脱可耻欲望的枷锁。然而，约拿达并非真朋友，而是虚伪之徒。他只盘算着在大卫家族中谋取私利，给暗嫩出了条狡诈却致命的计谋：“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她手里接过来吃。’”（撒下 13:5）。约拿达的计策煽动了暗嫩的淫念，诱使他在本应回头的邪路上越陷越深。

暗嫩贪婪咬住表兄投下的诱饵，当即付诸行动：“于是暗嫩躺

1.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24.

2.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38.

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她手里接过来吃。’”（撒下 13:6）。由此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夺走了大卫王美丽女儿的贞洁，导致大卫之子暗嫩堕落并最终被杀。父亲的罪即将在儿子身上重演。

虚假之爱的玷污

当这场以他玛遭强暴收场的可怕场景逐渐展开时，她品格的肖像愈发清晰。在这段污秽的叙事中，唯一真实的是他玛远不止于肤浅外表的美丽。我们已知晓她外表的秀美与贞洁的品行，此刻更见证了她持家的才能与仆人之心的女性美德。随着叙述推进，我们看到：“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她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转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撒下 13:7-8）。这段经文呈现他玛作为“妥拉女子”的形象，即锡安的女儿不仅遵守律法的文字，更实践了敬虔女性的真义。³正是他玛这样的女子构成了敬虔社会的根基。教会中效法她的女性，以及在她这样的敬虔灵性中成长的女孩，她们培育美德、持守贞洁、虔诚事神、心怀善工与怜悯，她们的属灵价值无可估量。

从暗嫩和大卫的行为来看，我们意识到基督徒男性需要接受训练，培养对女性（尤其是基督徒女性）合乎圣经的态度，不仅不应像这段经文即将描述的那样以暴力对待她玛这样的女子，更绝不该让她陷入可能遭受此类侵害的处境。信徒中的女儿们应当被教会所有男性视若珍宝，尤其是她们的父亲，也包括年轻男子和男孩们。这里有一条应当深植于年轻男性心中的准则：在与女性交往时，他们的责任是确保她在属灵和情感上得到祝福，并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她的安全。³使徒彼得告诫丈夫们要“敬重”妻子（彼前 3:7），

3. 译者注：“妥拉”，希伯来文Torah，意律法，常指摩西五经。

3. 关于相关经文的阐释及男性事工理念的发展，详见Richard D. Phillips, *The Masculine Mandate* (Orlando, FL: Reformation Trust, 2010).

这应当是一生珍视与保护生命中女性这一习惯的终极体现。同样，当保罗劝诫丈夫要以耶稣为教会舍己般的爱去爱妻子时，这正反映出他们毕生应受的训练：保护并在属灵上激励他们珍贵的配偶。

虽然暗嫩对他玛的行为更为可憎，但大卫放任她陷入此等境地的失职同样不可原谅。被赋予上帝女儿监护权的父亲们，必须确保她们远离危险、守护其纯洁，并始终鼓励她们持守美德。我们身处一个消费年轻女性感官刺激的社会，约拿达式的色情产业更助长了女性美被广泛剥削的风气。因此，全体基督徒当同心珍爱我们的妻女，倡导健全的贞洁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来 13:4）

出于对暗嫩这位理应正承受痛苦之人的怜悯，以及对父亲命令的顺从，她玛走近了同父异母的兄长。陷阱转瞬间合拢：“暗嫩…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她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撒下 13:9-11）被情欲蒙蔽的暗嫩或许以为，自己这番求爱对身为异母妹妹的他玛而言具有吸引力。但当感受到手腕被越攥越紧时，他玛明白：若她不愿主动给予，他便会强取豪夺。

即便如此，她玛仍保持冷静，明智地向同父异母的兄长恳求。首先，她指出此等行为的可耻性：“我哥哥，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撒下 13:12）。若婚外性行为已属冒犯上帝，这种乱伦行径更是可憎至极。他们身为以色列人，甚至是受膏君王的子女，使暗嫩的行为显得尤为邪恶。最终，他将自取其辱：“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13 节）。暗

嫩若执意实施计划，他将沦为全地可憎之人。她玛还指出暗嫩的情欲必将摧毁她的人生：“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13 节）。最后，她绝望地提出以更体面的方式满足其欲望：“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13 节）。她玛显然并非真心想与这卑劣的亲属成婚，但从她的立场看，即便这样的婚姻也强过被当作娼妓对待。她提出的方案至少具有表面合理性，这深刻揭露了大卫宫廷中女性的处境。那位早已突破婚姻律法限制的大卫，若能为宠溺的儿子欢心，确实可能安排这段乱伦结合。

然而，他玛的哀求终属徒劳。暗嫩执意追求即时肉欲满足，全然不顾此举对自身或同父异母妹妹的后果。经文中简略记载的暴行，于他玛而言必是漫长如地狱的煎熬，她只能徒劳地抵抗侵犯：

“但暗嫩不肯听她的话，因比她力大，就玷辱她，与她同寝。”

（撒下13:14）同寝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并不存在，因暗嫩对她玛的强奸毫无自愿可言。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注道：“恐惧只需一两秒。而十分钟后，他玛的整个人生已支离破碎。”⁴

虚假之爱的哀伤

暗嫩对他玛所谓之爱的真实本质，在他施暴后立刻显露无遗。玷污她之后，他随即以轻蔑的厌恶憎恨她：“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撒下 13:15）。强奸褻渎了塔玛后，暗嫩不再视她为曾占据自己梦境的那个珍贵对象。他玛已让他达成目的，如今要被弃如敝屣。当她抗议这种对待比侵犯本身更恶劣时，他唤来仆人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闩。”（17 节）女子一词并未出现在希伯来原文中，因此暗嫩实际说的是“把这东西从我眼前赶出去”，仿佛她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垃圾。

4. Davis, 2 Samuel, 133.

我们该如何解释他对这个长久渴望的女人所爆发的仇恨暴力？多数解经家认为，暗嫩从此无法再将他玛视为爱人，因她拒绝了他的求欢，迫使他必须诉诸暴力。强奸行为使她与一同蒙羞，而这份耻辱转化为对受害者的憎恨。戈登·凯德里提出：“强奸者憎恨受害者，因为在自我满足的瞬间，他体会到了最深刻的挫败：被拒绝的羞辱。若不使用暴力，他将一无所得。”⁵

我们这个世代鼓吹不负责任的性关系。就连大卫在对待拔示巴时也摒弃了这种残酷观念，他在为罪行悔改后，承担了对那女子的责任。塔玛曾向暗嫩强调这种责任，却全然徒劳：“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她的话”（撒下 13:16）。根据旧约律法，与未许配人的处女发生关系的男子，必须娶她并支付罚金（参出 22:16；申 22:28-29）。此律法旨在保护女性免遭暗嫩企图施加于他玛的冷酷剥削。女子既已失贞，便失去缔结良缘的可能，因此在以色列社会中，她唯一的归宿就是成为占有者的妻子。像他玛这样的女子竟将嫁给暗嫩这恶魔视为两害相权之轻，足见古代世界女性的脆弱处境！这项旧约条款并非要求所有发生婚外性行为的现代人都必须结婚，而是强调双方都应为性犯罪对他人生命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这一幕以惨痛的结局收场，他玛被带走时陷入了彻底的崩溃：“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on把她赶出去，关门上闩。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撒下 13:18-19）。他玛留下了一个现代强奸受害者可能深有体会的范例，她无法简单地振作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为了反映自己的遭遇，她撕裂象征贞洁的彩衣，将灰尘撒在头上，她的屈辱因乱伦的耻辱而愈加深

5.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126.

重。罗杰·埃尔斯沃思评论道：“她以一位活力四射的少女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离开时却成了尊严尽失、身心俱毁的残骸。”⁶

她玛的悲痛深刻展现了在上帝设定的婚姻界限之外发生性亲密关系所造成的创伤。即使通奸行为是双方自愿的，它也总会损害人际关系。正如沃尔特·钱特里所言，这“会让伴侣陷入悲痛……有多少人因婚前性行为而在情感和现实中变得荒芜！”⁷与我们文化中宣扬的无忧无虑的性爱谎言相反，真相是：真正的爱会按照上帝的话语考虑对方的福祉。凯迪写道，上帝对性的计划包含“奉献的爱、承诺与忠诚、一生一世的婚姻结合、一男一女的婚配、家庭生活以及养育敬虔的后代”。他总结道：“这些属灵维度在上帝的话语中被明确阐述为个人、家庭和社会蒙福的要素，所有缺乏这些深刻道德与属灵维度的所谓的‘爱’，不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欲罢了。”⁸

他玛唯一的慰藉来自兄长押沙龙：“她胞兄押沙龙问她说：

‘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她胞兄押沙龙家里。”（撒下 13:20）。这是复仇前压抑仇恨的冰冷安慰，难怪押沙龙并未缓解他玛的孤寂。至于押沙龙，他在同父异母兄弟面前丝毫不露怒色。“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押沙龙恨恶他。”（22 节）。

由此可见，性犯罪会将悲痛蔓延至实际参与者之外。钱特里指出，当今城市统计显示，除毒品交易外，“最常见的谋杀诱因是性关系纠葛。撒旦的谎言是男女行为互不相干，私密之事与他人无涉。但女人皆有父亲、丈夫和兄弟。”⁹因此，大卫家的刀剑终将再次落下，悲痛从暗嫩的寝宫蔓延至他被愤怒的异母兄弟手刃流血之地。

6.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25.

7.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221.

8.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125.

9. Chantry, *David*, 221–22.

呼唤所有父亲！

最终，他玛被玷污事件中这段关于虚妄之爱的可怕故事，成为大卫生平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这段黑暗插曲才为大卫之故被记载于圣经中。然而，经文中出现的大卫只有对女儿遭遇的软弱回应：

“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撒下 13:21）。大卫的愤怒固然合理，但不合理的是他显然未对此暴行采取任何行动。威廉·布莱基质问道：“仅此而已吗？暗嫩未受任何惩罚吗？他竟被允许继续留在宫中，作为国王的长子，没有迹象表明父亲的不悦，没有措施抵消他对其他王室子女的影响，更无任何阻止其恶行重演的手段？……我们不得不对大卫的消极应对感到愤慨。”¹⁰

大卫未惩罚暗嫩，更遑论安慰遭受重创的女儿，若不了解他的过往，这样的失职就令人费解。显然，大卫自身犯下的同类罪行使他深陷其中，以致无力在子女面前对此类恶行表明立场。此外，圣经记载揭示他最主要的过失之一（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拒绝管教儿子们。我们已从大卫同意他玛服侍同父异母兄长暗嫩的要求中，窥见其对暗嫩的溺爱态度。列王纪上 1:6 总结大卫身为父亲的失职：“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大卫未能管教儿子以塑造其敬虔品性，最终给王国带来的伤害，远胜于他在战场上面对的所有亚扪人和非利士人的枪矛。

暗嫩的罪行及其未受惩罚，由此成为大卫未能履行上帝授予的职责的明证。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大卫在司法上的不作为“并未免除他的责任。他可以说是仍身兼双重职分，既是王国的治理者，也是家庭的掌权者。无论他个人是否失职，作为父亲和君王，他都有责任维护公义。”¹¹

10.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198.

11. Davis, *2 Samuel*, 139.

若要避免重蹈大卫家所遭遇的灾祸覆辙，我们当反思当今基督教父亲们的责任。大卫最明显的失职在于未能以敬虔之道治理家庭，包括管教子女。他自身的恶行为儿子们对待女性的方式树立了败坏榜样。相反，基督教父亲必须在对待妻子的行为上树立敬虔榜样，使子女自然形成合乎圣经的男女关系观念。父亲们应当向儿子灌输符合圣经的男子气概理想，并教导他们如何正确对待女性，正如必须教导儿女持守性纯洁与敬虔品行。此外，父亲需与母亲共同治理家庭，确保在同一屋檐下成长的儿女之间建立合宜的界限。除非年轻男子的品格经过验证且深知责任所在，否则绝不可让女儿受其照管。儿子们与女孩的交往方式必须始终符合圣经的养育保护原则，杜绝任何不当行为。惟有如此，我们的家庭才能免受大卫众子之罪所带来的痛苦、绝望与仇恨。保罗指出，上帝的恩典教导我们拒绝不敬虔的生活（多 2:11-12）。这意味着藉着上帝白白赐予的能力，基督徒男性不必重蹈暗嫩的罪孽或效法这堕落世代的恶行，反而能以尊严与爱心生活，尤其善待我们所爱的女性。

同样重要的是，父亲们必须教导子女神圣的和解之道，以化解彼此间所犯的罪。暗嫩与他玛的故事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推动了押沙龙最终对父亲的背叛（其根源是对所犯罪行的怨恨）。当暗嫩犯下玷污同父异母妹妹这般大罪时，他还有什么指望？答案在于上帝救赎的恩典，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约翰一书 1:9 教导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圣经关于基督宝血洁净的教导，是罪人得以恢复与上帝和睦的唯一盼望，也是罪人修复与他人关系的希望。你是否曾因待人方式或谈论他们的话，甚至心里对他们起恶念，而严重地得罪了人？圣

经的补救方法是先向上帝承认你的罪，以便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得到赦免。然后向你得罪的人认罪，并尽力做出补偿。这是大卫在为自己的罪悔改时树立的恩典榜样，他善待拔示巴，供养她和她的孩子，使这罪恶的场景中绽放出上帝的恩典，就是他们的次子所罗门的辉煌统治。约翰一书 1:7 谈到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如何使我们恢复因邪恶而破裂的关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这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像他玛被暗嫩那样严重地得罪过，我们能否通过原谅那些悔改的人而获得自由？或许他玛悲伤故事中最悲哀的一点是，没有记录显示她的父亲带着安慰、尊重、荣誉和爱的话语来到她身边。但大卫最需要带给失去尊荣的女儿的话，是福音的话语：帮助她认识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价值，以及向她传达宽恕他人之罪的恩典，好能由此获得属灵的自由。

若要选一段经文带给他玛，我会选择写于大卫王统治多年后的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关于大祭司约书亚的故事。如同他玛，约书亚也视自己为罪孽所覆，既有他自身的罪，更甚的是他列祖的罪，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招致上帝审判而被掳至巴比伦。约书亚被描绘为站在主的使者，即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基督面前，“穿着污秽的衣服”（亚 3:3），且“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1 节）。约书亚的污秽源于他所犯的罪，以及他所代表的约民群体所犯的罪。但罪的受害者往往也会感到污秽不堪，如同他玛，他们本应得到怜悯，却反被他人以羞辱相待。对于这两类罪的玷污——我们主动犯的过犯与被动承受的罪之伤痕——耶稣都带来了好消息。因使者吩咐仆人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4 节）。凡因罪导致灵魂受玷污而哀恸的人，无论是自己的罪还是他人的罪，

256

耶稣都藉着除去我们污秽的外衣、将其钉在十字架上、并给我们披上他在完美生命中为成就上帝律法而编织的洁白公义外袍，来使我们得洁净。

你愿意将你的罪疚与羞耻 —— 无论是你犯下的罪，还是他人施加于你的可耻罪行 —— 带到耶稣面前，让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吗？若你愿意，他必救赎你脱离罪的咒诅，打破罪的循环，并抚慰罪带来的伤痛。圣经应许说：“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罗 6:14），只要你接受耶稣在洁净之血中显明的真爱，他必救你脱离一切罪恶。

23

伸冤在我

撒母耳记下 13: 23-39

押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撒下13:28）



我们研读撒母耳记上下中大卫的生平时，必须意识到历代志上还有另一份关于大卫生平的记载。总体而言，撒母耳记的目的是记录以色列国在大卫统治下的王权之始，并展望那位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的到来。而历代志的写作目的则有所不同，主要是为了鼓励从巴比伦被掳归来的犹太后代，上帝必将因他们的顺服与信心赐福于他们。因此，历代志对大卫生平的记载更为积极，略去了他与拔示巴犯罪等污点，并补充了其晚年公共事工的信息。据历代志作者所述，大卫通过征服亚扪人为以色列赢得和平后，便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筹备建造上帝圣殿的材料与规划中，这一使命将由他的儿子兼继承人所罗门完成。相比之下，撒母耳记下详述了大卫犯罪导致的失败，提醒我们需要一位更完美的大卫和真正的君王——上帝无罪的圣子耶稣基督。

若将撒母耳记与历代志中大卫晚年的事迹并列对照，我们会看到一个公开成就与私下失败交织的故事。这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尤其常见于那些为攀登事业高峰而忽视家庭责任的男性。他们或许能积累财富并在世俗层面取得诸多成就，但最亲密且重要的关系中往往充满挫败与苦涩。

显然，这种境况正是大卫盛年时期的写照。他对拔示巴和乌利亚所犯的罪，早已剥夺了他在宫廷中的道德权威。通奸与谋杀树立的恶劣榜样，似乎鼓励了他的儿子们效仿其恶行，而大卫对子女管教的全然忽视更使问题雪上加霜。此外，我们还需加上上帝惩戒的特定诅咒，他宣告“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撒下 12:10-11）。这些致命因素交织作用，使得大卫家族的动荡最终蔓延成国家级的混乱。历史上许多显赫王朝正是以类似方式倾覆，被娇纵的王子们在昏聩父王的疆域内肆意破坏。随着大卫的故事走向终章，我们受提醒：由于人类堕落，罪中的败坏如此深重，即便是大卫这般伟大的君王，也需被基督的宝血洁净。

宴席上的谋杀

暗嫩强奸他玛的故事标志着大卫的恶行已蔓延至其家族。大卫曾召拔示巴入宫，暗嫩则设计让父亲召他玛进入自己房间。大卫为满足私欲占有拔示巴，暗嫩也对同父异母的妹妹施以同样暴行。大卫命令臣子约押借战场弃刀害死乌利亚，暗嫩则命仆人将饱受摧残的他玛逐出房门。有其父必有其子。最可悲的是，当大卫得知暗嫩骇人听闻的罪行后，竟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遏制罪恶蔓延。经上仅记载他“甚发怒”（撒下 13:21），却未见其致力促使王室悔改、重建公义。

当上帝委派建立公义的人失职时，罪恶的败坏必然扩散。这发

生在大卫的家族中。他玛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兄弟押沙龙，是暗嫩之后大卫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押沙龙安慰悲痛中的妹妹，并劝她静待时机，既不说也不做任何可能引起暗嫩对报复起疑的事。两年间，押沙龙始终暗暗怀恨兄长，久到让大卫和暗嫩都以为不会遭到报复。然而，押沙龙一直在等待第一个可乘之机。

押沙龙等待的契机是他土地上每年剪羊毛后的庆典。临近节期时，他以邀请为由接近父亲：“押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撒下 13:24）这番请求看似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实则用诡计掩盖真实意图。但大卫婉拒邀请，理由是王室随行会给儿子增添负担：“王对押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25 节）押沙龙再三恳请，大卫仍坚持拒绝。押沙龙似乎早预料到这一答复，便顺势提出真正目的：“押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26 节）这个请求令大卫不安，他不可能不知道两子间的嫌隙，便问道：“何必要他去呢？”（26 节）押沙龙或许担心父亲起疑，便加紧攻势：“押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27 节）如此，押沙龙成功让父亲默许即将降临王室的流血事件。我们不禁怀疑，押沙龙是否刻意让这场谋杀与两年妹妹受辱形成残酷对照：正如大卫曾派他玛进入暗嫩伪装的病室，如今大卫又派暗嫩赴押沙龙的死亡宴席。

押沙龙不仅通过虚伪地假装敬重父亲来加重自己的谋杀罪行，还利用家庭款待的信任诱骗兄弟暗嫩。当暗嫩出现在押沙龙剪羊毛宴会的厅堂时，或许曾指望父亲昔日著名的明辨力能保障其安全。但押沙龙毫不犹豫抓住复仇良机：“押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

（撒下 13:28）。酒本是上帝赐予“悦人心”的（诗104:15），而非用来麻痹宾客感官以助谋杀。这样一场邀请了大卫众子的宴席，本该如大卫所愿成为兄弟团聚的契机。在此场合流血，无异于将匕首抵在以色列社会的心脏上。

押沙龙的举动不仅对父亲大不敬、对宾客极其残忍，更是对上帝的亵渎。这一点从他回应仆人们的惶恐时显露无遗：这些仆人因畏惧如此骇人的罪行而犹豫，王子却用本该激励信徒敬虔的话语催促他们：“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撒下13:28；参书 1:6-7）。当听见忠信之约的语言被用来煽动背信的谋杀时，仆人们本该惊骇万分。押沙龙以这等指令嘲弄上帝，显明了他刚硬的心。约翰·加尔文评论道：“此举表明他已彻底失控。首先，人除了行善还能凭什么刚强？再者，‘壮胆’一词本应专属于美德……若上帝赐予我们力量与美德，我们不为此侍奉他，还求来何用？”¹

在王子权威的驱使下，“押沙龙的仆人就照押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撒下 13:29）。正如大卫曾差遣仆人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如暗嫩冷酷地命令仆人驱逐他玛，如今押沙龙的仆人们也举刀击杀了大卫的长子。

目睹宴席上的血腥谋杀后，大卫的其他儿子们“都起来，各人骑上骡子，逃跑了”（撒下 13:29）。国家的公义与和平被撕裂，大卫王室的圣洁遭玷污。当大卫不再执掌国家道德之舵，复仇与谋杀便成为当日法则，众王子四散奔逃的景象，正象征着他统治的失败。诗篇 133:1 写道：“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而此刻王子们——这些皇室兄弟——惊慌逃窜的画面，何等鲜明地反衬出大卫因自身罪孽给这片土地招致的灾祸。

1. John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647-48.

伸冤在我

圣经关于复仇的教义

押沙龙对暗嫩所犯的罪，突显了圣经关于复仇教导的重要性，使徒保罗对此总结道：“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 12:19）

圣经首先教导我们，上帝会对已犯的罪施行报应。这一教导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相悖，当今社会普遍认为报复是心胸狭隘的表现，不值得提倡。正因如此，近年来一些福音派学者反对上帝以报应惩罚罪恶的观点。他们试图论证上帝不会亲自惩罚罪恶，负面后果仅仅是罪恶必然带来的结果，与上帝的直接审判无关。例如，斯蒂芬·特拉维斯写道：“上帝的审判主要不应被视为人们‘按其行为受报’的报应，而应视为与基督无份的状态。”²

这种理解的问题在于，圣经中有大量关于上帝报应性公义的见证。旧约中的例子包括：挪亚时代的洪水，上帝因“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而惩罚世界（创 6:5）；出埃及时降在埃及的十灾（出 7-12）；以及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的攻城器械攻陷，这是对以色列违背圣约之罪长期预言的神圣报应（赛 29:1-8；弥 3:12）。

圣经中最清晰的神圣报应例子之一，是上帝对亚干违背关于耶利哥战利品之命令的审判。亚干的偷窃行为在上帝揭露之前并未给他带来任何问题。但约书亚记 7:1 说因亚干的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以致上帝使他们的军队在艾城战役中败北，伤亡惨重。最终，通过掣签揭示这场灾祸的源头后，亚干及其儿女和全部家产被带出来：“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书 7:25-26）。

2. Stephen H. Travis, *Christ and the Judgment of God: Divine Retribu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Basingstoke, UK: Marshall Pickering, 1986), 前言。另见 J. Denny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完整辩驳可参 Derek Tidball, David Hilborn, and Justin Thacker, eds., *The Atonement Debat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8)。

上帝命亚干被处决，意在象征罪人将在永恒的地狱之火中受审判，使众人皆知上帝必报应罪恶。若有人认为上帝在新约中报应的火势已减弱，便是忽略了耶稣对忿怒审判与地狱的全面认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 10:28）。

关于报应的第二条原则是：既然上帝会报应一切罪恶，人皆不可自行伸张正义。“主说：‘伸冤在我’”，而非你们（罗 12:19）。毫无疑问，押沙龙会以大卫未惩罚暗嫩为由为自己谋杀开脱。诚然，大卫如同当今的民事权威，确有执行公义的义务（罗 13:4）。但押沙龙自行伸张正义，不仅以恶报恶，更忘记了耶和华。圣经命令我们“不要自己伸冤”时，紧接着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罗 12:19）。

批评者们抱怨惩罚性正义的理念违背了耶稣所教导的伦理，而这条诫命是对他们的一个回应。史蒂夫·查克认为，上帝震怒的观念“嘲弄了耶稣教导的要爱仇敌、不以恶报恶的训诲”。³ 对此指控的回应是：人类被禁止施行报复，并非因为上帝拒绝这样做，而是因为上帝承诺会亲自惩罚罪恶。加里·威廉姆斯写道：“上帝要我们不做他所做的事，恰恰是因为他在做。上帝说‘照我说的做，别照我做的做’，这是公正的，因为他是上帝而我们不是。”⁴

圣经关于复仇教义的第三点是：既然上帝会惩罚罪恶，而我们作为个人被禁止这样做，基督徒对罪恶的正确回应就是行善。正因为上帝会在震怒中惩罚罪恶、审判一切过犯，保罗继续写道：“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罗 12:20）。

根据圣经的教导，押沙龙对暗嫩所犯之罪应有的正确回应是将此事呈报给王以寻求公义裁决，或许也应呈报给以色列的长老们。

3. Steve Chalke, *The Lost Message of Jesu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182-83.

4. Garry Williams, “Penal Substitution: 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cisms,” in *The Atonement Debate*, 175.

如果大卫和他的官员们未能履行职责，正如本案所示，押沙龙本应同时呼吁同父异母的兄弟悔改其罪，并尽力展现仁慈。倘若暗嫩认罪悔改，押沙龙理当宽恕他，并劝勉妹妹效法，同时敦促暗嫩采取具体行动弥补罪过。若暗嫩拒绝悔改，押沙龙则应以知晓上帝的震怒与最终审判中的永恒惩罚为满足，竭力照料妹妹，并将彼此所需交托于主。押沙龙擅自采取行动的事实，证明其动机实为私利，且未能尊崇上帝的主权。

丧子之泪

回到耶路撒冷后，大卫接到关于这起骇人事件的报告，其中照例充斥着夸大其词的惊恐：“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押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撒下13:30）。虽属误报，大卫的反应却显明上帝的管教如何使他陷入极度痛苦：“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31节）。或许大卫认为上帝加重了审判，以致他所有的儿子，包括指定的继承人所罗门都已身亡。约翰·加尔文评论道：“更糟的是，他被迫认为上帝在戏弄他，使他不能再指望得救。”⁵

这份错误的报告正是由暗嫩的堂兄约拿达所纠正的，他曾出的主意在其堂兄玷污他玛的罪行中扮演了致命角色。显然，约拿达的诡计使他更深地打入大卫家族内部，以至于现在能为王出谋划策。他对大卫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押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押沙龙就定意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撒下13:32-33）

约拿达竟能在众王子抵达证实其报告前就泄露所有这些信息，这实在令人疑窦丛生。（撒下13:36）约拿达这番话究竟是出于自

5. Calvin, *Sermons on 2 Samuel*, 653-54.

己对局势的精明判断，还是此时已与押沙龙共谋？无论哪种情况，他的真面目再次显露，因为他似乎并未警告暗嫩提防自己可能怀疑或知晓的阴谋。约拿达在这肮脏篇章中的“贡献”提醒我们：选择朋友与谋士时都需运用智慧，谨记在罪恶的世界里，最危险之人正是那些隐藏动机、伪装友善之徒。尤其要警惕那些怂恿并支持恶谋的朋友；若约拿达连强奸公主都敢共谋，暗嫩凭什么认为这位“朋友”会对王子忠诚？然而，当这位年轻臣仆禀报看似好消息时，大卫王似乎毫无戒心：“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35节）。

约拿达的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恸。”（撒下 13:36）。毫无疑问，大卫听闻一个儿子死亡、另一个儿子流亡的消息时，认为这是上帝对他自身罪孽的又一次惩罚。加尔文指出：“因此，大卫哀伤不仅因为押沙龙犯下的恶行，也不仅因为他失去了儿子，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是这场灾祸的根源。”⁷ 在全国范围内，暗嫩被谋杀的消息只会加剧民众对大卫之罪的惊惶。再次引用加尔文的话：“诚然，所有百姓本可以公开说：‘王的儿子怎会如此自相残杀？啊，当然会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本身就是杀人犯。上帝曾宣告要作他的审判者，如今这审判正在执行。’”⁷

上帝处理罪的方式

暗嫩谋杀案及其后续事件不仅揭示了上帝对大卫之罪的审判，更展现了因君王无力遏制暴力在王族中蔓延而导致的国运衰微。当我们结束这段经文研究时，应当思考大卫处理罪的方式与上帝的方式。

6. 同上, 655.

7. 同上.

式相比有何本质不同，思想唯有上帝处理罪的方式才能为破碎的世界带来希望。

我们首先要问，为何大卫如此愚昧，竟同意让暗嫩去参加押沙龙的筵席？押沙龙两年来从未原谅兄长，只是怀恨在心，难道不明显吗？当大卫质问押沙龙“何必要他去呢？”（撒下 13:26）时，他的猜疑岂不昭然若揭？这个困境的答案似乎在于：大卫根本缺乏调查和直面家中滋长之罪的决心。

这与上帝处理罪的方式何其不同！大卫本人在诗篇 139:1-2 写道：“耶和華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上帝知晓我们一切的罪。这认知在先知撒迦利亚所见异象中得以展现——一卷飞行的上帝律法书卷：“万军之耶和華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亚 5:4）上帝的公义洞悉所有过犯，届时必直面每个人的罪。这不仅是上帝审判的起点，也是他救赎恩典的开端，正如大卫通过先知拿单所领悟的。大卫的赦免与复兴始于上帝差遣先知直面他、呼召他悔改：“你就是那人！”拿单揭露比喻所指的罪人正是大卫时如此宣告（撒下 12:7）。保罗同样劝勉基督徒要以智慧与恩典的祷告之灵来直面公开的罪：“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加 6:1）

若大卫当初能先直面暗嫩对他玛的侵犯，再处理押沙龙对同父异母兄弟的谋杀之恨，他的王国境况将会好多少啊！我们因疏忽或惧怕拒绝而将罪恶扫入毯下，所得何其微，所失何其巨！耶稣为信徒提供的赎罪与修复流程，显明谨慎直面罪恶的重要性：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

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太 18:15-17)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撒下 13:39）。这是个奇怪的评注，因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暗嫩是带着信仰离世的。约翰·加尔文认为，这仅表示大卫经过一段时间后终于接受了暗嫩之死。这表明大卫对律法缺乏应有的热忱，因为他竟能在暗嫩被杀却未得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获得安慰。加尔文指出：“这说明大卫并未认真对待所发生的恶行，因而未能如他所应当的那样予以惩处，只因他被世俗情感所驱使。”⁸

大卫与上帝何其不同！上帝对公义的热忱从未因对罪人的爱而减弱。保罗告诫我们，切不可自欺欺人地幻想上帝会轻描淡写地宽恕我们的罪。相反，保罗坚称：“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 1:18）。在强调上帝的审判针对“一切不虔不义”时，保罗警告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大卫及其儿子们所犯的恶行才配得上帝的鉴察。保罗更提醒我们律法的要求：“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加 3:10）。启示录预言了末日审判中上帝对所有罪行毫不妥协的审判：“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 20:12）。既然上帝不会像大卫对待儿子们那样对罪网开一面，我们都当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并寻求唯独上帝能赐予的赦免之道。

最终，我们惊讶于大卫对待其现为长子的押沙龙的态度——这个杀害了大卫先前长子暗嫩的人。犯下这桩恶行后，押沙龙从以色列逃往他外祖父基述王达买的领地（撒下 13:37）。经上记载大卫

8. 同上，658。

没有在押沙龙流亡基述的三年间追究其罪责，反而“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37-39节）。是什么导致了大卫在司法上的失职，并让情感取代了真理与公义治理？答案似乎在于，大卫根本看不到任何能恢复王国公义的补救措施。由于自身因重大罪行而处于上帝的暂时审判之下，大卫无力处理家族的罪孽。留给他的只有悲伤、怜悯，以及对那些被罪吞噬的儿子们的思念。

我们完全有理由感恩，因为上帝并不处于大卫那般可悲的境地。上帝能有力回应罪恶，因唯有他提供了真正的解决之道。即便信仰之家的所有子女都如暗嫩和押沙龙般罪恶深重，上帝仍能重建他的家园。他差遣完全无罪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临世间，作为罪人的救主来对付罪恶。耶稣为满足上帝的公义，献上完全的赎罪祭，为他百姓的所有罪孽偿付了全价。保罗阐明，罪人得以“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罗 3:24-25）。上帝呼召我们认罪并以信心拥抱基督的十字架，应许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壹 1:9）。藉着十字架，那位曾说“伸冤在我”的上帝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 8:1），并差遣圣灵引领我们进入圣洁、平安与仁爱的生活。

藉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能够处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他在真实的爱的团契中恢复关系，并通过耶稣所赐的恩典使罪人彼此和好。你愿意承认自己需要这份恩典吗？你是否渴望不仅仅轻忽罪，而是在这个被罪毁坏的世界中，超越仅仅应对生活的破碎？上帝已提供了答案，就是通过他儿子的恩赐。你若信靠他，上帝不仅会赦免你所犯的罪，更会赐你途径，通过见证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来应对罪。

被放逐者归回

撒母耳记下 14: 1-33

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撒下 14:14）



真半假之言何其致命，尤其在关乎真理之时。正是以半真之言，蛇在伊甸园中开始蛊惑夏娃，将我们最初的先祖引入堕落深渊。“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 3:1）。事实上，上帝仅禁止了园中一棵树——“分别善恶树”（2:17），因此撒旦的半真之言实为谎言。正是这种狡黠扭曲话语的能力，使蛇被称为“狡猾”（3:1）。

当我们审视提哥亚那位所谓的智慧妇人时，又见另一种狡诈的半真之言。“智者”约拿达在撒母耳记下中策划他玛受辱、协助暗嫩被杀的邪恶行径，已警示我们大卫圈中运作的是何种智慧。提哥亚妇人则展现出另一种蛇般的诡诈，约押借此操纵大卫半恢复儿子押沙龙的地位，却意外引发了一场致命的全面叛乱。

提哥亚妇人的诡计核心关乎基督教信仰的要义。她告诉大卫：“神……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撒下 14:14）。这句话本身属实，但这狡黠妇人却借此诱使大卫背离圣经的公义体系。押沙龙被半心半意地召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既缺乏上帝所认可的赦免根基，也未见罪人真诚悔改。当我们审视撒母耳记下 14 章中因罪孽而分崩离析的大卫家族时，最重要的教训在于：当认清上帝为被放逐的罪人（如我们）所预备的真正归回之道，以及在这满目疮痍的罪恶世界里，可能得以真正恢复。

提哥亚的智慧妇人

提哥亚是犹大境内距耶路撒冷约十英里的村庄，约押在此寻访一位大卫王不认识的灵巧妇人。这位身为大卫外甥兼元帅的约押，委派“聪明的妇人”（撒下 14:2）去游说大卫召回其子押沙龙，当时押沙龙因谋杀同父异母兄长暗嫩后，正寄居在外祖父家。约押指示她：“‘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撒下 14:2-3）。

约押为何要介入帮助押沙龙，动机并不完全明确。后续事件将表明约押对押沙龙并不忠诚；事实上，最终结束押沙龙性命的正是约押（撒下 18:14）。撒母耳记下 14:1 仅解释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最可能的原因是，约押担忧国家因王室父子疏离而影响安全与稳定。他也可能因大卫王郁郁寡欢的状态感到不安，试图让王重新关注政务。约押甚至可能注意到押沙龙的领导才能，认为他是大卫众子中最有前途的继任者。

无论约押采取行动的动机为何，他确实设计了一套方案来规避押沙龙谋杀罪的法律难题。或许是想起了先知拿单曾成功用比喻使

王针对拔示巴和赫人乌利亚的事件认罪的先例，约押决定采取同样的策略。其用意是通过让大卫以他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从而改变他的观点。当时大卫似乎正坐在那里审理呈递到他面前的诉状。提哥亚妇人上前：“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撒下 14:4）。当大卫询问她的困境时，她答道：“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5 节）正直的君王都乐于救助困苦的寡妇，因此大卫此刻全神贯注地倾听。

如同拿单的先例，提哥亚妇人并未讲述一个真正的比喻，而是向王虚构了一个看似真实的故事。她的两个儿子起了争执，其中一个意外杀死了另一个。她解释：“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撒下 14:7；参申 25:5-10）。妇人向大卫陈述的核心问题并非一个儿子被杀，而是威胁到她仅存儿子性命的报复性正义诉求。这样的行为将令她心碎，并使她和已故丈夫失去传承家族名分的后裔。

大卫被妇人娴熟表达的悲痛与需求所打动，激动回应道：“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撒下 14:8）。然而妇人忧心如焚，继续恳求：“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9 节）。请注意这位智慧妇人如何巧妙地引出这桩命案中显而易见的正义问题：一位心碎的父母甘愿承担刑罚，使爱子与王都免于罪责。大卫果然如她所愿回应：“凡为难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10 节）。但她指出，按律法规定，报血仇者有权取她儿子性命以偿命：“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大卫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11 节）。

正因这捍卫寡妇权益的强烈渴望，大卫落入了针对自己罪孽之

子设下的陷阱。那狡黠妇人毫不迟疑地乘势追击：既然王对宽恕寡妇仅存之子如此执着，那么“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撒下 14:13）此处我们可见提哥亚妇人的寓言如何以半真半假的微妙误导，与上帝借先知拿单之口传达给大卫的真相故事截然不同。她的故事触动了大卫为人父的情感，利用他的悲痛掩盖了其故事与押沙龙事件间至关重要的差异。

评估妇人的诉求

若大卫当时思维清晰，或许能注意到妇人故事与押沙龙事件的重大差异。其一，她实施了法律误导：她所述是意外杀害兄弟的儿子，而押沙龙犯下的却是冷血预谋的谋杀。民数记 35:15 为过失杀人者设逃城作为流放地，好躲避“报血仇的人”（民 35:25），但对于押沙龙这般一级谋杀犯，律法明文规定当处死刑。

其次，为了进一步淡化押沙龙的罪行，妇人进行了情感操控：“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撒下 14:14）。换言之，死去的儿子无法复生，何必为了维护法律细节再失去一个儿子？况且，大卫若真有属灵的热忱，就该超越律法表象，保全尚存的生命。毕竟，这不正是上帝为罪人预备救赎之路的方式吗？“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回不来的”（14 节）。

见大卫似在深思，妇人迅速将话题拉回虚构的处境：“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撒下 14:15-16）。大卫将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并非抽象的正义，而是对哀伤寡妇的怜悯。随后，她更添谄

媚之词，指出若按她的方式行事，大卫将彰显其崇高的灵性品质：

“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惟愿耶和華你的神与你同在！”（17节）。正如蛇在伊甸园里告诉夏娃，改写规则会使她和亚当“如神能知道善恶”

（创 3:5），此刻这智慧妇人向大卫暗示：修改上帝话语的要求能提升他属天的权柄。

其三，这妇人诉诸大卫对国家的责任：“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民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

（撒下14:13）其要旨在于：大卫若拒绝恢复押沙龙的地位，将损害国家未来。但与虚构案情不同的是，押沙龙只是大卫众多儿子之一，且上帝很可能早已指定所罗门为继承人。因此她的指控与实际情形仅有表面相似之处。

提哥亚妇人通过将上帝的公义与儿子的福祉对立、运用情感操纵手段、混淆大卫对国家的职责，用她的比喻实现了与拿单先前例证截然相反的效果。威廉·布莱基对比两者道：“拿单的比喻旨在唤醒国王的良知以对抗其情感；而约押授意的提哥亚妇人之喻，则是要激发他的情感来对抗良知。”¹ 如此，尽管表面相似，前者是上帝真正的仆人，后者却是撒旦的谎言奴仆。

大卫未能识破妇人故事中明显的破绽，这充分说明其灵性与心智状态。他仍因罪疚而道德瘫痪，尤其他的罪因悖逆子女的行为而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约押洞悉这点，便指望大卫会抓住法律借口来违背圣经对公义的要求。大卫能以对寡妇有罪之子案件的类似裁决，来合理化他真正想做的事。

在我们进一步评估大卫对提哥亚妇人逻辑的接纳之前，应当注意到他并未花时间将她的诉求与圣经教导进行对照，没有祈求指

1.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08.

引，甚至未曾寻求一位如同先知拿单般上帝话语的忠实仆人的建议。那位所谓的智慧妇人，为了彰显上帝的怜悯，竟为违背上帝律法的行为辩护。但圣经可曾认可这种矛盾？上帝对此类情境有何训示？由于大卫轻信了狡黠欺骗者巧言令色的诡辩，罔顾经文，他踏上了几乎导致自我毁灭的道路。

大卫的过失对今日基督徒意义重大，因我们同样面临被撒旦狡诈代理人以似是而非的谎言蒙骗的危险。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本章当令教会警醒，信徒或非信徒个人更当警醒。人可能拥有智慧的一切表象——计划、谋略、成就——却全然缺乏真正的智慧。”²唯有谦卑查考上帝的话语，方能确认真智慧。在大卫更美好的年岁里，他曾深谙此理，写道：“耶和法的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诗 19:7）。诗篇 119:104-105 进一步阐明：“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上帝的复兴之道

在智慧妇人所有的狡诈欺骗中，最严重的是她对上帝复兴罪人方式的操纵。她告诉大卫：“神……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撒下 14:14）。上帝确实设计了复兴被弃罪人的方法，但绝非如妇人所说的“以爱的要求压制公义的要求”。因为“上帝赦免时，从不以牺牲公义为代价，也绝不脱离我们自身的悔改”。³那么，上帝如何在不背弃公义的前提下复兴被逐者、赦免其罪？用诗篇 85:10 的话说，如何实现“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答案通过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显明，他降临世间为要使被弃的罪人重归上帝之爱。耶稣以十字架上的宝血拯救我们——作为完美的祭物，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在上帝律法下应受的刑罚。藉着复活，基督战胜死亡；如今作为我们得荣耀的中保，他通过得救信心的恩赐

2.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48.

3.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34.

使罪人与上帝和好。藉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由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被放逐者得以归家，与上帝和好成为蒙爱的儿女。

基于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之工，圣经揭示了我们得恢复的三个层面。首先是称义，指我们在神圣律法下被合法接纳。如同押沙龙一般犯罪后，若站在上帝的公义法庭前，我们必受刑罚。但十字架上，耶稣替我们偿付了罪债，如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仅凭信心就在上帝眼中得称为义。圣经中的称义不仅是“仿佛我从未犯罪”，更进一步是“仿佛我一直顺服”。耶稣为一切信他之人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 3:26）。如此，上帝的怜悯在丝毫不损其完美公义的前提下恢复我们，因上帝的律法既通过基督无瑕的一生、也藉其赎罪之死得到完全满足。

救恩的第二个层面被称为救赎，即从罪的束缚中获得自由。救赎与称义相关，因为基督所救赎的子民不再欠上帝被冒犯的律法的债：“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弗 1:7）。但救赎也关乎打破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权势。正如以色列人曾被奴役在法老的埃及，罪人也受困于我们败坏本性中的私欲和贪念。但基督救赎了他的子民，应许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36）。耶稣救赎我们进入圣洁的新生活，“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多 2:14）。正如伟大圣诗《万口欢唱》所咏：“耶稣能消灭罪权势，使罪人得自由。主宝血能洗净罪渍，主宝血为我流。”⁴

救恩的第三个关键方面是和好。这关乎救恩中家庭层面的意义，正是大卫王心中所切慕的。和好基于称义，使罪人得以通过耶稣的赎罪之血获得赦免；同时也基于救赎，让经历道德更新的信徒能够为自己所犯的罪悔改。如此，和好通过使罪人归向上帝，继而

4. Charles Wesley, “O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万口欢唱》）（1739）。

虽然押沙龙获准返回耶路撒冷，但他因重大罪行而蒙受的羞辱仍在持续，对大卫的敌意反而与日俱增。同样，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因罪孽而承受罪责的诅咒时，他们的心“与神为仇”，不愿顺服上帝的统治（罗 8:7）。押沙龙需要的是大卫在忏悔诗篇 51 篇中曾祈求的宽恕，大卫祈求上帝的怜悯，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以信心仰望那指向基督十字架的赎罪之血。归根结底，大卫的过错在于将儿子接回家中却任其活在耻辱里。A·W·平克评论道：“[大卫] 无视神圣律法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可原谅，这律法本应高声要求为暗嫩复仇……作为以色列的最高审判官，大卫竟废除了神圣律法。因此，当他这个任性的儿子如今变本加厉地违法乱纪时，他也无须惊讶。”⁵

此外，没有任何救赎能将押沙龙从罪恶之路上带回。早在五年前重返耶路撒冷之前，押沙龙就开始策划谋杀同父异母的兄弟，长期沉溺于傲慢的恶意中。本章结尾部分提供了大量信息，表明他变得更加任性妄为，世俗的态度使他成为对父亲更具威胁的存在。

撒母耳记下 14:25-27 将押沙龙描绘成一个新扫罗，与大卫王国所代表的一切对立。押沙龙所有值得称赞的特质都浮于表面：“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撒下 14:25）。这让我们想起对扫罗王的类似描述，这位民众选立的君王，使以色列更像列国（撒上 9:2）。除俊美外貌外，押沙龙最显著的特征是他惊人的头发，这被视为肉体力量的象征：“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二百舍客勒”（撒下 14:26）。罗伯特·伯根评论道：“押沙龙的形体魅力注定会迷惑那些不敬虔的人。但这样做时，他们便对主的道路和旨意视而不见。叙述者对押沙龙外貌的强调，微妙地预言了即将降临的悲剧，无论是对于押沙龙还是他的追

5.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88.

随者们。”道格拉斯·韦伯斯特指出当今教会也出现同样现象：明星牧师们是“富有魅力、具有执行官气质、散发温暖与成功光环的牧者……他们更以幽默而非灵性著称……这些牧师提振人心、宣扬乐观主义，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⁷当教会领袖如扫罗王与押沙龙般同出一辙时，教会不可避免地会堕入大卫王国即将陷入的可悲境地。

押沙龙毫无悔改之意的态度，从其子女的细节记载中可进一步窥见：“押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撒下 14:27）。押沙龙以那位引发谋杀案的悲剧受害者之名给女儿命名，暗示他并未准备好寻求国家的和平。

此外，我们还得知押沙龙在这两年被拒绝面见父亲后如何应对挫败。他派人去请约押，但约押不肯前来，这表明这位将军对这位桀骜不驯的王子确实毫无善意。押沙龙因这番冷落而愤怒，便差遣仆人放火烧了约押的大麦田。这是让将军不得不注意的一种方式！约押前来质问：“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撒下 14:31）。押沙龙回答说，他要让约押明白自己多么迫切渴望面见大卫王：“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32节）。

在这一场景中，押沙龙继续展现出一个任性、自我中心、固执的年轻人形象，全然缺乏自制、谦卑与尊重等美德。简言之，尽管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但他的生命里并未发生任何救赎性的改变来挣脱罪的权势。而他挑衅父亲审判自己的言行，更表明他对自己所犯可憎之罪毫无悔意，反而暴露了他操纵父亲情感的企图。戈登·凯德利指出大卫允许儿子维持这种状态的愚昧：“大卫将押沙龙置于能造成最大破坏的位置。他身处耶路撒冷这个权力中心，被一群谄

6. Robert D. Bergen, *I,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393.

7. 引自Davis, *2 Samuel*, 151–52.

媚的公众追捧，他是王位继承人，却隐隐遭到父王的冷落。”⁸

本章以一场虚伪和解的悲哀场景作结：“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押沙龙来。押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押沙龙亲嘴”（撒下 14:33）。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并非真正顺服的孝子之跪，以及一个父亲对儿子并无真实爱意的亲吻。押沙龙若继续流亡反倒更好！这虚假的饶恕、空洞的悔改和半吊子的复和，将结出多少苦果！凯迪写道：“这绝非和解，而是大卫在上帝律法与押沙龙就暗嫩之死的对抗中，彻底失败的最终印记。”⁹

基督里的真恢复

当我们思考大卫与押沙龙关系这一阶段令人失望的结局时，或许会感恩上帝实在计划了救赎罪人的路。上帝既不回避罪的现实，也不会将任何人虚假地拉近自己，唯有在他爱中真实的拥抱。当罪人因信基督称义时，他可以仰望十字架，看到自己的罪孽被完全除去，连一丝定罪的痕迹都不存留。诗篇 103:12 向我们保证：“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罗 8:1），因耶稣已偿清我们所有的罪债。称义的同时，圣灵救赎的大能会引导信徒实际活出敬虔的生命。我们有恩典为自己的罪悔改，也有恩典去饶恕他人，因信徒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行走在新生的道路上。如此我们便真正与上帝和好，如同蒙爱的儿女归回慈父怀抱。押沙龙终将满怀怨毒离开大卫，在暗处谋划复仇。相比之下，那些因信基督称义得赎之人何等有福，他们被引导“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彼此相交，并欢喜知道“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 1:7）。

8.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35.

9. 同上, 137.

押沙龙的叛乱

撒母耳记下 15:1-37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撒下 15:30）

有

些爱，我们不得不忍痛放手。其中最艰难的，莫过于父母与执迷不悟的逆子之间的羁绊。并非父母应当对浪子铁石心肠，而是当子女始终不肯悔改时，总有一天，父母无法继续给予物质支持和认同。即便在耶稣关于浪子的比喻里，那描绘父亲无度慈爱的经典场景中，父亲也任由儿子堕入罪恶的远方，直到上天的安排使他幡然醒悟（路 15:11-24）。

大卫王不止有一个逆子，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何在押沙龙流放归来后仍愚蠢地纵容这个乖戾之子。大卫至少有三个儿子因自私诡诈给王室带来深重灾难（暗嫩、押沙龙和亚多尼雅），还失去了至少三个儿子，包括他的长子次子（暗嫩与基利押）。丧子之痛叠加多愁善感与疏于管教，似乎使这位君王在管教如今身为长子的押沙龙

时，全然丧失了审慎。不幸的是，押沙龙是“一个真正卑劣的人。他只考虑自己，骄傲自大、诡诈无耻，更是个冷血杀手。”¹

大卫将爱倾注在一个不配得的儿子押沙龙身上。更糟的是，他显然没有努力约束儿子的行为，或促使押沙龙的生命发生救赎性的转变。大卫将为这一重大愚行付出惨痛代价，这是上帝对大卫玷污拔示巴、谋杀赫人乌利亚所预言审判的应验（撒下 12:10-11）。吊诡的是，因愚爱之人背叛而导致的大卫王朝的低谷，反而重新点燃了大卫对上帝的心——那位绝对配得大卫全心爱戴与信靠的上帝。

如此，大卫受审判的场景成为上帝丰盛恩典的彰显。就在大卫看似最可能被毁灭的黑暗时刻，上帝的恩典璀璨闪耀。上帝对大卫的信实，提醒我们即便是他惩戒的击打，也旨在以恩典拯救我们，从而激励今日同样软弱愚昧的属主之民。上帝从大卫儿子背叛导致的深渊中开始对他施行的痛苦重建，印证了以赛亚后来的宣告：

“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赛30:26）。

大卫的悖逆之子

暗嫩被杀后，押沙龙在外祖父家基述流亡三年。若非大卫的元帅约押戏剧性干预，这个叛逆之子绝无可能重返父城并重获宠爱。若非置于更宏大的叙事背景下，撒母耳记下 14 章结尾的场景本应令人欣慰：“押沙龙……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押沙龙亲嘴”（撒下 14:33）。而押沙龙随即用行动将这一吻转化为篡夺王位的开端。

当我们观察押沙龙如何处心积虑地瓦解大卫的统治时，便能窥见他为何曾深得父王宠爱。在谋逆篡位这件事上，押沙龙展现出的狂热与谋略，与其父大卫早在与非利士人的初期战役中就已显现的

1.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37.

特质如出一辙。押沙龙拥有当今政坛明星所需的一切特质：除了惊人的俊美外貌（撒下 14:25），他更具备毫无原则地投听众所好的能力。然而在圣经读者眼中，“他所采用的手段彻底暴露了其何等亵渎上帝、肆无忌惮的恶棍本质。”²

首先，押沙龙塑造了一个对世俗化以色列人极具吸引力的王室形象。刚获准在耶路撒冷自由活动，他就“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撒下 15:1）。这番排场旨在扮演他渴望在民众心中赢得的角色。当以色列在国际事务中崛起，接连征服四方仇敌后，无疑许多人认为押沙龙的奢华气派才符合以色列君王的威仪，与大卫惯常的谦逊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押沙龙竭力讨好从全国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清早起来，站在城门的主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押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押沙龙就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撒下 15:2-3）。押沙龙似乎发现了大卫治理中的一个漏洞，并企图借此谋取政治利益。在第 14 章中，提哥亚妇人直接向王陈情，这表明大卫并未将司法事务委派给下属官员。对于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国家，国王不可能裁决所有事务，因此民众要面见国王必定困难重重且耗时费力。押沙龙向来访首都的民众刻意凸显这一问题。他不仅附和交谈者的诉求，还假意痛惜自己无权为他们伸张明显遭受的不公：“押沙龙又说：‘恨不得我作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撒下 15:4）。凭借这番精心设计的言辞，经过四年反复运作，押沙龙“成功在各支派民众中制造不满情绪”，³瓦解了国民对大卫的拥戴，并将自己塑造成民众利益的捍卫者。

2.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94.

3.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397.

押沙龙不仅以帝王威仪彰显自己，更精通亲民之道，证明自己深谙形象塑造之术：“若有人近前来要拜押沙龙，押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撒下 15:5）。这位叛逆之子就这样在不知情者面前，伪装成一位谦逊、共情且心系民众的王子，俨然是值得继承王位的人选，甚至可能取代他那曾经英明神武、如今却日渐衰颓的父亲。戈登·凯德评论道：“这里展现的是一位精明而无耻的政客。他通过魅力攻势、利己主义的批判、竞选承诺和亲民魅力，将自己塑造成救世主般的形象，标榜为国家唯一的拯救者。这套公关手段最终助他夺权，至今仍是野心政客们的标准操作手册。”⁴

通过展示这一光彩夺目的形象，煽动人们对大卫统治的不满，并将自己塑造成人民之子，“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撒下 15:6）。这句话道出了圣经对押沙龙行为的评价。从一开始，他就企图夺取本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父亲的宝贵之物。大卫对上帝圣洁国度的王权是上帝亲自授予的，绝非可篡夺的权力。押沙龙的成功因此不仅控诉了他自己，也控诉了以色列民，他们竟愚蠢地忘却上帝所设立的一切，如此贪婪地渴求一个能满足他们世俗欲望的统治者。他们的轻信显明我们多么容易被人格魅力、外貌与风度的外在表现所迷惑！押沙龙迎合了以色列人一切属肉体的倾向，而他们未能用上帝的话语谨慎守护他们的心，轻易就被引诱，正如我们若不仔细辨明“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也容易迷失方向。

大卫的突然倾覆

经过四年的暗中谋划，押沙龙已准备好对大卫的王位采取行动。他展现出灵性麻木的内心，首先虚假地向大卫申诉一个据称多

4.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40.

年前许下的誓言事先铺垫：“满了四十年，押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仑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撒下15:7-8）⁵

这段誓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律法要求此类誓愿需迅速履行（申 23:21）。然而大卫对押沙龙的真正品性浑然不觉，仍许可道：“‘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押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仑去了。”

（撒下 15:9）。押沙龙此举实乃罪上加罪，不仅诽谤父亲，更以虚假虔诚为外衣亵渎上帝，借信仰之名行反叛之实。他尤其恶毒之处在于他利用了父亲对他灵性觉醒的殷切期望。威廉·布莱基写道：

“他深知父亲信仰之深厚真诚，也明白没有什么比发现儿子拥有同样心志更能取悦父亲。如此处心积虑编造履行誓愿的谎言，其卑劣程度令人发指。”⁵

押沙龙前往希伯仑的真实目的是组织反抗大卫的最后阶段叛乱：“押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角声就说：“押沙龙在希伯仑作王了！”’押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二百人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撒下 15:10-11）。此处可见押沙龙成功从父亲那里争取支持的规模，以色列各支派的代表已准备好欢呼他的登基。他还诡计多端地让大卫在耶路撒冷的二百名官员不知不觉间陪同他前往希伯仑，若这些人拒绝配合他的政变，便可在当地处决他们。这种明显的背叛营造出大卫总部众叛亲离的假象，强化了权力实际已移交押沙龙的氛围。选择希伯仑作为宣布反叛的地点极具深意，押沙龙出生于此，而大卫最初正是在此受膏为王（撒下 5:1），因此希伯仑对其登基具有

5. 译者注：作者选取的经文版本是“四年”。和合本的译文为“满了四十年（有作“四年”的）”。

5.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22.

重大象征意义。此外，通过在犹大支派的这一要塞加冕，押沙龙将其在北方支派的支持力量结合起来，给人（或许准确地）一种全国上下都支持他的印象。

最令大卫痛心的是他最亲密的谋士亚希多弗也背叛了他，加入希伯仑的押沙龙阵营：“押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希多弗从他本城请了来”（撒下 15:12）。亚希多弗的计谋深受以色列众人敬重，因此随着他的名号加入，“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12 节）。

尽管我们承认押沙龙叛乱的狡诈阴险，但也应看到他的成功部分源于大卫近期的领导失误。很可能这位国王未能妥善处理司法需求，使得押沙龙早先的批评切中要害。若非大卫长期以领导无能的可怜形象示人，很难想象以色列会甘愿与押沙龙共谋。此外，大卫的罪行显然为他树敌众多，包括亚希多弗。撒母耳记下 23:34 记载，这位王室谋士是以利押的父亲，以利押是军中勇士，与赫人乌利亚关系密切（撒下 23:39）。而以利押的女儿正是拔示巴，他可能将她许配给了战友，因此亚希多弗实为拔示巴的祖父。大卫曾通过诱奸并谋杀其丈夫（撒下 11 章）对拔示巴犯下残忍罪行。大卫的滔天罪恶无疑令其失去国民的尊重与爱戴，而亚希多弗似乎怀有特殊怨恨，此刻终以恶毒背叛的形式爆发。

大卫的忠诚追随者

最终，押沙龙所作所为的消息将大卫从沉睡中惊醒：“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了’”（撒下 15:13）。大卫立即意识到，押沙龙已实际掌控了领导权，除了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官僚体系及少数其他大卫派据点之外。布鲁斯·伯奇总结了大卫的困境：“民众都站在押沙龙一边。形势对大卫极为不利。”⁶因此，王迅速召集支持者：“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押沙

6. Bruce C. Birch, 1 & 2 Samuel, New Interpreter's Bible 2 (Nashville: Abingdon, 1998), 1324.

龙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14节）。

这样的撤退看似过于仓促，但我们理解大卫心中的双重顾虑。首先，他的家族包含许多家庭，包括幼童，需要被护送到安全之处，这包括他的卫队及其他支持者的家属。其次，大卫似乎决心不让上帝的圣城陷入围城之战，以防押沙龙决定进攻。除了这些清醒的考量，长子突如其来的背叛所带来的巨大打击，必定让大卫心神大乱。戈登·凯迪指出：“他完全措手不及。他对叛乱的规模毫无可靠情报，也无法简单地假设所有士兵都会为他而战……大卫决定撤离，实质上宣布耶路撒冷为不设防城市，这在战略上是明智的，也是战术上的必要之举。”⁷ 因此，大卫命令支持者集结在“最后一座屋子”⁷——可能指耶路撒冷城墙外或橄榄山附近的一处产业（撒下 15:17）。

大卫在高耸之处站立，检阅那些仍忠于他并随他离去的将士与臣仆。其中尤为显赫的是他的贴身卫队成员：“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迦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撒下 15:18）。比利提人与基利提人可能是早在与非利士人交战期间就效忠于大卫的护卫，那时他因扫罗王的逼迫而流亡在外。这是古代世界的常见做法，因为雇佣的外邦人最不易卷入宫廷阴谋。迦特人似乎是被逐出故土非利士的流亡士兵，近期才投效于王。因此大卫拦阻他们的领袖迦特人以太，试探他对事业的真挚忠诚：“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飘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華用慈愛誠實待你。”（19-20节）。

以太的回答带给了大卫第一回真正的鼓励：“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

7. 译者注：经文中的希伯来词语 Beth ha-Merchak，直译为“最远处/最后的屋子”。新标点和合本译作“伯墨哈”，和合本2010版译作“最后一座屋子”，英文译本大多也译作“the last house”（最后的屋子）。

8.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145.

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撒下 15:21）。奇怪的是，这个外邦人比以色列人更忠于大卫。因此，似乎以太和他的士兵不仅仅是雇佣兵，而是寻求生命中更深意义的人。“或许他们被昔日的大卫所吸引——那个仅凭信心与技巧就击倒他们伟大勇士的少年大卫，那个用激情与使命之砖筑起辉煌之城的大卫。”⁸总之，以泰代表着那些在大卫犯下大罪之前就认识他的人——那个在耶路撒冷几乎被遗忘的真实大卫——就像大卫的祖先摩押女子路得委身于拿俄米和她的上帝一样，以太决心追随大卫到任何患难之地。我们只能想象大卫回答以太时脸上的表情：“你前去过河吧！”（22 节）或许正是在这次对话中，大卫首次忆起自己曾经的模样，由此开启了信仰与王权双重意义上的复苏——这位外邦人眼中的大卫，正是国王自己遗忘的真实本相。显然，以太是上帝回应大卫需求的帮助，因上帝主权般的恩典已开始运作以确保他的救赎。

大卫的忠诚友人

大卫的信仰不仅得到基提人等忠诚追随者和护卫队的支持，更因一群忠信友人的到来而坚固。首批抵达的是以色列祭司亚比亚他和撒督，他们携约柜同行：“撒督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撒下 15:24）。约柜作为上帝同在与赐福的象征，代表着属灵权柄，足以对抗押沙龙日益扩大的阴谋。若约柜随大卫离开耶路撒冷，便意味着上帝与这位落魄君王同在，在众人眼中，这将确保大卫凭借上帝之力赢得战争。但大卫深知其中利害，他记得祭司以利之子妄图将上帝的约柜当作达成私欲的护身符而招致的厄运（撒下 4:1-11）。此外，大卫尤其清楚，正是他亲自将约柜迎进了耶路撒

8. Richard D. Phillips, *The Heart of an Executive: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King David* (New York: Doubleday, 1999), 238

冷，作为其漂旅后的安歇之所。因此大卫下令：“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旨待我！”（撒下 15:25-26）。

此处我们看见大卫灵命状态的关键转折：他不再试图滥用神圣的约柜，而是将自己完全交托于耶和华的审判或拯救。正如我们面对无解的悲剧时会重新委身、倚靠主，大卫此刻明白唯一重要的是上帝是否施恩。简言之，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全然仰赖上帝的恩典，而这种觉悟往往是信仰复兴的开端。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写道：

没有花招，没有迷信，没有把信仰当护身符，也没有通过窃取约柜来欺骗上帝。这不是软弱的屈服，而是坚定的顺服。这里展现的是对上帝国旨的信心自由。一切取决于他：“若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但若他说“我不喜悦你…”这对大卫而言是何等纯粹的解脱，因为他无需背负上帝关于‘我将遭遇什么’的重担。⁹

若大卫要完全仰赖上帝对自己仁慈的旨意，那么他实际该做什么？答案是他应当委身于遵行上帝的话语。因此，“王对撒督说：‘你将上帝的约柜抬回城去’”（撒下 15:25）。然而，在引导人顺服上帝旨意的同时，大卫也想到了祭司们合法提供帮助的方式：“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希玛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27-28 节）。这回应了那些认为相信上帝绝对主权会导致瘫痪与不作为的人：大卫因信心得自由以遵行上帝的话语，而顺服反过来促进了清晰积极的思考，使得他的主动性因起初依靠上帝主权恩典而增强。

然而，大卫的苦难远未结束。就在此刻，他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亚希多弗的背叛：“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希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龙’”（撒下 15:31）。这则令人心碎的消息，

⁹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58.

比儿子的背叛更令大卫痛彻心扉。大卫深受打击的部分原因在于亚希多弗以谋略卓著闻名（参撒下16:23），因此押沙龙的阴谋很可能通过精妙策划顺利推进。更甚者，亚希多弗是大卫的密友，他的背叛犹如一把利刃刺穿大卫的盔甲。他在诗篇 41:9 中描述了这种痛苦，这些话后来被耶稣借用以指代加略人犹大的背叛：“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参约 13:18）。此前已坚定信靠的大卫，此刻被推动迈出下一步，在祷告中将自身全然交托于上帝的恩典：“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撒下15:31）。

正如倚靠上帝的主权释放了大卫清醒的行动力，如今花时间祷告同样能带来有效的行动。这一点立刻显明在大卫抓住首个机会在敬拜中归荣耀给上帝——显然是在橄榄山顶一处可用的祭坛上。当上帝看见大卫敬拜时，他没有迟延回应其祷告：另一位忠于大卫的臣仆随即到来：“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撒下 15:32）。

户筛是大卫核心谋士圈的另一成员，与亚希多弗关系密切。大卫深知户筛不应随逃亡队伍同行，反而命令道：“你若回城去，对押沙龙说：‘王啊，我愿作你的仆人；我向来作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作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撒下 15:34）。户筛可藉撒督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们传递消息与决策给大卫，后者将在约旦河渡口附近等候情报（35-36 节）。

在大卫为逃离押沙龙和耶路撒冷所做的准备中，我们观察到上帝如何以他的怜悯，甚至使用他所预定的审判作为拯救恩典的工具，来恢复他跌倒的仆人。耶和华将大卫置于绝境，使他在灵性低落的境况中意识到无法自救。随后，上帝通过基提人以太、撒督和其他祭司给予微小鼓励，目的是让大卫藉着信心顺服于上帝的恩

典。随着大卫的信心被点燃，主又赐予他一场试炼——亚希多弗的背叛，这促使他祷告敬拜，最终使王以健全的心智和顺服上帝旨意的心，在信心与事奉上重新委身于上帝。

我们不必讶异，在随后的日子里，诗篇开始从大卫笔下涌流。其中包括诗篇第3篇，其中上帝精心量度的试炼本是对大卫重罪的管教，却使他的信心恢复到昔日明亮倚靠与刚强的光景：

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诗 3:1-3）

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尤其是当我们近期迷失方向、陷入应得的困境时。如同大卫，我们应当铭记上帝对罪人的恩典，重新将自己交托在他怜悯的手中，通过信靠和顺服他的话语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特别优先敬拜与祷告，并期待上帝为彰显他恩典的荣耀而施行的拯救。

渡过汲沦溪

撒母耳记下15章记载了大卫含泪撤退、渡过汲沦溪并登上橄榄山坡的感人场景：“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汲沦溪；众民往旷野去了……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在哭。”（撒下15:23,30）大卫如此离去，因他不愿掩饰自己意识到这场灾祸源于他的罪，此刻他公开在耻辱中悔改。

新约记载，他的伟大后裔耶稣基督，重走了大卫当年蒙羞败退

之路，这条路的终点是通往十字架途中的客西马尼园（约 18:1）。若我们寻找理由重新顺服上帝，尤其是因着自己的过犯与罪恶时，必须明白耶稣担当了本不属于他、而属于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羞辱与审判。当我们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的罪酿成的灾祸，当愚行导致的困境看似无路可逃时，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因为耶稣背负的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我们的罪孽重担。

本研读开篇即指出，就认可与支持而言，押沙龙是大卫必须放手的挚爱。押沙龙是刚硬的不信者，毫无悔意且与上帝之恩隔绝。当大卫离城、看似与逆子易位时，他仍可因确信上帝主权之爱永不放弃他而欢喜——这信心的明证，正是上帝在他患难黑暗中重新点燃的。与大卫一样，当我们委身基督时，便知道自己的前路不会因失败被上帝弃绝、堕入永恒黑暗；相反，我们深知耶稣为我们渡过汲沦溪，代我们踏上橄榄山，为我们的罪受死，赐我们赦免与永生。藉着信靠基督委身于上帝，我们便可如大卫在押沙龙军队攻城、患难至极时那般祷告：“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诗 3:7-8）

26

逃离耶路撒冷

撒母耳记下 16:1-23

或者耶和華見我遭難，為我今日被這人咒罵，
就施恩與我。（撒下 16:12）



因儿子押沙龙叛乱而逃离耶路撒冷时，大卫被普遍视为面对逮捕与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例如，当大卫艰难跋涉穿过汲沦溪谷、接近橄榄山时，他所走的正是耶稣被捕赴死时走过的路线。虽然大卫受辱的某些细节预表了基督，但他同时也是个罪人，在自招的患难中寻求上帝的帮助。撒母耳记下 16 章记载的这段历程，展现了一个与我们同样会经历的信仰之路：虽遭苦难，却凭对上帝的信心寻求力量。

理解大卫信仰挣扎的途径之一，是他创作的众多诗篇。学者认为多篇诗作可追溯至押沙龙叛乱时期，但圣经题注明确属于此阶段的只有诗篇第 3 篇。该篇开篇诗句精准映照了大卫的境遇：“耶和華啊，我的敵人何其加增；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有許多人議論我說：‘他得不着神的幫助。’”（诗 3:1-2）这首诗篇以一句充

满信心的伟大宣告作结：“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8节）。

我们或许会问：大卫是在逃离押沙龙途中的哪个阶段写下这篇诗篇的？有学者推测是撒母耳记下 15:32 记载的橄榄山顶敬拜之处。但大卫当时仓皇逃命的紧迫境况，显然难以提供文学创作的氛围！更可能的是，诗篇第 3 篇记录的是大卫成功渡过约旦河、抵达北方基地玛哈念后的反思。若果真如此，那么第 16 章所载事件便构成了大卫在诗篇中重拾对上帝信心的背景。本章通过三个片段展现了大卫信心的强化过程：他在绝境中获得帮助，面对猛烈羞辱时学会谦卑，最终在重大危机中重获希望。

绝境中的援助

第 16 章继续描述大卫在绝境中逃离耶路撒冷的情景。由于对押沙龙的进犯几乎毫无预警且准备不足，大卫率领着士兵、忠诚的官员及其家眷离开城池。我们不难想象年幼的所罗门与母亲拔示巴一同跟随父亲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艰难前行。就在这绝望时刻，扫罗王的前仆人洗巴出现了——他现在负责管理米非波设的家业：“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二百面饼，一百葡萄饼，一百个夏天的果饼，一皮袋酒来迎接他。”（撒下 16:1）。

当大卫离开家园和支援基地，被复仇的敌人追逼而流落荒野时，其处境之绝望难以言表。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将大卫在犹大荒野的境遇比作乔治·华盛顿的大陆军在福吉谷那个痛苦寒冬的经历。尽管 1777-78 年的冬天是记忆中较温和的冬季之一，仍有众多士兵冻死或冻伤。造成这种苦难的原因不仅是衣衫褴褛，还因为饥饿。然而，附

近的农民却将作物高价卖给费城的英国人，而非供养饥饿的美军士兵；波士顿的商人也拒绝以低于战时利润的价格出售衣物。¹ 这番对比让我们更能体会大卫在洗巴带着急需物资到来时的巨大宽慰。

然而后续事件证明，洗巴与后来的发战争财者并无二致。大卫想起洗巴曾是扫罗王及其家族的仆人，即自己昔日的敌人，便质问：“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用物资的实用性作答：

“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撒下 16:2）。这些货物确实珍贵！但这些并非大卫在意的。王继而追问：“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

（3节），意指约拿单之子、扫罗的继承者、瘸腿的米非波设。洗巴答道：“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3节）。大卫轻率采信此言，将米非波设的权利转赐洗巴，洗巴遂回应：“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4节）。

评论家们对大卫在这段对话中的表现提出了尖锐批评，且理由充分。首先，洗巴关于米非波设背叛的指控并不可信。扫罗那位跛脚的孙子米非波设，真如洗巴所言，会期待大卫的反叛儿子押沙龙将他扶上王位吗？其次，我们应当注意到，虽然洗巴为大卫的流亡提供了物资，却并未与大卫共患难。最可能的情况是，洗巴既在押注于这位足智多谋的国王万一获胜时可获取其支持，同时又留在耶路撒冷讨好押沙龙。后来当大卫得胜回朝时，我们发现洗巴对米非波设的指控纯属谎言（撒下 19:24-30）。因此戈登·凯迪将大卫轻信洗巴视为警示，不可妄下断论，并提醒我们圣经要求审判前必须呈献确凿证据：“大卫本该……在听取另一方陈述前，暂缓对米非波设的恶评……我们对他人的评判必须始终谨慎且符合圣经准则。”²

1.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64.

2.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52.

对大卫的批评或许有其道理，却忽略了他所处的绝境——在这样的境况下，几乎不可能冷静审视指控的真伪。无论洗巴是否是个冷酷发战争财的人（他确实是），大卫都明白这是上帝在他急需之时施予的供应。上帝选择以何种方式帮助他，并非大卫当时所关心的，因此他心怀感激地从洗巴手中接过自己亟需之物。后来当他抵达安全之地时，大卫默想上帝信实的供应，在诗篇 3:5-6 写道：

“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華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基督徒同样会在经历上帝于患难中慈爱的看顾时，学会这一真理，信心得以坚固。耶稣提醒我们：上帝尚且喂养空中的飞鸟，用荣美妆饰野地的百合花。他接着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太 6:30-31）。

在暴烈蔑视前的谦卑

第 16 章的第二个片段展现了面对暴烈蔑视时，大卫如何学会谦卑。大卫的部队越过橄榄山，来到巴户琳村，在那里他遇到“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撒下 16:5）。孩子们常说：“棍棒和石头或许会打断我的骨头，但话语永远伤害不了我。”这句话不仅错误地否认了言语的伤害性，而且在大卫的案例中，恶毒的咒骂还伴随着暴风雨般投掷的石头：“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6 节）。

示每被确认为扫罗王的亲属，显然因大卫登基而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地位。他将家族遭遇的灾祸归咎于大卫，咒骂道：“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哪，去吧去吧！”示每进一步声称，押沙龙的叛乱是上帝为“流扫罗全家的血”施行的报复，因大卫“接续他作王”。他最后说道，“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撒下

16:7-8)。威廉·布莱基评论说，在示每身上“我们窥见了扫罗家族对大卫长期积压的嫉妒，这种情绪在大卫漫长的统治期间一直潜伏着”，如今趁大卫落难之际，“他灵魂中的愤怒与毒液如污秽的洪流般倾泻而出”。³ 尽管毫无道理，示每仍坚持认为大卫该为扫罗家族的衰败负责，而这实则是扫罗自身违背上帝旨意所招致的恶果。

正当大卫忍受这番辱骂时，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上前献策：“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撒下 16:9）。这确实是让示每闭嘴的绝佳方式！但大卫断然拒绝：“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10 节）。亚比筛与大卫的元帅约押同为大卫的姑母洗鲁雅之子，早年就曾提议用长矛刺穿扫罗的胸膛来了结其性命（撒下 26:8），其鲁莽冲动的名声可谓实至名归。

大卫的反对并非仅仅基于亚比筛过往的暴力行径。相反，他决意在示每的辱骂中谦卑己身。大卫提出两个接受这份羞辱的理由：首先，尽管他对示每的指控实属无辜，但他确实犯过更为严重的罪。示每声称上帝正通过押沙龙的叛乱审判大卫，而大卫承认这是事实：“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撒下 16:11）。我们不应认定大卫意指上帝特别指派示每担任咒骂者的角色，而是他视这份羞辱为上帝对大卫与拔示巴及赫人乌利亚所犯罪行的主权审判的一部分。若示每知晓大卫真正的罪孽，他的咒骂将会何等严厉！大卫坚称自己理当受咒诅，因此他谦卑顺服于他所认定的上帝管教。

其次，大卫以谦卑之态向上帝祈求怜悯。他继续说道：“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与我”（撒下 16:12）。大卫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示每的看法，而是上帝的旨意。他知道向上帝求怜悯的最佳途径，就是存谦卑的心。换言之，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44.

大卫领悟到了一个后来被使徒彼得所教导的属灵原则：“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劝勉道：“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彼前 5:6）。

撒母耳记下 16:12 的翻译问题也颇具启发性。英文标准译本（ESV）将大卫的盼望译为上帝会察看“我所受的冤屈”。这种译法有其合理性，因希伯来原文确实指向大卫所受的苦难。但名词 *‘avon* 更自然的译法可能是“罪孽”，即大卫盼望上帝察看“我的罪孽”并施怜悯。⁴ 若如此理解，则表明大卫在意识到上帝因他的罪施行管教的同时，也铭记着上帝对罪孽赦免的应许。当先知拿单为大卫与拔示巴通奸并谋杀其丈夫之事前来质问时，大卫当即忏悔：“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回应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 12:13）。此刻大卫再次认罪，深信上帝必守约赦免那些凭信心与悔改归向他的人。凯尔和德利奇注释道：“大卫的罪疚感同时激发了一种确信：主必察看他的罪。当上帝垂顾一个谦卑罪人的罪孽时，这位公义怜悯的上帝也必消灾解难，化苦难为祝福。”⁵

我们先前提到，许多人将大卫逃离耶路撒冷视为耶稣离开该城背负十字架的预表。最强烈的关联在于二者都以谦卑之姿承受罪孽的诅咒。威廉·布莱基写道：

大卫离开圣城时温顺的顺服，与耶稣被带离同一座城前往各各他时的温顺顺服极为相似。大卫艰难登上橄榄山时对子民福祉的温柔顾念，与耶稣的同理心如出一辙……大卫对示每的宽容，正体现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祷告的精神。二者都怀着对上帝命定他们受苦的敬畏之心。⁶

4. 见 Davis, *2 Samuel*, 166–68.

5. Carl Friedrich Keil and Franz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10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6), 2:653.

6. Blaikie, *Second Samuel*, 246–47.

然而，当我们思考背负罪孽的问题时，会发现大卫预表基督的典型性是基于一种对比。大卫因自己所犯的罪而蒙羞，耶稣却背负了他所爱子民并非由他犯下的罪孽。大卫能在应得的咒诅前低头，而基督则在不应承受的咒诅下痛苦劳作，因着爱为信靠他的人担当。确实，回到大卫祈求上帝察看其罪并施怜悯的愿望，我们意识到大卫的盼望依赖于上帝在耶稣背负我们罪孽时拒绝向他施恩。拿单曾告诉大卫：“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当我们来到新约时代，便发现这罪被归到了耶稣基督身上。“你必不至于死”，拿单能对大卫如此说（撒下 12:13），只因耶稣将为赎大卫的罪孽而死。难怪福音对大卫恳求的回应，引发了被赎罪人无数的颂歌与赞美。我们歌唱：

被人侮慢被人讥，代替我站罪人地，
赐我生命赐我力，阿利路亚！何等救主！⁷

绝境中的盼望

第 16 章最后几节展现了大卫身处极度危险时，仍在主里寻得盼望。诗篇第 3 篇描述了严峻处境：“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诗 3:1-2）。当我们考察大卫离开后耶路撒冷的局势，就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感叹。

大卫前脚刚离开，押沙龙后脚就进了城：“押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撒下 16:15）。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叛乱的支持范围之广。“众人”可能指押沙龙的支持者，但“以色列众人”明确表明，押沙龙精心笼络的北方十支派（见 15:2-6）已全力支持这位挑战大卫统治的逆子。这绝非小规模叛乱，而是严重威胁大卫王朝的政变。

就在这险恶的局势中，大卫的忠实谋士和朋友户筛出现了，他

7. Phillip P. Bliss,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阿利路亚！何等救主！》（1875）。

如约回来效忠押沙龙。户筛来到他面前，高呼：“愿王万岁！愿王万岁！”（撒下 16:16）。押沙龙见到他时十分惊讶，并好奇地表示不解为何有人会违背忠诚誓约：“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17 节）。户筛驳回了这一质疑：“户筛对押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18-19 节）。

部分读者对户筛欺骗押沙龙的行为表示忧虑，因我们已知户筛意图通过扰乱逆子谋略来侍奉大卫（撒下 15:32-34）。我们或可为户筛辩护：他既遵从了真正主人的指示，又以谨慎措辞未在技术上违背真理。他高呼“愿王万岁！”（16:16），若押沙龙将此理解为指向自己，那是押沙龙的误解。户筛宣称自己效忠于“耶和华和这百姓……所拣选的”（18 节），此语可解读为指代大卫王。此外，他确实以继续侍奉押沙龙父亲的方式，前来向大卫之子效忠。因此可论证户筛并未说谎，即便他欺骗了篡位者。

然而，最恰当的做法或许是认识到：当面对上帝受膏者的敌人——一个正在犯下严重罪行、既背叛父亲又亵渎耶和华的人时，户筛并无义务说出真相。第九条诫命宣告：“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出 20:16），这一表述暗示了在特定情境下，人们有权获知真实信息。户筛的欺骗行为被合理归入针对耶和华之敌的正当军事欺骗与间谍活动范畴。正如圣经称赞以色列收生婆为保护犹太男婴免遭埃及人屠杀而欺骗法老（出 1:19-20），又因喇合欺骗耶利哥士兵保护以色列探子而赐福于她（书 2:14），户筛为保卫大卫所做的勇敢干预，同样当之无愧地被视作圣经英雄。

要理解大卫所面临的危险有多严重（户筛同样身处险境），经文将焦点转向一个致命人物——大卫曾经的谋士，押沙龙如今的首

席谋士亚希多弗。此人以谋略与狡诈闻名，以至于本章结尾如此评价他的地位：“那时亚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押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撒下 16:23）前文曾提及亚希多弗倒戈的消息如何令大卫心神不宁——其叛变动机或许与拔示巴有关，这位被大卫引诱的女子正是亚希多弗的孙女。

亚希多弗给押沙龙的献策，充分表明这场针对大卫王权与性命的威胁何其致命。押沙龙召他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撒下 16:20）。亚希多弗答道：“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她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21 节）。这条计策既以亵渎上帝律法的邪恶手段，又高效地推动了对大卫政权的反叛。在那时代，妃嫔是王室的象征，占据国王的后宫等同于篡夺其王位（参 3:7）。此举还将嘲弄大卫连自己的女眷都无力保护的软弱。最重要的是，这一骇人行径将巩固押沙龙党羽的士气，并迫使观望者在叛军势力最盛时选边站队。彼得·莱特哈特评论道：“当押沙龙霸占大卫的妃嫔时，局势已表明绝无退路或和解可能。通过这番挑衅，押沙龙迫使民众必须作出抉择。”⁸

经文未加详述地告诉我们，押沙龙采纳了亚希多弗的计谋：

“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棚。押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撒下 16:22）。我们不应认为这种放荡行为真的发生在露天场合，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更可能的是，他们在屋顶搭建了一个便携式卧室，戴维斯写道：“那位‘雄风先生’在其中施展了他的‘壮举’。”他补充道：“倘若这事发生在三千年后，所有新闻媒体的转播车都会聚集现场，用变焦镜头对准那顶帐篷。全以色列都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⁹

那么，在这场针对大卫家与王朝的可怕暴行中，希望何在？第

8.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49.

9. Davis, *2 Samuel*, 169.

一个希望之源在于上帝旨意的运作：他使户筛进入押沙龙谋士圈的核心，这一布局将在事态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其次，我们当记得，押沙龙玷污大卫嫔妃的恶行，正应验了耶和華藉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耶和華如此说，”拿单在审判中宣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与她们同寝。”（撒下 12:11）这审判是因大卫与拔示巴暗中犯罪而降下的，而耶和華宣告：“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12 节）如今这审判的预言已然应验，证实了上帝话语的权柄与准确性。

那么希望何在？希望源于认识到上帝也曾应许，对大卫的审判将不至死，且耶和華必赦免他。拿单宣告说：“耶和華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 12:13）。此外，押沙龙的罪行已使他落在上帝定罪的重轭之下，这审判如同大卫此刻所受的一样确凿。利未记 20:11 明确规定，与父亲之妻同寝的罪当处死刑，这刑罚如今确凿地落在押沙龙身上，正如大卫先前所受的审判一样。

大卫从上帝应许的实现中获得的盼望，是每位信徒即使在致命危险中也能享有的盼望。希伯来书 13:5-6 提醒我们：“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保罗写道，即使在患难中，信徒也“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high处的，是low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7-39）。正如上帝对大卫的审判之言必然真实，上帝对押沙龙之罪的定罪同样确凿，圣经中恩典的应许对信靠耶稣的人也是如此真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这些应许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来 6:19）。

主权恩典中的救赎慰藉

大卫在逃避押沙龙追杀期间写下了诗篇第3篇的八节经文。他哀叹道：“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诗3:1-2）这正是大卫当时的处境。然而逃亡经历反而坚固了他的信心。他见证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3节）。大卫曾深陷绝境，但耶和华帮助了他：“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4-5节）。在罪疚感中，大卫谦卑己心向主求恩。因此他朝着上帝的“圣山”，即锡安山祷告，因为那是会幕所在之地，也是赎罪祭献上的地方。大卫谦卑地呼求耶稣将来要流出的宝血，好使上帝怜悯他。最终，大卫在致命危机中抓住了上帝的应许。他祷告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随后他凭信心呼喊：“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7节）。最后，在祈求之后，大卫因上帝主权恩典的确定性，罪人必因此得救而欢欣：“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8节）。

威廉·布莱基将大卫的诗篇称为“一首充满奇妙宁静与全然信靠的诗篇”¹⁰：这种宁静与信靠，是任何信徒即使在面临试炼时都能领受的。毕竟，正如上帝为逃离耶路撒冷的大卫预备了所需，他也通过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赎罪，满足了你最大的需要。此外，正如大卫谦卑寻求恩典，你也可以在基督的十字架前认罪并寻求上帝的怜悯。若你凭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就能通过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和他话语的应许寻得盼望，以致生命中至暗的阴影也无法熄灭你心中福音的光明。信靠那位拯救了大卫的施恩上帝，你必能欢然歌唱：“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诗3:3）；“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8节）。

10. Blaikie, *Second Samuel*, 250.

命定败亡

撒母耳记下 17:1-23

这是因耶和華定意破坏亚希多弗的良谋，
为要降祸与押沙龙。(撒下 17:14)

在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渴望能与圣经人物相提并论。希伯来书第 11 章劝勉读者效法旧约英雄的信心，如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基督徒青年受挑战要展现大卫般的勇气，被敦促像以利亚那样祷告，并被激励成为但以理那样的人。名单中位居榜首的是耶稣基督，他首先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作为救主，同时也是我们信心的主要榜样。保罗说信徒被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 8:29）。

然而，圣经中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例子是我们必须迫切避免的。希伯来书，告诫我们要警惕那些在出埃及时心刚硬，结果未能进入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的例子（来 4:1-7）。我们应当避开保罗助手底马的例子，他因“贪爱现今的世界”而离弃了使徒（提后 4:10）。耶稣警告说：“要记得罗得的妻子”（路 17:32），那妇人留恋罪恶的所多玛而回头，变成了一根盐柱。这份反面清单之首的，就是出卖耶稣、将他送上十字架的加略人犹大。耶稣说：“人子必要去

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可 14:21）。鉴于犹大的结局，无人会建议“要渴望成为犹大”！

撒母耳记下 17 章以亚希多弗为反面典型，这位旧约中的犹大式人物背负着可怖的背叛恶名。二者关联如此紧密，以致大卫在诗篇 41:9 对亚希多弗的哀叹，被耶稣引用为犹大背叛的应验：“这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约 13:18）。亚希多弗与犹大类似，其背叛大卫的动机可能包含对大卫玷污其孙女拔示巴的怨恨。但尽管大卫需承受暂时的审判，上帝也已赦免大卫，而亚希多弗本应忠心事奉上帝在耶路撒冷所膏立的王。由此，亚希多弗成为当今拒绝敬拜基督之人的警戒：不可弃绝上帝设立的受膏君王。诗篇 2:12 告诫：“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但“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亚希多弗的致命计谋

撒母耳记下第 17 章记载了在自我膨胀的儿子押沙龙发动突袭叛乱后，局势如何开始转向有利于大卫。第 16 章末尾提到大卫的两位前谋士被安排在押沙龙宫廷中相互较量：户筛是大卫的忠诚朋友，应大卫请求向叛王效忠；亚希多弗则是背叛大卫的前挚友，其狡诈计谋已通过押沙龙与大卫嫔妃的淫乱关系，给大卫带来羞辱与巨大危机。第 17 章开篇便揭示了从亚希多弗诡计多端的战略头脑中酝酿出的更致命阴谋。

当时主动权掌握在押沙龙手中，大卫正仓皇溃逃，亚希多弗提出了一项能终结叛乱、稳固押沙龙以色列王位的行动计划：“亚希多弗又对押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撒下 17:1）。此时大卫正处于绝望的逃亡中，身心俱疲不堪一击，正是给予致命一击的最佳时机。

亚希多弗的计谋若放在当今军事学院里，也定会获得极高评价。

罗伯特·伯根指出了亚希多弗策略中体现出的三大“经典军事战略特征”。¹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于攻击点。他建议道：“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撒下 17:1）。大卫当时的兵力很可能不超过两千士兵（参 15:18），且都是仓促应战撤退之师。这种兵力差距使亚希多弗至少拥有五比一的优势。

其次，亚希多弗追求出其不意的优势：“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撒下 17:2）。将绝对的数量优势与闪电般的突袭相结合，几乎能确保胜利。

最后，亚希多弗的计划聚焦于一个可实现且有效的目标，即大卫的死亡：“单杀王一人”（撒下 17:2）。这是正确的目标：大量杀戮大卫的追随者只会加剧民众对押沙龙的怨恨，并可能扩大反抗势力。但若能以当今战术家所称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除掉大卫，战争将立刻结束，押沙龙的叛乱也将宣告成功。²

亚希多弗计谋的高明体现在他预见的这次夜袭结果中。他的首要目标是驱散大卫的追随者，从而集中攻击大卫本人。他承诺道：“使众民都归顺你”，如同新妇归回夫家（撒下 17:3）。³出逃的新妇或许会懊悔，但当她归来时便承认丈夫的权柄。大卫那些微不足道的追随者亦将如此。第三点，也是最终目标，“众民……也都平安无事”，只需牺牲一人性命，即大卫（3节）。不会有持续的游击反抗，也不会留下未来纷争的祸根。押沙龙将直接取代其父，坐上上帝子民的王位。难怪“押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此话为美”（第4节）。伯根总结道：“亚希多弗的计谋极为高明，押沙龙似乎准备立即采纳。”³

1.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412.

2. 同上。

3. 译者注：此处的经文以及后面部分的解释，都是基于英译本ESV版本的翻译。希伯来原文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新妇”，但确实提到了‘ish，意为“男人/丈夫”，所以英文通常有两类翻译：1. 只翻译为“使众民都归顺你”（I will bring all the people back to you）；2. 在这之上加上“如同新妇归回夫家”（as a bride comes home to her husband）。中译本中也有新译本译为“……好像新娘归回丈夫那里一样”。

3. 同上。

致命谏言遭主权倾覆

圣经并未明示押沙龙为何在采纳亚希多弗计谋前，特意征询户筛的意见。但我们知道，当押沙龙说出“要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撒下 17:5）时，受困的大卫开始迎来转机。这正是户筛重返耶路撒冷等待的关键时刻，此刻他与大卫的命运皆系于此。所幸押沙龙开场并未直接询问他的建议，而是先转述了亚希多弗的提案：“亚希多弗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第 6 节）。户筛必然凝神倾听，在辩论艺术的历史长卷中，恐怕再难找到比他这番应答更精彩的回合，不仅保全了自己与大卫，更捍卫了上帝为我们定的救赎计划。

户筛并非以对亚希多弗公认的卓越智慧进行笼统批判开场，而是惊人地提出，这位谋士在此特定场合犯了错：“亚希多弗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撒下 17:7）。户筛随后并未直接拆解亚希多弗的计划，而是釜底抽薪地瓦解其论证根基。与此同时，他巧妙地利用了押沙龙性格中固有的弱点与已知倾向。伯根评论道：“这番演说构思精妙、效果惊人：它既诋毁了亚希多弗的威信，又动摇了押沙龙的信心，放大了叛王最深的恐惧，更为大卫赢得了逃脱与重整的宝贵时间。最终为大卫重返耶路撒冷奠定了基础。”⁴

首先，户筛驳斥了亚希多弗认为大卫可在战场上轻易溃败的观点。这种看法未能认清他们谈论的对象究竟是谁。毕竟，这是曾用石子击倒巨人歌利亚的大卫，是屡次战役中痛击非利士人的大卫，更是与扫罗王展开游击战时以寡敌众存活多年的大卫。“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户筛说道，“他们现在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撒下 17:8）。亚希多弗断言可轻易突袭杀害大卫，但这位老练的君王绝非易与之辈。A·W·品克指出：“大卫远非一

4. 同上。

位傀儡君王：他是一位极具勇气且深谙战争艺术的人。更何况，他身边还有满腔怒火的勇猛战士，这些战士因敬爱的主人被迫逃离耶路撒冷而倍感耻辱，绝不会坐视他被屠杀。”⁵ 更可能的是，大卫正巴不得对亚希多弗仓促召集的突击队发动伏击：“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第9节）。这正是大卫最擅长的作战方式，而亚希多弗提议通过突袭轻松取胜，恰恰落入了大卫的圈套。考虑到押沙龙对父亲军事才能和求生本能的了解，亚希多弗的计划根本不合逻辑。

户筛最近亲眼目睹大卫王撤退经过橄榄山，深知此刻的大卫与这番骇人描述相去甚远。但押沙龙并不知晓。于是户筛先通过唤醒押沙龙记忆中大卫昔日的威名来诉诸逻辑，接着又利用押沙龙的怯懦心理——这是个只敢在宴席上杀人、不敢上战场的男人，是个每年剪发时都要怜惜地称量珍贵发丝的男人（撒下 14:25-26）。押沙龙会害怕失去那颗生长秀发的头颅，更会因想象在黑暗中遭遇大卫而战栗！基于此，户筛描绘了与大卫突然交战的可能结局：“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押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撒下 17:9-10）。

鲜少有人像押沙龙那般深谙民众善变的本性，他正是那从父亲手中夺走以色列民心的男人。户筛高声质疑道：若亚希多弗给大卫这般危险人物展示实力、扭转局势对抗逆子的机会，押沙龙会如何面对舆论反噬？这番精妙演说远不止于驳斥论点：户筛勾勒的画面将萦绕押沙龙的噩梦，令他双手战栗。“跟随押沙龙的民被杀了”（撒下 17:9）——押沙龙完全可以想象追随者们听闻这消息时肝

5. A. W. 平克, *A Life of David*, 2 卷本 (大急流城: Baker 出版社, 1981 年), 第 2 册:153 页。

胆俱裂的模样，因为光是这个提议就让他自己的神经开始崩溃。

户筛提出了替代方案：通过集结庞大军队来安抚押沙龙的恐惧，并描绘他率领无敌雄师凯旋的景象以满足其虚荣心。该计划的实际目的是为大卫争取时间逃脱、重整军备并备战。户筛力劝道，“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撒下 17:11）。押沙龙应当征召全以色列的壮丁，组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此外他们将举行阅兵式，让身着皇家戎装的押沙龙亲临检阅台。届时率领以色列军队得胜的将是押沙龙而非亚希多弗，妇女们歌颂战神威仪的赞美诗也将属于押沙龙。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如此总结户筛为押沙龙的虚荣心描绘的图景：“让押沙龙亲自统领真正的军队；让他披挂全副战争荣装耀武扬威。户筛将押沙龙置于万物中心，这正契合押沙龙的人生哲学。”⁶ 比起亚希多弗提议的、能迅速终结大卫性命的夜间偷袭，户筛描绘的这幅景象对押沙龙而言何其诱人！

户筛洞察了押沙龙性格中最后一个可被利用的特征。他知道押沙龙是个凶残嗜血之人，只要不危及自身便肆无忌惮。彼得·莱特哈特评述道：“户筛清楚自己在与一个杀人犯打交道，这人若电话未获回复便会纵火烧田，是个嗜血成性的狂徒。他明白由押沙龙亲自率领的血腥屠杀场面，定会吸引这个假冒圣战士的押沙龙。”⁷ 户筛如此总结道，“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撒下 17:12-13）

户筛说完这番话时，亚希多弗的计谋已被粉碎，鱼钩牢牢钩住了押沙龙的嘴：“押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

6.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74.

7.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51.

亚希多弗的计谋更好！’”（撒下17:14）。

户筛展现了当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愿意承担个人损失的风险，并具备清晰思考的能力，所能成就的大事。他让我们想起法国勒尚邦的胡格诺派信徒，他们在二战期间英勇地庇护了数百名犹太人，就在纳粹当局的眼皮底下。他也让我们联想到当今美国危机怀孕中心里那些怀着怜悯与真理默默奉献的女性，她们努力从堕胎产业的浩劫中拯救孩童。户筛还令人联想到学术界中的基督徒教授或公立学校的教师，他们以智慧和勇气传播真理之光与基督之美。若这类行为在圣经上是被允许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户筛理当成为基督教律师和政治家的守护圣徒，如今他们正挥舞言语之剑捍卫真理与敬虔。

尽管户筛的功绩不可或缺，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却揭示了一个对今日我们更振奋人心的真理：“这是因耶和华定意破坏亚希多弗的良谋，为要降祸与押沙龙”（撒下 17:14）。得知足智多谋的基督徒英雄们在幕后效力会令人鼓舞，我们听闻这些事迹也自然欣喜，虽然任何时代能出现的“户筛”终究有限。而此处我们见证了诗篇121篇的真理：当我们经历试炼时，上帝并非沉睡或视而不见。相反，“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诗121:5）。上帝全然掌管押沙龙的整个叛乱，这实则是上帝对大卫与拔示巴及赫人乌利亚所犯罪行的惩罚，应验了上帝早先对大卫的预言（撒下12:11-12）。但上帝也为押沙龙的恶谋设定了界限，这界限源于他拯救大卫并永远坚立其以色列王位的应许（7:12-16）。更重要的是，上帝随时都能完全贯彻其旨意。正如箴言 21:1 所言：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罗杰·埃尔斯沃思写道：“这对我们是何等安慰！今日的邪恶看似如亚希多弗的计谋般不可战胜，但那位为亚希多弗设定界限的主权上帝，今日同样约束着罪恶。”⁸ 我们更确知，上帝已应许要拯救一切信靠耶稣

8.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59.

基督的人，正如亚希多弗的致命计谋在押沙龙心中被至高主权所挫败，上帝也必在我们需要的时刻使用他亲自锻造的兵器来拯救我们，并将我们安然带入永生。

当我们颂赞上帝主权信实的同时，切莫忽略大卫从亚希多弗致命谋划中得救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大卫曾为此结局祷告。请记住，当这位诡计多端的谋士叛变时，君王的心曾如蜡融化。在无计可施之际，大卫不仅差派户筛尽力而为，更向那位无所不能者发出祷告。大卫祈求说：“耶和華啊，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撒下 15:31）。此处可见大卫长期操练祷告所结出的果子——简洁而具体的祈求。上帝主权性地应允了大卫的祷告，正如他必垂听所有藉着耶稣基督呼求他名之人的恳求：

多少平安我们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
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⁹

智谋救策及时传达

户筛当时无法像我们一样查阅记载此事的经文，故无法确信行动必然成功。他仍需紧急向约旦渡口等候的大卫报信，以防押沙龙改变主意、放任亚希多弗率领的一万二千人出击。户筛遂疾奔至已将会约柜运回锡安山、并备好信使向王传讯的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处。他向大卫禀报说：“亚希多弗为押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撒下 17:15）大卫必须立即撤离渡口进入旷野：“务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16节）。这正是大卫等待的、能指引他安全转移的关键讯息。

如同许多后来的反叛者一样，撒督和亚比亚他迅速建立了一套秘密信使系统：“那时，约拿单和亚希玛斯在隐罗结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撒下 17:17）。尽管做了这些准备，撒督的

9. Joseph M. Scriven,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耶稣恩友》）（1855）。

信使儿子们还是被押沙龙的一个仆人发现了。意识到危险后，两个年轻人“急忙跑到巴户琳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18节）。他们下到井里后，帮助他们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19节）。不久押沙龙的亲兵赶到，问道：“亚希玛斯和约拿单在哪里？”那位机智的妇人机巧地回答：“他们过了河了”（20节）——意思是他们已经离开去寻找大卫了。听到这话，那些杀手迅速离开，使两位信使得以从井里出来，另寻路线去见王。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告诉大卫：“亚希多弗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21节）。

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简直像直接取自当今畅销的间谍小说，它展示了圣经如何将神圣主权与人类责任紧密结合。毫无疑问，像户筛和撒督这样杰出的上帝仆人深信上帝的主权，他们的信心在大卫的许多诗篇中都得到了颂扬。但这一认知并未让他们得出自己无需作为的结论。他们并未因此推论：“既然上帝已决定一切，我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相反，对上帝主权在绝境中的认知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勇气。他们相信，自己大胆而机智的行动或许真能成就救赎，正是因为他们深信上帝会以隐秘的方式工作。上帝的主权何其频繁地祝福这般勤勉的行动！

上帝的主权运作不仅显现在那些戏剧性介入时代重大事件的人身上，也体现在基督徒日常服侍中平凡的忠心里。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他的权杖不可见，他的主权隐藏在我们生活的对话、决定、活动和危机背后。我们只看到超市排队、换尿布和学校作业；但耶和华统管着这一切，运作其中，掌管其上，支撑其后。他并非缺席，却也不显而易见。”¹⁰事实上，唯有如使徒保罗所言“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林后 5:7），才能持续看见上帝主权恩典的踪迹。我们的上帝应许永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来 13:5），并且任何罪恶都永远无法从他手中将我们夺去

10. Davis, *2 Samuel*, 175–76.

命定败亡

（约 10:28-29）。我们凭信心信赖他至高主权的作为，他常常透过寻常方式运行作工，以救赎的大能祝福我们的劳苦，并最终将我们安然拯救。

上帝至高无上的权能不仅运作以拯救他的子民，并以成功祝福他们看似无望的劳苦；他也按他的主权行动，击垮那些执意作恶之人。因此，这事件以智慧的亚希多弗在失败后自尽告终：“亚希多弗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备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撒下 17:23）

一些解经家认为，亚希多弗过于骄傲，宁死也不容自己的谋略被轻视。但更可能的是，这正体现了缺乏对主盼望之属人智谋的必然结局。听闻户筛的计划得逞，这位狡猾的战略家意识到叛乱已失败。他知道只要给大卫时间重整旗鼓，这位君王必将击败叛逆的儿子。最终，亚希多弗将不得不面对旧主，而他智慧的算计得出结论：自我了断是更有利的结局。于是，在安排好家事后，他为自己筹备葬礼，并执行了其谋略的最后指令。戴维斯提醒我们，这个悲伤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一个被浪费的卓越生命的个人悲剧：“此人曾举手攻击耶和華所膏立的君王。他的结局预示着所有与那位君王及他国度为敌之人的下场。攻击上帝的国度，迟早必被上帝的大能粉碎。”¹¹

命定赴死之人

当我们思考上帝命定这世上可怖事件时，必须永远铭记神圣旨意中最为重大的悲剧与死亡：那作为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赎罪之死的司法谋杀。正如大卫从亚希多弗的阴谋中得救，是主权恩典通过人的不忠而成就的；耶稣之死同样源于不信者按着上帝主权计划行事的魔鬼般诡计。彼得正是如此在五旬节证道中向犹太领袖们解释十

¹¹. 同上，179。

字架：“这位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徒 2:23）。正如亚希多弗谋害大卫的计谋，法利赛人也认为只需除掉耶稣就能终结他们的困境；该亚法甚至献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约 11:50）。

按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大卫得以从敌人手中逃脱，但耶稣却未被保全。根据上帝的永恒计划，这一个人必须牺牲。彼得称他为“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彼前1:19-20），为要叫一切信他的人得蒙救赎，罪得赦免。我们何等确信能将盼望寄托于上帝隐秘而全能的作为——因上帝已藉着差遣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显明了他拯救我们的心意（参罗8:32）。

正如我们在研究大卫时常见的那样，或许寻求最终答案的最佳去处便是诗篇。许多学者认为，诗篇 42 篇是由可拉的一个儿子在追随大卫、逃离押沙龙时所作。尽管诗篇中的某些内容以此背景解释最为贴切，但我们无法确证这一说法。若果真如此，那么这首诗篇的结尾便是对所有在危难或失落中挣扎、竭力信靠上帝帮助之人发出的强烈呼求，呼吁他们仰望上帝的主权：“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 42:11）

押沙龙的纪念碑

撒母耳记下 17:24—18:18

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
“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撒下 18:18）

按

照惯例，当一位显赫人物离世时，其生命意义会通过公开悼词来总结。撒母耳记下 第 18 章记载了大卫之子押沙龙的死亡，这位在圣经中足够重要的人物，有六个章节专门记述他的事迹。在叙述押沙龙之死与安葬后，圣经作者写下这段悼词：“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撒下 18:18）。押沙龙的遗产被浓缩为他为自己名号和功绩所立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更真实地标志着上帝对他生命的诅咒，而非他试图为自己攫取的荣耀。

凭借高超的文学技巧，撒母耳记下的匿名作者通过押沙龙之死的视角，展现了他生命中充满反讽与悲剧的一生。押沙龙是个背信弃义的儿子，他的死亡恰恰源于上帝对其父亲的信实。他生来就是上帝与大卫立约之荣耀的继承人，却因追逐私欲的荣耀而耻辱地死去。押沙龙将希望寄托于邪恶的阴谋与血肉之躯的力量，因而灭

亡，正如保罗后来论及外邦人时所说：“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弗2:12）。

在撒母耳记下第 17 章末尾和第 18 章开头，押沙龙的败亡与他父亲所提供却因其叛逆骄傲而遭蔑视的救恩形成鲜明对比。经文开始时，所有表面优势都在押沙龙一方，他极度自信能通过击败大卫夺取王权。但押沙龙忘记了那位他曾经藐视其恩典之上帝的立约信实。他与大卫军队那场决定性战役的记录，彰显了信靠耶和华之人所蒙的福分。大卫的经历展现了上帝的事工所伴随的出人意外的供应、信徒被赐予追随和信赖的尊贵君王，以及对上帝子民之敌的审判——这审判为那些站在耶和华受膏者一边的人带来救赎。押沙龙的纪念碑象征着所有背叛上帝立约主权之人将受的咒诅，而他的死亡则宣告了耶和华拯救凡求告他名之人的信实。

为上帝事工的供应

撒母耳记下 15 至 17 章记载了大卫在押沙龙叛军进攻前逃离耶路撒冷的绝境。情势所迫，这位君王仓促出逃，未作旷野生存准备，极易遭受突袭。上帝以多种方式介入干预，最重要的是应允了大卫的祷告，挫败了其前谋士亚希多弗（现效力于押沙龙）的计谋。大卫的忠诚朋友户筛潜入押沙龙阵营，说服了这个愚蠢的篡位者，让大卫得以逃往约旦河对岸相对安全之地。

撒母耳记下 17:24 继续叙述道：“大卫到了玛哈念。”这座城曾是扫罗追随者在伊施波设与大卫争战期间的北方要塞和首都。如今玛哈念成了大卫流亡的大本营，这一事实见证了他作为以色列君王施行的忠实、爱好和平的统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北方流亡地，大卫得到了当地忠诚追随者的支援：“大卫到了玛哈念，亚扪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基列的罗基琳人巴西莱，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

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撒下 17:27-29）。

这些人在如此危险的时期仍冒险支持大卫，自有其充分理由。显然，他们在大卫为王年间已对其效忠，相较于他那叛逆的僭越之子，他们更信赖大卫的统治。所列人物中有一位来自罗底巴的玛吉，其名先前出现在记载中，曾是约拿单之子米非波设的寄养者。玛吉很可能因国王对王位潜在竞争者的宽恕而深受触动：大卫不仅饶恕了米非波设的性命，更信守与约拿单所立之约，保全其家族。昔日大卫对困苦之人的怜悯，如今在他自己遭难时化作了对他的援助。

他们支持大卫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基列（约旦河东岸的以色列山地）与亚扪人和亚兰人接壤，而这两者都曾被大卫在战场上击败。无论是来自拉巴（已被大卫征服的前亚扪首都）的拿辖，还是基列人巴西莱，都可能从大卫的军事才能中获益，此刻在国王危难之际铭记这份恩情。大卫·佩恩指出，这些人代表了在危急时刻壮大大卫阵营的众多支持者：“尽管大卫有过失与错误，但多年来的统治已让大多数子民有充分理由信任他，此刻这份信任得到了回报。优秀的领导力惠及众人，并能缔结紧密的信任与情感纽带。”¹

在略过这些名字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人在提供大卫急需的大规模援助时所承担的风险。当他们为大卫补给物资时，押沙龙正在他们的家园附近征召并集结庞大军队：“押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押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

（撒下 17:24-26）。除了援助大卫的自然动机外，他们或许也铭记着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从圣约关系看，基督徒门徒与主耶稣基督——大卫之子、耶和華所立之王——的关系亦如此。无论对其权柄与统治的冲击多么猛烈，无论他

1. David F. Payne, *I & II Samuel*, Daily Study Bibl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92), 242.

如何被贬低或藐视，我们仍受命要继续承认他（太 10:32-33）并支持他的子民。”² 我们也当因上帝特别提及这些原本无名却忠心的受膏者仆人们而备受鼓舞。希伯来书 11:16 论到所有这样勇敢跟随基督的人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思想上帝为大卫及其追随者所预备的供应时，我们铭记上帝应许在任何时候都看顾他的百姓。诗篇 37:25 中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耶稣向门徒指出上帝如何喂养空中的飞鸟，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需要的供应更为丰盛：“……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太 6:26）。

既然主已向他的子民和他在世上的福音事工许下重大应许，信徒们可以确信，教会永远不会缺乏它在这世上得胜所需的资源。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上帝圣灵的倾注，用以坚固他子民的信心，并赐予他们见证的力量。教会如同旷野中的以色列民，在通往应许之路的路上，上帝每日赐下吗哪，他以烟柱荫蔽他们，免受炽热灼烧。约翰·牛顿曾写下上帝确凿的供应：

看哪！生命活水洪流，来自上主爱源头；
属主儿女都蒙供给，永无缺乏无惧忧；
有此洪流常能解渴，还有谁不觉舒畅？
恩泽永恒，同主一样，万代千秋永久长。³

认识到上帝信实的供应，便明了大卫从朔比、玛吉和巴西莱得帮助的根本原因。他们见大卫及其追随者困顿窘迫，便动了慈心，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撒下 17:29）。这番话让我们想起耶稣看见当日困苦流离的群众时所显的怜悯：“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2.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81.

3. John Newton,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美哉锡安》）（1779）。

（太 9:36）。出于怜悯，耶稣走遍人群，医治疾病、赶逐污鬼、使死人复活，尤其重要的是传讲福音。

通过阅读福音书，基督徒可以确信自己永远不会被上帝离弃，也不会被救主耶稣基督辜负。保罗在罗马书 8:32 中论证道：既然上帝已将自己的独生子赐下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必定确保我们的救恩在每一刻都得到完全的供应：“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这“万物”包括我们持守信仰直至救恩成全所需的一切属灵保护。你若是一位信徒，唯一的原因就是基督怜悯你，并差遣圣灵开启你的心扉，为你的信心作了预备。无论世上的押沙龙们是否明白这一点，信徒都能确信：“无论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39 节）。

一位当追随与侍奉的君王

押沙龙集结了他庞大的征召军队，已然忘却上帝立约的信实，因而认定大卫的败亡近在咫尺。押沙龙任命亚玛撒统领其军队，此人是大卫元帅约押家族中较年轻的一员（撒下 17:25）。我们此前未曾听闻这位将领的事实暗示，亚玛撒可能缺乏高级指挥的经验，而大卫麾下则是能干且经验丰富的将领。

第 18 章开篇描述了大卫的军队组织，并暗示其作战计划：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撒下 18:1）。这一信息表明，自大卫最初带着不足两千名护卫逃亡以来，其兵力已大幅扩充，尽管其军队规模仍远逊于押沙龙。

大卫将兵力分派给三位干练且经验丰富的将领指挥：“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迦特人以太手下”（撒下 18:2）。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大卫通过部署与机动战术最大化己方战力。此外，大卫采取的防御策略似乎

旨在有主动权选择战场：“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6节）。约旦河与雅博河附近的基列地林木茂密，大卫似乎特意选择这种地形，以充分发挥其精锐部队与卓越指挥的优势，并在其子军队中制造混乱。

这段叙述的核心在于：大卫的军队因追随一位强大能干的君王而获得巨大优势。基督徒当欣喜，因为我们同样如此。当我们投身属灵争战的激流时，我们所信靠并事奉的救主早已直面我们的仇敌，并证明自己是得胜者。耶稣将撒但描述为“壮士披挂整齐”，看守着他邪恶的国度。但论及自己时，耶稣指出：“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路 11:21-22）。

如同押沙龙在基列地集结大军时那般声势浩大，反对福音的势力或许看似势不可挡；但只要我们想到基督自己正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 1:22），这景象便不足为惧。正如大卫的士兵遵循王的作战指令，当基督徒研读圣经并立志顺服上帝的话语——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福音事工上——我们追随的主，他的话语本身就是永生（约 6:68）。在启示录 12 章所描绘的宇宙性战争的宏大象征叙事中，征战中的教会战胜大红龙的关键被阐明：“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启 12:11）。基督已在十字架上战胜罪恶，除去了他百姓的定罪。若我们立于这十字架下整军备战，并凭着他福音的真理向前推进，基督的子民就绝不可能败于仇敌之手。

价值胜过万人

为迎战押沙龙做准备时，大卫的士兵们通过拒绝让大卫与他们一同作战冒险，表达了他们对大卫王权的珍视。王曾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但众人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

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撒下 18:2-3）。大卫最终妥协了，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地挨次出去了。”

（4 节）

这一幕让研究现代战争的学生联想到 1864 年 5 月 6 日荒野战役中的戏剧性时刻。罗伯特·E·李将军发现防线被突破后匆忙组织防御。当一支德克萨斯旅赶来填补缺口时，李将军策马“旅行者”欲一同冲锋。但士兵们停下脚步，坚持要求将军退回安全地带。

“李将军后退！李将军后退！”他们高喊着，直到敬爱的统帅离开危险区域。

大卫的将士们对王怀有同样情感：“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这是忠诚战士们对大卫生命价值的由衷评价。也可能他们确实愿意用万人兵力保卫他，这或许是守卫城池所需的驻军规模。在安全的城里，大卫可以“派兵支援我们”，暗示预备队能在关键时刻增援前线。但大卫从城中提供的最佳援助，是作为上帝子民受膏立约领袖的祷告。基督徒可以确信，升天的耶稣基督同样会从天上荣耀宝座施予帮助。耶稣不仅通过圣灵事工和差遣天使仆人提供宝贵资源，更在天父右边为我们代求。每当基督徒感到软弱受困时，当牢记保罗的教导：“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 8:34）。

然而，在撤往玛哈念堡垒之前，大卫向他的将领们下达了关于押沙龙的指示：“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大卫如此吩咐，以致“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撒下 18:5）。大卫因在士兵们因押沙龙叛乱而生命危殆之际，优先表达对儿子性命的关切，这一做法受到合理批评。但更积极的一面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大卫对胜利何等确信。士兵们本应感到安慰，因为此时大卫对胜利的信心，就如同他年少时站在巨人歌利亚面前的信

心。大卫的信心可见于他在此期间所写的诗篇 3 中的祷告：“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因为你击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诗 3:6-7）。

我们还应注意到，大卫对儿子押沙龙所表现的怜悯并非反常之举。试想他曾对潜在敌人米非波设施展的怜悯，以及近期在示每恶毒咒骂下展现的忍耐。总体而言，大卫展现出一位连仇敌也存怜悯之心的君王形象，只要可能便渴望拯救他们。若将大卫视为其更伟大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表，这应当让所有拒绝并反对福音的人深思：倘若押沙龙能看见父亲心中满溢的慈爱，是否会从刚硬到底、自取灭亡的愚昧中回转？恐怕不会。押沙龙的背道已根深蒂固，毫无真正悔改的希望（参来 6:4）。但那些正步其后尘者——或嘲弄、或敌对、或单纯拒绝主耶稣话语之人——当思想那乐意接纳他们进入恩典的怜悯。“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耶稣宣告道（赛 45:22）。

若你因不信而遭受罪孽的审判，那绝非因耶稣未曾以怜悯之心眷顾你、呼召你接受他的救恩。无论罪人如何刚硬，过犯何等深重，都当顺服回应基督所赐的恩典：“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 55:7）。

对仇敌的审判

大卫在对抗押沙龙的战役中得胜，彰显了上帝对其子民及圣业的坚定护佑，同时也显明追随并事奉一位大能君王是何等蒙福。而押沙龙之死，则昭示了上帝对所有与他子民为敌者的公义审判，使信徒终必得救。

圣经对押沙龙军队溃败的记载极为简略，表明这一细节并非经文的核心关注。如大卫所谋划的，两军在以法莲树林相遇：“以色列

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二万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撒下 18:6-8）。关于押沙龙军队“死于树林”的描述，可能指大卫明智地选择了有利于游击战术的地形，也可能暗示上帝超自然地介入，使叛军覆灭。凭借精锐忠诚的军队、大卫周密的计划、将领们卓越的指挥以及上帝超然的助力，大卫对胜利的确信得到了印证。

叙述的重点集中在押沙龙之死。无论他是向前线推进，还是更可能地在溃败中逃亡，押沙龙正骑着骡子时，“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撒下 18:9）。

这段充满张力的描述中有几个细节引人注目。首先，押沙龙的头被橡树枝缠住。这很可能让人联想到他曾引以为傲的浓密秀发，如今却成了他的祸根。彼得·莱特哈特指出其中的讽刺：“他的头发曾是荣耀与冠冕，但这荣耀却导致了他的覆灭。”⁴ 悬于天地之间的押沙龙，被描绘成站在审判边缘的形象。作者刻意选用一个在旧约中仅出现在申命记 21:23 的动词悬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表明押沙龙是以受咒诅者的姿态悬挂着。罗伯特·伯根阐释了其含义：

押沙龙通过背叛父亲（出 20:12；申 5:16）并与大卫的妃嫔同寝（利 20:11），公然违背了神圣律法。尽管有以色列大军保护，他本人还拥有其他士兵所没有的快速逃生工具——骡子，但即便具备这些看似不可逾越的优势，押沙龙仍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妥拉》中可畏的审判已被证实是可信的：耶和华坚守了他的律法。⁵

此外，骡子从悬挂的押沙龙下方逃离同样发人深省。骡子是王室

4.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54.

5.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421.

坐骑，也是大卫家族的象征。随着神圣审判的降临，押沙龙彻底失去了对这个他处心积虑篡夺的王国缰绳的控制。

想象押沙龙被自己的头发或头颅悬挂在橡树枝上的画面，确实令人唏嘘。威廉·布莱基在提醒我们其应得审判的同时，仍呼吁怜悯之心：“看着这位不幸的年轻人，我们几乎无法抑制泪水。一小时前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渴望服从他，王座近在咫尺且看似稳如磐石；此刻却无助地悬于天地之间，唯有罪恶的良知为伴，除了上帝震怒的审判外别无前景。”⁶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同样面临着应得审判的危险。如同悬于树上的押沙龙，每个不信的罪人都徘徊在永恒审判的悬崖边缘，直到他在上帝的公义面前谦卑己心，凭信心祈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施的怜悯。约翰一书 1:9 鼓励我们为得救而拥抱福音：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或许会问：我的罪如何得赦？答案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代替我们承受应得的刑罚。这正是新约宣告申命记 21:23 的咒诅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原因：“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 3:13）。十字架上，耶稣悬于天地之间承受上帝的审判。他为我们的罪被宣告受咒诅，好让我们能因他的名得赦免。因此约翰宣告，上帝预备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约一 2:2）。

押沙龙的绝望处境并未因消息传到大卫的将军约押耳中而好转：“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撒下 18:10）。约押立刻质问那人为何不趁机杀死押沙龙，并悬赏“十舍客勒银子”给愿意补刀的士兵。那士兵却拒绝道：“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因大卫曾下令要饶押沙龙性命（11-12 节）。这名士兵还补充说，若是他杀了王

6.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71.

押沙龙的纪念碑

的儿子，约押很可能会让他独自承受大卫的怒火，足见约押的冷酷无情已是人尽皆知。因此约押决定亲自动手：“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14-15节）。

或有多人辩护称约押此举是为求大卫的真正利益，其功过评断仍将留待撒母耳记下后续篇章处理。然而对于押沙龙，他耻辱的一生以受咒诅的死亡告终，剩下的只有一场羞辱的埋葬：“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撒下 18:17）。无论约押对待押沙龙尸体的方式多么残酷，这完全符合上帝律法的要求。事实上，这正是上帝为那些反抗父亲统治、藐视上帝权柄的儿子所定的结局：这样的逆子被石头打死后，要葬在营门外（申 21:18-21）。

就这样，大卫才华横溢的儿子押沙龙以悲剧结束了他的一生。他在傲慢的虚荣中举手反抗自己的父亲和上帝。押沙龙不仅死于罪中，也死于不信的愚昧里。他忘记了上帝的事工最终绝不会失败，因为上帝总会为他的子民预备一切。不仅如此，上帝还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位强大的君王去跟随和事奉，并承诺要审判所有胆敢伤害他所爱之民的人。先知撒迦利亚写道：“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亚 2:8）。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 12:19）。押沙龙提醒我们，藐视至高全能上帝的统治和审判是何等愚昧。

押沙龙的真正纪念碑

在见证了大卫那虚妄愚昧之子的灭亡后，叙述转向了押沙龙早年所立的纪念碑：“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撒下 18:18）。许多人认为，至今仍能在耶路撒冷大卫王谷看到的一座华丽大型墓穴，就是押沙龙纪念碑，但是

学者们测定该墓建于公元一世纪。而这段记载中提到的押沙龙因三子早逝，为存香火而自建的纪念碑真迹，很可能早已被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押沙龙真的没有留下值得我们反思的纪念碑。

押沙龙遗产的一部分在于他提醒人们第五条诫命的重要性，诫命告诉儿女们：“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 20:12）。押沙龙背叛了他的父亲，因此他的生命被缩短。为此，几个世纪以来，耶路撒冷的居民走过所谓的押沙龙墓时都会扔一块石头，以此谴责他对大卫的背叛。至今，犹太儿童仍被带到“押沙龙之墓”前，反思违逆父母的愚昧。“愿叛逆的押沙龙被永远诅咒，”他们说，“凡起来背叛父母的恶子也必永远受咒诅。”⁷这是对押沙龙生平、死亡和受咒诅之埋葬故事的一种合理应用。

押沙龙的败亡，为上帝话语应许的信实立了见证，这对信徒是更大的福分。最终，押沙龙灭亡正是因为上帝信守与大卫所立的约——那个被押沙龙轻蔑弃绝的约。倘若押沙龙能在父亲和上帝面前谦卑，信靠那永恒荣耀的神圣应许，他真正的遗产必存于天上，灵魂将沐浴在远超地上任何国度的荣光之中。正如他因背叛仍以慈爱敞开心扉的父亲而丧命，今日不信之人同样在耶稣基督福音所展现的上帝恩典中灭亡。押沙龙悲惨结局的纪念碑，非但不是生命的遗产，反倒印证了大卫在诗篇第 2 篇中关于救主话语的真理：“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这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 2:10-12）。

7. 同上，274。

押沙龙啊，押沙龙！

撒母耳记下 18:19-19:8

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我儿押沙龙啊！
押沙龙，我儿，我儿啊！”（撒下 19:4）



大卫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事件与箴言。故事从他受召于伯利恒的田野开始，那时他正牧放父亲的羊群，被先知撒母耳膏立为王。上帝以一句令人铭记的箴言阐明其拣选之理：“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下 16:7）。不久后，大卫仅带着机弦、石子与上帝之力，挺身迎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大卫对那非利士挑衅者宣告，“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17:45）。此役胜利后，大卫又因扫罗王的疯狂追杀而流亡。在以色列境内外的流放岁月里，他如此祷告：“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惟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诗篇 62:5-6）。当大卫登基为王，他将上帝的约柜迎上锡安山。“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他高唱，“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24:7）。当大卫与拔示巴犯下悲剧性罪行后，上帝差遣先知拿单使他悔改。“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忏悔

道（撒下 12:13）。后来，当上帝的审判撕裂了大卫的家，王得知叛逆的儿子在与他的战斗中阵亡的消息时，大卫破碎的心发出痛苦的哀叹：“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18:33）

尽管大卫作为信心之人的伟大程度及其在上帝救赎计划中的历史重要性无可置疑，但他在生命暮年面对个人失败时，灵魂已然支离破碎。如同许多以个人生活和家庭为惨痛代价换取成功的男性一样，当战胜儿子押沙龙的消息传来时，大卫只感到彻骨寒意。然而即便在这王权失落的时刻，大卫仍为我们指向一位更美好、更荣耀的君王——这位君王将出自他的家族并实现其神圣呼召。若连大卫这般伟大的信徒都无法通过自我统治获得救赎，那么显然，若没有耶稣基督独赐的救赎之恩，无人能在今生或永恒中得胜。

大卫接收“好消息”

大卫不仅经历了传奇人生，他的故事中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外甥兼元帅约押，这位鲁莽的军事主义者为大卫的事业带来福祸参半的影响。在撒母耳记下第 18 章后半段，约押面临向大卫汇报战况的棘手任务。此刻他竭力顾及大卫的感受，试图以最大限度的策略来传达其子阵亡的噩耗。

大卫那悖逆、不配且反叛的儿子押沙龙，以一种与其生命相称的方式死去：他被上帝愤怒的旨意悬挂在树上，又被约押及其护卫兵急切的矛枪所杀。押沙龙那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以色列人组成的篡位军队已可悲地溃败逃亡，战场上横尸数千。如今唯一要做的就是巩固胜利果实，使大卫能重登王位。第一步便是向国王禀报所发生的一切。约押意识到，这正是麻烦所在。

约押的不安在消息传到大卫之前的对话中显露无遗。祭司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战前撒督派去给大卫送信的使者之一）主动请缨担任信使：“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

押沙龙啊，押沙龙！

知。”（撒下18:19）。约押却回答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你今日不可去报信”，表明他想让这年轻人避免与王发生不愉快的冲突（20节）。或许改日会派亚希玛斯去见大卫，“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第20节）。于是约押差派一个古实人，说：“你去将所看见的告诉王”（第21节）。约押从先前的经验得知，大卫并不总能坦然接受噩耗（见1:15）。或许这个外族的古实人会在报告中省略细节，让大卫无从知晓押沙龙死亡的具体情形。但对约押不利的是，亚希玛斯坚持己见，执意要向王禀报。这位虔诚的撒督之子从叛乱伊始就追随大卫，曾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亚希多弗的恶谋。或许他想获得向王报佳音的特权。

应士兵们的请求，大卫没有亲临战场。此刻，他如同多年前以利在以便以谢战役后等待消息一般（撒下4:13），正坐在城门口眺望战场。不久，守望者呼喊说有报信的人临近。守望者又发现第二个身影紧随着第一个报信者奔跑。认出第一个身影后，守望者高喊：“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的跑法一样。”大卫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消息”（撒下18:27）。

亚希玛斯作为第一个宣告胜利的使者，急忙跑到王面前。他俯伏于地禀告：“平安了！”又接着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撒下18:28）。请注意他在撒督家中受训的成效，亚希玛斯虽将胜利的喜悦带给大卫，却将荣耀与尊崇单单归于耶和华。

然而，大卫对儿子的关切远胜于他的军队：“王问说：‘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撒下18:29）。直到此刻，约押的忧虑才在年轻的亚希玛斯心中明朗。眼见王对军队的漠然，这少年人必是惊惶失措，品格动摇。他闪烁其词，否认自己心知肚明的事：“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29节）亚希玛斯被斥退后，在大卫统治时期便再未登

场，表明大卫将这次谎报视为对他能力的否定。

此时，约押的古实信使带来了类似的胜利报告：“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華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撒下 18:31）。大卫再次只问及他的儿子：“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实人直截了当地回答：“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32 节）。于是押沙龙死讯的“好消息”被传给了大卫王。古实人的诚实回答清楚地指出了押沙龙罪孽的深重、他对大卫及国家构成的威胁，以及上帝通过他的死所施行的伟大拯救。

大卫的哀恸哭号

大卫的军队取得了胜利，他的王国得以保全，但这位君王却因个人丧失而陷入巨大悲痛：“王就心里伤恸，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撒下 18:33）。大卫最恐惧的事终究发生了！威廉·布莱基评论道：“押沙龙死了，永远离开了人世，再也无法回应他内心的渴望；他要去为那些令上帝与人共愤的罪行接受审判。”¹

显然圣经希望我们思考大卫痛彻心扉的哀伤。经文本可以简单陈述‘大卫得知押沙龙死讯后悲痛欲绝’，但叙述却延续到下一章，将大卫的情绪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迫使我们去注视他的哀悼。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此刻我们听到大卫那可怜而无助的哭喊，作者就是要让我们听见这声音。”²

为何要向我们展示这段哀恸？一个可能的缘由是为帮助我们面对失去至亲时的悲痛。但更可能是为了促使我们反思大卫的一生，那些将他引至此处的行为，以及他所犯罪行带来的后果。主导这一

1.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79.

2.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93.

押沙龙啊，押沙龙！

切的仍是拿单在撒母耳记下 12:9-12 中所作的审判预言：“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当我们坐下来观看大卫的哀恸时，即便知晓他的罪孽，仍无法不对这位心碎的父亲失去爱子之痛心生怜悯。A·W·宾克总结道：“这或许是发自受创心灵最悲怆的哀歌之一。”³

迈克尔·米尔顿在其关于圣经中哀伤的研究《夜中之歌》中，指出大卫哀哭的三个特征。首先，这是丧失之痛的哭喊。大卫悲叹：“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撒下 18:33）。透过这种痛苦，我们都能在这个被荆棘诅咒的世界里感受到罪的工价：挚友、父母、配偶，甚至儿女的死亡。那些已成为我们生命一部分的纽带被生生撕裂，带来锥心之痛。无疑，当臣仆们只想到叛逆的押沙龙时，大卫哀伤的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那个曾爬到他膝上的卷发小男孩，或是初次骑驴的少年。我们不应羞于承认对逝者哀悼时的丧失之痛。事实上，面对死亡时为我们树立悲伤典范并使之成圣的，正是耶稣基督：他在朋友拉撒路的墓前哭泣。那里，耶稣流下悲愤的泪水，既为挚友的逝去而痛心，也为死亡这一冒犯之举与人类丧失的残酷现实而愤怒啜泣。

毫无疑问，大卫的悲痛之所以格外剧烈，是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失去，其次还包含悔恨的呐喊。当这位君王哀号“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时，他必然承受着一种源于恐惧的痛苦：害怕儿子因不信而永远与他分离，去直面公义圣洁的上帝可畏的审判。更甚者，大卫深知自己的罪（疏于管教押沙龙的疏忽之罪，以及得罪拔示巴和乌利亚的主动之罪）正是押沙龙惨死的深层诱因。他明白，是上帝的刀剑再次落在了他的家室之上，这加剧了他的痛苦。或许正因如此，大卫才会哭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

3.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167.

我儿！”（撒下 18:33）。押沙龙之死不仅因他自身的罪，也作为大卫应得惩罚的报应。

弥尔顿将这一场景与当今我们的家庭和内心联系起来：“大卫发出的是一个渴望时光倒流之人的悲鸣。若当初他不曾娶多位妻妾！若当初他为那罪悔改并寻求家庭和睦！若当初他不曾谋害乌利亚！若当初他作为父亲介入处理他玛与暗嫩的悲剧，平息押沙龙心中的怨恨。‘若当初，若当初……’这是最令人心碎的字眼。”⁴ 大卫的哀恸为那些同样失足却仍有悔改余地之人敲响了何等紧迫的警钟。你是否有些罪性习惯正被子女效仿？你是否忽略了某些关键责任，尤其是基督徒教养的职责？趁罪恶之果尚未成熟，此刻就当行动，或远离罪恶，或履行敬虔本分。让我们以大卫的悲痛为鉴，在罪与过犯带来无可挽回的悔恨前，优先追求信仰与敬虔的属灵境界。

在哀悼的时刻，最深的悔恨莫过于为那些至死都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布莱基写道：“押沙龙在反叛中死去，没有表达一丝悔意，没有一句求饶的话，没有一个行为或言语可供将来追忆时稍慰其忤逆带来的苦楚。”⁵ 这是何等惨痛的悲哀根源！若他临终前能说出一句忏悔之言，向上帝祈求救恩，大卫心中的丧子之痛或将得以缓解！

试比较南方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获悉爱女安妮死讯时的反应。1862 年 10 月，李在将领与幕僚的重要会议期间收到一封令他悲痛的信函。他匆匆瞥过信件便放回口袋，直到后来才放任自己沉浸于信中内容，帐外之人都听见了他呜咽的哭声。“我无法表达失去亲爱的安妮所带来的痛苦，”他给妻子写信道。“想到我再也无

4. Michael A. Milton, *Songs in the Night: How God Transforms Our Pain to Praise*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1), 211.

5. Blaikie, *Second Samuel*, 281.

押沙龙啊，押沙龙！

法在世上见到她，她在我们家中那个我一直期盼有朝一日能共享天伦的位置，如今却永远空缺，这痛苦简直令人心碎。”作为比大卫更克制情感、更自律的人，李将军能够控制自己的哀悼之情。但更重要的支撑来自他确信安妮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信仰。他在安慰悲痛欲绝的妻子时总结道：“在这件事上，正如在所有事情中一样，上帝在打击中也带有怜悯，他带走了我们中准备最充分的那位。愿你能与我一同说：愿他的旨意成就……”⁶

若有人认为基督徒就不会有遗憾，那便大错特错。基督徒的灵性足够敏锐，既能感知自己罪行的后果，也渴望这些影响能被抹去。弥尔顿曾回忆在电视访谈节目《拉里金现场》（*Larry King Live*）中看到比利·格雷厄姆。主持人问格雷厄姆和另一位嘉宾：

“你们可有遗憾？”那位非基督徒夸口说自己毫无遗憾。格雷厄姆则说他为伤害他人的罪行后悔，也为陪伴孩子太少而懊悔。“但他表示必须将遗憾交托给基督，因他不仅赦免，更能救赎。”⁷

第三，弥尔顿将大卫的哀伤描述为渴望的呼喊。大卫渴望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儿子死亡的悲剧，若有可能，他宁愿以自己的死代替押沙龙。但他的渴望无法实现。正因如此，圣经敦促我们让悲痛引领我们更紧密地倚靠上帝和他的爱。对许多人而言，唯有无限的爱才能支撑并抚慰悲痛的重压。大卫曾亲笔写道：“耶和華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 34:18）

在大卫这份无力挽回丧子之痛的渴望中，我们被引向了他更伟大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渴望。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的赦免呼喊，并因深知自己的死亡将使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而满足（太 1:21）。马太·亨利将耶稣的呼喊与大卫的哀哭联系起来：“我们从这个例子学习警醒祷告，抵挡对子女的溺爱或疏忽时，岂不也能从大卫身上瞥见救主之爱的影子？尽管人类是卑劣的叛徒与敌人，他仍为人类哭泣、祷告，甚至舍命。”⁸

6.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Lee*, abr. Richard Harwell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266.

7. Milton, *Songs in the Night*, 211.

8.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23.

上帝并未指派我们任何人——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朋友——成为救世主。我们所能给予的安慰往往无法满足哀恸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转向耶稣基督，唯有他能藉着人对他宝血的信心，缓解我们对救赎的渴望。当我们透过圣经之窗凝视大卫悲恸的哀伤时，这里有一个目的或许能使我们免于忧伤：让我们更确信自己对救恩的迫切需求，而这救恩唯有耶稣基督能赐予。

大卫重返职责

大卫生命中这悲伤的篇章随着约押来到他的总部而结束。手握军权的约押期待得到国王的感谢与赞扬，并期望大卫在叛乱结束后重新担当至关重要的领导角色。但他所发现的令他大失所望：“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撒下19:1）。结果胜利之日，“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2节）。布莱基评论道：“众人都灰心了。他们为之冒生命危险的人，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感谢的话，心里只想着他那已死的卑劣儿子。”⁹因此，“那日众民暗暗地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3节）。这是一场伴随着失败与耻辱之声的胜利。背景音中是大卫王的哭喊：“他大声哭号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我儿啊！’”（4节）。

大卫那令人怜悯的哀叹实在让约押无法忍受。于是“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撒下19:5）。

约押的抱怨指出，大卫似乎更关心他那邪恶的儿子，而非那些为他的事业冒生命危险的忠心仆人。他指责道：“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地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

9. Blaikie, *Second Samuel*, 283.

押沙龙啊，押沙龙！

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撒下 19:6）。

诚然，有许多理由支持约押对大卫疏于职守与丧失自制的批评。马太·亨利指出了大卫失败的五个方面。首先，他表现出“对一个毫无恩典之子的过度溺爱，仅仅因其俊美机智，尽管此人已公正地被上帝与人共同离弃”。¹⁰ 其次，大卫“本应默默顺从上帝的安排，但他不仅与上帝的旨意争辩，更与上帝的公义对抗”。¹¹ 第三，大卫动摇了国家司法体系。作为国王，他本应肩负维护之责，这一使命原可唤醒他超越天然情感的局限。事实上，公职人员在困境中依托公民职责来规范行为，通常不失为良策。

第四，大卫因未对上帝在其本人、家族及王国得救中所施怜悯心存感激而受责难。既然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他岂不该为以色列中耶和华的缘故挂心？由此我们不禁要问：若大卫死去而让押沙龙存活，是否真会更好？倘若如此，对这个国家的宗教与属灵生活，以及耶路撒冷对上帝的敬拜，又将产生何种后果？

第五，亨利指责大卫“放纵强烈情感，口出轻率之言”。作为君王，大卫本应以他人福祉为念约束言行。亨利总结道：“我们越是众目所矚，影响力越大，就越需要谨言慎行，严格约束自己的情感。”¹²

当我们思考大卫生命中这一悲剧时刻时，不禁设想若有约拿单这样真正的朋友陪伴，对他会何等有益。投资于敬虔忠信之谊，实为人生最丰厚的回报之一。大卫似乎因君王之位陷入孤立，这常见于身负重任者，如高管、政客与牧师。当我们发现自己不堪重负、无力驾驭内心时，就当置身于敬虔友人与谋士的关怀之下，在悲伤惶惑时接受他们符合圣经的劝诫。

10. Henry, *Commentary*, 2:423.

11. 同上。

12. 同上，2:424.

由于大卫不再有约拿单相助，约押便成了唯一人选。约押虽言辞粗鲁，却给出了极好的建议：“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華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撒下 19:7）。值得称赞的是，大卫听从了这个召唤而振作起来：“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第 8 节）。这对大卫而言是重要的一步。彼得·莱特哈特解释道：“坐在城门口象征大卫已重返王权，坐在审判的宝座上。”¹³ 这一举动证明大卫重掌大权，使以色列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随着真王重登宝座，以色列不会因战败而四散，约柜和盟约的帐幕也不会落入恶人之手，神的百姓得以因上帝藉受膏君王恢复的祝福而欢喜。

受苦与拯救的君王

从大卫在押沙龙之死中的悲剧，我们可以汲取重要教训。这提醒我们，活在世上难免经历悲痛与失去。一句流行的车尾贴写道：“生活艰难，然后你死去。”虽带讽刺，却非虚言。根源在于圣洁之上帝对罪的诅咒，使得堕落世界中的生活被痛苦刻下伤痕，徒劳与死亡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亟需尽早活出敬虔，避免因播种罪孽、收获哀伤而悔恨交加。让我们凭信心转向基督，寻求赦免与过圣洁生活的救赎大能。我们的儿女尤其能借此免受邪恶影响，并亲自引领归信主。

我们最需明白的关键教训是：连大卫这般伟人若不与救主紧密同行，尚且无法妥善经营人生，何况我们更需要何等大的恩助。大卫一生极度需要上帝的能力与恩典，我们亦然。因此我们应当越过

13.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57.

押沙龙啊，押沙龙！

一切尘世的救赎，仰望那位从天上降临的唯一真救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大卫是受膏的君王，虽受苦却无力拯救。他为自己的失败与罪孽流下悲痛的眼泪。但大卫对押沙龙那份不完美、失败的爱，将我们引向“基督对如我们这般罪人完全的爱……这里有盼望。对罪人而言，这里有福音。耶稣拯救！”¹⁴

以色列民以感恩之心欢庆大卫重登王位。我们更当何等感谢上帝，因他差遣另一位君王来统治我们生命的宝座——这位君王没有需懊悔的自身罪孽，却为我们的过犯和他所救赎的罪流下怜悯的眼泪。耶稣应许我们：末了，他终将带我们到上帝面前，那位以奇妙之爱“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的上帝（启 21:4）。

14.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74.

恩典为王

撒母耳记下 19:8-40

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
我作以色列的王吗（撒下 19:22）



代世界有许多高贵英勇的君王，如特洛伊战争中的阿伽门农、居鲁士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大卫王不仅配得与这些名字相提并论，而且他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他统治着真实永生上帝的立约子民。大卫独树一帜，他的一生展现出英勇与活力的特质，通过这些特质，我们得以窥见上帝之子，他子民的君王救主的神圣启示。

在大卫漫长生平中，有许多篇章预表了耶稣的救赎统治，其中描绘大卫在其子押沙龙叛乱后重返王位时的所作所为，是最为有力且清晰的篇章之一。以色列中许多人都在想，当一位曾遭受如此背叛的君王重掌王权时，会是怎样的情景？那些曾得罪他的人，即使试图道歉，又会面临什么结局？大卫是否具备修复破碎王国的恩典？大卫应对这一关键情境的反应，恰如其分地映照出我们与作为君王的基督的

关系，我们看到的是关于恩典的福音，这恩典为拯救所有在悔改与信心中顺服他的人而登基为王。

复兴的恩典

押沙龙死后，他的军队溃败，以色列叛军“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撒下 19:8）。叛乱失败使各支派领袖陷入如何对待大卫的两难境地。他们承认大卫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9节），但也深知他曾被押沙龙及其同谋逼至流亡。如今押沙龙已死，他们思索如何与大卫重修旧好：“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10节）。难题在于如何接近大卫并重新获得他的恩惠。以色列人与大卫的关系，恰如罪人在上帝面前的困境：我们既在悖逆与罪恶中得罪了主，便困惑于如何重获他失去的恩惠。以色列人的犹豫不决，映射出我们靠自己与上帝和好的徒劳。

基督的福音映照在大卫的仁慈行动中。尽管叛军无话可为自己辩护，大卫却主动采取措施，使臣民与君王复和。因他属犹大支派，且都城位于犹大境内，大卫自然先从本族着手。他通过大祭司撒督及其同僚亚比亚他传信给犹大长老：“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撒下 19:11）换言之，大卫敦促本族率先与他和解，尽管犹大曾与押沙龙勾结，叛乱正是从他们的主要城市希伯仑发端。（15:7-10）

亚玛撒一样，也是大卫的外甥，曾忠诚地统率大卫的军队，却因违抗王命击杀押沙龙王子而触怒国王。显然，为了惩戒约押并安抚犹大长老们，大卫此时选择擢升亚玛撒而非惩罚他的叛乱行为。

解经家们对大卫向犹大长老示好的信息众说纷纭，部分人批评大卫偏袒本支派的做法可能引发其他支派不满。但大卫此举背后有两个根本原因：首先，他深知自己能从押沙龙叛乱中获救，完全是上帝赐予的非配得之恩。大卫完全明白这场叛乱是上帝对他玷污拔示巴并谋害其夫乌利亚之罪的惩罚（撒下 12:10-13），能逃脱败亡全凭上帝的怜悯。如今王权之剑既已重归己手，他岂能不宽恕那些冒犯自己的人？大卫正践行着使徒保罗后来阐明的原则：“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西 3:13）。

更重要的是，在上帝的旨意中，大卫预表了耶稣基督里上帝对罪人的恩典。我们因违背上帝的律法而与他疏离，靠自己毫无办法重新得蒙他的喜悦。但藉着耶稣基督，上帝亲自以他的怜悯主动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正如大卫吩咐撒督和亚比亚他将怜悯的好消息传给犹大的长老们，如今上帝也差遣他的仆人们向世界传扬福音。保罗写道：“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平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林后 5:19-20）沿着这一思路，威廉·布莱基将基督的福音教导应用于大卫的恢复性怜悯，形容他的呼吁是“一种奇妙的宽恕之举。这与对待叛乱者的常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但这位君王不同于其他君王，他甚至将恩赐赐给悖逆之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¹

大卫向长老们传达了仁慈的信息后，要求他们以信心回应。上帝祝福了他的提议，“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撒

1.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93.

下 19:14)。如此，大卫所施的恩典描绘了上帝的恩典如何激励本不情愿的罪人相信。

大卫更进一步，召集犹大人到古老的聚集地与他相会：“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撒下 19:15）这里正是约书亚初次渡过约旦河后，更新以色列与上帝之约的地方。吉甲之名的由来，是因上帝在那时对以色列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书 5:9）。这正是大卫向那些凭信心来接受他恩典之人所提出的相同应许：他们的羞辱将被除去，如同他们重新与他立约。罗杰·埃尔斯沃思指出这与我们的相似之处：“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不时迷恋某个押沙龙，不顾上帝的旨意鲁莽追逐，就像古时的以色列一样。但上帝并未对我们撒手不管。他本有理由这样做，却耐心容忍我们，赦免我们，并恢复我们与他的相交。”² 基督不像用铁杖辖制百姓，而是像大卫一样，渴望在我们心中作王，藉着恩典与怜悯的呼召，恢复他犯罪子民的关系。

仁慈的宽恕

杰弗里·乔叟的中世纪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讲述了一群朝圣者结伴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经历。撒母耳记下 19 章的主体部分也以类似方式展开，描述了大卫从北方的避难地玛哈念启程，前往吉甲与犹大支派会晤的旅程。然而大卫的会晤绝非偶然，这些会面与他数月前流亡途中沿相同路线遭遇的事件遥相呼应。显然，大卫与犹大会面的消息已传开；听闻大卫心怀仁慈，其他人便沿途拦截他。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恩典的福音同样如此运作——当形形色色的人得知获得宽恕的机会，就会来寻找道成肉身的基督。

第一支在约旦河拦截大卫的队伍，由代表便雅悯支派和大卫昔日对手扫罗家族的人组成。率领随行队伍的是基拉之子示每，同行

2.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76.

的还有洗巴，曾是扫罗家中的总管。这两人都在大卫逃亡期间与他有过交集，如今大卫即将重登王位，他们都有充分理由寻求和解。

对示每而言，与大卫和解注定是痛苦的，他正是曾在大卫哀伤离城时（撒下 16:5-8）用恶毒言语辱骂他，并向他投掷石块的人。如今大卫归来，示每有理由担心遭到最严厉的报复。于是他“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不要记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19:18-20）。这是示每唯一的救赎希望：既然大卫深知认罪求怜悯的滋味，或许他也会以同样的怜悯回应那些认罪悔改之人。

示每的悔改呈现出一幅耐人寻味的景象。首先，他带领着一支千人的队伍（撒下 19:17），这些人似乎由他指挥，来自便雅悯支派。与他同行的还有洗巴及其十五个儿子，他们代表着犹大邻支派中的强大势力。带领如此庞大的随行队伍，似乎是为了向大卫表明：除了单纯的怜悯之外，赦免示每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对于一位复位的君王而言，与强大的邻邦妥协是明智之举。此外，大卫对示每的宽恕将鼓舞以色列所有曾经的叛乱者。这似乎正是示每最后那句话的要旨：“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20 节）。约瑟的两个半支派以法莲和玛拿西，是以色列北部的主导势力。示每暗示，对他的赦免将为大卫赢得整个国家的归顺作为回报。

解经家们普遍对示每的“悔改”精神不以为然。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写道：“没有理由认为示每经历了任何重大的心灵转变。他犯了一个被称为叛国的战术错误，现在必须尽可能保全性命。他归顺大卫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策略。他认清了权力与政治的现实，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³ 如果这是他的态度，那么示每代表了当今

3.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98.

许多来教会的人，他们并非出于对基督的真正虔诚，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在教堂前厅可以建立商业联系，或者可能有父母或配偶可以通过参加礼拜来安抚。

大卫的同伴兼外甥、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也认同对示每的这一评价。我们记得早些时候与示每会面时的亚比筛，这位“雷子”曾建议砍下示每的头。在这次重逢时，他的看法依然未变：“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撒下 19:21）。亚比筛所依据的是耶和华的律法，该律法禁止示每对大卫王所表现的不敬（出记 22:28）。但大卫再次拒绝，并重复了早先对亚比筛的责备：“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撒下 19:22）。亚比筛如何成了大卫的反对者？答案是，如果示每的悔改只是一种策略行为，那么它恰好与大卫打算在其复兴的王国中实施的宽恕那些认罪罪人的仁慈政策相吻合。

马太·亨利指出，领袖能屏蔽忠臣谏言中的暴力与仇恨之声，乃是一种智慧：“我们越少与那些怀有愤怒报复之心、怂恿我们采取严苛手段之人打交道越好。”⁴ 大卫正是表达了这种决心，他对亚比筛高呼：“我岂不知今日我作以色列的王吗？”（撒下 19:22）示每对大卫构不成威胁，王无需担忧饶他一命。此外，大卫当日所采取的行动——他重掌王权的回归——将为未来数年王国的根基奠定基础。大卫决意向民众展现宽恕的仁慈，从而鼓励罪人悔改。

示每的盼望是正确的：他寄望于已被饶恕的大卫，必会以慈怜宽恕那些曾得罪他的人。大卫果然向他宣告说：“你必不死。”

（撒下 19:23）若我们视此为一次非凡的赦免之举，那么就当思想一千年后，在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另一幕：那时，大数的扫罗正前行要去迫害那些追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人。扫罗在路上能归信，并非因他主动寻找耶稣以求宽恕，而是

4.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26.

因基督以仁慈的救赎呼召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徒 9:4）。后来改名为使徒保罗的扫罗如此宣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 1:15）

大卫不仅承诺饶恕示每，更以誓言确认这份怜悯（撒下 19:23）。基督同样以他的怜悯之誓向我们显现，他的新约应许凡信者必得救恩：“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来 8:10, 12）示每的虚伪终致他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大卫离世后遭受审判（王上 2:8-9）。但赐予我们赦免的天国君王永不死亡，他的立约应许必为一切真心认罪信靠之人成就。

怜悯的分界

随后出现的是大卫盟约之友约拿单的瘸腿儿子：“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撒下 19:24）。大卫最后一次听闻米非波设的消息，是在他逃离耶路撒冷时其仆人洗巴的指控。据洗巴所言，米非波设已投靠押沙龙，企图借助外力为自己谋取王位（16:3）。这一指控当时显得荒谬可笑，而米非波设此刻的狼狈模样更证明他绝非在讨好押沙龙；相反，他以公开哀悼大卫流亡的姿态将自己置于险境。戴维斯评论道：“他蓬头垢面的模样表明，他在精神上已强迫自己与大卫共历流亡。”⁵

大卫对米非波设仍未完全信任，便质问他：“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撒下 19:25）。米非波设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备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26-27 节）大卫必定记得洗巴

5. Davis, 2 Samuel, 199.

骑着驴子，在橄榄山上给他送补给的情景（16:1-2）。如今米非波设与王重逢，将自己交托于王仁慈的审判之下。正如米非波设所指出的，他早已蒙受大卫的恩典，虽出身敌对家族却获准存活，甚至得以在大卫的席间同坐（9:6-13）。“我现在向王还能辨理诉冤吗”他承认道（19:28）。

绝大多数解经者认为米非波设的陈述才是事件真相。他的仆人洗巴趁机构陷主人，以此讨好大卫。但从大卫的视角看，事情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因此，为避免武断裁决伤及无辜，大卫将先前赐予洗巴的产业重新分配给他们二人：“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撒下 19:29）。即便洗巴曾诬陷主人，大卫仍念及他在困厄中运送物资的功劳。王通过平分产业的方式，向双方都表达了认可。

我们想起大卫之子所罗门在位时解决的另一桩棘手案件：他命令将争议中的孩子劈成两半来考验两位自称母亲的女人，从而通过她们的反应显明谁是真正的母亲。同样，大卫的判决也考验了米非波设的心志，而他表现出色：“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撒下 19:30）同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护理部分旨在以他的慈爱引导我们，直至我们最深的渴望源于对他恩典的感激与对颂赞他名之爱的向往。

仁慈的回报

最后一位到约旦河畔觐见大卫的是那位年迈的地主，他曾在大卫流亡急需援助时忠心支持：“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琳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撒下 19:31）在此我们遇见了一位圣经中尤为引人注目且富有魅力的配角人物，经文描述

此人“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且“是大富户”（32节）。巴西莱的高贵品质体现在：高龄并未使他对上帝国度的事业漠不关心；同样，巨额财富也未使他骄傲贪婪，反而在真正公义的需求面前乐于施援。沃尔特·钱特里如此描述巴西莱在约旦河畔的出现：

大卫曾在困顿之际遇见这位绅士，并领受过他自愿慷慨提供的援助。如今在约旦河畔，他再次前来帮助大卫。巴西莱和他的儿子们——或许还有孙辈们——以静默的尊严见证王国重归大卫。他们远道而来参与这一重大事件，向以色列的捍卫者致敬。当君王以权柄威严之姿策马奔向宫殿时，他们前来向主权者献上尊荣。⁶

如同巴西莱一样，我们这些蒙基督怜悯的人，应当欣然奉献以支持他的福音，并更加渴望公开尊崇他，以此表达我们对他恩典统治的忠诚。

巴西莱为大卫所做的一切，本就是作为主权君王应得的。然而当大卫以怜悯之心重返以色列执掌王权时，他意图回报这位忠仆友人：“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撒下 19:33）。这位年迈的领袖婉拒了大卫的提议，指出自己年事已高无法享受都城之乐，反会成为王的负担。他建议让一个名叫金罕（可能是巴西莱之子）的人随王同行以领受恩赏。王应允道：“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38节）。于是当王前往吉甲恢复犹大长老们的恩惠时，金罕便与王同行。“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39节）。四百年后，先知耶利米的记载印证了大卫对巴西莱代理人金罕的守约之恩，提及“靠近伯利恒的金罕寓”（耶 41:17）。这地名正是大卫信守承诺的明证，如同上帝也必信实地赐

6.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257.

予今日信靠并事奉他之人所应许的一切奖赏。耶稣预言永恒居所是他赐予忠诚追随者的福分之一：“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约 14:2-3）。

关键陈述是巴西莱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撒下 19:36）。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这是一个真实的质疑。答案在于基督的恩典，在于会奖赏他忠心仆人的怜悯。耶稣在关于末后审判的教导中提及此事，那时他的子民将被聚集在他的右边。“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耶稣将如此宣告（太 25:34）。我们从圣经一贯的教导中知道，这福分是主权恩典所赐，与信徒的功绩无关。然而基督既已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又以远超想象的复活荣耀使我们复活，仍要恩慈地指出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令他喜悦之事：“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太 25:35-36）。义人将谦辞这样的称赞，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37-40 节）。

我们无需献上丰功伟绩或万贯家财来换取进入天堂的资格，这是何等的确据！然而在审判之日，他必不忽略那些日常微小的虔敬之举：即以仁慈待人向他表达的忠心。对这些行为，他正热切地要凭恩典赐予我们超乎想象的丰厚奖赏。

回应基督的怜悯

从大卫结束流亡、重返耶路撒冷重建王权的经历中，我们清晰看见上帝恩典在他生命中的印记。这位君王活出了耶稣日后教导门

徒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路 11:4）。戈登·凯德瑞指出：“大卫既能在犯下奸淫和谋杀同谋后获得赦免，他自然也能对示每和洗巴这类人施以怜悯。”⁷然而，罪人从耶稣那里领受了更大的恩典，这位从未犯罪的救主，因着对信靠之人的怜悯与恩典，甘愿替我们承受刑罚。

此外，通过观察大卫重返耶路撒冷途中那些蒙恩之人的回应，我们得以明白当如何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怜悯与恩典。大卫向以色列老人们施予复兴的恩慈，召聚他们到罪孽羞辱被涂抹之地相会。对我们而言，那地方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蒙召得救的所在。让我们奔向那地与耶稣相会，他必以丰盛的怜悯使我们重获圣洁上帝的眷顾与赐福。

当示每在约旦河畔俯伏在大卫面前认罪时，无论其心多么不诚，大卫的处世准则都要求他作出赦免与宽恕的承诺。同样，基督已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下赦罪之约。让我们速速承认己罪，祈求他宽恕的恩典，因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确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 1:9）。

当米非波设跛行至大卫面前时，这位大卫昔日仇敌之孙只在乎重见王恩临座的喜乐。正如米非波设为他失去的财产感叹：“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撒下 19:30），让我们也放下地上所有的财产与特权，只为基督的福音和向他献上敬拜的特权而欢欣。

最后，既然耶稣是一位从他恩典的宝库中赐下奖赏的君王，就让我们像巴西莱一样，珍视每一次侍奉基督宝座的特权，珍惜每一次向基督子民施恩的机会。让我们也效法巴西莱，优先确保我们的子女能共享基督的恩典，用上帝的话语和福音的真道来教导他们。愿我们此生的志向就是为基督而活，以致当我们在永恒边缘遇见荣耀再临的他时，他能因丰盛的怜悯对我们宣告：“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 25:21）

7.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81.

王权的试炼

撒母耳记下 19:41-20:26

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之子无涉；
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撒下20:1）



公元前 737 年，一位名叫亚摩斯之子以赛亚的祭司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寻求慰藉。他的思绪因乌西雅王之死而混乱，这位曾施行敬虔有效统治的君王治理了犹大长达五十二年。以赛亚深知王权考验之艰巨，也明白能成功承受此等艰难者实属罕见。他很可能知晓乌西雅之子约坦并非此类人，因而忧心上帝子民的未来。在回应其祷告时，以赛亚得见至高威严的异象：“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赛6:1）。借此，主提醒以赛亚，自己才是子民真正的统治者，他应当信靠这位从天掌权的至高者。令以赛亚惊讶的是，当夜上帝就任命他作先知，在耶路撒冷即将来临的混乱中，成为上帝统治的代言人。

如果以赛亚真想了解王权考验之艰巨，若能在两百年前生活并统治过的大卫王的对话交谈，他定会受益匪浅。第 15 至 18 章记

载了大卫之子押沙龙那场几乎摧毁王权的可怕叛乱。第 19 章中，大卫重登王位，试图重建上帝对子民的怜悯与公义。然而，在他尚未返回耶路撒冷时，各支派便陷入骚乱，引发了另一场叛乱，大卫认为其危害甚至超过押沙龙之乱。这段历史揭示了这位君王在国家和家族中必须应对的种种纷争，包括那既为他招致祸端又助他化险为夷的冷酷智慧。以赛亚深知上帝子民亟需唯有耶和華能赐予的援助，这一信息在大卫时代通过撒母耳记下 20 章记载的示巴叛乱得到证实。

酝酿的风暴

肩负领导重任者常感祸不单行。当大卫在其子押沙龙叛乱后试图重掌以色列政权时，这确是事实。在大卫尚未返回首都耶路撒冷前，其本族犹大支派与北方十个以以色列为名的支派之间，新的分裂已在酝酿。

问题的起因在于嫉妒与骄傲，在大卫战胜押沙龙后，谁能有护送大卫渡过约旦河重返犹大地的特权。大卫曾传话给本族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撒下 19:11）。受此激励，“犹大众民……送王过去”，而“以色列民”仅半数随行（40 节）。面对这种偏待，以色列众人向王抗议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41 节）。事实上，北方各支派原本对迎接归来的王毫无兴趣，反而“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8 节），直到看见犹大众民聚集迎接大卫。唯有当骄傲与嫉妒被激起时，他们才在意这份尊荣。若类比现代，或许像妹妹因未能当上伴娘而怏气，进而试图破坏整个家庭的婚礼。

人们很容易指责大卫和犹大支派本可更体恤兄弟支派的感受，但大卫想必对刚从内战归来的国家如此轻易再度陷入派系纷争感到恼怒。尽管有人指控犹大支派“偷走”了大卫，但事实上并无阴谋，犹大在此事中也未获得实质利益。然而，以色列各支派却“认定这是犹大贬低他们、使他们在凯旋游行中显得逊色的计谋……他们不愿给予犹大疑罪从无的宽容，不承认包括国王的最佳审断等其他因素可能起了作用……甚至对解释毫无兴趣，只剩下赤裸的偏见、相互指责与控诉。”¹

面对以色列的指控，犹大领袖们以防御姿态回应，其回答无异于在邻支派的伤口上撒盐：“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抛出这句伤人话语后，他们才回应实质指控：“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撒下 19:42）。这些如实反驳的后半段话根本未被以色列人听进去，他们只听见犹大强调自己作为王族享有优先地位。以色列人便以牙还牙，指出自己作为十支派联盟更具重要性：“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43节）。此刻，原本的争执已演变成真正的争吵，尽管争议事项本身微不足道。“你们为何藐视我们？”他们质问道（43节）。其实很难证明犹大对同胞怀有敌意，但争论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戈登·凯德里写道：“当猜疑主宰人心时，所有证据都只会证明对方有罪！但真相是，以色列人指责犹大的事，正是他们自己想做的，即独占迎回国王的功劳！”²

在前一章中，我们注意到那句谚语“棍棒和石头或许会打断我的骨头，但言语永远伤害不了我”是多么不真实。马太·亨利在此指出：“歪曲言辞就是颠覆和平。”³正如屡见不鲜的那样，一方

1.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84.

2. 同上。

3.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29.

激烈的言辞招致另一方更尖锐的回应：“但犹太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撒下 19:43）。

以色列与犹太之间的争执映射出那种撕裂社群、甚至教会内部基督徒同工的分歧。今日的信徒有时会向往早期教会那种以爱心纽带联结的理想时光，却忘记了新约中的真实记载。保罗曾痛心地说：“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林前 1:12）。如今这情形仍在延续：被点燃的骄傲导致情感受伤，继而以猜忌和莫须有的指控回应。除非一方或双方以基督般的恩慈谦卑下来，否则结果可能是造成对人与社群深远的伤害。正是如此，历史悠久的教会可能因音乐风格而分裂，家人也会因节日聚餐时无心的话语断绝关系。

威廉·布莱基从频繁的经历中哀叹道，在笃信圣经的基督徒中，以敬虔的谦卑处理与他人分歧的品格，往往是最晚形成的恩典之一。尽管信徒们热切地远离可耻的罪、为他人祷告并关注福音事工，但“可叹啊！当他们陷入分歧时，在处理过程中却常常将基督的一切诫命抛诸脑后。看看基督徒间的争论通常是如何以缺乏爱心、充满敌意的态度进行的；表现出多少刻薄与个人怨恨，又体现出多少忍耐与宽容；他们多么轻易就放任自己追随内心的冲动。”⁴虽然新约敦促基督徒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 4:2-3），但这在教会基督徒中却是最罕见、因而也最珍贵的冲动之一。罗杰·埃尔斯沃思指出，先前追随押沙龙反叛大卫的人，包括许多来自犹太和以色列的人，从未真正为自己冒犯上帝及其君王的罪悔改。若没有上帝使人谦卑的工作使他们为自己的罪悔改，他们多么容易因自以为他人所犯的罪而制造分裂。

犹太与以色列之间的分裂不仅给国家带来了无谓的纷争，给国

4.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16.

王平添无谓的压力，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也为其中真正的恶棍提供了可乘之机。保罗劝诫基督徒要和睦时，曾警告我们不可因愤怒而犯罪。他写道：“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弗 4:26-27）。当信徒纵容自己犯罪时，就等于将黄金机会拱手让给我们的灵界仇敌。

就这样，以色列与犹大之间的纷争为“匪徒……示巴……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撒下 20:1）打开了大门。这个示巴与大卫从前的对手扫罗同属一个支派和宗族，暗示着又有一个扫罗党羽正伺机破坏大卫及其政权。看到各支派间沸腾的分裂之势，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哪，你们各回各家去吧！”（1节）。这就像烈火中的火药桶，当激烈争吵的引线被点燃，大卫的王国再次爆发动乱。凯迪感叹道：“示巴事件表明，当怒火炽盛时，所有理性都会蒸发殆尽。犹大那句纯粹陈述事实却欠考虑的话——‘王与我们是亲属’（19:42）——最终演变成了示巴的宣言：‘我们与大卫无份’（20:1）。”⁵

一场爆发的风暴

在多年统治以色列为王，并经历了早年与扫罗的恶意周旋后，大卫想必对他脆弱统治突然遭遇的分裂感到极度沮丧。然而抵达耶路撒冷时，他又被一场家庭内部爆发的风暴所击中。回到都城后，大卫不得不面对他留在那里的妃嫔们令人心碎的处境——那些被其子押沙龙以淫乱玷污的“妻子们”：“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她们，不与她们亲近。她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

（撒下 20:3）

毫无疑问，大卫深知他的妃嫔们所承受的奇耻大辱，正是源于

5.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186.

上帝对他自身罪孽的审判。多年前，先知拿单就曾代表上帝预言，因大卫与赫人乌利亚之妻通奸的罪：“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撒下 12:11-12）。这羞辱如今落在大卫的妻妾身上，他虽不能此刻抛弃她们，但她们余生将活在“凄凉无欢的寡居”中。⁶这对大卫而言何其苦涩，不仅是因上帝的审判使他失去与嫔妃的亲密关系，更是因他痛心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沦丧深深伤害了那些曾侍奉并爱他的女子。彼得·莱特哈特提出，大卫失去的嫔妃数量或隐喻性地对应了再次背叛君王的支派数目。⁷无论经文是否有此深意，可以确定的是，大卫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现实：他的个人罪孽与公共危机密不可分。

更大的祸患将降临在大卫家中，不是源于他主动犯下的罪，而是那些疏忽之过。多年来，大卫始终未能约束他侄子兼元帅约押的冷酷算计。表面上对大卫忠心耿耿，从未企图超越自己军队统帅的地位，但约押始终拒绝让自己的态度屈从于大卫的命令。首个例证便是大卫促成内战结束后，约押谋杀了押尼珥。后来，又是约押的干预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才酿成刚刚平息的叛乱。最终，约押公然违抗大卫的命令杀死押沙龙，更在君王哀恸时当众斥责他。

面对最新事态，大卫以亚玛撒（另一位亲属）取代约押担任军队统帅作为回应。然而约押并未被直接处置。由于示巴的叛乱令大卫警觉，他命令新任元帅：“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太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撒下 20:4）。但亚玛撒缺乏约押的果决：“却耽延过了王所限的日期”（第 5 节）。大卫深知必须立即镇压叛乱，便召来次阶统帅，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接管王室卫队，并明确

6. Blaikie, *Second Samuel*, 205.

7.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62.

表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押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6节）。

这种混乱的局面为约押又一次破坏性的抗命行为埋下了伏笔。大卫试图削弱约押势力的努力已然失败，第一个迹象体现在描述王室军队跟随亚比筛时：“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撒下 20:7）。值得注意的是，率领精锐部队和外籍雇佣兵的正是“约押的人”。

很快便显而易见，不仅约押的影响力存在于这支队伍中，约押本人也身处其中。当亚玛撒最终出现在“基遍的大磐石那里”时（撒下 20:8），这一点才为人所知。见到自己的对手，约押上前，“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8节）。约押的刀掉落似乎让亚玛撒相信了他的和平意图。约押问候他：“我兄弟，你好啊”（9节）。随后约押用右手抓住他的胡子，另一只手拾起刀刺入他的腹部：“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流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10节）。

对约押而言，目的总能证明手段的正当。亚比筛、乌利亚和押沙龙的名字已因约押的权宜之计而葬送性命，如今亚玛撒又倒在血泊之中。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写道：“这不过是例行公事。无需为流洒的血哭泣。对约押而言，这只是个技术性问题。障碍既已清除，他便继续处理计划中的下一项事务。”⁸

下一项事务便是追击示巴，约押直接接手此事，接管了大卫军队的指挥权。他派一名士兵守在亚玛撒的尸体旁，向后续抵达的每支部队传达消息：“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撒下 20:11）。换言之，大卫对约押的撤职令被这个拒绝卸任的强横武夫公开撤销。然而当后续部队抵达尸体所在处时，问题出现了：士兵们往往会驻足询问详情。见此情形，约押的仆人“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12节）。就这样，又

8.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207

一个胆敢阻挡无情约押的受害者被处置了。

这段插曲揭示了大卫未能在自己的统治体系内施行公义治理的失败。首先，他的王权再次因内战而受扰，这场内战源于他不守规矩的追随者所播下的无谓冲突。如今，他无力管束直接管辖之人的缺陷进一步暴露。大卫或许能平定押沙龙的叛乱，正如示巴的叛乱很快也会失败。但约押的桀骜不驯却是另一回事。戴维斯写道：

“他没有像示巴那样举起反叛大卫的旗帜，也没有像押沙龙那样觊觎王位。约押对大卫是忠心的。他并不试图称王，却自行其是。他对大卫极度忠诚，但本质上却拒不顺服。”⁹

大卫与约押这段充满纠葛的关系终章将在列王纪上里大卫继位之事上落幕。此事另有警示：若我们不正视自身挑战，这些难题只会转嫁给后来者。更甚的是，由于大卫未能通过劝诫和有效直面约押的罪行来约束他，最终不得不诉诸暴力，命令儿子所罗门处决约押。这位继任者将因约押“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益帖的儿子亚玛撒”（王上2:5）而对大卫的将军执行死刑。

教会中与此可怖情境相仿的局面更为糟糕。许多挂名、惹事且未得救的教会成员从未被提醒其灵性光景。他们出席聚会、奉献金钱，而直面他们问题的情感劳动却被回避，直到审判之日站在主前永远沉沦。正如大卫总有现实理由避免与约押摊牌，人们也有无数实用主义借口不去触碰这类棘手人物的灵魂状态。约押曾为大卫带来胜利，如今对大卫而言，世俗的成功已开始取代真正事奉上帝的呼召。

吹响的号角

在本章至此的叙述中，大卫在上帝子民中的统治因无谓的冲突与分裂而支离破碎，随后又因其麾下官员利令智昏，而他却无力有

9. 同上，208。

效约束，致使统治蒙上污点。这一事件以展现无情的世俗智慧告终，表明大卫的王国如今与以色列被呼召成为圣洁时所处的世俗列国已无甚区别。

示巴的叛乱显然未获成功，因为他一路逃窜至以色列北境，最终困守在“伯玛迦的亚比拉”城内，仅剩同族比基利人仍追随他（撒下 20:14）。约押率军围城，筑垒攻壕，猛攻城墙。

此时新角色登场，一位城中被称为“聪明妇人”的女子，她高声要求与约押会谈（撒下 20:16）。详尽的细节暗示作者对事件有直接了解。她问，“你是约押不是？”“我是。”她接着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回应：“我听”（17 节）。妇人随即向约押提供了旅游手册般的标准信息：“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18 节）。言下之意是约押应寻求建议以实现其计划。

这位妇人的忧虑在于：为何她的城邑要遭约押毁灭？她说：“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灭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華的产业呢？”（撒下 20:19）。极具讽刺的是，约押竟回答说，他绝无伤害无辜之念！“我决不吞灭毁灭”（20 节）。然而问题在于，叛徒示巴正藏匿城中。这位智慧的妇人知晓解决困境之法。她回应约押交出示巴的要求：“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21 节）。事态果然如此发展，示巴的首级很快飞越城墙。事态平息后，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去，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22 节）。

我们如何评价这一幕？原来这妇人遵循了申命记 20:10-11 所列的程序：被围困的城邑应在战火摧毁前获得提出条件的机会。由此，亚比拉的智慧妇人便与那些因通晓上帝之言而成为社区财富的女性并列，配得“以色列中的母亲”的称号（撒下 20:19）。¹⁰ 尽

10. 译者注：作者所用译本提到亚比拉城是“a mother in Israel”，原希伯来词语 'em be-Yisrael，直译为“以色列的母亲/以色列中的母亲”，和合本译作“大城”，也有其他中译本译作“母城/母亲城”。该词原指亚比拉这座城，在本书作者笔下也指代了这位智慧妇人，称她为“以色列中的母亲”。

管她拯救家园的行为看似冷酷无情，但她与士师记 9:53 中提备斯那位勇敢的妇人并肩而立。残暴的暴君亚比米勒曾包围她所在城的城楼，提备斯的妇人从高处抛下磨石砸在他头上，终结了他的恐怖统治。这些“以色列中的母亲们”在保卫孩子和家园时展现出无比的勇猛！

然而，这一事件的核心要点并非评判亚伯城的妇人，而是审视那位未能保障王国和平的君王。若非大卫的国度陷入混乱，这些母亲和村民何至于面临如此可怕的选择？平民被迫持剑自卫的根本原因，正是上帝所设立的民事权威未能为公共利益行使武力（罗 13:3-4）。

撒母耳记下 20 章最后几节列出了大卫王朝末期的内阁名单。最引人注目的是开篇那句：“约押作以色列全军的元帅”（撒下 20:23）。这句话无异于宣告：“大卫已向狡黠侄子的残暴权力屈服。”请将此总结与多年前的平行记载对比，那时经文以“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8:15）开篇。大卫或许仍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但如今统治这个国家的，已非昔日大卫曾行的“向众民秉公行义”（15节），而是冷酷的权宜之计与世俗的私欲。

耶和華的产业

我们如何将大卫王朝后期的这些场景与当今的处境联系起来？首先，他统治时期的状况往往看似在教会现状中重现。实用主义与骄傲的力量何其轻易就夺取了基督教界的掌控权！其结果便是教会沾染了世俗之风，有时甚至将上帝圣言的讯息扭曲到面目全非。当教会未能履行其呼召时，我们在何处寻得慰藉？亚比拉智慧妇人的话指明了一处所在，她称自己的城邑为“耶和華的产业”（撒下 20:19）。这是上帝赐予居民的产业，承载着他救赎的应许。教会亦是如此，纵使她因罪显得破败腐朽。耶稣曾宣告，凡有信他之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太 16:18）。尽管我们对教会有诸多失望，尽管教会领袖的局限与过失令我们

深感挫败，但我们必须始终透过基督的圣约应许之镜来看待教会。

此外，我们当谨记大卫是真正的属灵伟人。然而即便是他，也无法战胜罪恶或将救恩带给上帝的子民。这正是撒母耳记上下卷的核心真理之一。在此我们遇见一位真正的君王，合神心意的人，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击杀巨人，将上帝的约柜迎入耶路撒冷。可他的故事竟如此落幕！显然，我们所需的救主与君王，必须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大卫力所不及的。我们需要一位能以圣洁自律、活出要求他人的公义、给予罪之诅咒致命一击，并在仆人们心中动工，使约押之辈悔改重生。是否存在这样一位成就真救赎的统治者？是的，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大卫家正统的继承者。

耶稣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圣殿异象中显现的至高救主。目睹大卫王朝的腐败后，我们更能理解以赛亚在君王统治危机中的战兢。上帝以关乎子民的神圣主权的异象安慰他的先知（参赛6章）。约翰福音12:41揭示了这异象的奥秘：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在以色列主权危机的时刻，上帝向先知显明了作为立约之君的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正是我们需要在圣经书页中凝视的同一异象。我们是否因教会及其失败而沮丧？请翻开上帝的话语，看见基督正在他的教会中并藉着教会掌权，为这百姓和上帝的荣耀实施他贯穿历史的救赎计划。

基督已然降临，他的教会所蒙的福分远超昔日的以色列。十架之上罪恶已被征服，圣灵已倾注在基督仆人的生命里。这意味着教会及其子民能达到远超大卫王统治时期的境界。即便如此，我们仍期盼号角终末响起、真平安降临大地的那日。在基督再临时，“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林前15:52）。

我们仍在聆听那号角声的响起，深知这座以耶稣之名却破败不堪、令人失望有时甚至声名狼藉的教会，终将得享真正的平安。与此同时，如同亚比拉城那位智慧的妇人，让我们回顾教会成员入会

的誓言：我们承诺相信福音、服侍并支持教会，并竭力维护其纯洁与和平。我们看到约押在大卫的以色列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你在所服侍的会众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你是让牧师和长老们更难还是更容易按照圣经塑造教会？一个可着手之处是更深入地认识上帝的话语，这样你就能像那位智慧的妇人一样，懂得如何为上帝行事。

与此同时，你可以确信这一点：天上的使者很快就要为君王耶稣宣告真正的胜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11:15）。尽管我们仍有种种失败与罪过，但当我们信靠基督、立足他福音的话语、并持续爱惜和服侍他用宝血买来的教会时，那号角声即将为这教会响起，而我们此刻正是在为这事工和国度效力。

为基遍人复仇

撒母耳记下 21:1-14

耶和華說：“這飢荒是因掃羅和他流人血之家殺死基遍人。”（撒下 21:1）

第

21 章將我們帶入撒母耳記上下所載大衛王漫長跌宕故事的最終階段。前一章收束了大衛因與拔示巴和赫人烏利亞之事而遭受審判的悲恸記載，也完成了一個文學上的首尾呼應。首尾呼應結構通過首尾相似的內容標記出經文段落，如同書架上的兩個書擋。撒母耳記下 20:23-26 列出了示巴叛亂後大衛政權穩固時的王室官員名錄，這與第 9 章末尾形成呼應框架，其前文同樣附有大衛官員名錄（撒下 8:15-18）。介於撒母耳記下 9:1 至 20:22 之間的内容，記載了大衛晚年統治以色列的史實。至此，撒母耳記下剩餘四章常被學者視為雜錄附錄，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這些章節實為精心構建的終章，通過恩典與信心建立的與上帝的個人關係，闡明了上帝主權之下王權的本質。

上帝不妥协的公义

第 21 章记述了大卫在位期间某次饥荒的始末，以及他求问耶和華后采取的应对措施。这段记载也终结了大卫与扫罗家族漫长的恩怨，或许解释了为何扫罗的追随者始终对大卫怀有敌意。

当时大卫面临的局势已十分严峻：“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撒下 21:1）。在巴勒斯坦等干旱地区，干旱导致露雨不降、庄稼歉收的情形并不罕见。但若持续长达三年，便足以被称为饥荒，民众将陷入深重苦难。经历如此漫长的旱情后，大卫开始思考以色列是否因触犯律法而招致上帝的审判，正如摩西律法所警告的（利 26:20；申 28:18）。问题在于，大卫想不出国家或个人有何罪行配受此惩罚。这位君王以正确方式回应危机：正如当今基督徒查考圣经以明白上帝旨意，大卫也转向上帝的话语寻求启示，很可能是通过大祭司的启示职分。

当“大卫就求问耶和華”（撒下 21:1）时，他得到了关于灾祸缘由的解释：“耶和華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1 节）。要理解这一情境，需要回溯圣经历史背景，特别是约书亚记的记载。当上帝带领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时，百姓奉命与居住在那地的迦南异族争战，直至将他们全部逐出。但其中一族是基遍人，他们在意识到生存威胁后，用诡计成功使约书亚立约保证其安全。约书亚与基遍人立了愚昧的盟约，而上帝要求以色列人遵守此约，允许基遍人作为劈柴挑水的人存活在以色列民中（书 9:1-27）。然而在扫罗统治期间，他违背这约杀害基遍人：“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撒下 21:2）。

这一罪行并未记载于扫罗统治时期的早期记录中，因此我们无从得知更多细节。然而，若发现此事发生在扫罗于挪伯处死祭司的时期前后，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嗜血的暴君常将罪责转嫁于易受攻击的目标，且我们得知扫罗当时有土地可赏赐给亲信，这些土地很可能就是从邻近的基遍人那里强夺而来的（撒上 22:6-19）。我们所确知的是，这一事件再次体现了扫罗错误的虔诚：他企图通过欺压少数民族、为以色列腾出领土来彰显对以色列的热忱。而他本应通过谨慎寻求上帝的旨意来祝福子民，其中就包括遵守以色列与基遍人所立的约。如今多年过去，扫罗之罪的孽债仍未清偿，上帝认为时机已到，需对此事予以清算。

这一情形促使我们对上帝的审判作出几点观察。首先，我们看到上帝的正义既不会遗忘也不会松懈。人们常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但对上帝而言并非如此。时间的流逝和以色列人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模糊，丝毫未能抹去上帝典籍中记载的血债。戈登·凯德里写道：“人们或许会忘记我们过去的罪……但上帝永不遗忘，因为他要完全伸张他的律法并为受屈者申冤……在主的眼中，没有任何事会‘不了了之’。上帝的正义不存在‘追诉时效’。”¹上帝知晓何时提出他的报应要求，无论是立即、若干年后，还是直到最终审判日，那时一切未被宽恕的罪都将承受永恒的惩罚。这清楚表明了罪人以上帝所赐方式寻求宽恕的重要性，即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无论我们对自己感觉多么良好，如何淡化并遗忘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上帝永不遗忘，并将在基督再临之日清算这些罪（帖后 1:7-10）。

上帝的审判不仅毫不留情地纪念我们未得赦免的罪，更坚持不懈地要求为此偿还罪债。毫无疑问，许多以色列人正死于这场持续三年的饥荒，而死亡的威胁还笼罩着更多人。这对以色列是何等恰当的惩罚，因以色列王显然使大量基遍人丧命。上帝的律法宣告：

1.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94.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21:23-25）。任何认为这种报应性正义随旧约结束而终止的人，都应当思考圣经最后一卷书对未来审判的描绘：“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 20:12）

第三，这段记载表明上帝的暂时惩罚常带有教导目的，为让上帝的子民学会如何生活。此处我们看到上帝要求人信守承诺、尊重圣约誓言。目睹以色列因扫罗违背与基遍人的条约而受罚，促使美国人思考：我们的国家是否因政府与美洲原住民签订又随即撕毁的条约，而遭受过暂时的灾祸？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以上帝之名起誓“意味着起誓者请求耶和华在他们违背圣约誓言时降下咒诅。”² 上帝对婚姻盟约的严肃态度，体现在他因以色列人轻慢婚姻而施行的管教中。玛拉基书 2:13 指出，以色列人“叹息哭泣……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为何上帝拒绝垂听他们的祷告？“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你却以诡诈待她。”（玛 2:14）彼得进一步强调盟约信实的重要性，劝诫丈夫爱妻子，“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前 3:7）。

最后，我们看到上帝在审判他子民时的忍耐。上帝已赐予以色列人多年时间，且极可能多次提醒他们需要纠正对基遍人所犯的罪过。主展现了忍耐，但他的忍耐旨在促使人悔改而非忽视。因此保罗在罗马书 2:4 中告诫我们不可轻慢上帝，“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上帝未因某些已知的罪立即审判我们，这不应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相反，我们应当悔改，并藉着他的恩典得洁净。

2.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218.

赎罪祭

现今，当自然灾害降临，传道人常宣称知晓上帝在灾祸中的旨意。然而，大卫与以色列饥荒的经历表明，这种认知需要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现今的传道人并不具备这种神圣启示的途径，而大卫却有。“大卫求问耶和华”并得到了回答，可能是通过先知的启示：“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撒下 21:1）。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这信息彰显了上帝的怜悯：“当大卫寻求他时，他明确告知问题所在。上帝并不残忍：他不会让大卫永远陷于惶惑不安，苦苦猜测根源。”³

得知问题源于扫罗对基遍人所犯的罪后，大卫“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撒下 21:2-3）。大卫明白，根据上帝的律法，他必须为所犯的罪作出赔偿，并向耶和华献上赎罪祭，上帝的祝福才能以解除饥荒的形式重临“耶和华的产业”以色列。

大卫在此事上的行动，以及上帝明确的认可，反驳了那种认为后代无需为先祖所犯之罪进行补偿的观念。例如，2002年美国长老会总议会就曾公开道歉，承认其先辈在支持美国种族奴隶制度中的共谋行为。虽然该提案获得压倒性通过，但部分反对者声称在世者并未参与此类罪行，因而无需道歉。然而大多数人都正确指出，既然许多南方长老会神学家曾错误解读上帝之言，从而支持圣经明确谴责的奴役制度（参提前 1:10），而现今的教派自认是其合法神学继承者，那么代表他们致歉并承诺未来实现种族和解是正当之举。

基遍人向大卫提出的、关于他们愿意接受何种补偿来抵偿扫罗之罪的答复，使这段经文极具争议性。他们的回答，也是本段经文的要旨，记载在撒母耳记下 21:4-6：

3. 同上。

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華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華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

首要问题在于这种死刑要求是否符合圣经。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旧约律法，若有人非法夺命，就应当以命偿命。申命记 19:21 规定：“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基遍人拒绝接受赎金，可能表明他们研读过上帝的律法，律法禁止用金钱抵偿血债：“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死”（民 35:31）。那些批评以人命赎罪的人未能意识到，以色列的赎罪体系始终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公牛和山羊的血只是象征，表明需要人的牺牲才能真正赎罪。在谋杀案中尤其如此——早在上帝与挪亚立约时，上帝就要求以命抵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 9:6）。

鉴于扫罗杀害的基遍人几乎肯定远超七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数以千计——我们甚至可以从基遍人的要求中看到某种仁慈。数字七可能是作为象征上帝作为与圆满的圣经数字被选中的，尽管也可能是由于希伯来语中七与誓言的辅音相同。⁴

关键在于这七人将作为扫罗家族的代表赴死。这符合民数记 35:33 的要求：“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罗伯特·伯根指出：“扫罗曾在基遍人的家乡屠杀了大部分基遍人，因

4.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71.

为基遍人复仇

此扫罗家族如今将在他的家乡遭受灭顶之灾。”⁵

此外，我们记得扫罗的罪行违背了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誓。立约的标准形式包括宰杀动物并将肢体分开，立约双方需从其间走过。这一程序衍生出圣经中“立约”的术语，意在表明违约者将遭受与被宰杀动物相同的命运。扫罗破坏了以色列与基遍人所立的约，如今这约的诅咒必临到他的家族。这种“受咒诅”的观念正是要求先将那七名可怜之人处死，再“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撒下 21:6）的缘故。此记载不仅表明扫罗以上帝选民受膏统治者的身份犯罪，更指出将尸体暴露于自然元素可应验他们试图消除的神圣咒诅，因为申命记 21:23 宣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于是大卫交出了扫罗王的七个后裔，“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撒下 21:9），他们被处死。当最终“天降雨”时，人们明白上帝已悦纳这赎罪祭，并撤去了对土地咒诅（10 节）。马太·亨利总结道：

他们被悬挂起来，作为上帝特别不喜悦的咒诅标记；因为律法上说：“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申 21:23）……他们被悬挂在扫罗的基比亚，表明他们是为扫罗的罪而死……为贼扫罗家的罪孽……他们在收割的日子、初熟之时被处死，表明他们是为平息上帝多年未降收获之恩惠的怒气而献的祭，并为当前收割季求得上帝之恩惠。⁶

上帝的立约之道

这段记载聚焦于扫罗违背盟约所招致的报应，其中细节充分展现了上帝持守圣约的作为。除了基遍人本身，这场戏中有三个不同

5.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445.

6.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34.
366

的角色：大卫、一位名叫“爱雅的女儿利斯巴”的女子（撒下 21:10），以及上帝。这三者都将树立守约的正面榜样，共同指向上帝为所有背约罪人预备的救赎之道。

首先，我们看到大卫坚决履行与基遍人协议的行动：“却把爱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得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撒下 21:8-9）。大卫需要选出扫罗的七名后裔处死，前两个选择似乎顺理成章。利斯巴曾是扫罗的妃嫔，虽然她的两个儿子无权继承扫罗的王位，但仍可代表这位先王承担其罪孽的代价。还需再选五人，大卫便挑了扫罗女儿米拉的五个儿子。我们或许会从大卫早年故事中记起米拉，当时扫罗为笼络大卫，曾许诺将长女许配给他。后来扫罗为刁难大卫，竟将米拉“给了米何拉人亚得列为妻”（撒下 18:19）。像扫罗这样将子女幸福当作个人或政治筹码的行径向来可悲。而米拉更因父亲罪孽承受了额外苦难，她的五个儿子要替外祖父的罪付上生命代价。

一些解经家认为，大卫选择让米拉的儿子们抵命可能出于报复心理。但经文给出的理由是，大卫决心遵守他与挚友扫罗之子约拿单所立的约誓。多年前，约拿单已预见上帝将立大卫为王，便让大卫起誓立约不向他的后裔施行报复（撒下 20:14-15）。因此，“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撒下 21:7）。正是为持守此约，大卫才选择让米拉的五子为扫罗杀害基遍人之事抵罪：“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第9节）。

当我们想到这七位不幸之人——其中两位是扫罗的私生子，五位是他的孙子——我们不应忽略此刻所蕴含的深切苦痛。没有证据

表明他们参与了扫罗对基遍人所犯的罪，但作为扫罗家族的代表，他们的血将被洒出，他们的身体将被悬挂，在上帝和人面前受咒诅。这一事件传达的信息是罪的可怖，这种污秽如此令人厌恶，只有珍贵人血的淋漓流淌才能为之赎罪。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敬拜者每次将一头宝贵的公牛牵到会幕前作为替代品，在割断它的喉咙，倾倒它的内脏时，都不得不直面这一现实。基督徒们受益于更易接受的认罪和对基督宝血的求告，但绝不应忘记加略山的骇人恐怖。在那里，耶稣基督承受了极度的痛苦、可耻的羞辱，最可怕的是为我们的罪承受了上帝真实的愤怒，从而成全了所有动物献祭的象征。戴维斯评论道：“从利未记 1 章中割断公牛的喉咙，一直到加略山，上帝始终在说赎罪是肮脏而令人厌恶的。基督徒必须警惕，避免变得过于文雅而渴望一种更温和、更温柔的信仰。如果我们对各各他已经习以为常，或许基比亚的惨剧能让我们重新震惊于真理：赎罪是一项滴血、腥臭的事业。在上帝愤怒被平息的地方，死亡的恶臭总是沉重弥漫。”⁷

若说人类因他人之罪而注定死亡的念头已足够骇人，那么目睹他们悲痛的母亲照料着他们毫无生气的尸骸，则更凸显了赎罪过程中所蕴含的苦楚：“爱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践”（撒下 21:10）。这位可怜的丧子母亲，当年成为强大扫罗王的妾室时，定然期盼过繁荣与荣耀的美好时光，如今却要面对两个儿子连同五位表亲为应验上帝对罪恶的咒诅而死去时的心碎。罗伯特·伯根写道：“她的麻布床成了她在尸骸间哀悼的简陋居所。”⁸ 经文中未提及利斯巴试图干预大卫王公正裁决的任何努力。然而出于母爱与对夫家的忠诚，她日夜无眠地警醒守护着这些逐渐腐烂的男性躯体，防止空中飞鸟与田野走兽的侵扰，直到最终上帝息怒并降下雨水，洗去这片土地所

7. Davis, *2 Samuel*, 223.

8. Bergen, *1, 2 Samuel*, 446.

受的咒诅。

利斯巴以母亲的身份彰显了约的忠诚，她虽无法承受那个时代可怖的巨变，却为子女赢得了怜悯。这怜悯体现在大卫王对七具遗体的怜恤中，显然这位君王的内心被这位母亲的虔诚所触动。经文以大卫将扫罗王及其子约拿单的遗骸带回便雅悯地安葬作结，同时下葬的还有那七位为平息上帝怒气而死的男子骸骨。他们合葬于家族墓地，“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撒下 21:14）。利斯巴提醒我们：纵然身处时代的悲剧洪流，但母亲、父亲、牧师、主日学教师以及属灵伙伴们持守的约之忠诚，足以扭转我们所爱之人的灵命福祉，甚至永恒归宿。

我们已见证了大卫信守与约拿单之约的忠诚，以及利斯巴对儿子和扫罗家族忠贞不渝的侍奉。那么第三个守约的典范，即上帝的信实，何在？一个答案是：当七位代表扫罗家族赴死的替罪者受刑后，上帝便止息了愤怒。上帝曾要求“以命偿命”（出21:23），但他不仅在流血后收回烈怒，甚至接受用更少的代表来承担扫罗的血债。更重要的是，上帝悦纳了大卫所施的怜悯，这正映射了蒙赦罪人应如何对待那些为罪悔改之人。正是在大卫为扫罗家族向利斯巴施恩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撒下21:14）。

然而，上帝立约信实的真正应验，是在多年后记载于新约而非旧约的事件中。关于基遍人复仇的疑问至今未解：例如，七人之死怎能赎清对众多民众所犯的罪？更何况，扫罗家的七子本身也是罪人——即便不为扫罗特定之罪担责，也当为自己诸多罪行受罚——这些本就该死的罪人，如何能替他人之罪向上帝献上可悦纳的赎价？答案就在上帝在整个旧约中所教导的赎罪与和好的话语里，为

在新约中通过献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这些话语将在古代以色列最后一位先知施洗约翰的见证中得到应验，他举手呼喊道：“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

基遍人明白，任何金钱都无法洗去罪的污秽，扫罗七个儿子的死只能象征性地代表消除上帝愤怒所需的真正代价。与这些古代圣经学者观点一致，使徒彼得宣告：基督的信徒“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19）。

我们可以想象多年以后，当扫罗家的后裔经过基士那安放着七人骸骨的坟墓时，他们必定对这份为他们而作的牺牲心怀感激。这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伊利诺伊州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农民面临联邦军队强制征召的经历。随着穿上军装的日子临近，他忧心忡忡：谁来喂养他的孩子？他入伍后家人该如何生存？在指定入伍的清晨，不仅政府官员来到他的农场，邻居家十几岁的少年也一同前来。这个年轻人意识到邻居的困境，主动提出代替这位农民参战。多年后，有人看见这位伊利诺伊农民弯腰站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城外军人墓地的一块墓碑前。旁观者上前询问他在做什么，特别想知道他在墓碑上写了什么。农民转过泪流满面的脸回答道：“我写的是——他为我而死。”⁹

每位基督徒都当转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虔诚地铭记这句话：他为我而死。上帝信实地实现了他长久应许的福音，差遣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偿还罪债，通过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从永恒咒诅中释放出来。耶稣之所以能为我们而死，是因他本身无罪需偿。他能替所有子民赎罪，是因他的血是上帝之子的血。因此保罗

9. 引自Richard D. Phillips, *Jesus the Evangelist* (Orlando, FL: Reformation Trust, 2007), 92.

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告：“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弗 1:7）。

受审判的国度

我们回溯扫罗因违背与基遍人所立之约而犯下的血债时，不禁为我们国家当受的审判战栗——它背弃条约，更日日践踏上帝的律法。我们想起南方种植园中绝望死去的无名奴隶，北方工厂外污秽中丧生的无名移民，以及今日因母亲之罪与邪恶社会共谋而永不见天日的无名婴孩。这些名字在上帝面前无一被遗忘，这些罪孽在他公义的册上无一被抹去。这片土地的血债何等深重，如同许多已倒在上帝公义之剑下的列国一样。

鉴于这罪，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并非那些能恢复财富流动或增加个人自由以释放更多感官享受的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需要效法大卫的榜样，求问耶和华。圣经将揭示我们个人与国家所犯罪孽的范围之广。此外，福音书会提供一个比基遍人向大卫提出的、针对扫罗家族的方案更好的解决之道。基遍死者的血呼求公义，必须作出赎罪。这让我们想起圣经更早记载的，亚当与夏娃的次子亚伯的血从地里发声，要求惩罚他那谋杀亲弟的兄长该隐。但在福音中，我们读到上帝出于对罪人的怜悯所行之事。希伯来书 12:24 提到“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圣经应许，只要我们诚心忏悔归向上帝，寻求他藉着耶稣宝血所赐的怜悯，他就会回应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来 8:12）。若我们以悔改的信心转向他，上帝必施恩，消除笼罩在家庭、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饥荒：那听不见耶和华话语、不认识唯他能赐的永恒真生命之祝福与平安的饥荒。只有当

为基遍人复仇

我们重新藉着对基督的信靠归向上帝，才能体验到为基遍人复仇为古以色列带来的更新之福：“天降雨……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撒下 21:10, 14）。

击杀巨人

撒母耳记下 21:15-22

这四个人是迦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撒下 21:22)



基督徒常用“击杀巨人”的比喻来形容克服阻力或个人问题。大卫·耶利米的著作《击杀你生命中的巨人》指出基督徒应当克服的十二大问题，包括恐惧、忧虑、愤怒和拖延。¹ 马克斯·卢卡多的著作《直面你的巨人》关注的并非战胜性格缺陷，而是应对难缠之人和困境。² 对其他类似书名书籍的调研显示，其内容多涉及商界竞争制胜、战胜抑郁以及从婚外情中幸存等建议。

与当今基督徒不同，圣经中的大卫王需要实际对抗巨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身高九尺半、盔甲重逾 120 磅、矛头单独重达十五磅的歌利亚（撒下 17:4-7）。大卫击败这名非利士勇士的事迹，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广为人知的，这一壮举使他立即名扬全国。我们或许

1. David Jeremiah, *Slaying the Giants in Your Life*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9).
2. Max Lucado, *Facing Your Giant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8).

击杀巨人

会认为，像歌利亚这样的巨人，一生击败一个就足够了，大卫无疑也会满足于首战告捷后功成身退。然而，当我们读到他生平记载的最后部分时，却发现大卫接连不断地面对一个又一个巨人。撒母耳记下 21:15-22 记载了大卫一生中除歌利亚外被击杀的另外四个巨人。

大卫勇士们击杀巨人的记载提醒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面对过的问题或挑战往往需要反复应对。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敌人代表着撒旦邪恶势力的畸形统治时，就会想起属灵敌人的典型特征。大卫的勇士们展现了那种能让我们击杀巨人的信心，他们的胜利将我们引向救恩主题，这主题将在我们真正且更伟大的得胜者、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得到完全应验。

迦特的巨人

撒母耳记下第 21 章开启了记载大卫生平与统治的附录部分。该附录是一个精心构建的文学单元，通过一种称为 交错结构 的手法组织而成。这一术语源自希腊字母 *chi*（即 X），描述了一种对称结构：首尾部分相互呼应，次首与次尾部分彼此关联，中间部分则根据单元规模依次对应。撒母耳记下最后四卷包含三组对称单元：首尾单元（撒下 21:1-14 与 24:1-25）记载大卫为赎罪献祭；中间两组（22:15-22 与 23:8-39）记述大卫著名勇士的战绩；最核心的对称单元则呈现两首诗歌，描绘真正君王的形象与上帝对其忠仆的赐福。

平行记载的第一部分涉及大卫勇士与来自非利士的巨人交战并将其击杀。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大卫生命的更早时期，或许是他仍作为以色列军队领袖侍奉扫罗王期间（参撒下 18:30；19:8）。共有四段记载描述了四位不同巨人被击杀的经过。撒下 21:22 总结道：“这四个人是迦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巨人在民数记中首次被提及，那时摩西派遣探子前往侦察应

许之地迦南（民 13:28）。申命记 9:2 将这些“亚纳族人”描述为“又大又高……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这些巨人族群因此与应许之地内对抗上帝子民的撒旦势力相关联。一群被称为利乏音人的巨人勇士定居在非利士人附近的迦特，只有将他们彻底驱逐，对迦南的占领才算完成。

这段经文记载的四场战役中，第一场发生在“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期间，当时“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撒下 21:15）。巨人之一以实比诺拿着重达三百舍客勒青铜（约 7.5 磅）的新铸枪矛攻击大卫。洗鲁雅之子亚比筛（我们已知他是大卫鲁莽的外甥）挺身护卫大卫并击杀巨人。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大卫的战士们要求他不再涉险：“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17 节）

接下来的三场战役记载较为简略。其中一场战役中，名为撒弗的巨人再度出现，这次由“户沙人西比该”将其击杀。另一场战役则引出第三位巨人，在撒母耳记下 21:19 中被称为“迦特人歌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这一记载令解经者困惑，因为迦特人歌利亚正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 17 章中声名远扬击杀的巨人。历代志上 20:5 的平行记载表明，撒母耳记下的文本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讹误：经文中修正信息指出，这位名为拉哈米的巨人实为“迦特人歌利亚的兄弟”。在撒母耳记和历代志的记载中，该巨人最终被“伯利恒人雅雷俄珥金的儿子伊勒哈难”所杀（撒下 21:19）。第四位巨人则在另一次战役中被杀，这是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二十四个指头”（20 节）。这些异常指趾或许象征着撒旦统治的扭曲本质。与最初的歌利亚如出一辙，这巨人“向以色列人骂阵”，直到“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就杀了他”（21 节）。

在思考这四位巨人被击杀的简短记载时，我们可以对撒旦所代

表的领域以及基督徒今日可能遭遇的属灵争战类型作出几点观察。首要观察是：上帝的子民面对着一个永不停歇发动攻击的顽强敌人。彼得因此将魔鬼描述为“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大卫击杀第一个巨人后，永远无法安享胜利或放松警惕。在一场又一场战役中，永不安宁的非利士人持续作战，接连派出巨人对抗大卫和其勇士所能集结的全部军事力量。若大卫在任何时候松懈戒备，巨人敌人就会在上帝的子民中大肆破坏。今日基督徒在抵御罪恶与不信的警醒防卫中亦是如此。彼得论及魔鬼时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9节）。这是基督徒持续不断的行动，而非偶尔的姿态。若信徒放松警惕给诱惑和罪恶可乘之机，我们面对的顽强敌人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将我们击垮。

关于属灵争战，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第二点是：我们的敌人倾向于反复采用相同的策略。首先出现的是歌利亚，大卫凭借对耶和华的信心和精准投掷的石头将其击杀。然而魔鬼并未反思其策略，反而接连派出四个巨人，这些巨人也相继被大卫的勇士们击败。这种缺乏变化的原因在于撒旦并非创造者，而是模仿者。撒旦之所以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模式，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断对抗上帝那永恒不变的智慧与真理。

保罗曾写道他“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以免“撒但趁着机会胜过”（林后 2:11）。今日的基督徒同样不应因敌人的作为感到惊讶。圣经列举了撒旦反复使用的若干策略，其中包括用虚假教导和迷惑性的半真半假之言引诱人类始祖在伊甸园中犯罪。他向夏娃暗示：违背上帝的命令将使她“眼睛就明亮”，并能“如神能知道善恶”（创 3:5）。撒旦同样试图用诡诈的谎言迷惑不警醒的基督徒，因此我们必须以扎实的圣经真理武装自己（参弗 4:14）。另一项撒旦的伎俩是通过控告罪人使其陷入不信的定罪中。撒迦利亚书 3:1 记载魔鬼指控大祭司约书亚的罪，意图使以色列人对救恩灰心。耶和華通过提醒他福音真理拯救约书亚脱离撒旦的攻击：“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亚 3:4）。这个例子提

醒基督徒，要用对基督宝血洁净的确信来抵挡魔鬼的恐吓。

大卫与非利士人歌利亚的争战，展现了撒旦在属灵层面实施恐吓的策略。事实上，当上帝的子民信靠主时，魔鬼无法颠覆他们。A·W·宾克写道：“对基督徒而言，魔鬼是已被击败的仇敌。它在十字架上被基督战胜……因此，撒旦应当被视为溃败的敌人……我们只需‘抵挡魔鬼’，应许便是‘它必逃离你们’”（雅 4:7）。³

然而，大卫面对的巨人气势骇人，外表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威能。撒旦总是对抗上帝的智慧，惯常倚仗世俗权力的荣耀。这一策略在上帝的子民牢记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教训前往往奏效：“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撒下 17:45-47）。使徒约翰将这一真理应用于我们的属灵争战：“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 4:4）。

迦特的巨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与大卫和他的部下交战。他们总是带着相同的武器。撒母耳记下 21:16 提到，这些巨人中的第一个以实比诺出战时带着“新刀”。希伯来原文实际上并未具体说明武器，只说那是新造的。然而这仍是老一套：一个高大笨拙的巨人，用致命的世俗武器威胁施暴。第四个巨人出现时“向以色列人骂阵”（撒下 21:21），正如歌利亚先前所为。一旦上帝的子民识破敌人威吓与诱人怀疑恐惧的策略，并像大卫那样始终以信靠上帝的大能和他的话语来回应，敌人就不再显得那么可怕了。

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描绘了撒旦嘲弄带来的挑战。基督徒走近守门人小屋时，瞥见前方道路旁有两头咆哮的狮子。他胆怯地思忖：“我怎能战胜它们？如何避免被撕成碎片？”然而当他越走越近时，守门人看见他便喊道：“你的力量如此微小吗？不要

3. A. W. Pink, *The Seven Sayings of the Saviour on the Cross*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118.

惧怕那些狮子。”守门人告诉基督徒，尽管那些狮子面目狰狞、吼声震天，却无法伤害他。“它们被锁链拴住，放在那里是为了考验信心。只要走在道路中央，你就不会受到伤害。”⁴班扬以其惯有的属灵洞见提醒我们：若我们行走在顺服上帝话语的窄路上，基督徒就无需惧怕那“吼叫的狮子”撒旦的攻击。彼得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前 5:8-9）。正如大卫的勇士们击倒了巨人，基督徒也不会被仇敌的嘲弄所胜，因那仇敌已被耶稣用十字架宝血击败。

大卫，以色列的灯

虽然巨人自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但正是这些事件与大卫的关联赋予了它们重要意义。他英勇战士们的反应向我们揭示了关于大卫王的三件事，这些对今天的我们依然适用。

首先，众人坚持不让大卫再独自迎战此类敌人，强化了大卫的重要性。当亚比筛击杀巨人以实比诺后，“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撒下 21:17）。这番话反映出他们意识到大卫作为耶和華膏立统领以色列者的特殊地位。虽然这有可能过度夸大像大卫这样的人物的意义，但更大的危险是低估他的重要性。肯尼斯·查芬写道：

“圣殿中长明的灯象征着上帝与百姓同在。众人认为大卫象征着他们与上帝的联结，若失去他，他们将群龙无首，陷入黑暗，失去光明。”⁵在这一角色中，大卫预表了耶稣基督，那“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上的人”（约 1:9）。基督徒应当视服侍耶稣为莫大的特权，甚至将为他所受的苦难看作不配得的恩典。

如同大卫一样，某些男女因拥有非凡的恩赐与经历，其价值应当被基督徒所认可。这些关键领袖中，许多将成为传教士与布道者，但也有些人可能成为事工领袖与祷告勇士，他们理应得到其他

4. John Bunyan, *The Pilgrim's Progres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9), 40–41.

5.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198–99.

信徒的热切支持与多种实际援助。大卫·佩恩指出这种态度如何与我们骄傲的世俗文化背道而驰：“当今世界强调人人平等及个体重要性，我们某种程度上正面临贬低特殊才能、误判领袖动机与人品的危险。比起忠诚，愤世嫉俗是更轻松的选择。”⁶ 大卫的勇士们为战斗积蓄力量，并非要取代大卫，而是与他并肩作战，以此减少他的危险并保存他的实力。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经文在强调大卫独特重要性的同时，也坦然承认他的软弱与脆弱。大卫与非利士人交战已力竭。巨人见状便攻击他，险些击败这位力竭的领袖。察觉险境后，大卫的外甥亚比筛迅速赶到现场，攻击非利士巨人并将其击杀（撒下 21:15-17）。

人类肉体的本性注定要承受软弱。即便是耶稣，在其人性中也因传道而疲乏，需要休息（参约 4:6），并在客西马尼园中忧惧交加，以致上帝差遣天使来加力量给他的儿子（路 22:43）。鉴于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 1:14 告诉我们，上帝差遣天使作为“服役的灵”来给予我们看不见的帮助。此外，我们应当像大卫一样认识到，基督徒的争战并非孤军奋战。希伯来书 3:13 提醒我们，人人都需要来自基督徒同伴的属灵劝勉，以免被仇敌的讥诮与攻击所击倒：“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那些蒙召全职侍奉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何耶稣差遣七十二位传道人时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两人一组（路 10:1）。

摩西生平中一个著名事件阐明了祷告中伙伴关系的价值。在与亚玛力人的战役中，只有当摩西举手时以色列才能得胜。问题是“摩西的手发沉”，于是两位朋友亚伦和户珥站在摩西身旁托住他的双手，使以色列人获得胜利（出 17:12）。这让我们认识到肉体软弱和领袖们常面临的属灵疲惫，我们必须通过众多其他基督徒的联

6. David F. Payne, *I & II Samuel*, Daily Study Bibl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92), 263-64.

击杀巨人

合祷告来扶持他们的手。

第三个教训是，大卫勇士们的行动和他们取得的胜利表明，大卫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激励他人以勇敢的信心侍奉主。尽管大卫忠心耿耿，但仅凭他一人之力不足以击败这四个巨人，他需要英勇战士们的合作。这种需求至今仍在延续。大卫向我们展示，在养育基督徒子女时，我们不仅要培养那些相信并远离麻烦的年轻人。我们的目标和需求，是从家庭和教会的青年中培养出一群满怀对基督的热忱、并认识到侍奉他福音之荣耀的英勇基督徒。

藉他仆人之手

尽管我们理所当然地关注巨人和大卫，但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这些受激励追随国王的勇敢战士。历史对这些人的兴趣寥寥，尽管亚比筛在大卫统治的记录中相当突出。户沙人西比该、大卫的同乡伯利恒人以利哈难，以及大卫的兄弟约拿单，仅在此处和大卫勇士及军事指挥官的其他名单中被提及（代上 11:26-29; 20:4-7; 27:11）。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些人是声名显赫的，他们的英勇事迹值得称赞，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勇敢行为被记录在上帝神圣的话语中。当我们读到他们的名字和关于他们战斗的简短记载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他们英勇和信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但今天是我们面对巨人般的仇敌时为主站出来的时刻。如果我们愿意使用上帝赐予我们的武器，尤其是上帝话语的“宝剑”（弗 6:17）和通过祷告运作的大能（雅 5:16），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加入古代与大卫一起面对巨人的英勇战士的行列。

若我们推断无误，这些战役确实发生与于大卫的早年生活，那么显然，这些艰难历练为大卫及其追随者迎接未来更大挑战做好了准备。由此观之，上帝似乎正通过这些经历为大卫将来的职责进行预备。威廉·布莱基写道：“此类危险绝妙地锤炼并磨砺了信靠之心。非一两次，而是数百次，在他早期的经历中，他会发现自己不

得不向主呼求。而既蒙保护，又得拯救，这种确信会变得越来越强烈：上帝看顾他，并会拯救他到底。”⁷

这个例子指出了在生命早期就获得事奉主经验的优势之一，无论是通过地方事工还是接触宣教工场。通过祷告和上帝的话语面对属灵争战，信徒会养成一些操练，为将来更大的事奉做好准备。我们应当拥抱属灵的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带来的这些果效以及其他祝福。布莱基评论大卫时说：“这实际上是他属灵生命最健康的时期。正是在这些危险但振奋人心的经历中，他的灵魂最为兴盛。危险与艰难如北风，使他操练属灵的舍己与忍耐；而繁荣与奢华的享受如南风，几乎毁了他。”⁸这一真理表明，那些不敢为主冒险、害怕暴露在仇敌攻击之下的基督徒，非但没有保护自己的属灵福祉，反而剥夺了上帝用来建立他们信心、并以丰盛恩典坚固他们灵魂的挑战。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大卫得到了他的领导所激励之人的帮助，从他们的视角来看，他们力量的关键要素在于对主的热情与忠诚。当亚比筛看到大卫动摇时，是什么激励他冲向强大的巨人？西比该以何等的勇气击倒了巨人撒弗，以利哈难又何以击倒了歌利亚的兄弟？这些英勇行为皆因他们对大卫及其事工的热爱与忠诚而充满力量。作为上帝子民的受膏君王，大卫是“以色列的灯”（撒下 21:17），他们甘愿为他冒任何危险。

基督的精兵能看见基督更大的荣耀，大卫不过是这荣耀的模糊预表。只要我们的心因上帝之子的威严、他国度的荣耀，以及我们竟能被算作他尊贵仆人的奇妙而充满惊叹与喜乐，今日基督徒奉他的名便几乎没有不敢尝试、不能成就的事。耶稣曾告诉门徒：“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

7.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42.

8. 同上。

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太 17:20）。

历史记载，那些被上帝大大使用来击溃巨大邪恶与基督之敌的基督徒，如乔治·穆勒，他喂养并收容了 18 世纪英格兰的孤儿；威廉·威伯福斯，他挑战商业巨头势力并废除了英国的奴隶制；约翰·G·佩顿，他将福音带给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食人族；以及罗丝玛丽·詹森，她的拉菲基基金会英勇应对当今非洲艾滋病孤儿的危机。这些人皆因对至高主耶稣荣耀与威严的异象而奋起。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无畏的基督徒，都通过践行威廉·凯里的箴言推翻了巨人，这句话也成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座右铭：“期待上帝行大事 / 为上帝尝试大事。”激发我们自身对基督同样热忱与奉献的方式之一，便是阅读宣教士及其他英勇基督徒的传记，从他们的生命中领受异象：倘若我们凭信心迈出步伐，上帝也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何等作为。

基督徒之所以能在属灵争战中得胜，并非倚靠自身的虔诚，而是仰赖上帝藉着对基督的信心所赐予的力量。这几节经文描述了四位勇士各自击杀巨人，正如大卫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马太·亨利写道：“上帝子民的仇敌常常如以实比诺般力大无穷、诡计多端且胜券在握，但任何力量、谋略与自信都无法与耶和华抗衡。”⁹这表明属灵争战的关键在于持续倚靠主的大能，通过祷告和他的话语，面对诱惑永不屈服，不将目光从基督身上移开，也不依赖自身力量。正如大卫对歌利亚所宣告的：“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撒下 17:47），只要我们铭记不可倚靠或夸耀自身力量，就能确信上帝必为他的名施行拯救。

保罗指出，基督子民的胜利不再凭借刀剑长矛，而是通过我们在“患难、困苦、逼迫”中作见证而赢得。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面对如此逼迫，基督徒仍能藉着福音得胜。保罗总结道：“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

9.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36.

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 8:35-37）。

为上帝所知的忠心战士

最后，大卫的英勇战士提醒我们，通过勇敢地服侍基督所获得的奖赏。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上帝記念他们的名字，并将他们记录在永恒的荣耀中。我们无法再做任何事让自己的名字载入圣经。事实上，基督子民所行的大多数崇高事迹，在世上甚至更广泛的教会中都鲜为人知。然而，即使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基督徒圈子中，例如我们当地的教会，被公认为勇敢的信徒，已是何等美好的事，我们微小的功绩也能击退黑暗势力并为主赢得胜利。最重要的是，我们深知上帝的祝福，他珍视我们所有忠心的服侍。他藉着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以他恩典的大能呼召我们脱离不信，然后通过我们卑微的奉献和信心成就大事。在希伯来书 11 章充满为主争战的忠心战士和他们击败的巨人般敌人的其他例子中，第 16 节总结道：“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第三部分



大卫生平终章

大卫的救赎之歌

撒母耳记下 22:1-24

耶和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
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撒下 22:2-3）

作

曲家临终前的最后作品往往既动人又发人深省。例如古斯塔夫·马勒在逝世前不久创作的第九交响曲，开篇便以对年少时曾演奏过的贝多芬奏鸣曲的

追忆展开，终章则以缓缓消逝的静谧音符作结。伦纳德·伯恩斯坦曾解读马勒“是在尝试体验超脱形骸的境界……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化作分子”。¹撒母耳记下 22 章记载的，似乎是以色列王大衛最后的诗作，或至少是一首旨在总结其一生蒙救赎经历的颂歌。与马勒的音乐相似，大卫的绝唱揭示了他最深邃的思想与情感。他没有预想虚无，而是以欢欣的赞美称颂那位能在永恒中拯救他的上帝：“耶和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撒下 22:2-3）。

这首歌在圣经后来的诗篇第 18 篇中被复现，凸显其重要性。两者之间存在不少细微差异，但它们整体上的统一性令人瞩目。诗

1. 音频录音，<http://www.youtube.com/watch?v=GT8m8U05ZGo>。

篇 18 篇的题记几乎逐字重复了撒母耳记下 22:1 的内容，将这首诗的创作归于“耶和华的仆人大卫……在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因此，一些注释者推测这首歌写于大卫早年，可能在扫罗王去世时。然而撒母耳记下 22:1 和诗篇 18 篇的题记都表明，大卫是在上帝救他脱离“一切仇敌”时写下此歌，这暗示作品完成于大卫晚年，回顾上帝多次拯救他的经历。戈登·凯迪提出，撒母耳记版本是为大卫私人使用而写，而诗篇 18 篇中的同一首歌则经过润色用于公开敬拜。他写道：“两者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一首置于历史语境，另一首则收录于赞美手册中。”²

我的磐石与救恩

大卫的诗歌以颂赞上帝奇妙的救恩之乐开篇。他运用了其诗篇中常见的意象拼贴，尤其以上帝为拯救磐石的概念：“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撒下 22:2-3）。威廉·布莱基称此开篇为“对上帝之于大卫昔是且今是的虔诚告白”。³

圣经中磐石的意象包含三个主题，均在大卫之歌中得到体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庇护所，即荒漠中巨岩所提供的庇护，那里气候严酷贫瘠。当炽热的阳光将几乎一切化为沙砾时，岩石的阴影却为小型绿洲提供了生存空间。詹姆斯·博伊斯写道：“同理，旅人在沙漠最炎热的时段可借岩石阴影存活并继续旅程。”⁴正是怀着这种遮蔽的意象，以赛亚书 32:2 称正义君王为“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

2.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203.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51.

4. James Montgomery Boice, *Psalms*, 3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94), 1:147.

密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耶和華是大衛的磐石，在他遭受逼迫與流亡的歲月里，是上帝庇護了大衛並恢復他的力量。

磐石意象的第二種用途是作為避難所，使逃亡者能躲避仇敵追殺。大衛曾遭掃羅王及其子押沙龍追捕。儘管世間有許多藏身之處，如亞杜蘭和隱基底的石洞，但真正護佑他安全的乃是上帝。從磐石高處，大衛可俯視無法觸及他的敵人。查爾斯·司布真寫道：“信徒常被藏在上帝裡面，遠離口舌之爭與風暴狂怒。”⁵

其三，聖經將磐石喻為信徒可立足的穩固根基。大衛在詩篇 40:2 歌頌道：“他從禍坑里，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腳步穩當。”當大衛看似滑向致命險境時，上帝成為使他站穩的磐石。

除了磐石之外，大衛還將上帝描述為“我的盾牌”和“拯救我的角”（撒下 22:3）。盾牌保護持握它的人，而大衛的心智因信靠主而得蒙保守。同樣，保羅也勸勉基督徒“拿着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弗 6:16）。角的意象源自動物世界，其中占優勢的雄性會高抬其角超越眾獸。上帝在拯救大衛脫離致命仇敵時彰顯了他神聖的大能。為此大衛敬拜上帝，呼喊道：“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脫離強暴的”（撒下 22:3）。

需特別注意我的這個詞，它在撒母耳记下 22:2-3 的英文譯本中出現了九次。對我們而言，重要的不僅是上帝是磐石、堡壘和盾牌，更是我們能宣稱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盾牌和拯救我的角”（撒下 22:3）。大衛已與上帝建立了個人關係，他通過先知撒母耳的膏抹被上帝分別出來。若要像大衛那樣宣告上帝的屬性，我們也必須藉個人信心與主耶穌建立救贖關係。布萊基指出，根據上帝救恩之約的條款，“你必須作為罪人來到上帝面前，承認並感受自己的不配，全然仰賴他的恩典。”⁶

5.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A Treasury of David*, 3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n.d.), 1:237.

6. Blaikie, *Second Samuel*, 353.

通过上帝的话语与个人经历建立的这种关系，使大卫临终前的颂歌与古斯塔夫·马勒等非信徒的诗歌截然不同。凭借个人信仰，大卫不仅知晓主的救恩，更能以祷告呼求上帝。因此他唱道：“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撒下22:4）。这正是那些能称上帝为“我的磐石”和“我的盾牌”之人的核心特征：他们以祷告呼求他，深知他必赐力量并拯救他们脱离患难。

他拯救了我

在诗歌的第二部分，大卫以诗意的语言回顾了上帝终其一生对他的拯救。在此过程中，大卫特别提到那些欲置他于死地的仇敌。他在撒母耳记下 22:18 中提及“我的强敌……那些恨我的人”。这种敌意的激烈程度驳斥了一种错误观念，即敬虔的信徒总会受到世人的喜爱与赏识。马太·亨利写道：“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却非合人心意的人：恨他、欲毁灭他的人何其多。”⁷

鲜少有人像大卫那样遭遇如此多蓄意摧毁他的阴谋。在撒母耳记下 22:5-19 的诗意描述中，我们可以窥见扫罗王如影随形的追杀、与押尼珥和伊施波设令人精疲力竭的征战，以及最终亲生儿子押沙龙恶毒的背叛。多次危难之际，大卫似乎已穷途末路：“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撒下 22:5-6）。早在他饱受磨难之初，大卫就曾哀叹：“我离死不过一步”（撒下 20:3）。这句话将成为他此后多年颠沛流离的写照。后来他甚至绝望地断言：“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27:1）。正如大卫此刻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他感觉洪水漫过颈项，幽暗的根须正将他拖向坟墓。我们中或许有人曾短暂经历过这般绝境，但大卫却年复一年地活在这样的阴影中。

当面对如此暴力且顽固的反对，正如大卫承认的“他们比我强

7.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37.

盛”（撒下 22:18），人还能做什么？他在第 7 节回忆道：“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这殿或会幕，是献赎罪祭的地方，也是每日焚烧香坛之处。在圣所中，金灯台的光辉长明。大卫深知这象征背后的实意：上帝的恩典永存，上帝的慈悲接纳洁净罪孽的赎罪之血，睡袋的信实眷顾那些倚靠他的人。

大卫一生的记载展现了上帝如何应允这些祷告并屡次拯救他。上帝引导大卫的石子将巨人歌利亚击倒（撒上 17:50）。当扫罗将大卫逼入绝境时，上帝差遣使者传递非利士人进攻的警报，迫使扫罗撤兵（23:27-28）。当大卫的计谋几乎使他陷入为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争战的境地时，上帝使非利士首领要求将他除名（29:5-11）。当大卫几乎无力支撑时，上帝让扫罗战死沙场，使大卫得以重返以色列登上王位（31:4）。当内战持续七年令人疲惫不堪时，上帝激起押尼珥与伊施波设的纷争，促使北方部落来到和谈桌前（撒下 3:1-21）。而当押沙龙对大卫假施怜悯时，耶和華使户筛的计谋胜过亚希多弗的狡诈策略（17:1-15）。大卫在撒母耳记下 22:20 总结毕生蒙救赎的经历：“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

当大卫描述撒母耳记上下中记载的神圣干预时，其语言可能显得夸张而富有想象力。他写道，上帝“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撒下 22:10-11）。我们或许会问：“这些事何时曾在大卫的生命中发生过？”然而，通过这种语言，大卫实际上是在对所发生之事进行诗意与神学性的反思。这些意象取材于出埃及的事件，当时上帝将摩西和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并引领他们到达应许之地。查尔斯·司布真解释道：“大卫在脑海中浮现出上帝在埃及、西奈山、以及向约书亚和众士师多次显现的荣耀景象；他认为自己的经历同样彰显了这种权能与良善的荣耀，因此，他可以将先前神圣威严显现的

描述融入自己的赞美诗中。”⁸

大卫想象上帝降临到他面前建立王国，如同耶和华降临西奈山与摩西相会，并赐予以色列律法时的场景：“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战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撒下 22:8-10）正如上帝在西奈山因律法被违反而发怒（出 32:9-10），他也带着可畏的烈怒降临，击打那些攻击他拣选仆人的敌人。A·W·宾克总结道：“没有什么比伤害他子民更能激起耶和华的愤怒；凡触动他们的，就是触动他眼中的瞳人。”⁹

同样，在撒母耳记下 22:12-15 中，大卫运用了上帝介入的意象，描述上帝如何在约书亚时代赐予以色列人胜利、征服迦南地。在约书亚记第 10 章，上帝用冰雹与天火击杀以色列的仇敌：“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撒下 22:12-15）这是大卫对上帝如何以超然能力干预、挫败扫罗的计谋并拯救他的诠释。

撒母耳记下 22:16-17 加入了以色列人过红海时的意象，那时上帝为拯救他的百姓在水中开辟道路：“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的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大卫在此为出埃及记 15 章的摩西之歌续写歌词，那首歌起首便唱道：“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出 15:1）如同摩西，当耶和华为大卫开辟生路时，他也曾陷入绝境。撒母耳记下 22:18-20 恰如其分地呼应了摩西在申命记 32 章中的救赎之歌，那时以色列历经万险终于站在约旦河边。摩西唱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

8. Spurgeon, *Treasury of David*, 1:239.

9.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260.

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申 32:10）同样，大卫在生命终局的安稳中回顾上帝如何拯救并赐福于他：“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撒下 22:18-20）。

为何大卫要借用圣经前文中这些超自然的意象？一个答案是，他希望我们理解上帝拯救他时所彰显的大能本质。上帝曾震动大地、摇撼穹苍、驾御狂风、劈开天际来拯救他所爱之人。肯尼斯·查芬写道：“这不是以利亚所闻的‘微小的声音’。这分明是一幅大能的异象。”¹⁰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大卫本可直接陈述撒母耳记下22:18的要点：“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但戴维斯认为，“尽管这样的陈述在事实上正确，却不足以震撼人心。大卫不仅想告诉你关于耶和华的一个事实，更希望你看见耶和华那倾泻而出的拯救烈怒。他不仅意图告知你上帝的作为，更要你亲眼目睹行这事的上帝，那闪耀着磷光般荣光的全能者。”¹¹

大卫不仅希望我们见证他对上帝的赞美，更期望我们反思上帝拯救我们的相似方式，体悟那份同样关切我们福祉的神圣承诺与大能，好让我们能献上如大卫开篇般的赞美：“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撒下 22:2-4）。

大卫、哈拿、马利亚与基督

我们已注意到大卫的拯救之歌如何呼应摩西在出埃及时期的类似赞美诗（出 15 章；申 32 章）。撒母耳记下 22 章也与撒母耳记上 2 章哈拿的颂歌紧密相连。这两首诗歌构成撒母耳全书的神学框架支柱，所颂扬的上帝拯救的恩典正是这些圣经书卷的主题。哈拿曾祷

10.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1989.

11.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236.

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撒下2:1-4）。这些信念在大卫的生平故事中鲜活展现。哈拿特别预见到上帝将如何藉着一位君王为以色列带来救赎：“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10节）。这正是撒母耳记上下卷的神学主旨：上帝大能的拯救恩典，透过一位公义君王的强盛统治临到他的子民。如今，在大卫生命将尽时，他亲身经历了哈拿所预言的应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撒下22:20）。

然而，就连大卫的经历也并非哈拿之歌的终极实现。在新约中，我们听到另一个声音吟唱着同样的主题，即上帝拯救的恩典：那是童贞女马利亚的声音，她正期盼着上帝独生子的降生，这位圣子将真正实现大卫统治时期所预表的一切。“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她歌唱道，“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路1:46-51）。

当我们看到大卫之歌与哈拿及马利亚颂歌的关联时，便能意识到撒母耳记下22章和诗篇18篇真正的主题并非大卫，而是耶稣基督。这一点在罗马书15:9得到进一步印证，新约明确引用大卫之歌，指出其应验于基督的受死与统治中。保罗引用撒母耳记下22:50结尾的经文论及耶稣：“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罗15:9）。

我们或许会问，耶稣何时需要大卫所歌颂的那种拯救，答案就在他承受十字架痛苦死亡之时。在那里，“死亡的波涛环绕”基督，“匪类的急流”使他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耶稣，“死亡的网罗临到”他（撒下22:5-6）。这些话语远非仅适用于大卫，更应出自他那被钉十字架的后裔之口。在十字架上，耶稣痛苦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离弃，因他是上帝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和大卫的罪而

死。上帝垂听大卫的呼求，是因他掩耳不听自己儿子的呼喊；大卫将因上帝在十字架上倾注于耶稣的忿怒而得蒙赦免、接纳与帮助。

然而上帝并未永远离弃他的儿子。大卫的诗歌宣称他“求告耶和华”并蒙垂听：“我向我的神呼求……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撒下 22:7）。这也应验在耶稣从坟墓复活的经历中。在敞开的墓穴前，耶稣能说出撒母耳记下 22:18-20 的话：“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罗杰·埃尔斯沃思评论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如此宏大荣耀的事件，唯有以上帝震动大地（8 节）、点燃烈焰（9; 13 节）、自天而降将黑暗踏于脚下（10 节）、从天空发出雷声（14 节）、射出箭矢击败仇敌（15 节）等意象方能恰当描述。”¹²

按我的公义

当我们惊叹于大卫对上帝拯救之恩的赞美时，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事是上帝单为大卫——当然也为耶稣——所行的吗？”毕竟，这些人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特殊角色。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目睹上帝在大卫信靠并呼求时施行的作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期待上帝在我平凡却痛苦的试炼中给予类似的帮助呢？大卫在诗歌的第三部分通过给出上帝施行拯救的两个理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在撒母耳记下 22 章 20 节末尾，另一个则在 21 至 25 节中。

首先，大卫说上帝拯救他是因为“他喜悦我”（撒下 22:20）。这表明上帝对大卫的恩惠反映了他对所拣选之人的盟约之爱。我们当记得，并非大卫主动请缨侍奉上帝，而是耶和华差遣撒母耳去拣选并膏立大卫作为“合他心意的人”（撒上 13:14）。这个表述不仅意味着大卫的心专一归向上帝，更表明是上帝的心先定意眷顾大卫。摩西同样用主权拣选的术语来解释上帝对以色列的盟约之爱：“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12.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95.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申 7:6-8）。

上帝因他至高无上的爱，并为了履行他在圣经中所立的约之应许，为自己拣选了一群子民。我们藉着信靠耶稣基督，就能确知自己同样享有上帝拣选的特权，且他必拯救我们。那生发圣洁的真信心，正是蒙拣选者的印记，他们是上帝所拣选、主所喜悦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 1 章 4 节向“圣徒……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弗 1:1）写道：“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其次，在大卫被选立后，他主要将上帝的赐福归因于自己持守上帝诫命与律例的忠诚回应。许多解经家对撒母耳记下 22:21 中大卫的表述感到不安：“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同一观点在第 25 节再次得到呼应：“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大卫难道真是在宣称自己因过着完全公义、在上帝面前无罪的生活而得救吗？他是否因头部受击而遗忘了自己与拔示巴的通奸及参与谋杀乌利亚的罪行？

这些质疑的答案在于：大卫并非主张以自己无罪般的公义作为上帝恩典的基础。此处他也未诉诸通过基督宝血得蒙赦免与称义的信仰，尽管他在诗篇 51 篇等忏悔祷文中确有此类表述。罪人唯独因信基督才得称义，这确是真理：不是靠人污秽的行为，而是藉着耶稣的救赎之工，单凭信心领受（罗 3:23-26；加 2:15-16）。但在此处，大卫只是阐明上帝会赐福那些立志行在他道路上的人。大卫的一生以对上帝盟约忠诚为特征，包括他犯罪后悔改寻求赦免的意愿。其结果就是上帝赐予“赏赐”（撒下 22:21, 25），通过施拯救帮助使大卫能继续事奉他。

换一种方式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询问大卫在撒母耳记下 22 章 21 节、25 节中的含义，答案就在 22-24 节中给出。大卫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以及“我手中的清洁”（撒下

22:21)。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因为我遵守了耶和華的道，未曾作惡離開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丟棄。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遠離我的罪孽”（22-24節）。這些經文申明了一個真理：大衛遭受試煉不僅是因為他所犯的罪，也因他在被指控時是無辜的。此外，大衛回應敵人的方式並非採用罪惡自私的手段，而是通過信心和禱告將自己交托給上帝。據詹姆斯·博伊斯所言，大衛是在表明“一個普遍原則：當我們為上帝而活並努力行在他的道中時，他必看顧並賜福我們；當我們偏行己路時，就會給自己招致苦難與毀滅。”¹³換言之，那些通過信靠上帝、在禱告中呼求他、並尋求遵行他旨意而委身於上帝的信徒，必發現上帝是信實的，必拯救他們，尤其是在將來的永恒中。羅伯特·伯根寫道：“耶和華是他成功的源頭，但這成功並非偶然……而是基於大衛謹守妥拉的勤勉：……大衛從上帝得獎賞，是因他擁有基於信心的義，並由此產生了與之相稱的行為。”¹⁴

行走在主的道路上

大衛對上帝賜福的解釋構成了這首詩歌前半部分的主要應用。他並非宣稱無罪的完美能賺取救恩，而是強調一種全心委身於上帝的信心。戴爾·拉爾夫·戴維斯解釋說，大衛所指的“不是無罪的完美，而是生命的方向……通過始終如一的順從來表達忠實的忠誠……正是這些忠心、全意（雖受苦難）的僕人”才能“享受主所賜的能力與安全”。¹⁵

我們還可以提出其他若干重要應用。看到這首詩歌如何精準預表基督的受難，提醒我們上帝的話語是真實的，帶有神聖啟示與權威的印記。大衛的詩歌也呼召我們實踐禱告，因我們看到大衛如何向主呼求並得到奇妙應允。在此我們看到了敬拜的真正動機，乃是

13. Boice, *Psalms*, 1:150.

14.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457.

15. Davis, 2 *Samuel*, 239.

大卫的救赎之歌

对上帝在我们救恩中所彰显的荣耀，充满喜乐的惊叹。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记念大卫称颂耶和华是他生命的磐石时，应当转向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话语。耶稣以上帝的道向我们讲述他的福音，并挑战我们将生命建立其上。尽管大卫有过犯和大罪，他仍能真实地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撒下22:2）。若我们通过对他话语的信心委身于耶稣，以此奠定生命根基，我们也必能歌颂上帝奇妙大能的救恩。耶稣告诫我们：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 7:24-25）

磐石当受颂赞

撒母耳记下 22:25-51

耶和華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
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撒下 22:47）



卫在撒母耳记下 22 章前半部分的赞美诗中，首先因神作为他救恩的磐石而欢欣。随后他回顾了上帝曾以大能救他脱离仇敌，并总结说这是对他一生信靠与顺服的回应。这首颂歌的后半部分以相反的顺序重述了相同主题：大卫颂扬上帝对待世人的信实，欢庆上帝赐予他的能力作为，并赞美上帝是救恩的磐石。“耶和華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他高呼，“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撒下 22:47）

至少早在奥古斯丁时代，基督教解经家们就注意到，大卫的这首几乎在诗篇 18 篇中复现的颂歌，唯有通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之工才能得到完整诠释。阿诺·C·盖伯莱恩写道：“此处记载的宣告与经历，在大卫生平中找不到对应……唯有上帝真正的受膏者、我们的救主基督，他的苦难、从上而来的拯救，他的升高和他即将降临的国度，构成了这首伟大受感之诗的深层预言含义。”¹

上帝是真实的

大卫之歌的后半部分以他继续解释上帝拯救他的原因开篇。在撒母耳记下 22 章 21 节，他曾宣告：“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我们研读这节经文时指出，大卫并非宣称自己因行为称义，仿佛从未犯罪。相反，他申明自己的一生总体上是顺服信靠的一生，因而蒙上帝施恩拯救。同理，马丁·路德在总结自己一生时，也可以如实说他从未偏离宗教改革原则，始终传讲纯正福音。路德确实如此，今日的传道人也当如此，因此上帝以大能祝福他的事工。大卫亦是如此。

从撒母耳记下 22:26 开始，大卫根据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反思上帝的作为。在 21-25 节中，他描述了上帝为他做了什么；现在他向上帝诉说如何行事：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撒下 22:26-27)

大卫在此阐明了一个原则：上帝本身虽永不改变，却会根据人对他的回应以不同方式对待他们。首先，大卫希望我们认识到，若我们凭信心委身于上帝，上帝必以信实待我们。迈克尔·威尔科克写道：“凡愿忠于上帝话语的人，必发现上帝也同样信守其言，这将成为他们极大的鼓舞。”²这并非说信靠上帝的人永远不会遭遇困境，大卫的一生见证了敬虔者必须经受的诸多试炼与苦难，有些源于他们的恶行，有些则是因美德而招致。“慈爱”一词在原

1. 引自 James Montgomery Boice, *Psalms*, 3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94), 1:154.

2. Michael Wilcock, *The Message of Psalms 1 - 72*, *The Bible Speaks Toda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17.

文中为 *hesed*，意指立约的信实与慈爱。凡忠实践行上帝圣约原则的人，必发现上帝也对他们守约。同样，以清白之心待人者，在上帝面前也必不被指责。纯粹或真诚的信徒，将领悟上帝对其生命旨意的纯净。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过着相反生活的人：“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撒下 22:27）。学者们对此句颇感困惑，因字面意思是上帝对弯曲之人报以扭曲。当然，其核心与对敬虔者的回应一样，体现着某种对等性。大卫并非指上帝对不敬虔者不公或欺诈，而是说那些拒绝与上帝同行正路之人，必发现上帝使他们的道路崎岖。威尔科克写道，上帝必然“与恶人目的相左”。³ 经文中译为“弯曲”的希伯来语词，亦可解作“精明”或“狡诈”。换言之，不敬虔者永远无法智胜上帝或绕开他的旨意。A·A·安德森指出，描述上帝谋略的词 *tithophel*，其发音类似亚希多弗之名——此人曾以致命诡计支持押沙龙叛乱，最终却自取灭亡。⁴ 大卫指出，亚希多弗之流纵使一时显得精明，终将不得善果。

大卫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提及的这些品质在上帝眼中至关重要。谦卑是上帝所珍视的美德之一。因此大卫写道：“困苦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撒下 22:28）。其核心在于，那些谦卑至极、除上帝外别无指望的人，必经历他信实的拯救；而像扫罗王那样高傲忘却上帝之人，终将因狂妄自大而败亡。通过这些方式乃至更多途径，上帝始终如一且真实可信。“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大卫歌颂道，“耶和華的话是炼净的”（31 节）。

尽管上帝坚定不移的信实具有双重作用，既护佑虔敬者又惩戒不虔者，但大卫着重强调的是自己蒙受的恩典：“耶和華啊，你是我的灯，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暗”（撒下 22:29）。在会幕中，祭司们始终保持金灯台闪耀着光芒，这象征着大卫信靠上帝所经历的

3. 同上。

4. A. A. Anderson, *2 Samu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1 (Dallas: Word, 1989), 264.

恩典。因着耶和華信实的看顾，大卫的生命之光永不熄灭。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时刻，主成为他可投奔的明灯。

J. R. R. 托尔金在《魔戒》三部曲中阐明了这一真理：当弱小英雄弗罗多和山姆试图穿越巨型蜘蛛尸罗的黑暗巢穴时，在一切陷入漆黑、前路看似无望之际，山姆想起了精灵公主加拉德瑞尔赠予弗罗多的星光瓶。“愿它在一切光明熄灭时，”她曾说，“成为你黑暗中的指引。”⁵当山姆在尸罗巢穴高举星光瓶时，其光芒既击退了邪恶追兵，又照亮了他们通往生机的路。⁶大卫不需要奇幻魔法，我们亦然：当我们铭记主的应许，通过祷告转向他并寻求他话语的指引时，他便是驱散黑暗、引我们到安稳之处的真光。

此外，大卫深知“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撒下 22:31）。“耶和華的话是炼净的”，大卫用了一个形容金属冶炼提纯的词汇，表明其中毫无掺杂。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救赎真理，大卫学会以之为坚固的避难盾牌来守护心灵与生命。既然上帝的“道是完全的”（31 节），凡信靠他的人就能活出灵命丰盛的健全人生。此处大卫表达的意境与诗篇首篇如出一辙，那以耶和華律法为乐、昼夜思想的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针对第 28 节大卫所作的对比，诗篇第一篇补充道：“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诗 1:2-4）。

上帝是我的力量

1689 年 7 月 28 日，乔治·沃克牧师登上德里（爱尔兰）的布道坛向民众宣讲。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这座三万人口的城市此前已遭受罗马天主教保皇派军队围困三个月之久，即便按饥饿口粮配给，存粮也仅够维持两天。沃克不仅是德里大教堂的牧师，还兼

5. J. R. R. Tolkien,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4), 367.

6. J. R. R. Tolkien, *The Two Towe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4), 704.

任该城军事指挥官，因为前任指挥官已弃城而逃。他在布道中，将民众的困境比作背靠红海的以色列人，唯一的出路是“将我们自身及所捍卫的事业，托付于全能者的庇护与照管”。沃克强调这座堡垒对于在威廉与玛丽这对深受爱戴的君主统治下，恢复英国新教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回顾上帝如何从西拿基立的围困中解救耶路撒冷（赛37:33-38），并敦促众人祈求类似的神迹降临。最后，他向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却仍持守信仰的守军，传达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 22:26-28 的讯息：上帝必不撇弃倚靠他的人，“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

布道结束后，疲惫却振奋的人们将目光投向港口，日暮时分，他们的信仰得到了回报。三艘新教船只出现，带来了补给与军队以解围城之困。更妙的是，一股所谓的新教之风正从东北方吹来，助其顺利入港。然而这些船只必须在炮火中穿越一道巨大的拦江铁链。受民众苦难中坚守信仰的激励，其中两艘船冒险冲链，最终突破封锁成功靠岸。沃克牧师那秉承大卫王精神的话语得到了印证。他曾说：“雅各的后裔只要紧紧依附他们的救恩磐石，便总能化险为夷……当主决意成就其旨意时，天下没有难成之事。”⁷

大卫受圣灵启示写下这篇诗篇，正是为了让德里城那般的虔诚信徒在绝境中仍能寄望于救主。诗篇第四段始于撒母耳记下 22 章 32 节，记述了上帝如何赐予大卫得救的力量。美国保德信保险公司用直布罗陀巨岩的形象来象征其稳固的财务实力。但大卫追寻的力量之源更为崇高：“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撒下

7. 引自Rowland E. Prothero, *The Psalms in Human Life* (New York: E. P. Dutton, 1904), 269-96.

22:32-33)。大卫在 5-20 节中首次描述上帝如何拯救他时，着重强调了上帝大能的作为，用“他”来指代。而在对同一事件的第二次叙述中，大卫讲述了上帝的大能使他得以成就的事，此时改用“我”来表述。我们可以将大卫的叙述分为三部分：上帝赐予他力量完成伟业的方式、上帝介入其境遇的方式，以及上帝赐予他战胜仇敌的胜利。

首先，大卫藉着从上帝领受的力量得以成就伟业。“我藉着你冲入敌军，藉着我的神跳过墙垣。”（撒下 22:30）这节经文可能追溯了大卫如何从扫罗士兵包围其房屋的险境中逃脱（撒下 19:11-17）。上帝还赐予大卫灵活机动的能力，使其能抵达安全之地：“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撒下 22:34）。靠着上帝的大能，大卫完成了远超常人的军事壮举。35 节说：“他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以色列人并不使用铜弓，因铜弓过硬难以拉弓射箭：大卫以此比喻战士超人的英勇行为。上帝更赐给大卫稳健的脚步：“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37 节）。在这些方面被上帝赋予能力的大卫，取得了无数非凡成就，这些都见证上帝拯救的同在：

“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争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40-41 节）。大卫并未将伟大功绩归功于己，而是将颂赞归于使他成就这一切的上帝。

如今的基督徒同样仰赖上帝的帮助，常引用腓立比书 4:13 的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们将这节经文应用于学校考试取得好成绩或篮球比赛中投篮命中时，却常常忘记其原始语境：保罗指的是在试炼中学会知足的胜利。我们的胜利不在于击杀非利士人或躲避扫罗王投掷的矛，而在于获得力量向世俗说不，从基督那里寻得宽恕仇敌的力量，并领受上帝赐予的胆量，为福音作见证。

1988 年，戴夫·德拉维基的左臂出现了一个肿瘤。作为一名投手，

404

在大联盟棒球生涯中，德雷夫基被告知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因肿瘤切除时被移除的肌肉将永远无法再投球。作为一名基督徒，德雷夫基开始祈求奇迹发生。次年八月，他获安排参加复出赛。赛前他宣称：“无论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个奇迹。”他幻想投出完美比赛后，在媒体闪光灯下见证上帝的拯救大能。但现实截然相反——第六局投快速球时，他的手臂粉碎性骨折。他痛苦地倒在草地上，被轮椅推离时，想起一位基督徒朋友的话：上帝并非借棒球荣光彰显自己，而是通过十字架的黑暗。

最终德雷夫基不得不截肢，漫长治疗期间他与抑郁、恐惧和疼痛搏斗。但正是在苦难中，他学会了赞美上帝，并发现上帝赐予灵魂的真实力量。他写道：“上帝在生命低谷中塑造我们成为他期望的模样，赐予我们忍耐的力量。”⁸这正是德雷夫基对大卫见证的诠释，上帝使他跃过高墙，拉弯铜弓。他终究没能以超级巨星和奇迹复出者的身份向世界宣告上帝的恩典。但通过试炼，他对上帝信实的见证影响了成千上万听众，人们听到他如何在失去一切时，仍赞美那位支撑他的救主。

上帝不仅赋予大卫行大事的能力，其次，更介入大卫的境遇。他歌颂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作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

（撒下 22:36）。一次又一次，大卫不仅亲身经历上帝的加力，更获得凭己力无法取得的资源。许多这类干预以意想不到的援助形式临到，比如刚抵达的雇佣军首领基提人以太，他在押沙龙叛乱期间对大卫的忠诚无比珍贵（15:19-22），又或亚基人户筛的巧妙计谋，其睿智建言颠覆了亚希多弗的谋略（17:5-14）。大卫歌颂道：“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22:45）。如今那些委身于主的人，同样将得到无法从其他任何源头获取的上帝之助佑。

第三，大卫以描述上帝赐予他的巨大胜利范围的陈述，结束了这一部分：“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

8. Dave Dravecky, *Hope in the Midst of Adversity*, www.lifestory.org, n.d. 无日期

回”（撒下 22:38）；“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43 节）。上帝赐予大卫的胜利，印证了因他恩典而临到的眷顾：他的仇敌“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42 节）。

迈克尔·威尔科克将大卫的诗歌比作巴约挂毯，后者描绘了 1066 年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的事件。刺绣这幅著名挂毯的女士们不仅旨在铭记伟绩，更希望激励后世子孙，若经历同样的勇毅，亦可成就非凡。

大卫要让我们明白，凡信靠耶和华的后来者，必能同样蒙上帝拯救。他歌颂道：“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争战”（撒下 22:40），而我们藉着信靠主，也能得着这福分。大卫写道：

“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基督徒在此听见耶稣应许的回响：“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 16:18）。

我的磐石与我的救恩

大卫既已尊崇耶和华的信实，又颂赞了唯独上帝使他得胜的功绩，最终仍回归其核心主题：上帝是他救恩的磐石：“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

（撒下 22:47）大卫因上帝的恩典在胜利中被高举，因此他回应的方式是寻求赞美归于主：“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48-50 节）。

撒母耳记的神学精髓浓缩于开篇与结尾的哈拿和大卫之歌中。哈拿以上帝对其受膏君王的信实结束颂歌：“耶和华……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撒下 2:10）。大卫则以上帝对其王位之约的信实作结：“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撒下 22:51）。

当我们诵读大卫的赞美诗时，会想起上帝对他永恒王权的应许：“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 7:16）。新约读者深知，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以及大卫在撒母耳记下 22 章中对耶和华的颂赞，最终都实现在大卫更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事工与统治中。他既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子孙”（太 1:1）。正因如此，马利亚在得知自己将以童贞之身怀孕的喜讯时，延续了哈拿和大卫颂歌的主题：“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路 1:46-49）。

如果大卫能因耶和华使他“跳过墙垣”（撒下 22:30）、“能开铜弓”（第 35 节）而赞美主，那么耶稣基督更有理由夸耀。

“主的灵在我身上，”耶稣说，“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 4:18-19）。如果大卫能欢欣歌唱：“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争竞”（撒下 22:44），是因上帝将他从扫罗、伊施波设和押沙龙手中拯救出来；那么耶稣在不信的法利赛人和要求钉他十字架的犹太群众面前顺服天父时，更能何等高举上帝。

马丁·路德评论道：“毫无疑问，大卫的战争与胜利预表了基督的受难与复活。”⁹ 在受难日，我们庆祝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正如大卫所唱：“神……使众民服在我以下……救我脱离仇敌”（撒下 22:48-49）。到了复活主日，我们为耶稣从坟墓复活得胜而欢喜，正如大卫欢欣：“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49 节）。使徒保罗引用撒母耳记下 22:50，明确指出这经文在基督藉福音得胜时应验了。大卫歌唱：“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大卫或许在他征服的邻近列邦中彰显了上帝权能的光辉，但基督却彰显了上帝恩典更伟大的光辉，保罗解释道，“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

9. 引自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61.

磐石当受颂赞

耀神”（罗 15:9）。启示录则展望更遥远的未来，颂赞上帝因基督藉赎罪之死、荣耀复活及从天国施行大能统治所取得的全面胜利。约翰写道：

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启 7:9-10）

在出埃及记 33 章，摩西恳求上帝让他瞥见神圣的荣耀。耶和华应允了这一请求，但首先将他的仆人安置在“磐石穴中”（出 33:22），使摩西得以保全性命不被吞噬。耶稣基督不仅实现了大卫作为受膏君王的角色，藉上帝的大能得胜以建立永恒国度，更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我们的磐石，使我们因信他得以躲避上帝对罪的忿怒。因此，当大卫歌唱“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撒下 22:47）时，今日的信徒想到的正是耶稣、我们得救所倚靠的磐石，也是我们可凭其话语建造生命、获永恒救恩的根基（太 7:24-27）。

为要进入这磐石得救，我们必须能像大卫一样宣告“我的磐石”和“那拯救我的”（撒下 22:47）。我们通过单纯的信心获得这样的权利和与上帝的关系：信靠上帝的话语，拥抱他的应许，并将生命降服于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如此，正如大卫所言，上帝必显明他的怜悯，并以纯净的方式施行拯救。“困苦百姓，你必拯救”，大卫欢欣道；凡凭信心委身于基督的人，都可与他同声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28-31节）。

磐石当受尊崇

若撒母耳记的神学精髓通过大卫得以彰显，即上帝在胜利与和平中建立他的国度，那么这位君王的颂歌也向我们呈现了对这一神学的回应。我们当如何回应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与磐石？必然是以全人投身于他的侍奉，与大卫一同体验上帝所赐的力量与帮助，而

后我们当举心仰望，将一切荣耀归给他。回想撒母耳记上那个重大危机时刻，当以色列长老们要求上帝设立一个像列国那样由君王统治的世俗王国（撒上 8:6-9）时，我们应当坚决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如此祷告：“主啊，我们的磐石，求你在我们中间建立你的统治，使我们得蒙你的恩典。”正如威廉·O·库欣在他的一首赞美诗中所写，我们应当唯独在上帝的恩典中寻求所需的救赎：

哦当我灵忧伤、困厄、进退两难，
便飞往至高磐石中享平安；
疲惫又污秽，乐投靠，甘依归；
美哉，万古恩磐！我藏在你内。¹⁰

据记载，1415 年英军在阿金库尔战役取得惊人胜利后，亨利五世国王下令吟唱诗篇 115 篇。当唱到“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时，亨利与全军都俯伏在地敬拜上帝。¹¹这正是我们应当从大卫这首颂赞恩典上帝的诗歌中汲取的精神，也是今日教会需要重拾的精神。我们祷告时当存欢喜的心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太 6:13）。因唯有上帝的大能建立并维系他福音的国度，我们也当与大卫同声颂赞：“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撒下 22:47）

10. William O. Cushing, “O Safe to the Rock That Is Higher than I”（《当我灵忧伤、困厄、进退两难》）（1876）。

11. 引自 Blaikie, *Second Samuel*, 353.

如晨光

撒母耳记下 23:1-7

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
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
使地发生嫩草。（撒下 23:3-4）



们总是对名人的临终遗言着迷，因为它们似乎能特别揭示出此人的品格与信仰。美国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在毕生奉献于公民职责后呼喊：“我已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艺人宾·克罗斯比在第十八洞果岭因心脏病突发结束其充满欢娱的一生前说道：“伙计们，那真是场精彩的高尔夫。”托马斯·杰斐逊为坚持活到七月四日，展现了其对美国独立革命的热情，临终最后一问是：“今天是四号吗？”他的同僚兼宿敌约翰·亚当斯以同样炽热的情感，于同日离世时留下：“托马斯·杰斐逊——依然活着。”与之相对，基督徒将领“石墙”杰克逊通过感谢上帝让他在安息日离世来表达对上帝的爱。“让我们渡过河流，在树荫下安息吧。”他轻叹后便离开了人世。

撒母耳记下 23 章记载了以色列伟大的君王、诗人和先知大卫的“临终之言”（撒下 23:1）。这首诗与第 22 章的赞美诗一同构成大卫生平附录（21-24 章）的核心内容。与其他著名的临终遗言一样，大卫的见证揭示了他的信仰以及他希望留给子民的遗产。

学者指出，有两段经文被引用为大卫的临终之言。另一段见于列王纪上第 2 章，是他对继承者儿子所罗门的私下训示。这帮助我们理解，撒母耳记下 23:1-7 的诗歌并非字面上大卫最后说出的话，而是他最后的公开声明。与此类似的是著名圣经教师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在 2000 年因癌症去世前对会众的告别讲道。博伊斯在说明自身健康状况后，请求教会为上帝在他死亡中得荣耀而祷告。他站在那个讲台上宣讲上帝的恩典长达三十二年，指出上帝在他的疾病中掌权，并强调：“上帝不仅是掌管者；上帝也是良善的。”因此，尽管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但通过他的疾病与死亡，上帝正在为博伊斯本人及其教会成就美事。¹

那天早晨，我有幸协助博伊斯博士主持礼拜。当博伊斯向会众讲完道后，离开圣坛时停下来与我交谈。他抓住我的手臂，注视着我的眼睛说：“继续前进，弟兄。打那美好的仗。”这正是撒母耳记下 23 章和列王纪上 2 章最后话语的关联所在：前者记录了大卫最后的公开见证，后者则包含了他与儿子之间最后的私密对话。

回望大卫非凡的一生

在记述大卫临终之言前，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先以一篇墓志铭式的评价回顾其非凡品格：“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膏的，作以色列的美歌者”（撒下 23:1）。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卑微的出身，“耶西的儿子”。从积极角度看，大卫作为犹大支派耶西的后裔，使他具备实现雅各预言的资格，因王权的“圭必不离犹大”（创 49:10）。但耶西只是个无

¹ James Montgomery Boice, *Testimony*, http://www.tenth.org/fileadmin/files_for_download/Pdf_articles/000507_JMB.pdf.

足轻重的卑微之人，正如他的家乡伯利恒甚至小到未被列入以色列的军事名册（弥 5:2）。当扫罗王询问大卫：“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撒下17:55）时，他的仆人回答不知道。此外，大卫在耶西众子中年纪最小、地位最低。因此大卫的人生起点相对卑微，正如保罗所观察到的多数基督徒境况：“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林前 1:26）。

从这卑微的起点开始，大卫因上帝的恩典而“得居高位”（撒下 23:1）。当先知撒母耳来到伯利恒为上帝的百姓寻找真正的君王时，这种擢升突然降临。撒母耳见到耶西那些相貌堂堂的长子们时，原以为会找到合适人选。但耶和華却选中了正在野外放羊的最年幼之子。撒母耳膏立大卫为未来的统治者，尽管他当时仍是个少年。作为“雅各神所膏的”，大卫从此开始了激动人心的生命历程，经历上帝命定的试炼与上帝赐能力的胜利，最终实现其命运，成为以色列的伟大君王。

尽管我们承认大卫的独特伟大，但每位信徒仍能在自身呼召中看到相似之处。彼得提醒我们，在信靠耶稣之前，我们本是“算不得子民”。但如今，尽管出身卑微且带着罪性，信靠耶稣的人却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前 2:9-10）。因此，临近生命终点的信徒常会回顾一生，惊叹上帝如何扩展他们的品格，并在他恩典的事工中使用他们。

除了从微末升至王位，大卫还被称作“以色列的美歌者”（撒下 23:1）。这个动人的称谓指向大卫所写优美而激荡的诗篇。正如他对待所有信徒那样，上帝不仅意图让大卫在事工上卓越，更要他在敬拜中敞开心扉。大卫被赋予创作甜美诗歌的恩赐，使上帝的子民能永远向主歌唱。无论我们是否拥有特殊的音乐恩赐，都能沉醉于上帝子民聚集敬拜之中，尤其是当我们的声音与心灵同颂他的赞美时，这正是上帝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记。上帝竟能开启我们这些曾经自我沉迷、属肉体之人的心，使我们能与大卫一同宣

告：“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詩篇 18:1），這是上帝救贖恩典的獨特奇蹟。

大衛的卓越之處還在于，他不僅統治並帶領民眾敬拜，更作為聖潔的先知為上帝發聲。這一點體現在他的話語被描述為“默示”（撒下 23:1），一種源自上帝的特殊啟示。²大衛親口宣稱：“耶和華的靈藉着我說，他的話在我口中”（2 節）。這是聖經中眾多證明經文神聖啟示的論述之一。懷疑論者或許聲稱聖經不過是人類對上帝的觀念，但聖經作者們堅稱他們從上帝那里領受了信息。這不僅關乎他們談論上帝，更在于上帝親自藉着他們說話。大衛宣告：“他的話在我口中。”A. W. 平克對此評論道：“聖經確實是上帝無誤且永恒的話語，但在傳遞與編纂過程中使用了受造物作為媒介。宣講的口是屬人的，但信息是神聖的；聲音出自人類，確實的字句卻屬於上帝自己。”²

大衛解釋他能代上帝發言，是因上帝先向他說話：“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說”（撒下 23:3）。這一陳述與使徒保羅提出的公式相吻合：“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彼得補充道：“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 1:21）。大衛並非僅僅從上帝領受箴言的感動再自行表達；他宣稱所寫的每個字都是上帝所賜予的。這印證了神學家所稱的聖經字句默示論：聖經的每字每句都是上帝賜給我們的。

如今信徒不再被上帝用來提供聖經中那样的啟示，因為上帝的成文之道已然完備。但我們仍可歡欣于上帝如何使我們從他的話語中理解榮耀真理，以及上帝如何使用我們為他的福音作見證、教導聖經以使他人蒙福。與大衛臨終見證相似，基督徒也能在生命盡頭以感恩之心惊叹上帝的主權恩典，這恩典賜下聖靈，並將我們提升到在他國度中有用之人的地位。

2. 譯者注：作者所採用的ESV英譯本將這里的這一希伯來語詞 *Ne'um* 譯作“oracle，默示”，中譯本譯作“說”或者“話”。

2.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289.

反思大卫敬虔的统治

当撒母耳记的作者惊叹于大卫的一生时，这位君王自己也在反思其敬虔的统治。据大卫所言，耶和华向他启示了以色列人应从他的王权中学到的功课。随后是一段关于敬虔领导特质与影响的伟大圣经论述。

根据大卫及圣经的普遍教导，行使权柄者的首要呼召是“以公义”治理（撒下 23:3）。这一呼召适用于治理国家的政府官员、家庭中的父母、职场中的管理者以及教会中的属灵领袖。公义意味着领袖的行为与决策应顺服上帝话语中公义的要求。沃尔特·钱特里指出，政府最常见的缺陷是腐败，本该惠及众人的治理被滥用，不公正地使少数人致富。钱特里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严酷暴虐的统治：“官员与政府机构变得冷漠，对其统治对象的需求无动于衷，有时甚至残酷压迫义人，滥用赋予他们的权柄。”³与之相对，公义的治理会优先考虑被领导者的公平福祉，并以慈爱忠诚待之。

大卫认为，这种公义源于对上帝的“敬畏”（撒下 23:3）。敬畏上帝的统治者明白自己不能为所欲为，而要向更高的神圣权威负责。保罗在命令基督徒顺服世俗统治者时指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 13:1）。尼希米树立了敬畏上帝的领袖典范。当他的前任们“加重百姓的担子”并“辖制百姓”时，尼希米说：“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尼 5:15）。

大卫对公义的宣言表明，即便是世俗政治领袖的个人敬虔，对其统治也至关重要。大卫公正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亲身认识上帝；上帝的话语常驻他心间。在上一章中，大卫歌颂道：“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撒下 22:2），这种稳固的关系驱使他做“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23:3）。同样道理也适用于父母、牧师、教师、教练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领袖

3.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283.

们：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状态将决定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

大卫继续以一段振奋人心的描述来反思敬虔领导力带来的不同：以公义治理，存敬畏上帝之心，“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撒下 23:4）。

这段丰富的意象展现了敬虔统治的两重效果。第一重效果，是公正领导在黑暗艰难时期后带来的希望与鼓舞：“他必像日出的晨光”（撒下 23:4）。黑夜象征着士师时代以色列人所陷的混乱与苦难。那时，兴起了一代“不知道耶和华”的人（士 2:10），并且“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21:25）。因着随之而来的偶像崇拜与道德混乱，以色列人经历了战败、奴役与绝望。但大卫的王权如“晨光”般降临，不仅驱散黑暗，更消除了先前被掳的记忆与恐惧。在敬虔的统治下，人心因上帝真理与爱的光照得自由。这番话语当激励所有情境中的敬虔领袖，无论是家中的母亲、职场的高管，还是教会的牧者，都当认识到他们忠信治理的重要意义。

其次，敬畏上帝的公正统治能促进生命与繁荣：“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撒下 23:4）。这则箴言表明，领导者应当舍己追求所照管之人的福祉与成长。例如，子女并非为取悦父母而存在，但敬虔的父母会为儿女的福祉倾尽所有。大卫描绘了温暖雨水降于大地、阳光普照激发生命的景象，植被因此丰茂生长。罗伯特·伯根指出：“强大而正直的领导者能营造环境，使受其照管者充分发挥潜能。”⁴当大卫以对神圣荣耀的热忱顺服上帝时，他被主用来使国家在灵性、经济与军事上成长。在他的统治期间，以色列实现了上帝赐予雅各和摩西关于应许之地生活的异象。

4.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466.

从圣经视角看大卫家族

在反思其统治时期的教训后，大卫不禁也从圣经角度审视其王室的未来：“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撒下 23:5）

人们自然会深切关注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作为关乎国家福祉的王室创立者，大卫尤其关注其血脉传承。面对生命终点，大卫作出了马太·亨利所称“对永恒之约中信仰与盼望的绝佳告白”。⁵

大卫将希望寄托于上帝与他立定的具体约言。撒母耳记下 7:16 记载上帝的誓言：“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意识到自身局限并勇于承认过错的大卫，并未将家族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功绩，而是仰赖从上帝领受的坚定应许。

耶稣基督的信徒们以同样的方式确立我们在上帝那里盼望的确据，尤其是当死亡临近之时。但有人或许会问，我们拥有怎样的约之应许，能与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王室之约相提并论？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像大卫这样独特的人物可以满怀信心地看待他的家室，但这对我们其他人又有何意义？答案是：上帝已立下约的应许，适用于每一个亲自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这位王室后裔正是大卫自己曾寄予信心的那位。上帝对大卫的一切应许，都在他更伟大的后裔耶稣（“大卫的子孙”，太 1:1）的生命与统治中得到确保。耶稣通过他十字架上的血为所有持守大卫那样信心的人奠定了他的国度。在被捕的那夜，耶稣宣告了他“用我血所立的新约”的应许，这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路 22:20；太 26:28）。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中，上帝永恒之约的旨意全然成就。正如希伯来书 8:10-12 中上帝所言：“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

5.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41.

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希伯来书 6:19 将上帝的约描述为我们应锚定盼望的保障根基：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正如大卫仰望上帝的立约应许，深知他的家室必坚立稳固，尽管他自身犯罪、后裔堕落；我们也将永生的盼望扎根于上帝的应许中。保罗指明，我们若因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罗 8:17）。因此，正如大卫因确信上帝“与我立永远的约”（撒下 23:5）而安息，信徒也因上帝立约的信实，欢然确信那永不破灭的永恒命定。

大卫特别指出，上帝的约是“凡事坚稳”。因此他深信：“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撒下 23:5）。对于上帝为基督里信徒所立的救恩之约亦是如此。这约是有序的，包含着条件与条款。上帝的约要求他的儿子通过完美的一生达成全备的义，继而以牺牲之死为罪赎罪。这正是耶稣称之为“用我血所立的新约”的原因（路 22:20）。当基督成就这些条例时，他便使这约坚不可摧。我们这一方也有条件，即对基督及其救赎工作的得救信心。上帝也以恩典确保这一条件，将得救的信心赐予他所拣选的人（弗 2:8-9）。因此，在基督里的信徒可以完全确信，上帝的约“凡事坚稳”，对我们的永恒救恩全然可信。正因如此，当耶稣预备背负十字架时，他能宣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为要“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约 17:2-4）。基督通过为罪代赎之死履行了上帝这一方的约，又藉圣灵重生之工引领我们归信，履行了我们这一方的约，从而确保了上帝为救恩所定的永恒之约。

在对这段经文进行细致研究时，伟大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列举了三个理由，证明信徒应安息于上帝圣约中的恩典之下，从

而拒绝信赖这世上的任何事物或我们自身的任何功绩。首先，欧文指出谁是这约的立约者。可悲的是，今生我们经历了许多背弃承诺、违背誓言之人。但我们要仰望谁作为救贖恩典之约的立约者？欧文答道：“为何？是以色列的磐石，以色列的上帝，他立了这约。这不是人与我所立的约，也不是天使所立的约；而是上帝与我立的约。”其次，大卫称其为“永远的约”（撒下23:5）。欧文注释道，这约“就其起始而言是永恒的；它源自永恒之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 31:3）。”此外，“就其终结而言也是永恒的：这约不会终止，直到它将整个人，即灵魂与身体，都带入永恒的荣耀。”第三，欧文教导说，这约不仅因条件得以满足而井然有序且稳固，更因上帝之誓言的封印和基督在天上永不止息的代求而坚立：“他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永远活着，为那些藉着他到上帝面前的人代求，因此能彻底拯救他们”（来 7:22, 25）。⁶

在我们更为安逸的时代，信徒们往往容易忘记一个必然真理：上帝不仅要拯救他的子民，也要倾覆我们的仇敌。但经过一生与凶残邪恶之敌的争战，大卫从未忘记这一真理。因此，他的信心包含着对上帝同等确凿应许的认知，那些在不信与罪恶中与他为敌之人必遭毁灭：“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久它必被火焚烧”（撒下 23:6-7）。大卫想到人们用铁器抓住荆棘丛投入吞噬之火的场景。这一意象展现了上帝圣约的另一面：恩典拯救子民的上帝，也公义审判那些拒绝凭信心降服基督的败坏罪人。戈登·凯德里指出，上帝的“圣约绝非通往更有意义生活的可选途径，而是划分得救者与未得救者的伟大分界线，在今时直至永恒。”⁷正因如此，大卫带着信心面对他自身的

6. John Owen, "The Everlasting Covenant: The Believer's Support under Distress," in *The Works of John Owen*, 23 vol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5), 9:416-19.

7.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235.

死亡，庄严告诫他人要为最终审判中面见上帝做好准备。唯有凭信基督宝血，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一 1:7）并“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帖前 1:10）的，才能在上帝震怒之日得蒙保全。否则，我们必在上帝圣洁而吞噬的烈火中灭亡。

仰望大卫的后裔

当撒母耳记作者回望大卫非凡的一生，当大卫以反思之姿审视自己的统治、以圣经视角展望家族未来时，新约读者明白：这段受默示的临终之言首要指向的，是大卫那位真实且神圣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归根结底，撒母耳记两卷书的宗旨，是将我们的盼望引向耶稣基督带来的应验。当哈拿歌颂上帝“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撒上 2:10），当大卫在生命的末了欢庆公义如“日出的晨光”（撒下 23:4）时，他们都将盼望锚定在那位将要到来的、大卫更伟大的子孙，上帝真正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应验中。

由此我们领悟到，这段经文关于大卫的一切宣告，在耶稣身上得到了更奇妙的应验。上帝将大卫从伯利恒耶西家卑微的境遇中兴起，但上帝将以更卑微的方式重返那座小城，当马利亚和约瑟在深夜抵达时，连客栈都无处容身（路 2:7）。荣耀的主竟在加利利一个无名村庄以木匠学徒身份度过青年时期，连天使都俯首惊诧。然而在天父的看顾下，“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 2:52），这完全源于他全然公义的品格与生命。

最终，耶稣甚至降卑至为百姓的罪被钉十字架而死。但作为真正的受膏者、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得居高位”（撒下 23:1）于复活与升天之中。保罗写道：上帝“叫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 1:20-22）。

大卫非凡的一生进一步通过他作为君王的统治、作为敬拜领袖的事工，以及作为上帝话语受启示的先知的教导来定义。这三种受膏的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都在基督的事工中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他的胜利为我们的救恩确立了上帝的统治。耶稣是真正的祭司，他的自我献祭使罪人与上帝和好。大卫曾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但基督是被歌颂的救主。同时，他也是天上荣耀圣殿中被赎之民的敬拜带领者。“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他向父呼喊，“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来 2:12-13）。耶稣也是终极的先知，向世界宣告：“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希伯来书开篇便论及基督预言事工的巅峰：“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来 1:1-2）。上帝的儿子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传递上帝拯救恩典的信息，为迷失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

这一切解释了为何大卫对公正君王及其带来之福分的描述，在基督的事工与统治中得到了特别应验。耶稣的统治之所以公义，不仅因他完美顺服天父旨意，更因他将公义赐予信靠之人。威廉·布莱基写道：“晨阳的意象展现了基督令人欢欣的影响力：为罪人带来赦免，为病患带来健康，为绝望者带来希望；他确如晨阳般以光辉点亮天空，以美善妆点大地，使倦眼重现明亮，使苍白面颊恢复血色，为忧伤心灵注入健康与盼望。”⁸彼得·莱特哈特则将大卫的意象描述为“一幅耶稣的全身肖像：他是那位以公义和敬畏耶和華之心统治的君王，他的降临带来新创造的光明，使大地如花园般繁茂，并披甲执矛对抗荆棘。”⁹

最终，耶稣作为大卫之子与上帝之子，也能将其成就植根于天父的圣约应许之中。希伯来书 13:20 所说的“永约之血”，乃是

8.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69.

9. Peter J. Leithart,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281–82.

指三位一体的上帝永恒的旨意——圣父、圣子与圣灵藉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立下拯救选民的永恒盟约。

迫切的呼召

若我们因大卫临终之言的优美而心生敬慕，那么我们更当被吸引去认识、信靠并敬拜他最终所指的那位。在我与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临终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再次向我强调了这一敬拜耶稣基督的迫切呼召。本章开头曾提到，博伊斯在向会众告别后，私下给予我鼓励之言。但在他离世前几天，我与教会同工前去为他吟唱他晚年创作的赞美诗。其中一首最清晰地见证了他对耶稣的信仰，诗中向我们发出邀请：

你们口渴的，都来此水边；
饮那永不枯竭泉源。
耶稣永活者，慈爱来周全，
生命丰盛无尽恩典。¹⁰

唱完那首赞美诗后，博伊斯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肺腑之言是恳求道：“永远别忘了，一切都指向耶稣。”这也是大卫留给我们的最终信息：基督人格的可爱、他救赎之义的统治带来的祝福、他永恒之约的确定性，以及圣经呼召人信靠他的紧迫性。因为基督是唯一一位藉着信心在我们心中作王的，他真实如“晨光，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撒下 23:3-4）。

10. James Montgomery Boice, “Come to the Waters,” (《来就活水》) in *Hymns for a Modern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 2000), no. 7.

福音所能成就的事

撒母耳记下 23:8-39

众那日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撒下 23:10）



兹维卡·格林戈尔德正在以色列基布兹庆祝赎罪日时，突然听到战斗机呼啸而过的声音。意识到如此神圣的日子不可能举行军事演习，兹维卡立即打开军用无线电。他听到的内容证实了他的担忧：埃及和叙利亚联军已对以色列发动突袭。这一天是1973年10月6日，决定以色列存亡的血腥赎罪日战争就此打响。

兹维卡是一名预备役坦克中尉。当他得知强大的叙利亚装甲师正越过戈兰高地推进时，匆忙穿上制服，驱车向北赶往位于纳法赫的动员中心。迎接他的是混乱的局面和不断增加的伤兵。发现两辆严重损毁却无人操作的坦克后，兹维卡从伤势较轻的士兵中拼凑出乘员组，随即用无线电向总部报告他已准备好一支“坦克部队”投入战斗。作为该地区唯一存在的预备役部队，“兹维卡小队”被派往战场。

戈兰高地的局势岌岌可危，两个以色列坦克旅正与五个推进中的叙利亚坦克师对峙，兵力悬殊超过十倍。若非兹维卡随后展现的

惊人英勇，他的两辆坦克本无力扭转战局。遇到叙利亚军队时，这位年轻军官开火击毁了多辆敌方坦克，却失去了自己的僚车。仅剩一辆坦克的中尉拒绝回应关于其部队规模的询问，以免敌军窃听后得知其攻势竟被一辆以色列坦克阻挡。兹维卡后来得到增援，指挥权逐步扩大到十六辆坦克。然而叙利亚人投入了整编的师团对抗他的阵地。次日，他在近距离交火中不断变换防御阵地，兹维卡部队独力牵制了两千辆叙利亚坦克，为以色列军队争取了动员预备役师团巩固防线的时间。经历三十小时激烈近战后终于获救时，这位中尉从坦克中爬出时已被灼伤、负伤且虚弱到无法行走。他单枪匹马击毁了四十辆敌军坦克，挫败五个叙利亚师的进攻，守住了以色列北部防线。他后来解释道：“我本无意成为英雄，但我知道若不继续战斗，以色列将陷入巨大危险。”¹

兹维卡·格林戈尔德的英勇事迹提醒我们，领袖唯有依靠勇敢且甘于牺牲的追随者方能成功。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二十世纪末的以色列国防军，也适用于大卫时代的以色列。撒母耳记下 23:8-39 记载了大卫“勇士”的姓名与事迹，他们的英勇对大卫的胜利至关重要。意识到大卫的生命与统治旨在预表耶稣基督属灵国度的降临，我们便发现大卫勇士们的壮举同样预示着基督福音在信徒生命中所能成就的伟力。

福音拯救的大能

大卫勇士们的英勇事迹可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揭示了福音所能成就的某些方面。第一部分详述了三位杰出勇士，他们共同的壮举彰显了上帝拯救其子民的大能。

首位被提及的英雄是“他革扪人约设巴设，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八百人”（撒下 23:8）。这

1. 引自 Abraham Rabinovich, “Shattered Height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25, 1998.

段事迹可能发生在大卫为扫罗王效力或逃亡期间对抗非利士人的某次突袭中。约设巴设或许正守卫着关键阵地，占据有利地形，手持长矛奋勇迎击汹涌而至的敌军，直至将八百人击杀于地。约设巴设如同另一个参孙，当上帝圣灵赐予力量时，参孙曾用驴腮骨击杀一千非利士人。正如参孙一般，他彰显了当上帝将大能灌注于其子民时，他们所能成就的伟业。

或有读者会因约设巴设战绩之规模看似不可能，而将此记载视为神话事件弃置不顾。但当我们想起兹维卡·格林戈尔德等现代英雄的壮举时，这段记载便显得更为可信。我们更不应忽略这段记载的核心要义：它旨在展现上帝子民被赋予神圣权能时，所能行的非凡之事。不妨设问：究竟是大卫的勇士单场战役击杀八百人更令人信服，还是如使徒保罗这般偶尔得助手协助、独行的上帝仆人，竟能凭福音宣讲独力建立新约众教会更显神迹？历史记录清晰彰显了上帝透过忠仆运作的超然大能。耶稣曾言，真正的跟随者将结出丰硕果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可 4:20）。他或可补充说，更有被上帝拣选的仆人结出八百倍、千倍果实，引领整个民族归信耶稣得救恩。

传教运动的历史中镌刻着许多这样的名字，如亨利·马廷为福音在印度这片坚硬土地上耕耘的劳苦，如今结出了数百万信徒的属灵果实。约翰·佩顿将福音带给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食人族，在那最绝望的境遇中，他挥舞上帝的话语如同约设巴设的枪，赢得了成千上万的灵魂乃至整个部落归向基督的救赎真理。这正是福音能在信徒生命中并透过其生命成就的事：藉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属灵仇敌可被大批击溃，无数人归信基督。

“其次是亚合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

阵，其中有以利亚撒”（撒下 23:9）。当其他人都退却时，²上帝使一个基督徒男女能够拒绝屈服于不信或世俗行为，选择不放下刀剑继续战斗，这是何等奇妙！而这样勇敢的信徒常常得到上帝大能的奖赏！关于以利亚撒是这样记载的：“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夺财”（10 节）。

以利亚撒是我们在圣经中仅在此处读到的人物，与之平行的记载在历代志上 11:13-14。那里提供了更多细节：“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以利亚撒拒绝放弃上帝应许赐给他子民的土地和庄稼。他让我们想起后来的马丁·路德，他拒绝继续参与罗马天主教否认福音的教义，被上帝用来将生命之道重新带给他的子民，并召集大批传道人将福音广传四方。

A. W. 平克指出历史上的以利亚撒们何其宝贵：“当因不信、缺乏热忱或畏惧人言，自称基督徒的普通大众在邪恶势力前节节败退时，正是那些认识并信靠主之人刚强行事、建立奇功的时机。”²上帝特别珍视他子民在信仰衰败与背道时期的这股热忱，并赐予他们紧握刀剑的力量，即便身处困苦疲乏。注意这个进程：以利亚撒的“手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撒下 23:10）。上帝召我们持续争战，藉着永不言弃的信心，他必得胜并激励众信徒。

三位勇士中的第三位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撒下 23:11）。他也会挺身对抗非利士人，保卫属于上帝子民的产业：“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11-12 节）。这就是另一位勇士沙玛，他

2. 译者注：这里的“撤退”，对应和合本所译以色列人“迎着上去”。该希伯来词 *ya'alu* 意“向上/上行”，ESV 英译本译作“withdrew，撤退”。亦有中译本如新译本，译作“向上撤退”。

2.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298.

的名字仅因这一事件而被记录。他是那些被世人忽视、但在基督再来之日将比许多人更得尊荣之人的例证。

这些记载作为大卫生平附录的一部分附于撒母耳记下，提醒我们这些英勇事迹映射了大卫在更宏大尺度上取得的胜利。随着圣经叙事的推进，当大卫所预表的那一位登场时，我们将看到标准被抬得更高。耶稣，这位真正的拯救者，被圣灵膏抹“没有限量”的弥赛亚（约 3:34），他的到来远超大卫想象的境界，彰显了上帝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罪恶与死亡暴政的无限权能。希伯来书 2:14-15 将大卫及其三位勇士的壮举升华至基督救赎工作的终极层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尽管大卫如此荣耀，但关于“三勇士”的记载表明他需要同执刀剑的助手。当读到彼得、雅各和约翰这耶稣基督的三位亲密伙伴的记载是，更是令人惊叹。戈登·凯德里写道：“上帝为大卫预备了许多才干出众、忠心耿耿的臣仆，藉着他们的侍奉，他被推上王位。”³ 我们不会对耶稣作完全相同的描述，仿佛他需要那些常犯错的亲密门徒协助完成救赎之工。但耶稣确实渴望他们在救赎使命中的同工，并且在复活升天后，基督要使用这些不完美的门徒，藉着他们对福音的见证“搅乱天下”（徒 17:6）。

这段“三勇士”记载的预期效果之一，是让读者产生“或许我也能为耶和華成就大事”的回应。但凭我们的失败与软弱，如何能做到呢？答案见于撒母耳记下 23:10-12：“那日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正是福音赐予我们拯救能力的途径：不是靠罪人自身的力量使人归信，而是藉着

3.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238.

在我们的见证与事工中运行的上帝的大能。大卫的勇士三人凭信心挺身而出，对主的信靠足以让他们甘冒生命危险。但也正是上帝的能力使他们得以拯救上帝的子民。谁敢说，若我们同样在极度需要的时代，作为宣教士、传福音者、父母，并作为整体的教会，带着福音向前迈进，主不会行同样的事呢？保罗宣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 1:16）。如果我们凭信心勇敢行动，装备基督的福音，许多人可以期待在倚靠上帝信实的同在中，被赋予上帝的力量去行大能的事工。

服侍的福音恩典

当我们思想昔日信徒的伟大作为时，一个危险的认知是认为唯有那些充满危险与征服的重大事件才真正重要。然而，这段记载中的第二个片段提醒我们，福音同样赋予我们转变人际关系的能力，使我们这些通常只想到自己的人蒙恩去服侍他人。我们通过一个展现大卫战士团契中温柔兄弟情谊的事件来思考这一点。

这段插曲发生在大卫逃难至亚杜兰洞期间，该地位于他故乡伯利恒城外的旷野。在大卫童年故居所在之处，驻扎着一支非利士守军，其存在似乎令他心神不宁。面对故土被占的愤懑，大卫发出徒然的渴盼：“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撒下 23:15）大卫不太可能真打算派遣突击队取水，而仅是悲叹家园沦于敌手的苦楚。但其中深意或许不止于此。埃德蒙·克拉尼提出：“大卫并非单纯怀念童年故镇。他是上帝拣选膏立的以色列君王，却连故乡的井水都不得饮用。若得那井水盛于皮囊中，将成为应许之国的凭据，印证耶和华信实必成就给大卫的应许。”⁴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机是“收获的时候”，他的三位勇士（未

4. Edmund P. Clowney, *Preaching Christ in All of Scripture*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 111.

必是先前那三位)来到亚杜兰洞与大卫会合。听闻大卫的慨叹后,他们决意采取行动来鼓舞这位领袖消沉的心。他们悄然佩剑出发,未被大卫察觉。这段简短的记载生动展现了他们使命的英勇精神:

“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撒下 23:16)。他们长途跋涉至目的地,潜近敌营,骤然发动袭击驱散守卫的非利士人,聚在井边由其中一人打水装入皮囊,又如鬼魅般消失在夜色中。

这种舍己的热忱,正是上帝的福音恩典在群体中运行的结果,无论是经历属灵复兴的家庭、教会,还是整座城市。我们是否也能如此敏锐地聆听彼此心灵的呼求?能否超越自身需求与欲望,觉察那些能振奋他人心灵的特别祝福?可曾意识到,只需些许胆识与智慧,就能对所爱之人的生命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像大卫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其生命中也需要个人事工的扶持。往往正是那些如大卫般肩负重担之人,最需要充满爱心的陪伴与鼓励。试想那位身陷罗马牢狱仍英勇不屈的保罗,他写信给年轻的朋友提摩太时写道:“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并痛心地提及助手底马已离他而去。与此同时,这位使徒还遭到“铜匠亚历山大”的出卖,此人至今仍是威胁。保罗无疑已用大能的祷告应对这些困境,但他仍渴望人间友情的抚慰与帮助: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后 4:9-14)。这番恳求出自一位刚强到能独自站在凯撒面前、并宣称“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17节)的使徒之口。然而即便拥有如此信心与神圣大能的帮助,保罗仍需要朋友们特意向他表达爱意。我们每个人亦是如此。

此外,正是这样充满关怀的事工将我们的心紧密联结。大卫许多最伟大的功绩尚未到来,而这些成就部分归功于亲密友谊与虔诚行为所铸就的团结与奉献。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回忆起他父亲葬礼的那一天,他看见后排坐着一位来自数百英里外他服侍的教会的长

428

老。“这个人驱车三百英里来参加一场葬礼，为此至少请了一天假。我深受震撼，试图理解这一切；我无法想象有人如此关心我和我的家人。”⁵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深知这种代价高昂的鼓励所带来的祝福。

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同样深切关怀这类事工行为。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当耶稣论及在最终审判日他将赐予救赎之民的赞美时，他提及的并非属灵争战中的丰功伟绩，如约设巴设、以利亚撒和沙玛所代表的壮举，而是奉他之名所行的忠诚友爱的温柔之举。耶稣预言道：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34-40）

我们无需想象，当那三位未具名的同伴返回亚杜兰时，大卫必因他们回应他渴望之言所施行的服侍而深受感动。但当大卫做出他们最意想不到的举动时，他们必定同样震惊。他们将水带给大卫，然而“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華面前”（撒下 23:16）。

通过这一举动，大卫表明了两层含义。首先是谦卑自认不配承受如此牺牲的忠诚，因而拒绝饮用那水。毫无疑问，大卫因自己轻率的言语使这些勇士陷于险境而懊悔，并意识到自己的高位不配得如此奢华的奉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卫把为他打来的水浇奠在地

5. Dale Ralph Davis,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252-53.

上，是藐视了别人为他付出的牺牲。因为在他的第二次回应中，他“将奠在耶和華面前”（撒下 23:16）。也就是说，他将这水作为饮品的祭物，献给他的上帝以供敬拜和赞美。这比饮用它更高贵地使用了水，通过将这份对自己心灵如此珍贵的礼物献给上帝，大卫对这一神圣事件做出了特别的奉献。来自敬虔同伴如此忠诚的证明，实在太过珍贵，不能仅仅用来滋润他干渴的喉咙。克劳尼解释道：“对大卫来说，伯利恒的水就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取水之人的血。他不能喝它。他必须在敬拜中将它献给主。”⁶

在这一举动中，大卫与伯大尼那位妇女的虔诚敬拜相呼应，她将昂贵雪花膏瓶中的香膏倾倒在耶稣基督蒙福的脚上。门徒们感到愤怒，抱怨这香膏被浪费了，因为它本可以卖掉，所得的钱可以分给穷人（可 14:4-5）。但耶稣回答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6 节）。当我们仅仅为了他的荣耀和表达对他的忠诚而倾注珍贵之物时，我们的救主的心至今仍多么喜悦，尽管他现在已被高举到天上。对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美好事物，包括那些以巨大代价从爱我们的人那里得来的，没有比将它们献给主以供他使用和荣耀更高的用途了。

福音赐予之名

这段看似平凡的经文，记述了大卫勇士们的功绩，已揭示福音如何赋予拯救的力量与服事的恩典。最后的经文主要列出了“三十勇士”⁷的名单（撒下 23:18），即大卫身边英勇战士的护卫队，描绘了福音如何赐予信靠基督之人永恒的名分。

“三十勇士”的名册特别提到几位杰出成员，首先是“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他是“这三个勇士的统领”。亚比筛因“举枪杀了三百人”而声名鹊起，“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撒下 23:18）。亚比筛虽未被列入“三勇士”之列，但其英勇事迹同样闻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作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19 节）。对于撒母耳记上下

6. Clowney, *Preaching Christ in All of Scripture*, 116.

7. 译者注：这里的“三十勇士”，在和合本中译为“三勇士”。大部分的圣经原文抄本此处为“三”，而作者采用的ESV英译本选取了叙利亚抄本的“三十”。部分中译本如新译本也选取了叙利亚抄本的“三十”做原文参照。

的读者而言，亚比筛是约押那个性情暴躁的兄弟，他狂热的暴力行为常令大卫烦恼（参撒下 26:6-8；撒下 16:9-12）。但在此处我们看到，亚比筛的热诚是真实的，他的信心因蒙上帝赐予大能而成就伟业。

其次，我们读到“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是“甲薛勇士……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撒下 23:20-21）。因此，比拿雅“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22 节）。虽然比拿雅“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却“立他作护卫长”（23 节）。这些事迹正是大卫能感同身受的，因他曾在战场上创下类似功绩。若得知比拿雅是受大卫著名事迹少年时击杀狮子、青年时打倒巨人歌利亚的激励，才敢为耶和華行类似壮举，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他的武艺、勇气与对上帝的忠诚，使他的生平得以在经卷中留名。

这两位著名领袖的名字之后列有“三十勇士”的名录，这很可能是个约数，因为根据统计方式不同会出现三十一个名字，而实际“共有三十七人”（撒下 23:39）。名单首位与末位，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和赫人乌利亚，都是为大卫战死沙场的勇士。从他们的籍贯可知，除十二人外均出自大卫所属的犹大支派，但也包含其他支派成员，甚至还有外邦佣兵“琐巴人拿单的儿子以甲……亚扪人洗勒”，以及“赫人乌利亚”（36-39 节）。显然，“三十勇士”涵盖了背景迥异、特质不同的成员，但他们因共同效忠大卫并信服其领导而凝聚。这种多元中的合一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更得彰显，来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启 5:9）的属灵弟兄齐聚，同敬拜、共事奉。

回望三十勇士，我们意识到这支集结的队伍为大卫王带来了荣耀，这位君王能激励起如此英勇的兄弟情谊。可以想见，这些勇士个个都因丰功伟绩而闻名。能聚集这样一群豪杰，充分彰显了大卫

王国的威望。对主耶稣基督而言，当历史的终结揭示祂藉那卑微的一群门徒所激发的一切时，这岂不更甚？正如保罗所说，他们中按世俗标准看，并没有多少显赫之人。A. W. 平克写道：“当书卷在聚集的万有面前展开，上帝仆人们的忠心和勇气被宣告，一切乃是为了他们统帅的荣耀；他们曾侍奉他，竭力传扬他的名声，并靠着他的灵得着能力。无论他的仆人和圣徒从上帝那里得到怎样的冠冕，都将放在羔羊的脚前，因唯有他配得。”⁷

在大卫追随者的名单中，我们不禁注意到最后一个名字是被大卫出卖致死的赫人乌利亚（撒下 23:39）。若非大卫藉着求告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了怜悯与恩典（参诗 51:7），这样的记忆或许会如影随形地折磨他这样的人。这里也显明了福音带来的改变：它使大卫能以感恩的心面对自己的罪，感谢上帝的拯救之恩，正如使徒保罗能荣耀上帝，自称“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林前 15:9-10）。赫人乌利亚的名字提醒我们，大卫同样因上帝的恩典而成为今日的他：一个蒙救赎的罪人，被福音的恩典赋予能力，为上帝的荣耀留下信心的遗产。

在与大卫同行的岁月里，三十勇士也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与荣耀。虽然圣经未详述他们多数人的事迹，但那个时代的人们想必传颂着他们的诸多壮举。我们确知他们是圣约之冠的忠仆，护卫受膏者大卫并拓展他的疆土，而上帝的灵也未曾忽略他们的功绩。基督更庞大的勇士名录中也将如此。耶稣论及所有持守信仰的子民时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 3:5）

大卫的“三勇士”与“三十勇士”在信心与勇武上为我们树立了效法的榜样，使我们也能为子孙和教会留下见证。这是何等奇妙！我们本是深陷罪中的可悲罪人，生来就是那抵挡福音的非利士

⁷ Pink, *Life of David*, 2:295.

人。藉着他话语的大能，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新造的人”（林后 5:17），如今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 8:29）。我们的救恩全然出于恩典，自始至终皆是如此。然而藉着与基督及其子民同行，我们在天上得着美名，拥有“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提前 3:13）。

若大卫配得“三勇士”与“三十勇士”所展现的如此英勇侍奉，那么耶稣基督更当配得我们献上一切所有。倘若大卫的仆人在圣经的记载中尚且得着称赞，那些站在他们的位置，加入耶稣基督军队的男女老幼，将要得的荣耀该是何等大呢！天使曾应许但以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 12:3）。

大卫的人口普查

撒母耳记下 24:1-14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撒下 24:1)

在

1662 年 8 月 24 日，2500 名清教徒牧师登上讲坛，向他们的教会宣讲最后一篇道。这一事件被称为“大驱逐”，发生在查理二世复辟后。英格兰王国境内的牧师被要求签署《统一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教会必须使用《公祷书》并遵循英格兰教会的仪式。拒绝者将被依法禁止在教堂讲道或担任国家任何职务。这道法令导致所有被称为“不从国教者”的牧师在这一天宣讲了他们最后的讲道。

被驱逐的传道人之一包括伦敦牧师埃德蒙·卡拉米。卡拉米曾是查理二世复辟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试图利用其接近君主的机会为宗教宽容请命。当这些诉求被拒绝后，他与其他忠心的牧师一同选择离开教会，而非在圣经原则上妥协。卡拉米所选讲道的经文揭示了他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功课。他翻开圣经至撒母耳记下 24 章 14 节，读到：“大卫对迦得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

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卡拉米从这段经文论证道，降临在英格兰众教会上的灾祸，源于上帝对他们漠视忠实传讲圣经的审判。他劝诫会众不要寄望于人类统治者的回心转意，而应向独施大恩给困苦者的上帝呼求。在最后的劝勉中，卡拉米说道：“要在黑暗来临前，藉着认罪悔改、在主面前谦卑己心来归荣耀给上帝，谁知道这样或许能避免黑暗呢？”¹

卡拉米所宣讲的这节经文，揭示了从大卫王生平中得出的一个贯穿全程的教训。当我们读到记录大卫漫长人生的最后一章时，并不意外看到开篇便是他陷入愚妄与过犯。撒母耳记下 24 章以大卫受引诱犯罪开始，接着描述他犯罪后认罪，最终因这罪导致大卫和以色列遭受上帝的管教。

大卫被引诱犯罪

撒母耳记下 24 章开篇经文为圣经解经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为它似乎与历代志上 21:1 的平行记载直接矛盾。撒母耳记的记载称“耶和华……激动大卫”数点以色列人，而历代志作者却写道：“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圣经存在谬误？难道上帝和撒旦会同时引诱大卫犯下同一桩罪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第二个问题可以给予肯定回答，因为即便是我们最大仇敌的作为，也仍在至高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下。撒母耳记揭示了上帝对大卫和以色列的审判意图，即让大卫被引诱犯罪；而历代志则显明了这一审判的实施媒介：“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将两处经文完整拼合，我们便能看清事件全貌：上帝向以色列发怒，因此耶和華藉着魔鬼的试探引诱大卫犯罪。

1. Edmund Calamy, “Mr. Calamy’s Sermon,” in *Farewell Sermons: Addresses from Some of the Most Eminent Nonconformist Ministers of the Great Ejection of 1662* (1662;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11), 13.

我们并未被告知是何等罪孽引发了耶和华的怒气。这很可能源于以色列民在押沙龙和示巴叛乱中背叛大卫的国罪。经上并未记载百姓为这两场惨烈内乱悔改，或许上帝定意藉着大卫王的愚行来惩戒国民。圣经常将愚昧或邪恶的统治者视为上帝对一国的审判征兆，这也正是信徒必须热切祈求上帝施恩拣选治理者的重要原因。

这类经文促使约翰·加尔文提出“上帝的隐秘旨意”与“上帝的显明旨意”的区分。上帝的显明旨意通过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包含一切我们当信、当行与不可为之事。我们负有责任遵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显明旨意，这正是大卫虽被耶和华激动犯罪仍要被追责的原因。然而在显明旨意之外，还存在上帝隐秘的旨意，即上帝命定必将成就的一切事。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中曾论及此：他指责犹太人违背上帝的显明旨意非法钉死耶稣，随即申明这恰恰成就了上帝隐秘的旨意，“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徒 2:23）。同理，尽管上帝藉撒旦的试探“激动大卫”，他仍要因违背上帝话语而获罪于上帝。

雅各书 1:13 申明，人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意味着我们始终可以信赖上帝的话语，并相信他为我们的圣洁与公义所存的良善动机。然而在上帝对公义与邪恶的既定旨意中，主会使用媒介。当上帝隐秘的旨意要求人以敬虔的方式行事时，他会差遣圣灵推动他们行公义。相反，沃尔特·钱特里解释道：“当上帝定意要人行恶时，若说是上帝在他们心里运行便是亵渎。事实上，‘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正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弗 2:2）。”²

此外，保罗写道：“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林前

2.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273.

10:13) 无论撒旦如何煽动大卫犯罪, 大卫本应转向上帝的话语并通过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 他必定会得着。大卫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转向上帝, 反而听从了心中撒旦的声音, 且因自己未能运用上帝所赐的恩典途径, 最终在数点以色列支派的罪行中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不仅不该因上帝对大卫之罪(以及我们自身之罪)的主权感到沮丧, 反而应当深感安慰, 因为即便在我们需向上帝的公义负责的愚妄与罪孽中, 上帝的主权依然屹立不倒。正因如此, 我们才有盼望: 上帝甚至能透过我们的罪与愚妄, 为我们的终极益处与救赎作工(参罗 8:28)。

大卫的犯罪

当我们探讨了大卫如何被引诱犯罪后, 核心问题便在于他下令统计上帝子民的人口这一行为具体如何构成罪过。大卫受怂恿“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撒下 24:1)。随后我们发现大卫的元帅约押(很难因他良心敏锐指责他)对此行动表示反对(3节)。最终当人口统计完成时, 大卫忏悔道:“我行这事大有罪了”(10节)。问题是,“大卫进行人口普查的罪究竟何在?”

若我们追问人口普查本身是否明显违背了上帝的诫命, 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出埃及记 30:11-16 详细记载了以色列民人口普查的规程, 表明这类行动本属合法。摩西本人就曾数点以色列的战士(民 1 章、26 章), 而这似乎是此类行动的主要目的。既然人口普查本身并未被上帝的律法禁止, 便难以认定大卫仅因下令普查就构成犯罪。因此, 其罪过必然存在于大卫实施普查的动机或执行方式之中。解经家对此问题持两种对立观点, 或许最稳妥的方法是同时考量这两种可能的罪性。

就大卫的普查动机而言, 他很可能因自我膨胀的骄傲心态及推动政权自力更生的举措而犯罪。值得注意的是, 在历代志对此事件的记载中, 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一系列重大胜利为以色列带来和平之后进行的(代上 20 章)。因此, 大卫下令统计以色列战士的数量

时，并无迫切需求需要这样做。根据这种解释，约押的反对可能揭示了一些深层原因。大卫命令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撒下 24:2）由于约押统率军队，这次普查的目的显然是为征兵做准备。约押提出异议：“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3节）约押的担忧聚焦于大卫“眼”中渴望“看见”庞大潜在兵力的欲望。在他看来，大卫因知晓自己可调遣的战士数量而“喜悦”。马太·亨利总结道：“这是对自己力量的骄傲自信。通过向列国宣扬子民数量，他企图显得更令人畏惧，并深信若有战事，必能凭兵力优势压倒敌人，仿佛他倚靠血肉的膀臂，能远胜过那位曾写下‘惟独倚靠神’的诗篇作者。”³在更敬虔的岁月里，那个更符合圣经信仰的大卫曾写道：“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诗20:7）但当上帝赐予他胜利与权柄后，大卫却沉迷于这些祝福，心中开始夸耀子民众多，倚靠这些资源而非单单信靠上帝立约的信实。

在这个许多教会人数激增、资金充裕、世俗资源丰富的时代，与大卫人口普查相似的罪过，或许可以解释当今福音派教会在属灵上的软弱。教会人数增长本是好事，因为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需要得救的灵魂；为福音事工奉献金钱和资源也值得称许。但当教会开始热衷于清点钱财、夸耀人数、并致力于积累这些世俗资源时，便犯下了与大卫人口普查同等的罪过。财务人员记录教会资金流向、长老认真统计会友名单本无过错，这些本是忠心事奉羊群的必要工作。然而上帝子民的喜乐，尤其是领袖们的喜乐，应当单单在于主自己，在他荣耀的属性、立约的应许和已彰显的信实之中，而非倚

3.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445.

靠世俗的资源，无论这些资源本身多么美好。戈登·凯德里写道：

“大卫的罪行至少警示我们，不要对教会人数抱有简单化的看法，更无疑揭示了将单纯数字等同于上帝祝福的愚昧。”⁴

沃尔特·布鲁格曼指出了大卫动机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曾指出，在历代志上记载大卫人口普查的章节之前，所有军事威胁已被消除，因此并无迫切需要进行此类统计。随后的章节同样值得注意，它们记录了大卫为在锡安山上建造圣殿所做的准备，这座圣殿将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完成。关键在于，大卫的人口普查可能滥用了王室特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在下一代实质上被其儿子奴役。布鲁格曼写道：“这次普查服务于增强王室官僚压迫性权力……普查是军事国家伸向部落和村庄生活的冷酷长臂……它并非善意的计数行为，而是官僚恐怖主义行径。”⁵布鲁格曼很可能基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对国家权力的担忧过度解读了大卫的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始于大卫的权力集中化最终导致了其子所罗门统治时期的残酷暴政，这也成为以色列十个支派最终抛弃大卫家族的原因之一。

最合理的结论是，大卫不仅在人口普查的动机上犯了罪，其方法也有过失。我曾提及出埃及记 30:11-16 为以色列人口普查制定了规范。该经文明确规定了大卫似乎忽略的要求：“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各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出 30:12-13）。以色列人都是藉着赎罪得救的罪人，正如埃及逾越节时，灭命天使越过他们长子所表明的那样。（出

4.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240.

5.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0), 351-52.

12:1-28) 通过半舍客勒的“赎价”，以色列人要见证这种赎罪的需要。罗杰·埃尔斯沃思写道：“任何人能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唯一的方式就是有人为他的罪付上赎价。”⁶这无疑解释了为何启示录中天上的普查描述“千千万万”时，他们被称为“用你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的人（启5:9）。在天上被数点后，被赎的群众歌唱道：“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12节）

正如乌撒因大卫未按上帝的规程将约柜运上锡安山而死（撒下6:5-15），此处以色列也将因大卫的罪受苦，他没有收取赎罪税，而这税对维护神圣国度生命中救赎这一关键教义至关重要。出埃及记30:12警告若不执行这赎价将降下瘟疫，而这正是上帝因大卫人口普查所施的惩罚，这一事实几乎确证了大卫之罪的这一解释。

这次人口普查本身值得关注。渡过约旦河后，约押和众军长首先统计了南部的约旦河东岸支派，随后转向北方：“他们过了约旦河，在迦得谷中、城的右边亚罗珥安营，与雅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停合示地，又到了但雅安”（撒下24:5-6）。在加利利海以北，他们转向西面，“绕到西顿”，继续前行“来到推罗的保障，并希未人和迦南人的各城”（6-7节）。继而向南，穿越以色列的核心地带，“到犹太南方的别是巴”，历时“九个月零二十天”后返回耶路撒冷（7-8节）。当漫长的以色列环行统计完成、数据汇总时，结果无疑令人震撼：北方以色列支派“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而“犹太人有五十万”（9节）。学者指出这些数字与历代志上21:5平行记载存在差异，那里记载以色列有“拿刀的有一百一十万，犹太人拿刀的有四十七万”。这种差异或许可以解释为，撒母耳记特别强调这些人是“勇士”，尤其是以色列的数字，因此较低的数字表明这是另一类经验丰富的战士。像这样详细

6.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309.

的人口普查必然会产生大量数据，不同版本可能突出不同的数字并不令人惊讶。

当然，在这两个记载中，数字都极为庞大，尤其是它们仅反映了适龄服役的健壮男子。显然，在上帝的祝福下，大卫时代的以色列是一个世界强国。这似乎是约押的洞见：大卫正陶醉于他国家的强大实力，在世俗意义上可与北方和南方的伟大帝国相媲美。大卫甚至拒绝了约押的警告，加重了他的罪，当清醒的声音敦促他重新考虑他在上帝面前的所作所为时，他未能回头。

大卫认罪

在人口普查的漫长月份里，大卫的心仍然刚硬，决心炫耀他所掌握的数字。然而，当数字汇总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罪恶的愚蠢：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撒下 24:10）。这是上帝重生儿女的标志：不是我们不犯罪，而是犯罪后，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这表明，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在罪中成功和快乐！A.W. 平克评论道：“虽然他在自我意志的道路上停留了这么久，但他的心并未刚硬，这很好：尽管他的良心确实沉睡，但并未死亡。当我们发现自己有因过错而自责的心时，这是真正感恩的原因。”⁷ 圣经中其他突然意识到罪的例子包括约拿在反抗上帝后从大鱼腹中的祷告，以及门徒彼得在耶稣被捕之夜否认主后，因耶稣的一瞥而哭泣。

大卫对罪的忏悔为他人树立了效仿的典范。他毫无借口地正确归咎于己身，“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撒下 24:10）。自耶和华最初称他为“合他心意的人”（撒下 13:14）以来，我们已跟随大卫走过漫长旅程。正是这份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之心赢得了如此赞誉。此外，大卫以正确的方式跟进忏悔，恳求上帝的怜悯：“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

7.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61), 2:326.

昧”（撒下 24:10）。大卫的认罪与向上帝的恳求，为所有罪人树立了应效法的榜样。约翰一书 1:9 奠定了我们的信心根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因罪受管教的大卫

信徒必须学习的苦涩功课是：即便是被赦免的罪，仍会带来地上的后果。我们或许渴望在认罪并得上帝赦免后，一切就此终结。毕竟，上帝不是亲口应许“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吗（来 8:12）？

然而圣经表明，上帝常在赦免后施加暂时管教是有其美意。其一，我们需要汲取教训，明白此类罪过将来应当避免。如同孩童需被允许触碰火炉烫伤手指才能学会远离危险，我们的愚昧常需上帝允许罪在生命中留下痛苦的印记。再者，罪的本性就是带来有害后果。妻子或许原谅丈夫违背婚约誓言，但受损的信任仍需大量时间与关怀才能重建。最后，此事件中大卫的犯罪本身源于上帝与以色列的争战，上帝定意要因以色列的罪施行管教，故促使大卫被引诱犯罪。如今既成事实，主要使百姓承受痛苦的后果。

为此，上帝差遣一位先知去见大卫王：“大卫早晨起来，耶和華的话临到先知迦得，就是大卫的先见”（撒下 24:11）。迦得从大卫躲避扫罗王的日子起就与他同在。在需要时刻派遣一位故友前来，这是何等来自耶和華的恩慈！还有什么比可信赖的同伴更能引领我们脱离罪恶呢？迦得能够承受来自耶和華的苦涩信息。它以上帝赐予大卫的选择形式呈现：

“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華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与你。’”于是迦得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

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
（撒下 24:12-13）

在此，我们再次思索上帝的旨意。其一，是通过让大卫选择以色列将受的惩罚来向他施怜悯；其二，让大卫在悔改过程中自行选定惩罚方式，显明其罪与以色列受审判之间的关联；其三，上帝预先警告大卫，使他与众人能预备即将来临之事，更彰显了他的怜悯。

大卫面临的选项关乎时间长度（三年、三个月或三日）而非严重程度（饥荒、敌人或瘟疫）。他选择了最短却最严厉的三日瘟疫：“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撒下 24:14）

虽然大卫选择了最短的惩罚，但他真正选择的是耶和华的性情。他寄望于审判中因上帝恒久的慈爱而回心转意。最可怕的是落入人的手中，因为从这样的敌人那里无法指望任何怜悯！大卫深知上帝的性情。因此，即使在审判中，他也愿意顺服主，那位过去屡次以信实恩典待他的主。基督徒在遭遇试炼时，更有理由信靠上帝。上帝已藉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向我们证明了他的怜悯。大卫宁愿承受朋友的责打、救主的管教，在面临神圣审判的威严时仍凭信心仰望他。

当基督徒感受到罪的重压，在羞愧中弯腰屈膝，因内疚而战栗时，大卫的榜样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带来真盼望的道路。他最深刻的悔罪之言记载于诗篇 51 篇，那是他在与拔示巴和赫人乌利亚犯下大罪被揭露后写成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祷告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诗 51:1-2）我们如此祷告所面向的主，正是那位身上带着为我们赎罪而受死印记的救主。约翰一书 1:7 给予我们神圣应许的确据：“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罪人置身于恩典之上帝的掌中

我们中有多少人曾或将会站在大卫的立场上，惊恐地意识到自己严重冒犯了耶和华？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大卫的提醒显得尤为必要。当此事发生时，我们是否应当背离上帝，转而在人的方式中寻求安慰与庇护？大卫深谙人性与神性，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撒下 24:14）

在这节经文中，我们发现了基督徒生活在罪恶世界中的两大原则。埃德蒙·卡拉米在其对会众的最后一次讲道中阐述了第一条原则。当时，一场大灾难正降临在他们和国家头上——敬虔的牧师要被逐出教会。那么，他们是否应当通过诉诸属人的议会来寻求解决之道？诚然，这种诉求所需的妥协将违背他们的基督徒良知。但为了实际利益而牺牲原则是否算得上审慎？卡拉米质问：他们是否该讨好那些要求基督教会背离其道路的世俗权贵？

卡拉米指出大卫和以色列因他们的罪而遭受的上帝的惩戒，以此作为回应。若他们落入人的手中，将意味着与这苦难根源进行无数妥协。他们怎能通过与罪恶妥协来逃脱对罪的审判？卡拉米提醒他的教民约拿的例子，当这位先知逃离上帝的怜悯而躲藏在人群中时。当上帝的风暴袭击他们的船时，人群中并无怜悯，正是人的手将约拿抛入深海。卡拉米劝诫道：“这悲哀地谴责了那些选择犯罪以避免困境的人。”⁸当我们面临世上的试炼时，大卫的话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引：“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撒下 24:14）。

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基于上帝仁慈的属性：“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撒下 24:14）。上帝因以色列的罪和大卫的罪而判定惩罚。罪已被知晓；审判也已明确。但上帝也被认识为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上帝。弥迦后来宣告说，上帝“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弥 7:18）。耶利米教导同样的教训，甚

8. Calamy, “Mr. Calamy’s Sermon,” 6.

至在耶路撒冷悲惨沦陷后的废墟中依然如此：“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哀 3:22-23）

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因罪而内疚时——我们皆是如此！——让我们效法大卫的劝诫：“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撒下 24:14）。是什么使我们主的双手如此满有怜悯？那双手带着钉痕，是为我们的罪将救主钉在十字架上所用的钉子所留。在耶稣那钉痕累累的手中，罪人将寻得赦免之恩，并得蒙拯救脱离罪恶：

被人侮慢被人讥，代替我站罪人地，
赐我生命赐我力，阿利路亚！何等救主！⁹

9. Philip P. Bliss,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阿利路亚！何等救主！》（1875）。

撒母耳记所传的福音

撒母耳记下 24:15-25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華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
如此，耶和華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
止住了。(撒下 24:25)



经包含多种文学形式，称为文体 (*genres*)。其中最重要的圣经文体之一是福音书。新约中有四部不同的福音书，共同讲述耶稣基督唯一的福音故事。圣经福音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记述耶稣的作为，更着重描述他救赎性的死亡与荣耀的复活。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最后一周的事迹占据了二十八章中的最后八章；马可福音十六章中有六章构成“受难叙事”；路加福音则用六章半篇幅记载相同内容；约翰福音分为前后两半，后半部分（13 至 21 章）详述耶稣受死与复活的相关事件。这正是圣经福音书与《多马福音》《犹大福音》等诺斯替伪经的核心区别：真正的福音书是关于基督救赎之死与复活的叙述，并辅以大量关于其早期

生平与事工的铺垫材料。

依此标准，将撒母耳记两卷书纳入福音书之列并非过于荒谬。首先，撒母耳记的核心人物是大卫王，这位被上帝拣选成为道成肉身之子的祖先，使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太 1:1）。大卫常被视作信心的楷模（确实如此），但其作为上帝“受膏者”的圣经形象（撒下 16:6, 13）更为重要，预先勾勒出耶稣基督的事工成就。此外，若圣经福音书着重记述基督的代赎之功，我们会注意到撒母耳记下正是以此主题收尾。该卷最后四章构成附录，首尾叙事皆预表了基督的赎罪。

撒母耳记下 21 章记载了大卫如何让受委屈的基遍人通过处决扫罗王的七名后裔来赎罪（撒下 21:7-9），这预表了耶稣将为子民的罪孽受死赎罪。24 章讲述大卫因擅自统计人口而犯罪，招致上帝降下致命瘟疫的惩罚。大卫通过在后来成为所罗门建殿之地的地点献燔祭，终结了这场死亡之灾。亚劳拿的禾场预表了耶稣十字架下的土地，在那里，罪人因他的恩典得蒙赦免，与上帝和好。虽然撒母耳记在形式上并非一部圣经福音书，但这两卷书漫长而精彩的叙述最终通过三点重要预言指向基督的福音故事：大卫为罪献祭的行为，预示了罪人的中保、赎罪的祭坛，以及救恩的所在。

罪人的中保

在撒母耳记下 24 章前半部分，大卫受唆使而犯罪对抗上帝，下令对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进行了一次不敬虔的人口普查。在惩罚大卫时，耶和华允许他在三年饥荒、三个月败于以色列敌人之手，以及三天境内瘟疫之间做出选择。大卫选择了最后一项，三天的瘟疫，或许因为这是最短的审判，但也因他寻求上帝的怜悯：“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撒下 24:14）。

随之而来的瘟疫印证了一个事实：人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抵挡上帝的审判之击。正如灭命天使曾降临法老的埃及，击杀全地所有长子，无人能阻其降临（出 12:23）；耶和华的使者同样“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撒下 24:15）。

这段描述展现了上帝审判的共性特征。首先，刑罚与罪行相称：大卫因以色列人数众多而骄傲犯罪，上帝的审判便削减了这些数目。事实上，第 15 节通过提及但和别是巴的疆界，似乎与人口普查形成呼应。以色列的死亡人数相当于大卫普查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五。上帝的惩罚方式为大卫和全体以色列人留下了难忘的实物教学：凡我们因自私的骄傲而滥用的恩赐，上帝都能轻易收回。其次，上帝对大卫的惩罚表明，当审判来临之时，人无法抗拒。A·W·平克将这一事件描述为“上帝如何轻易挫败最傲慢罪人的示范”。¹与其试图逃避上帝的审判，不如在祷告中谦卑寻求他的怜悯。

此外，虽然这次审判给以色列带来了惨重损失，我们仍可见证上帝的恩典，他使每二十人中存留十九人。藉着这场惩戒，上帝让以色列人学到一个功课：若遗忘这教训，将危及整个民族的安危。后来当以色列人忘记耶和华、倚靠人力时，这个国家几乎彻底毁灭，剩余百姓也被掳至外邦为奴。倘若以色列人能在大卫时代那次相对温和的审判中汲取教训，结局该有多好！希伯来书 12:7 劝勉人们以感恩之心面对上帝的管教：“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当大卫选择上帝降的瘟疫时，他期盼上帝的怜悯能在审判过程中彰显。当天使抵达耶路撒冷时，他的盼望得到了回应：“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撒下 24:16）。历代志上的平行记载从大卫的视角来看这一场景，极具戏剧性：“大卫举目，

1.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2:343.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代上 21:16）。这正是每个罪人面临的处境，若我们能有属灵的眼睛看见！审判自天而降，唯有怜悯能止住灭命的刀锋。当看到毁灭天使逼近时，“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

（16 节）历代志的记载强调了上帝的怜悯与大卫和长老所表现的谦卑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想象，当他们俯伏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时，也呼求上帝对悔改信靠之人所应许的怜悯。约翰一书 1:9 应许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上帝这一边，他有恩典的意愿向那些谦卑自己并悔改的罪人施怜悯：“耶和華後悔，就不降這災了，吩咐滅民的天使說：

‘够了，住手吧！’”（撒下 24:16）。在人这一边，那些寻求上帝恩典的人有得蒙怜悯的盼望：“大卫和众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代上 21:16）。

若我们仔细思考大卫在救赎历史中的角色，便会明白罪人之所以有得蒙怜悯的盼望，是因着上帝恩典的属性。但我们也能从大卫的恳求中看到，上帝如何通过他所设立的中间人向罪人施怜悯。撒母耳记下 24:17 告诉我们：“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我们当记得，这整个事件的起因是以色列人未具体说明的得罪上帝之罪（撒下 24:1）。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上帝膏立代表百姓的大卫，是为他人代求。他是上帝所设立并预备的中间人，为要除去百姓的罪。这正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所成就的事。保罗解释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提前 2:5-6）。正如因着大卫的祷告，以色列的刑罚得以免除；同样，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在上帝面前担当我们的罪，为信靠他的罪人确保了上帝拯救的怜悯。

与此同时，民众确实也在因大卫所犯之罪而受苦。而耶稣在十

字架上所受的苦，并非因他自身所犯的罪。然而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使他作为中保站在上帝面前，承担了我们的罪责。大卫呼喊说：“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撒下 24:17），这预言了耶稣对以赛亚书 53:5 的应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保罗阐释了基督如何成就了大卫试图献上的中保祭物：“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 5:21）

为显明大卫代以色列求罚与基督赎罪应验之间的关联，撒母耳记下 24:16 记载此事发生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这一细节在追溯所罗门建殿时意义凸显。圣殿建在“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代下 3:1）。摩利亚山的指向将我们带回创世记 22 章，亚伯拉罕曾在此顺服上帝的命令献上儿子以撒。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举刀时，耶和华的使者阻止了他，正如后来在同一地点，上帝的怜悯止住了审判天使的手。上帝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代替以撒的公羊，亚伯拉罕称那地为“耶和華以勒”，宣告“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预备”（创 22:14）。威廉·布莱基评论道：“灭命的天使盘旋在摩利亚山上，如同千年前亚伯拉罕在此挥刀欲行毁灭。这地曾因神圣的忍耐而闻名，如今再次成为恩典的舞台……在耶路撒冷即将倾覆之际，神使他的怜悯胜过审判。”² 由于所罗门圣殿献祭预表基督救赎之工，其选址于大卫为以色列代求之处，更将本段经文与新约福音的应验紧密相连。

2.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82–83.

赎罪之坛

以色列因上帝所设立的代表者、大卫王的介入，得以免于应得的审判。随着经文推进，我们发现这份为罪人的代求之所以有效，在于大卫预备了一座赎罪之坛。上帝垂听大卫谦卑的恳求，不仅止住了天使的刀剑，更差遣先知迦得传达指示：“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撒下 24:18）。上帝将使天使停手，但大卫必须筑坛献祭，在天使止步之处献上赎罪祭，方能彻底止息瘟疫。

大卫遵命前往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亚劳拿见王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大卫表明他来“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撒下 24:20-21）。出于对王的敬意，这位耶布斯人主动提出馈赠土地：“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作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22 节）。但大卫坚持拒绝：“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24 节）。

经文列举了大卫坚持购买亚劳拿的打谷场作为向上帝筑坛之地的若干缘由。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亚劳拿是外邦人，而上帝的祭坛必须建立在合法属于以色列圣民的产业上。正如亚伯拉罕坚持从赫人玛基珥购买墓地（创 23:1-16），大卫也同样坚持在个人拥有并能献予耶和华的土地上为赎罪向上帝筑坛。大卫明确表示他购置土地和祭物是因“‘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五十舍客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撒下 24:24）。大卫的谨慎为基督徒全然献身于上帝的生活立下准则。戈登·凯德利写道：

不可将我们生命的渣滓献给主……主配得我们生命的初熟之果，那最精华的部分……正如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为如我们这般罪人献上赎罪

祭，那些因他爱子宝血得救之人，唯有以基督里新生命的祭作心的回应。因此，主日当属耶和华，是其余六日工作奉献的凭据；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在那日分别为圣，象征救主白赐之恩赋予我们的一切所有；我们时间、爱心与祷告的首要次序，皆当与主耶稣基督的爱及其永恒福音与国度之荣耀相连。³

大卫在亚劳拿禾场上所筑祭坛的献祭，其细节特特彰显基督赎罪之死所启示的丰盛恩典。牛群作为基督的预表极为合宜，它们一生为人服役，最终献上生命为赎人罪孽，“正如后来主耶稣基督为多人益处劳苦一生，最终舍命作赎价”。此外，祭坛的柴薪原是牛群颈负轭具运至该处，“如同以撒背负燔祭柴薪，耶稣背负将受刑的十架。这祭乃是血祭，因唯有血能除去待赦之罪的刑罚”。⁴希伯来书 9:22 明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大卫所献牛群仅能预表基督将献的真祭，而上帝独生子的宝血足以为选民赎罪。彼得写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19）。

若这些公牛指向基督赎罪祭的预表，那么亚劳拿本人便象征着各类罪人，他们皆可在作为基督十架的赎罪祭坛前获得赦免。撒母耳记下 24:18 指明他是耶布斯人，即大卫攻取耶路撒冷时当地信奉异教的民族之一。亚劳纳所言“你的神耶和华”（撒下 24:23）或许暗示他并未归信犹太教，仍处于不信状态。由于亚劳拿是居住

3. Gordon J. Keddie,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245.

4. Blaikie, *Second Samuel*, 385.

在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上帝选择这块土地“恰是为了提醒大卫圣殿将要承载的宣教使命”。⁵后来，耶稣论及圣殿时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可 11:17）。正如这位耶布斯人的牛在赎罪祭坛上被接纳为祭物，来自各部落、语言和民族的人，都能通过对耶稣的个人信仰，获得他受死带来的救赎恩典。若上帝接纳了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燔祭，那么无论你是谁、犯过何等罪孽，你都可以确信：同一位上帝必会通过你对耶稣基督福音的悔改信靠而接纳你。

亚劳拿明白大卫将在他祭坛上献祭的意义，因他说：“愿耶和華你的神悦纳你”（撒下 24:23）。历代志上的平行记载揭示了上帝的回应：“耶和華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代上 21:26）。上帝必接纳任何人，即便我们像大卫统计人口时那样严重得罪了他，也只要藉着信靠基督代死的祭献来到他面前。因此，这段叙事的结语不仅恰切总结了大卫一生的意义，也概括了整本圣经的信息：“大卫在那里为耶和華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華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撒下 24:25）

救赎之所

在结束这段关于大卫生平的最后福音叙述时，我们已见证上帝如何为罪人预备中保、为赦罪设立祭坛。今日的信息在于：在这神圣供应中，我们寻得了救赎之所。威廉·考珀的赞美诗正确宣告，我们并非在某个特定地点（如亚劳拿的禾场或后来建于此的圣殿）得救，而是藉着仰望耶稣基督十架的信心，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寻得救赎：

耶稣无论你民聚处，
都能仰见恩惠宝座；

5. 同上，386。

无论何处寻求于你，
那里就是圣洁居所。⁶

这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另一位像亚劳拿那样被排斥的外邦人，在雅各井旁赐予她救恩时传达的信息。妇人试图解决一个古老争议：敬拜上帝的正确地点究竟是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还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耶稣回答，虽然耶路撒冷的山曾是旧约下敬拜的合宜场所，“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约 4:21-23）。当妇人回应说弥赛亚终会来阐明这些事时，耶稣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和你说话的就是他”（26节）。这位有罪的撒玛利亚妇人信了，她因信基督得救，并传扬他是“救世主”（42节）。正如大卫的祭坛与亚伯拉罕早年在此处所筑之祭坛共同指向耶稣的十字架，撒母耳记下的结尾也敦促我们仰望基督这位真正的救主，唯藉信靠他，我们才能进入救恩的临在之中。

此外，大卫的燔祭和平安祭象征着我们归向基督时所获得的完整救恩。燔祭是为赎罪而献上的。我们迫切需要洗净罪孽、逃脱上帝公义的忿怒，这驱使我们寻找一位替罪者为我们和我们的罪而死。以赛亚书 53:5-6 指引我们信靠那位为我们的罪孽受苦的仆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大卫不仅献上燔祭以求赦免、止息瘟疫，随后还献上“平安祭”（撒下 24:25），这是对上帝拯救之恩的感恩之祭（参利 7:13）。正如大卫所预表的，我们既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获得赦免，就当将自己的生命献为感恩的祭，好让上帝能藉着他儿子宝血所赎回的生命得着荣耀。

罪人在耶稣基督里寻得救赎之地。他是那赎罪祭，是神亲自在

6. William Cowper, "Jesus, Where'er Thy People Meet" (《耶稣无论你民聚处》) (1769).

祭坛上为我们的赦免所预备的。正如大卫的献祭使审判的瘟疫从以色列转离，同样，我们也因信他的福音，藉着他的恩典得称为义，从而“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罗 5:1）。

这段记载以“展现大卫与主完全相交的生命”⁷为撒母耳记下画上句点。你也可以通过将罪带到基督的十字架这救赎之地，并凭信心接受上帝所预备的祭物，与上帝建立同样的相交关系，以此预尝天上永生的滋味。你是否仍在别处寻找生命的盼望？约翰福音 1:12 指引你离开一切属世的盼望，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撒母耳记的磐石、救赎主、救主与君王

回顾撒母耳记上下的漫长叙事，我们看到大卫在后来圣殿建造之地献祭的举动，预表了基督的十字架，为这两卷书中贯穿始终的救赎盼望提供了答案。

泪眼婆娑的哈拿仰望上帝，盼望得着一个能奉献给上帝的儿子。她通过撒母耳的出生明白上帝已垂听她的祷告。她在颂歌中预见上帝将立一位王，并“高举受膏者的角”（撒上 2:10）。以色列等候的真儿子仅以撒母耳和大卫为预表，最终实现在耶稣的降生中。哈拿所倚靠的拯救磐石正是耶稣基督，因此童女马利亚能重唱哈拿之歌来庆祝耶稣诞生的喜讯。若你也在寻找一位赐你盼望的上帝，撒母耳记将引导你向前，在圣经中遇见那位通过大卫后裔耶稣基督显明的上帝。

撒母耳之后，大卫作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登上历史舞台（撒上 13:14）。他在诸多方面预表了真正弥赛亚的作为。他挺身对抗以色列的压迫者、巨人歌利亚，并倚靠上帝的力量击杀他，正如耶稣将战胜撒旦、罪恶乃至死亡，为追随他的众信徒赢得胜利。大卫将建立一个国度与宝座，他的后裔将统治其上直到永远。那位

7. Pink, *Life of David*, 2:361.

统治的大卫之子就是基督，上帝要藉他“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就是教会，使他的子民能在其中永远敬拜并活在上帝面前（撒下 7:13）。若你正在寻找一位强大的统帅来追随，一位荣耀的君王来事奉，撒母耳记所揭示的福音指引你去爱那位统治的上帝之子，他挥舞着公义的权杖，坐在上帝最初赐予大卫的宝座上。

在撒母耳记的结尾，大卫的祷告显明了上帝为罪人预备的中保、一个可以赎罪的祭坛，以及罪人得救后永远安居于上帝平安中的所在。我们当效法大卫的榜样来相信撒母耳记的福音：以信心仰望大卫之子耶稣；奉耶稣的名祈求怜悯；以喜乐仰望耶稣的牺牲之祭；并像大卫将平安祭献在耶和華面前的坛上那样，献上感恩的生命。于是，我们能与诗篇作者大卫同怀信心，向那位承受大卫受膏颂赞的基督献上欢欣的敬拜。夏洛特·埃利奥特于 1836 年创作的一首赞美诗，或许会被大卫视为概括其一生福音信息的作品。在她的诗句中，我们颂扬那藉着大卫的救恩为我们的信心所展现的荣耀呼召：

像我这般，未曾求告，
你宝血仍为我倾倒；
今闻恩声将我呼召，
真神羔羊，我来，我来。

.....

像我这样，你仍恩待，
洁净释放赦我罪债；
因我真心信你应许，
真神羔羊，我来，我来。⁸

8. Charlotte Elliott,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来就上主羔羊》）（1836）.

BIBLIOGRAPHY

- à Brakel, Wilhelmus. *The Christian's Reasonable Service*. 4 vols. Grand Rapids: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1993.
- Anderson, A. A. *2 Samu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1. Dallas: Word, 1989.
- Arnold, Bill T.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 Baldwin, Joyce G. *1 & 2 Samuel*.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8.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 Baron, David. *The Visions and Prophecies of Zechariah*. Grand Rapids: Kregel, 1972.
- Bergen, Robert D.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 Birch, Bruce C. *1 & 2 Samuel*. New Interpreter's Bible 2. Nashville: Abingdon, 1998.
- Blaikie, William G.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int,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 .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econd Samuel*. 1887. Reprint,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 Boice, James Montgomery. *Ephesian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8.
- . *Hymns for a Modern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 2000.
- . *Psalms*. 3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94.
- . *Testimony*. http://www.tenth.org/fileadmin/files_for_download/Pdf_articles/000507_JMB.pdf.
- Bruce, James W., III. *From Grief to Glory: A Book of Comfort for Grieving Parent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8.

Bibliography

- Brueggemann, Walter.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0.
- Bunyan, John. *The Pilgrim's Progres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9.
- Calamy, Edmund. "Mr. Calamy's Sermon." In *Farewell Sermons: Addresses from Some of the Most Eminent Nonconformist Ministers of the Great Ejection of 1862*, 1–13. 1662. Reprint,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11.
- Calvin, Joh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 Audubon, NJ: Old Paths, 1994.
- . *Sermons on 2 Samuel 1–13*. Translated by Douglas Kell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 Chafin, Kenneth L.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 Chalke, Steve. *The Lost Message of Jesu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 Chantry, Walter.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 Clowney, Edmund P. *Preaching Christ in All of Scripture*.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
- Davis, Dale Ralph. *2 Samuel: Out of Every Advers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 Dravecky, Dave. *Hope in the Midst of Adversity*. www.lifestory.org. N.d.
- Ellsworth, Roger. *The Shepherd King*.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 Fisk, Samuel. *More Fascinating Conversion Stories*. Grand Rapids: Kregel, 1994.
- Franke, John R. *Joshua, Judges, Ruth, 1–2 Samuel*.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 Freeman, Douglas Southall. *Lee*. Abridged by Richard Harwell.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 Godfrey, Robert. "Redeeming Blood." In *Precious Blood: The Atoning Work of Christ*, edited by Richard D. Phillips, 35–46. Wheaton, IL: Crossway, 2009.
- Gordon, R. B. *1–2 Samuel*. Old Testament Guides. Sheffield, UK: JSOT Press, 1984.

- Hart, D. G., and John Muether. *With Reverence and Awe*.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2.
- Henry, Matthew.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 Houston, Thomas. *Works: Doctrinal and Practical*. 4 vols.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76.
- Jeremiah, David. *Slaying the Giants in Your Life*.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9.
- Josephus.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87.
- Keddie, Gordon J. *Triumph of the King: The Message of 2 Samuel*.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 Keil, Carl Friedrich.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s of Samu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0.
- Keil, Carl Friedrich, and Franz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10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6.
- Leithart, Peter J. *A House for My Name*.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0.
- . *A Son to Me: An Exposition of 1 & 2 Samuel*. Moscow, ID: Canon Press, 2003.
- Lewis, C. S. *The Silver Chair*. New York: Macmillan, 1978.
- Lucado, Max. *Facing Your Giant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8.
- Maclaren, Alexander. *Expositions on the Whole Bible*. 1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 Meyer, F. B. *David: Shepherd, Psalmist, King*.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70.
- Milton, Michael A. *Songs in the Night: How God Transforms Our Pain to Praise*.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1.
- Owen, John. "The Everlasting Covenant: The Believer's Support under Distress." In *The Works of John Owen*. 23 vol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5.
- Paton, James, ed. *John G. Paton: Missionary to the New Hebrides*. 1889. Reprint,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5.
- Payne, David F. *I & II Samuel*. Daily Study Bibl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92.
- Phillips, Anthony. "David's Linen Ephod." *Vetus Testamentum* 19, 4 (1969): 485–87.

Bibliography

- Phillips, Richard D. *The Heart of an Executive: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King David*. New York: Doubleday, 1999.
- . *Jesus the Evangelist*. Orlando, FL: Reformation Trust, 2007.
- . *The Masculine Mandate*. Orlando, FL: Reformation Trust, 2010.
- Phillips, Sharon L. “Beauty That Really Matter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Pink, A. W.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 . *The Seven Sayings of the Saviour on the Cross*.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 Piper, John. *Filling Up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Wheaton, IL: Crossway, 2009.
- Prothero, Rowland E. *The Psalms in Human Life*. New York: E. P. Dutton, 1904.
- Robertson, O. Palmer. *The Christ of the Covenants*.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80.
- . *Covenants: God’s Way with His People*. Suwanee, GA: Great Commission, 1987.
- Ryken, Philip Graham.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 Sproul, R. C. *The Holiness of God*. Wheaton, IL: Tyndale House, 1985.
- Spurgeon, Charles Haddon. *A Treasury of David*. 3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n.d.
- Taylor, J. Hudson. *A Retrospect*. Philadelphia: China Inland Mission, n.d.
- Tidball, Derek, David Hilborn, and Justin Thacker, eds. *The Atonement Debat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8.
- Tolkien, J. R. R.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4.
- . *The Two Towe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4.
- Travis, Stephen H. *Christ and the Judgment of God: Divine Retribu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Basingstoke, UK: Marshall Pickering, 1986.
- Vanauken, Sheldon. *A Severe Mer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 Weaver, J. Denny.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 Wilcock, Michael. *The Message of Psalms 1–72*. The Bible Speaks Toda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 Williams, Garry. “Penal Substitution: 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cisms.” In *The Atonement Debate*, ed. Derek Tidball, David Hilborn, and Justin Thacker, 172–91.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8.
- Youngblood, Ronald F. *1 & 2 Samuel*.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3.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圣经索引

创世记

1—212
1:27—115
2—3—178
2:17—144, 269a
2:18—25—24, 42, 210
2:22—23—206
2:24—123
3:1—269
3:5—273, 376
3:6—144, 205
3:7—13—216
3:15—144
9:6—58, 68, 365
11:4—140
12:2—140
12:6—7—145
15:5—145
15:5—7—140
15:18—166
17:7—243
18:27—157
22:8—450
22:14—450
23:1—16—451
49:10—412

出埃及记

1:19—20—299
7—12—262
12:1—28—440

12:22—232
12:23—448
15—393
15:1—392
15:11—160
17:12—379
19:15—215
20:4—5—99
20:12—322, 325
20:14—207
20:16—299
21:23—369
21:23—25—363
22:1—228
22:16—252
22:28—342
25:16—98
25:21—98
30:11—16—437, 439
30:12—440
30:12—13—439
32:9—10—392
33:22—408

利未记

4:3—111
4:10—112
5:15—111
7:13—454
9:4—112
10:11—301

14:4—7—232
15:18—215
20:10—210, 216, 232
20:11—322
26:20—361

民数记

1—437
3:4—113
4:5—15—101, 110
10:35—36—97
12:8—132
13:28—375
25:1—9—168
26—437
35:15—272
35:25—272
35:31—365
35:33—365

申命记

5:16—322
7:2—78
7:6—127
7:6—8—396
9:2—375
10:1—5—98
12:11—135
17:17—43, 83
19:21—365
20:10—11—356

圣经索引

21:18—21—324
21:23—322—23, 366
22:22—232
22:28—29—252
23:21—284
25:5—10—271
28:18—361
32—392—93
32:10—140, 393

约书亚

1:6—7—261
2:14—299
5:9—340
6:2—117
7:1—262
7:25—26—262
9:1—27—361
9:17—66
18:28—77
20:7—57

士师记

1:21—78
2:10—415
4:14—92
9:53—220, 357
21:25—415

撒母耳记上

2—393
2:1—4—394
2:10—394, 406, 419, 455
2:30—131
4:1—11—287
4:13—328
4:18—10
5—137
6:19—101
6:20—116
8:5—49
8:6—9—409

8:11—18—204
8:20—92, 203
9:2—18, 277
11:1—11—21, 188
13:14—69, 146, 157, 212,
395, 441, 455
15:1—33—69
15:17—29—11
15:22—113
16:6—447
16:7—326
16:13—31, 447
17—375
17:4—7—373
17:45—79, 326
17:45—47—377
17:47—382
17:49—79
17:50—391
17:54—78
17:55—412
18:1—23
18:1—5—179
18:17—27—24
18:19—367
18:30—374
19:1—20:42—179
19:8—374
19:11—17—404
19:13—123
20:3—390
20:12—17—180
20:14—15—367
20:15—180
21:5—215
22:3—168
22:6—19—362
23:15—18—179
23:27—28—391
24—13
24:1—7—69
25:28—145—46

26:6—8—431
26:8—296
27:1—390
29—7
29:5—11—391
30—7
31:4—11, 391
31:4—6—12
31:9—13—32

撒母耳记下

1—9—xiii
1:1—10—67
1:1—16—5—15
1:2—7
1:3—4—7
1:4—7
1:5—7
1:7—8—7
1:9—10—8
1:10—8
1:11—17
1:11—12—5, 8
1:12—10, 14
1:13—15—12
1:14—13
1:15—328
1:17—18—18
1:17—27—16—27
1:19—16, 18—19, 21
1:20—19
1:21—20
1:22—21
1:23—21—22
1:24—22
1:25—23
1:25—26—23
1:26—24
2—38
2—5—52
2:1—28—30
2:1—4—14

经文索引

2:1—32—28—39	3:23—53	5:12—82
2:3—32	3:24—53, 54	5:13—82
2:4—31	3:26—54	5:14—16—82
2:5—6—32	3:27—28—54	5:17—87
2:6—39	3:28—57	5:17—25—85—95, 166
2:7—32	3:29—57, 217	5:18—87
2:8—33	3:30—54	5:19—85, 88—89, 91
2:9—33	3:31—58, 217	5:20—89, 103
2:10—33	3:32—59	5:21—90
2:12—34	3:33—34—59	5:22—91
2:13—34	3:35—59	5:23—24—91
2:14—34, 146	3:36—37—59	5:24—92
2:16—34	3:38—60	5:25—91
2:17—35	3:38—39—52	6—96
2:18—23—53	3:39—217	6—7—176
2:19—36	4—70	6:1—117
2:20—21—36	4:1—65	6:1—11—96—107
2:22—36	4:1—12—64—73	6:2—97—98
2:23—36	4:2—3—66	6:3—4—101
2:26—37	4:4—70, 177	6:5—101
2:27—37	4:5—6—66	6:5—15—440
2:32—37	4:7—66	6:6—7—102
3—41	4:8—67, 70	6:7—96, 103
3:1—40, 42, 45	4:9—69, 73	6:8—103
3:1—21—40—51, 391	4:9—11—68	6:9—10—105
3:2—5—42	4:11—64, 68	6:11—105
3:4—48	4:12—68	6:12—108—9, 119
3:6—45	5—86, 96	6:12—19—108—20
3:7—45, 300	5—7—137	6:13—111
3:8—45	5—10—201	6:14—116, 124
3:9—46	5:1—75	6:16—122—23
3:9—10—67	5:1—16—74—84	6:16—23—121—31
3:9—11—46	5:2—74—76	6:17—112
3:12—47	5:3—76	6:18—117
3:13—47	5:4—5—77	6:19—119
3:15—16—48	5:6—77, 78	6:20—121—24
3:17—19—49	5:7—8—79	6:21—121, 125—27
3:18—34, 49	5:8—80	6:21—22—127
3:20—21—50	5:9—80	6:22—128, 130
3:21—40, 53	5:9—16—80	6:23—130
3:22—53	5:10—79—81	7—xiv, 132, 187, 219
3:22—39—52—63	5:11—12—81	7:1—133, 156

经文索引

- 7:1—11—132-42
 7:2—133-35, 144
 7:3—135, 142
 7:4-5—136
 7:5—137
 7:6—137
 7:6-7—138
 7:7—138
 7:8-12—146
 7:8-9—139
 7:9—140, 169
 7:10—132, 140
 7:10-11—140, 188
 7:11—xiii, 144, 167
 7:11-16—137, 139, 144
 7:11-17—143-54
 7:12—145
 7:12-13—143, 155
 7:12-16—309
 7:13—136-37, 146, 148, 456
 7:14—149
 7:15—147-48
 7:16—148, 153, 165, 197, 407, 416
 7:17—151, 163
 7:18—156-57, 159
 7:18-29—155-64
 7:19—158
 7:21—158-59
 7:22—155, 159-60
 7:23—161
 7:24—161
 7:25—162
 7:26—163
 7:27—162
 7:28—162
 7:28-29—163
 8—141, 166, 170, 172, 176
 8:1—166
 8:1-18—165-75
 8:2—167-68
 8:3—167
 8:4—168
 8:6—165, 168-69
 8:7-8—168
 8:9-18—173
 8:10—173
 8:11—173
 8:13—167, 169
 8:13-14—174
 8:14—168-69
 8:15—165, 174, 357
 8:15-18—360
 9—176, 187, 190
 9-10—189
 9:1—179, 181, 188
 9:1-13—176-86
 9:1-20:22—360
 9:2-3—179
 9:3—181, 188
 9:4—177
 9:5—179
 9:6—177
 9:6-13—344
 9:7—176, 181-82, 184-85
 9:8—177
 9:9—184
 9:9-10—184
 9:11—182
 9:13—186
 10—187、190、195
 10-12—236
 10:1-19—187-98
 10:2—188-89
 10:3—190
 10:4—191
 10:6—192
 10:7—193, 196, 202
 10:8-9—193
 10:8-14—193
 10:11—194
 10:12—187, 194, 196
 10:17—196
 10:18—193
 10:19—193
 11—187, 212-13, 219, 285
 11:1—202-3, 221, 225
 11:1-5—201-11
 11:2—203, 205
 11:3—207, 225
 11:4—201, 208, 210, 225, 228
 11:6—213, 225
 11:6-27—212-23
 11:7—214
 11:8—214
 11:9—214
 11:10—214
 11:11—214-15
 11:11-12—309
 11:12-13—215
 11:14-15—217, 225
 11:16-17—217
 11:19-21—218
 11:21—220
 11:24—218
 11:25—218, 221
 11:27—212, 218, 220-21, 224-25
 12—221
 12:1—225
 12:1-3—227
 12:1-15—224-34
 12:3—228
 12:4—227-28
 12:5-6—228
 12:7—228, 266
 12:7-8—229
 12:8—229
 12:9—229-30
 12:9-10—247
 12:9-12—330
 12:10—210, 230
 12:10-11—259, 281
 12:10-13—339
 12:11—301

经文索引

12:11-12—230, 353	13:18-19—252	14:31—278
12:12—301	13:20—253	14:32—278
12:13—xiii, 224, 231-32, 297-98, 301, 327	13:21—254, 259	14:33—279, 281
12:14—237	13:22—253	15-17—315
12:14-15—232	13:23-39—258-68	15-18—349
12:15—237-38	13:24—260	15:1—282
12:15-23—209	13:25—260	15:1-37—280-91
12:15-31—235-45	13:26—260, 266	15:2-3—282
12:16—238	13:27—260	15:2-6—298
12:16-17—238	13:28—258, 261	15:4—282
12:18—239	13:29—261	15:5—283
12:19—239	13:30—264	15:6—283
12:20—239	13:31—264	15:7-8—284
12:21—239	13:32-33—264	15:7-10—338
12:22-23—239	13:35—265	15:9—284
12:23—xiii, 209n12, 233, 235, 242-43	13:36—265	15:10-11—284
12:24—244	13:37—267	15:12—285
12:25—245	13:37-39—268	15:13—285
12:26—236	13:39—267	15:14—286
12:27—237	14:1—270	15:17—286
12:27-28—236	14:1-33—269-79	15:18—286, 305
12:30—237	14:2-3—270	15:19-20—286
12:31—237	14:4—271	15:19-22—405
13—246	14:5—271	15:21—287
13-19—247	14:7—271	15:22—287
13:1—247	14:8—271	15:23—290
13:1-22—246-57	14:9—271	15:24—287
13:2—247	14:10—271	15:25—288
13:3—248	14:11—271	15:25-26—288
13:4—248	14:13—272-73	15:27-28—288
13:5—248	14:14—269-70, 272, 274	15:30—280, 290
13:6—249	14:15-16—272	15:31—288-89, 310
13:7-8—249	14:17—273	15:32—289, 293
13:9-11—250	14:19—276	15:32-34—299
13:12—250	14:21—276	15:34—289
13:13—250-251	14:24—276	15:35-36—289
13:14—251	14:25—282	16—304
13:15—246, 251	14:25-26—307	16:1—293
13:16—252	14:25-27—277	16:1-2—344
13:17—251	14:26—277	16:1-23—292-313
	14:27—278	16:2—294
	14:28—276	16:3—294, 343

经文索引

- | | | |
|-------------------|--------------------|--------------------|
| 16:4—294 | 17:23—312 | 19:9—338, 349 |
| 16:5—295 | 17:24—315 | 19:10—338 |
| 16:5-8—341 | 17:24-26—316 | 19:11—338, 349 |
| 16:6—295 | 17:24-18:18—314-25 | 19:12—338 |
| 16:7-8—296 | 17:25—318 | 19:13—338 |
| 16:9—296 | 17:27-29—316 | 19:14—340 |
| 16:9-12—431 | 17:29—317 | 19:15—340 |
| 16:10—296 | 18—327 | 19:17—341 |
| 16:11—296 | 18:1—318 | 19:18-20—341 |
| 16:12—292, 296-97 | 18:2—318 | 19:20—341 |
| 16:15—298 | 18:2-3—320 | 19:21—342 |
| 16:16—299 | 18:4—320 | 19:22—337, 342 |
| 16:17—299 | 18:5—320 | 19:23—342-43 |
| 16:18—299 | 18:6—319 | 19:24—343 |
| 16:18-19—299 | 18:6-8—322 | 19:24-30—294 |
| 16:20—300 | 18:9—322 | 19:25—343 |
| 16:21—300 | 18:10—323 | 19:26-27—343-44 |
| 16:22—300 | 18:11-12—323 | 19:28—344 |
| 16:23—289, 300 | 18:14—270 | 19:29—344 |
| 17:1—304-5 | 18:14-15—324 | 19:30—344, 347 |
| 17:1-15—391 | 18:17—324 | 19:31—344 |
| 17:1-23—303-13 | 18:18—314, 324 | 19:32—345 |
| 17:2—305 | 18:19—328 | 19:33—345 |
| 17:3—305 | 18:19-19:8—326-36 | 19:36—346 |
| 17:4—305 | 18:20—328 | 19:38—345 |
| 17:5—306 | 18:21—328 | 19:39—345 |
| 17:5-14—405 | 18:27—328 | 19:40—349 |
| 17:6—306 | 18:28—328 | 19:41—349 |
| 17:7—306 | 18:29—328 | 19:41-20:26—348-59 |
| 17:8—306 | 18:31—329 | 19:42—350, 352 |
| 17:9—307-8 | 18:32—329 | 19:43—350-51 |
| 17:9-10—307 | 18:33—327, 329-31 | 20:1—348, 352 |
| 17:11—308 | 19—340 | 20:3—352 |
| 17:12-13—308 | 19:1—333 | 20:4—353 |
| 17:14—303, 309 | 19:2—333 | 20:5—353 |
| 17:15—310 | 19:3—333 | 20:6—354 |
| 17:16—310 | 19:4—326, 333 | 20:7—354 |
| 17:17—311 | 19:5—333 | 20:8—354 |
| 17:18—311 | 19:6—334 | 20:9—354 |
| 17:19—311 | 19:7—335 | 20:10—354 |
| 17:20—311 | 19:8—335, 338 | 20:11—354 |
| 17:21—311 | 19:8-40—337-47 | 20:12—355 |

经文索引

- 20:14—356
 20:16—356
 20:17—356
 20:18—356
 20:19—356-57
 20:20—356
 20:21—356
 20:22—356
 20:23—357
 20:23-26—360
 21-24—411
 21:1—360-61, 364
 21:1-6—66
 21:1-14—360-72, 374
 21:2—361
 21:2-3—364
 21:4-6—364-65
 21:6—366
 21:7—367
 21:7-9—447
 21:8—367
 21:9—366-67
 21:10—367-68, 372
 21:14—369, 372
 21:15—375
 21:15-17—379
 21:15-22—373-83
 21:16—377
 21:17—375, 378, 381
 21:19—375
 21:20—375
 21:21—375, 377
 21:22—373-74
 22—387, 393
 22:1—388
 22:1-24—387-98
 22:2—398, 414
 22:2-3—387-89
 22:2-4—393
 22:3—389
 22:4—390
 22:5-6—390, 394
 22:5-19—390
 22:5-20—404
 22:7—391, 395
 22:8—395
 22:8-10—392
 22:8-50—406
 22:9—395
 22:10—395
 22:10-11—391
 22:12-15—392
 22:13—395
 22:14—395
 22:15—395
 22:15-22—374
 22:16-17—392
 22:18—390-91, 393
 22:18-20—392-93, 395
 22:20—391, 394-95
 22:21—396-97, 400
 22:21-25—395, 400
 22:22-24—396-97
 22:25—396
 22:25-31—399-409
 22:26—400
 22:26-27—400
 22:26-28—403
 22:27—401
 22:28—401-2
 22:28-31—408
 22:29—401
 22:30—404, 407
 22:31—401-2
 22:32—403
 22:32-33—404
 22:34—404
 22:35—404, 407
 22:36—405
 22:37—404
 22:38—406
 22:40—406
 22:40-41—404
 22:42—406
 22:43—406
 22:44—407
 22:45—405
 22:47—399, 406, 408-9
 22:48-49—407
 22:49—407
 22:50—394, 407
 22:51—406
 23:1—411-13, 419
 23:1-7—410-21
 23:2—413
 23:3—413-14
 23:3-4—410, 421
 23:4—415, 419
 23:5—416-18
 23:6-7—418
 23:8—424
 23:8-39—374, 422-33
 23:9—425
 23:10—422, 426
 23:11—425
 23:11-12—425
 23:12—426
 23:15—427
 23:16—428-30
 23:18—430
 23:19—430
 23:20-21—431
 23:22—431
 23:23—431
 23:34—208, 285
 23:36-39—431
 23:39—208, 285, 431-32
 24—447
 24:1—434-35, 437, 449
 24:1-14—434-45
 24:1-25—374
 24:2—438
 24:3—437-38
 24:5-6—440
 24:6-7—440
 24:7-8—440

经文索引

24:9—440
24:10—437, 441—42
24:11—442
24:12—13—442—43
24:14—434, 443—45, 447
24:15—448
24:15—25—446—56
24:16—448—50
24:17—449—50
24:18—451—52
24:20—21—451
24:22—451
24:23—452—53
24:24—451
24:25—446, 453—54

列王纪上

1:6—254
2—411
2:5—58, 355
2:8—9—343
5:3—136
8:22—53—156
8:23—160
11:12—13—147
11:14—147
11:23—26—147
14:13—244
21:29—238

列王纪下

19:14—19—156
25:27—30—147

历代志上

11:6—79
11:13—14—425
11:26—29—380
13:1—4—100
15:1—112
15:2—110
15:12—111

15:13—110
15:14—111
15:15—110
15:16—116
15:26—111
15:28—29—117
18:1—166
18:3—167
19:18—193n8
20—437
20:4—7—380
21:1—435
21:5—440
21:16—449
21:26—453
22:7—8—136
27:11—380

历代志下

3:1—450
20:5—12—156
20:6—160

尼希米记

5:15—414

约伯记

1:21—240
31:1—205

诗篇

1:2—4—402
1:3—140, 176
2:1—6—35
2:7—146
2:8—170, 197
2:10—12—325
2:11—116
2:11—12—35
2:12—304
3:1—2—292—93, 298, 302
3:1—3—290

3:3—302
3:4—5—302
3:5—6—295
3:6—7—321
3:7—302
3:7—8—291
3:8—293, 302
11:4—221
18—387—88, 394
18:1—413
20:7—438
23—212
24:3—111
24:4—111
24:7—97, 326
27:14—51
30:5—240
32:3—224
32:4—224
34:18—26, 332
37:3—74
37:5—7—64
37:7—70
37:7—9—74
37:25—317
37:34—71
41:9—289, 304
42:11—313
44:6—7—90
45:6—7—60, 149
51—277

51:1—211, 232
51:1—2—443
51:1—8—222
51:3—211
51:4—210
51:7—211, 232, 432
51:10—211
51:12—211
59:5—219
59:12—219
60—169

INDEX OF SCRIPTURE

60:9—167
62:5—6—326
68:1—165
68:2—165
72:8—170
85:10—274
87:3—81
89:26—27—146
103:8—10—49—50
103:8—12—216
103:12—279
103:14—50
115—409
115:1—90, 157
118:8—9—21
119:37—205
119:104—5—274
133:1—261
139:1—2—266

箴言

4:23—196, 221
7:10—205
7:22—23—205
7:25—26—206
7:27—206
12:4—24
13:15—209
14:34—20
15:1—125
17:5—9
20:22—46
21:1—309
26:5—128
31:10—11—24
31:30—123

雅歌

8:6—27

以赛亚书

6—358
6:1—348

6:5—157
9:6—60
11:2—89
11:6—51
11:9—51
16:6—168
29:1—8—262
30:26—281
32:2—388
33:15—16—205
37:14—20—156
37:33—38—403
38:1—238
38:5—238
45:22—321
53:5—450
53:5—6—234, 454
55:7—321

耶利米书

10:6—160
31:3—418
31:31—34—144
41:17—345

耶利米哀歌

3:22—23—445

以西结书

18:20—237

但以理

9:3—19—156
12:3—433

弥迦书

3:12—262
5:2—412
7:18—444

撒迦利亚书

2:8—324
3:1—256, 376

3:3—256
3:4—256, 377
5:4—266

哈该书

1:2—4—135

玛拉基书

2:13—363
2:14—363

马太福音

1:1—407, 416, 447
1:21—332
5—212
5:9—37, 51, 56
5:44—45—189
5:45—86
5:47—190
6:9—97
6:9—10—163
6:10—151, 166
6:13—208, 222, 409
6:26—317
6:30—31—295
6:31—32—184
7:9—11—185
7:24—25—398
7:24—27—408
9:36—317
10:28—263
10:32—33—317
11:5—186
11:28—185, 188
13:1—9—190
13:18—23—190
13:20—21—65
15:8—9—113
16:18—195, 357, 406
17:20—382
18:15—17—266—67
19:3—6—42

经文索引

19:28—150, 164
21:19—20
23:11—12—55
25:21—347
25:34—346
25:34—40—429
25:35—36—346
25:37—40—346
25:46—13
26:28—416
27:46—394
28:18—20—77, 89, 95

马可福音

1:1—149
4:20—424
6:34—14
11:17—453
12:31—207
14:4—5—430
14:6—430
14:21—304

路加福音

1:31—33—149
1:35—149
1:46—49—407
1:46—51—394
2:7—419
2:14—61
2:52—419
3:31—245
4:18—19—407
4:25—29—190
8:11—131
10:1—379
11:2—97
11:4—347
11:21—22—319
12:2—11
13:4—5—10
14:8—10—30

15:11—24—280
17:32—303
22:20—416—17
22:24—61
22:29—30—150
22:43—379
23:42—43—150

约翰福音

1:1—2—149
1:9—378
1:12—182, 455
1:14—120, 137
1:16—120
1:29—211, 370
2:19—21—150
3:34—93, 426
3:36—106
4:21—23—454
4:26—454
4:34—91
4:42—454
5:19—91
5:24—107, 186
6:36—40—181
6:37—153
6:40—153, 161, 197
6:68—319
8:36—275
8:44—178
8:56—158
10:10—25, 109
10:28—146
10:28—29—222, 312
11:35—17, 240
11:50—313
12:41—358
13—21—446
13:18—289, 304
14:2—3—346
14:9—106, 420
14:27—51

15:5—94, 176
16:23—162
16:33—26
17:2—4—417
18:1—291
19:19—14
20:17—183
20:31—149

使徒行传

2:23—225, 313, 436
4:12—141, 151
8:5—190
9:4—343
9:20—149
15:21—114
16:30—12
16:31—12, 152
17:6—426
20:28—174
20:29—30—174, 196

罗马书

1:16—427
1:18—225, 267
2:4—363
2:16—11
3—212
3:10—61
3:15—17—61
3:18—61
3:23—26—396
3:23—35—211
3:24—11
3:24—25—268
3:26—275
5:1—455
5:10—178
5:20—xiv
6:14—257
6:23—13, 131, 219, 247, 452
7:24—25—213

经文索引

8:1—279
8:7—277
8:17—142, 164, 184, 417
8:28—437
8:29—303, 433
8:32—313, 318
8:34—320
8:35—37—383
8:37—39—301
8:39—318
9:16—18—148
11:29—41
12:2—31, 197, 283
12:14—18—9
12:18—50, 189
12:19—9, 262—63, 324
12:20—263
13:1—13, 55, 414
13:3—4—357
13:4—68, 263
13:14—204
14:17—172, 185, 276
14:19—62
15:9—394, 408
16:20—197

哥林多前书

1:10—13—196
1:12—351
1:26—412, 432
6:18—204
7:14—243
10:12—202
10:13—207, 437
11:23—27—114
15:9—10—432
15:52—117, 358
15:55—57—171
15:58—195

哥林多后书

1:20—141
2:11—196, 376

2:15—16—192
4:2—94 5:7—
311 5:17—
84, 433
5:19—20—
339 5:19—6:2—
15 5:21—450
6:16—150
10:3—5—94
11:13—196
13:11—62

加拉太书

2:15—16—396
3:10—267
3:13—323
3:16—145
4:4—5—129
4:7—184
5:22—173
5:22—24—62
6:1—226, 266
6:7—8—129
6:8—123, 130
6:10—189

以弗所书

1:1—396
1:3—185
1:4—396
1:4—5—126, 183
1:7—12, 211, 275, 371
1:20—22—172, 419
1:21—84
1:22—319
2:2—436
2:3—178
2:5—6—152
2:8—9—152, 417
2:12—315
2:13—14—276
2:14—51, 63
3:20—186

4:2—3—51,
351 4:3—56
4:7—119
4:14—376
4:26—27—352
4:27—196
5:1—140, 183
6:1—3—13
6:10—197
6:11—197
6:12—86, 195
6:13—86, 93
6:13—17—197
6:14—18—93
6:16—389
6:17—197,
380

腓利比书

1:6—148, 152
2:3—4—129
2:6—9—129
2:9—11—38
3:8—10—186
4:7—141
4:13—404

歌罗西书

1:18—172
1:20—62
1:22—23—152
2:13—15—171
3:13—339
4:2—222

帖撒罗尼迦前书

1:7b—8—170
1:9—10—84
1:10—419
2:8—10—170

帖撒罗尼迦后书

1:7—10—362

圣经索引

提摩太前书

1:10—364
1:15—343
2:1—114
2:5—6—449
2:11—12—115
3:1—13—76
3:2—115
3:5—7—60
3:13—433
4:13—114
4:16—xiii
5:17—13

提摩太后书

2:22—206
3:16—413
4:9—14—428
4:10—303
4:17—428

提多书

2:11—12—255
2:14—275
3:5—111

希伯来书

1:1—2—420
1:5—149 2:3—
12 2:12—13—
420 2:14—15—
426 3:13—
379 4:1—7—
303 4:3—
142, 188 4:16—
31 6:19—
301, 417
7:22—418
7:25—418
8:10—343
8:10—12—417

8:12—343, 42
371, 49 9:22—
452 10:31—
231 11—303
11:10—140
11:16—317,
383 12:4—6—
147 12:7—448
12:14—62
12:23—140
12:24—371
12:28—29—113
13:4—207, 250
13:5—311 13:5—
6—301 13:17—
55, 222 13:20—
420 13:20—21—
181

雅各书

1:5—30, 89
1:13—436
1:14—15—202
1:15—204, 209
3:18—62
4:7—377
4:8—204
5:13—240
5:16—380

彼得前书

1:4—184
1:5—152
1:6—7—245
1:18—19—370, 452
1:19—20—313
2:9—127
2:9—10—412
3:4—206
3:7—250, 363
3:10—11—62

4:8—52 5:2—3—
76 5:6—xiii,
297 5:8—197,
204, 376 5:8—9—
378 5:9—376

彼得后书

1:21—413

约翰一书

1:7—112, 279, 419, 443
1:9—223, 255, 268, 323,
347, 442, 449
2:2—323
2:12—185
3:2—184
4:4—377
5:4—198

启示录

2:14—174
2:20—174
3:5—198, 432
3:21—164
5:9—431, 440
5:12—440
7:9—10—408
11:15—84, 149, 151, 359
12:9—195
12:11—198, 319
14:1—84
20:12—267, 363
21:2—153
21:3—154
21:4—161, 186, 336
22:5—140, 161
22:17—185
22:20—xiv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Abel, blood of, 371
- Abel of Bath-maacah, 356
- Abiathar, 88, 287, 310, 338–39
- Abigail of Carmel, 32, 42
- Abijah, 244
- Abimelech, 357
- Abinadab, 99, 102, 110
- Abishai, 193–94, 296, 318, 342, 353, 375, 379–81, 430–31
- Abner, 33–38, 41, 45–51, 53–54, 56–59, 61, 390, 391
- Abraham
 - and Hagar, 44
 - purchase of burial plot, 451
 - sacrifice of Isaac, 450
 - walked in faith, 140
- Abrahamic covenant, 139, 144–45
- à Brakel, Wilhelmus, 183
- Absalom, 43, 230, 247, 253
 - character of, 281–83, 306–8
 - death of, 321–24, 327, 335, 338
 - false piety of, 284
 - false restoration of, 269–70, 276
 - glamorous image of, 282–83
 - hardened in unbelief, 291
 - monument of, 314–15, 324–25
 - murder of Amnon, 260–64, 272
 - as new Saul, 277
 - offense against David's concubines, 300–301, 304, 352
 - rebellion of, 255, 280–91, 293, 298–300, 390–91
- Achan, 262–63
- Act of Uniformity, 434
- Acton, Lord, 203
- Adams, John, 410
- Adonijah, 43, 58, 230, 280
- adoption, 172, 182–86
- Adullam, 88, 389, 427–30
- adultery, 22, 83, 209–10
- Agamemnon, 337
- Ahab, 215
- Ahimaaz, 310–11, 327–28
- Ahimelech, 174
- Ahinoam, 32, 42
- Ahithophel, 285, 288–89, 300, 304–13, 315, 391, 401
- Alexander the Great, 337
- alienation, 61
- Amalekite messenger, 7–8, 12–13, 67
- Amalekites, 7, 11–12
- Amasa, 318, 338–39, 353
- ambition, 55–56
- American Civil War, 108, 241, 370
- Ammon, Ammonites, 21, 31, 187–88, 192–94, 217, 236–37
- Amnon
 - murder of, 43, 230, 259–65, 267
 - rape of Tamar, 43, 247–48, 250, 259, 280
- Anakim, 375
- Anderson, A. A., 401
- angel of the Lord, 448–49
- angels, as ministering spirits, 379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animal sacrifice, 368
- "anointed one," 447
- apostasy, mourning over, 10
- Aramaeans, 167–68, 192–93, 196
- Araunah, 451–53
- ark of the covenant, 106, 156
 - brought to Jerusalem, 97, 100–105, 108–20, 133, 287–88, 326
 - captured by Philistines, 99
 - dwelled in tents, 134–35
 - as a sacrament, 98
- Arlington Cemetery, 58
- armor of God, 86, 93, 197
- Arnold, Bill, 76–77
- Arthurian mythology, 143–44
- Asahel, 36–37, 53, 57, 431
- assurance, 417
- atonement, 364–65, 368, 370, 440
- atonement tax, 440
- Augustine, 399
- authority, 13

- Baal-perazim, 89–90, 103
- Baanah and Rechab, 66–68
- Baldwin, Joyce, 87
- Balliol, John, 65
- baptism, 13, 98
- Barzillai, 315–17, 344–46, 347
- Bathsheba, xiii
 - bath of, 210–11
 - becomes David's wife, 218, 244
 - David's adultery with, 201–11
 - son born to, 230, 232–33
- Battle of the Wilderness (Civil War), 320
- Bayeux Tapestry, 406
- beauty, 206–7
- "before the Lord," 125–28
- Benaiah, 174, 430–31
- benediction, 118
- Benjamin (tribe), 340–41
- Bergen, Robert D., 24, 150, 156, 214, 277, 305–6, 322, 365–66, 368, 397, 415

- Bernstein, Leonard, 387
- Bethlehem, 78, 157, 412, 419
 - water from, 427–30
- Bible. *See* Scripture; Word of God
- Birch, Bruce C., 147, 285
- Blaikie, William G., 46, 54, 66, 80, 100–102, 117–18, 123, 156, 179–80, 189–90, 204, 243, 254, 273, 284, 296–97, 302, 323, 329, 333, 339, 351, 380–81, 388, 420, 450
- blessings
 - of family worship, 122
 - in God's presence, 109–10, 119–20
- blessing to others, 179
- bloodguilt, 365, 369, 371
- blood of Christ, 211, 234, 255–57, 302, 347, 371, 419
- "blood of the eternal covenant," 421
- boasting, 204
- Boice, James Montgomery, 388, 397, 411, 421
- brokenhearted, 26
- Brueggemann, Walter, 201–2, 208, 439
- Bunyan, John, 377–78
- burnt offerings, 112, 447, 453–54

- Caiaphas, 313
- Calamy, Edmund, 434–35, 444
- callings, faithfulness in, 203
- Calvin, John, 9, 11, 19, 29–30, 33, 35, 37, 40–41, 43, 47, 54–56, 65, 69, 71–72, 78, 81–82, 86, 88, 98–99, 102, 110, 112, 115, 125, 128–29, 148, 170, 189, 191, 195, 203, 215, 226, 231–32, 245, 261, 264, 267, 436
- Camelot* (musical), 143, 153
- Canterbury Tales*, 340
- Carey, William, 382
- Cassiodorus, 210
- celebrity preachers, 278
- census of Israel, 437–41, 447
- ceremonial washings, 111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Chafin, Kenneth L., 134, 378, 393
 Chalke, Steve, 263
 Chantry, Walter, 32, 181–82, 231, 238, 253, 345, 414, 436
 chastisement, for sinful census, 448
 chastisement of David for great sins, 290
 chattel slavery, 364
 Chaucer, Geoffrey, 340
 Cherethites, 286–87
 chiasm, 374
 childlessness, 130–31
 childre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42–43
 participate in curse on parents, 237
 Chileab, 43, 280
 Chimham, 345
 China Inland Mission, 90
 Christian life, 374
 Christians
 as peaceable, 352
 in public schools and the academy, 309
 triumph through the gospel, 382–83
 unity across denominations, 194
 Chronicles, 258–59
 church
 blessing of, 161, 358
 discord in, 56, 61, 196, 351
 guarding against opponents, 174
 mission of, 77
 nominal membership in, 355
 peaceable calling of, 41, 62–63
 pride and pragmatism in, 357
 renouncing worldly schemes, 94
 as royal priesthood and holy nation, 127
 spiritual brotherhood in, 431
 unity of, 41, 56, 61, 76
 victory of, 198, 319
 church membership vows, 359
 church office, 180
 circumstances, of worship, 114
 cities of refuge, 57
 city of David, 80
 “City of Peace,” Jerusalem as, 81
 “city of waters,” 236–37
 civil war in Israel, 35–37, 40–50, 75, 85, 350, 353, 355, 391
 cleansing from sin, 211
 Cleveland, Grover, 410
 Clowney, Edmund P., 427, 430
 common grace, 86
 concubines of David, 82, 300–301, 352–53
 confession of sin, 111–12, 216–17, 222–23, 255–56, 268, 302, 323, 347
 confidence, 92
 in God’s power, 79–80, 91
 in prayer, 162
 consecration in worship, 430
 contentment, 404
 covenant
 features of, 151–52
 and salvation, 151–54
 sovereignly administered, 151
 covenant children, death of, 242–44
 covenant curse, 366
 covenant faithfulness, 188, 401
 covenant head, 152
 covenant oaths, 180–81, 363, 366
 covenant of grace, 161, 417–18
 covenant of works, 144
 covenant with eyes, 205
 covenant with Jonathan, 179, 185–86
 covenants, fulfilled by God, 151–52
 Cowper, William, 453–54
 crisis pregnancy centers, 309
 Crosby, Bing, 410
 crown, 237
 Crusade (A.D. 1095), 36
 cry of longing, 332
 curse
 of guilt for sin, 277
 on house of David, 259
 on house of Saul, 366
 on Joab, 57–58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Cushing, William O., 409
“cutting” a covenant, 366
cynicism, 379
Cyrus the Great, 337
- Dabney, Robert L., 17–18, 241–42
Dagon, 19
Daniel, prayer of repentance, 156
David, 137
 abuse of power, 203, 218–19, 229
 adultery of, 201–11, 213, 220, 235, 237, 296, 304, 326, 330
 anger at rape of Tamar, 254
 anointed by men of Judah, 31, 76–77, 83
 anointed by Samuel, 31, 326, 412
 anointed of the Lord, 177, 378, 447
 anointing of, 76–77, 83
 attempt to deceive Uriah, 213–16
 called on God in prayer, 390
 capture of Jerusalem, 83
 census of, 437–41, 447
 chastised by God, 232–33, 290, 297, 237–39, 442–45
 children of, 82
 compassion over enemies, 321
 compromise of, 41, 44–45
 concern for God’s house, 133–35
 confession of sin, 231–32, 297, 327, 441–42
 coronation of, 64
 covenant faithfulness of, 369
 danced before the Lord, 116–17
 dependence on the Lord, 288
 “displeased the Lord,” 221, 224
 escape from Jerusalem, 292–98
 faith of, xiii, 289–90, 400
 fear of God, 13
 fellowship with God, 389, 455
 glory of, 431
 godly rule of, 174–75
 good example of, 19, 443
 good reputation of, 60
 grew stronger, 42
 as heroic and dynamic character, 337
 holy ambition of, 29–32
 humility of, 10, 125, 157–59, 238–39, 292, 294–98, 302, 429
 imprecation of, 20
 inability to govern, 254, 355
 judgment on Baanah and Rechab, 67–68
 kingship of, 144–45, 149, 151, 407, 420
 leadership of, 18, 381
 lifelong deliverances by God, 390–91
 lust of, 204, 206–8
 as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69, 146, 157, 212, 390, 395, 455
 as man of war, 136
 as mediator, 449
 mercy of, 321, 338–47
 mourning death of Abner, 59
 mourning death of Absalom, 327, 329–33, 335–36
 mourning death of Amnon, 264–65
 mourning death of baby son, 238–44
 mourning death of Saul, 8–9, 17–27
 murder of Uriah, 216–18, 220, 229–30, 261
 neglect of duty, 203
 obedience of, 69–70, 172–73, 288, 400
 patience of, 29
 as peacemaker, 50–51, 56–60
 penitential psalm of, 211, 396, 443
 polygamy of, 42–43, 82–83, 229
 practice of prayer, 397
 prayer for delivery, 289, 310
 prayer of thanksgiving, 156–64
 pride of, 437–38
 as prophet, 413
 psalm of praise for deliverance, 387–98, 399, 406
 psalm of penitence, 232, 443
 reformation of worship, 115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refused to discipline sons, 254
- reign over Israel, 75, 132, 165–75
- repentance of, xiii, 235, 256, 277, 443
- rest from enemies, 144, 167, 188
- restored to throne, 335–36
- riches of, 168
- righteousness of, 395–96
- role in redemptive history, 449
- as shepherd, 227
- silence of, 231–32
- as sinner, xiii, 187
- as spiritual giant, 358
- strength of, 404, 408
- as “sweet psalmist of Israel,” 412, 420
- turned to Word of God, 361
- as type of Christ, 169–72, 176–77, 213, 292, 339, 407, 426, 455
- waiting on the Lord, 46, 74
- war with house of Saul, 40
- wealth of, 173
- Davidic covenant, xiii–xiv, 139, 144–55, 325, 407, 416–17
- David’s mighty men, 190, 374, 380, 383, 423–33
- Davis, Dale Ralph, 10, 12, 17, 28, 56, 103, 108, 125, 145, 153, 157, 170, 174–75, 189, 196, 232, 251, 254, 274, 288, 293, 300, 308, 311, 316–17, 329, 341, 354, 363, 393, 397, 428–29
- Day of Atonement, 98
- day of judgment, 346
- death, 16–17, 106–7, 153
 - of covenant children, 242–44
 - fear of, 171
 - reality of, 26
- Deborah, 92
- deism, 5
- Delitzsch, Franz, 297
- Demas, 303
- divine house-building, 136–37
- divine kingship, 155
- 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311
- dove, 62
- dragon (Revelation), 195–96, 319
- Dravecky, David, 404–5
- Eames, Jacob, 5–6, 12
- earthly wisdom, 139
- Edom, Edomites, 167, 169, 174
- Edwards, Jonathan, 83
- Eleazar, 425–26, 429
- election, 148, 159, 396
- elements of worship, 114
- Elhanan, 380–81
- Eli, 10, 328
- Eliam, 207, 285
- Eliezar, 102
- Elliott, Charlotte, 456
- Ellsworth, Roger, 38, 93–94, 124, 159, 164, 232–33, 253, 309, 340, 351, 395, 440
- Engedi, 13, 68, 389
- Enlightenment, 5
- enmity, 56, 60–61
- eternal death, 106–7
- eternal life, 172, 223, 372
- evangelicalism, weakness of, 438
- evangelism, 79–80, 92
- Eve, sin of, 205, 269
- “everlasting covenant,” 418
- evil
 - God’s boundaries for, 309
 - overcome by Christ, 172
- exodus imagery, 391–92
- expiation, 369
- faith, 381–82
 - produces holiness, 396
- fall, human corruption after, 202
- false teaching, 36, 174
- family worship, 121
- famine, 361
- fasting, 59, 238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fathers
 - governing households, 255
 - headship over God's daughters, 250
 - responsibility of, 254–55
- fear of curse of death, 171
- fear of God, 13, 414–15
- fellowship with God, 455
- fifth commandment, 13
- flesh, 204
- "for Christ's sake," 186
- forgiveness of sin, 14, 111, 172, 234, 277, 442
- Forrest Gump* (film), 16–17
- foundation, 389
- friendship, 23–25, 428–29
 - encouragement from, 379
 - false front of, 265
 - value of, 334
- fruit of the Spirit, 173
- Gad, 442
- Gaebelein, Arno C., 399
- Gath, 374, 377
- Geoffrey of Monmouth, 143
- Gethsemane, 291
- giants in Gath, 374–78
- Gibeonites, 361–65, 447
- gifts of God, as irrevocable, 41
- Gilead, 316
- Gilgal, 340
-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 (hymn), 317
- glory of God, 69, 163, 398
- Gnostic gospels, 446
- God
 - answers prayer, 391
 - blessing on David, 80–84
 - care for his people, 317–18
 - chastisements of, 237–39, 363
 - covenant faithfulness of, 161, 366–69, 401, 406
 - covenant love of, 153, 395–96
 - covenant mercy of, 180–82
 - covenant promises of, 343, 416–18
 - cunning of, 401
 - eternal counsel of, 421
 - faithfulness of, 295, 310, 399, 401–2
 - grace always abides, 391
 - greatness of, 160
 - holiness of, 96–97, 100, 102–4, 106
 - judgment of, 8–14
 - justice of, 267, 361–63
 - mercy of, 296–97, 339–40, 449
 - omniscience of, 91
 - overthrows our enemies, 418
 - patience of, 105, 363
 - retributive justice of, 262–63
 - as rock, 403, 406–9
 - severe mercy of, 70–73
 - sovereignty of, 50–51, 98, 148, 289, 309, 313, 435–37
 - transcendence of, 96
 - travels with his people, 137
 - vengeance of, 262–63, 268, 324
- godliness, 175, 255
- godly ambition, 135–36
- golden lampstand, 401
- Goliath, 78–79, 92, 306, 320, 326, 373–74, 382, 391, 455
- good works, 139
- Gordon, R. B., 87
- gospel, as aroma of Christ or fragrance of death, 192
- Gospel (genre), 446–47
- gossip, 204
- governing authorities, 55, 414
- grace, 222, 281, 388
 - in psalms of David, 290
 - renewal of, 244–45
- Graham, Billy, 332
- Grant, Ulysses, 108
- gratitude to God, 69–70
- Great Commission, 89, 95
- Great Ejection (1662), 434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greed, 196
- Greengold, Zvika, 422–23, 424
- grief, 17, 25, 237–44, 330
- grudges, 61
- guidance, 29–30, 32, 91

- Hadadezer, 193
- Hagar, 44
- Hailsham, Lord, 90
- half-truths, 269, 272, 274, 276
- hanging, 322
- Hannah, song of, 393–94, 406, 455
- Hanun, 188–92, 196
- harems, 43
- Hart, Darryl, 113
- Hebron, 28, 38, 75–77, 83, 284
- Henry, Matthew, 24–25, 26, 121, 135, 191, 236, 332, 334, 342, 350, 366, 382, 390, 416, 438
- Henry V, King of England, 409
- “heritage of the Lord,” 356–57
- Herod, 215, 225
- hesed*, 188, 401
- Hiram of Tyre, 81, 133
- holiness, 111, 396
- holy ambition, 31
- Holy Spirit, 119
 - as a dove, 62
 - ministry of, 320
 - poured out on church, 358
- holy war, 168
- homosexuality, 24
- hope, 301–2
- horn of salvation, 389
- households, spiritual life of, 121–23
- house of David, 133, 144–45, 153, 156, 416–17
 - bloodshed within, 259–61
 - curse on, 246–47
 - prodigal sons among, 280
 - sins of, 268
 - strengthening of, 41–45
 - trouble within, 352
- house of Saul, weakness and division in, 45–47
- Houston, Thomas, 184
- Huguenots, 309
- humility, 157–59, 204, 297, 401
 - in the church, 351
 - in worship, 116
- husbands, to love their wives, 250
- Hushai, 289, 298–99, 301, 304, 306–10, 315, 391, 405

- image of God, 68
- incest, 250–51
- inclusio, 360
- indulgence, 36
- inheritance, 183–84
- innovation, in worship, 115
- intermarriage, 168
- Isaiah, 348
- Ishbi-benob, 375, 377–78, 382
- Ish-bosheth, 33–34, 41, 45–49, 64–70, 75, 177, 390, 391
- Israel
 - blessings on, 160
 - census of, 437–41
 - disgrace of, 19, 25
 - as holy nation, 168
 - poverty of, 22
 - at rest under David, 133
 - as treasured possession, 127
 - unity in reign of David, 75–77
- Israel (northern tribes), division with Judah, 349–52
- Ittai the Gittite, 286–87, 318, 405

- Jabesh-gilead, 32, 188
- Jackson, Stonewall, 410
- Jebus, 81, 83–84
- Jebusites, 77–81
- Jedidiah, 244
- Jefferson, Thomas, 410
- Jehoiachin, 147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Jehoshaphat, 156, 160, 174
- Jensen, Rosemary, 382
- Jeremiah, 444–45
- Jeremiah, David, 373
- Jeroboam, 215
- Jerome, 210
- Jerusalem, 77–78, 80–81
 - David's capture of, 83
 - as governing center of kingdom, 77, 80, 86
- Jesse, 411–12
- Jesus Christ
 - ascension of, 75, 119
 - atonement of, 370, 450, 452
 - blood of, 211, 234, 255–57, 302, 347, 371, 419
 - coming of, xiv
 - compassion on great crowds, 14
 - cried for forgiveness of sinners on the cross, 332
 - crowned with many crowns, 237
 - as Davidic Savior and Lord, 197
 -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416
 - deity of, 149
 - glory and honor of, 172
 - as greater David, 73, 258
 - High Priestly Prayer of, 163
 - humiliation of, 290–91
 - humility of, 129
 - intercession of, 320
 - as king, 150, 170–72, 258, 336
 - as mediator, 449–50, 456
 - mercy of, 321, 343, 346–47
 - as object of faith, 303
 - as peacemaker, 38–39, 52, 60–63
 - resurrection of, 394–95
 - return of, xiv
 - as the rock, 398, 408
 - sacrifice of, 112
 - saving work of, 399
 - sending of Holy Spirit, 119
 - as son of David, 148–50, 407, 419–20, 447, 455–56
 - as Son of God, 407, 420–21
 - as Sovereign Savior, 358
 - substitutionary death of, 233–34
 - suffering of, 397
 - triumph over death, 171
 - triumph over enemies, 141, 237
 - as true temple, 150
 - valiant service of, 432–33
 - victory over Satan, 197–98
 - weakness of, 379
 - wept at tomb of Lazarus, 15
- “Jesus, Were’er Thy People Meet” (hymn), 453–54
- Joab, 34, 36–37, 61, 217–18, 220, 278, 318
 - command of army of Israel, 169, 174, 192–94, 202, 236, 357
 - criticism of David's mourning, 333–35
 - curse on, 57–58
 - as enemy of peace, 53–54, 56–57
 - insubordination of, 58, 353–55
 - manipulation of David, 269
 - murder of Abner, 54, 57, 64, 353
 - murder of Absalom, 323, 327, 338–39, 353
 - murder of Amasa, 354
 - objecting to the census, 437–38
 - personal ambition of, 56
- Joab's men, 354
- Job, covenant with his eyes, 205
- John, Gospel of, 446
- Jonadab, 248, 250, 264–65, 269
- Jonah, 226, 441, 444
- Jonathan, 21–22, 179–80, 185, 310–11, 334, 367
 - burial of remains of, 369
 - covenant friendship with, 23–25
 - death of, 7, 10, 23
- Jonathan (son of Shimei), 375, 380
- Jordan River, 340, 344–45
- Josheb-basshebeth, 423–24, 429
- Joshua, covenant with Gibeonites, 361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Joshua (high priest), 256, 376
- joy, 118, 128
 - in presence of God, 164
 - in worship, 101, 116–18, 127–28
- Judah (tribe)
 - David's reconciliation with, 338–40
 - division with northern tribes, 349–52
- Judas Iscariot, 303–4
- judgment, 171, 448
- Judson, Adoniram, 5–6, 10, 12
-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hymn), 456
- justice, 414
- justification, 142, 275, 276

- Keddie, Gordon J., 125, 128, 138, 173, 190, 205, 209, 216, 222, 227, 238, 240, 248, 252–53, 278–79, 283, 286, 294, 347, 350, 352, 362, 388, 418, 426, 439, 451–52
- Keil, Carl Friedrich, 34, 297
- Kidron Valley, 290–92
- kindness, 188–90
- King Arthur legend, 143, 153
- kingdom of God, 150–51, 155
 - advancing by faith, 84
 - like a mustard seed, 38
- Kiriath-jearim, 99, 102
- Kohathites, 101, 110, 115
- Krummacher, F. W., 158

- Lahmi, 375
- lament, 17–18
- lamp of Israel, 375, 378, 381
- leaders, leadership
 - burden of, 349
 - falling into sin, 18–19, 221
 - godly, 414–15
 - support for, 378–79
 - yielding to authority, 55
- Lee, Robert E., 320, 331
- legacy, 416

- legalism, in worship, 115
- Leithart, Peter J., 136–37, 220, 300, 308, 322, 335, 353, 420
- Levites, 110–11
- Lewis, C. S., 72–73, 106–7
- liberalism, haughtiness against, 10
- light in darkness, 401–2
- linen ephod, 116, 124
- liturgical dance, in churches, 117
- Lo-debar, 177
- Lord of the Rings (Tolkien), 402
- Lord's Prayer, 97, 163
- Lord's Supper, 13, 98
- Lot's wife, 303
- love, and false counterfeits, 247
- loving-kindness, 401
- loyalty, 188
- Lucado, Max, 373
- Luke, Gospel of, 446
- lust, 204, 206–8, 253
- Luther, Martin, 171, 400, 407

- Maacah, 42
- Machir, 315–17
- Maclaren, Alexander, 149, 162
- Mahanaim, 33, 315, 320
- Mahler, Gustav, 387, 390
-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hymn), 298, 445
- Mark, Gospel of, 446
- marriage, 24, 42, 122–23, 180, 210
- Martyn, Henry, 424
- Mary, song of, 394, 407
- Matthew, Gospel of, 446
- mediator, 449
- Mephibosheth, 70–71, 177–86, 190, 293–94, 316, 321, 343–44, 347, 367
- Merab, 367
- mercy, 180–82, 185, 401
 - in chastisement, 443–45
- Meyer, F. B., 134
- Micah, 444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Michal, 24, 48, 116
 - criticism of David, 122–25
 - unbelief of, 130–31
- “mighty men” of David, 196, 423–33
- military deception, legitimacy of, 299
- Millo, 80–81
- Milton, Michael A., 330–32
- missions, 92
- Moabites, 167–68
- morning light, 415, 420–21
- Moses
 - glimpse of God’s glory, 408
 - hands lifted up by Aaron and Hur, 379
 - song of deliverance, 392–93
- “mother in Israel,” 356–57
- Mount Gilboa, 20–21, 49, 86
- Mount Moriah, 450
- Mount of Olives, 289–93, 307, 344
- Mount Sinai, 392
- Mount Zion, 302
- Muether, John, 113
- Muller, George, 382
- “my servant David,” 132

- Nadab and Abihu, 113
- Nahash, 31, 188–89, 315–16
- Nathan (prophet), 135–36, 138, 142, 144, 225–33, 245, 270–73, 297–98, 301, 326–27, 330, 353
- Nathan (son of David), 245
- Nee, Watchman, 62–63
- new covenant, 144
- new creation, 433
- New Hebrides islands, 118, 382, 424
- new Jerusalem, 153
- Newton, John, 317
- ninth commandment, 299
- Noahic covenant, 144
- nominal religion, 124

- Obed-edom the Gittite, 105–6, 109, 115, 119
- obedience
 - blessings from, 109–10
 - to leaders, 55
 - to Word of God, 288
- offspring of David, 145, 155
- “O for a Thousand Tongues” (hymn), 275
- oracle, 413
- Out of Africa* (film), 181
- Owen, John, 417–18
- oxen, 452

- parable of Nathan, 227–28, 233, 270–73
- parental neglect, 121, 280, 331
- patience, 29, 42
- Paton, John G., 118, 382, 424
- Paul
 - on afflictions, 301
 - conversion of, 342–43
 - on designs of Satan, 376
 - on human friendship, 428
 - on “more than conquerors,” 382–83
 - on sexual immorality, 204
- Payne, David, 9, 316, 379
- peace, 32, 37–39, 50–51, 57, 60–63
- peace offerings, 112, 454
- Pelethites, 286
- Perez-uzzah, 103
- persecution, 382
- personal life, and public duties, 235, 259
- Peter, weeping after denying Christ, 441
- petitions, in prayer, 162–63
- Philistines, 7, 18–19, 41, 166–67, 375, 377, 424–25
 - defeat of, 85–95
 - idols of, 90
 - victory over Saul, 28
- Phillips, Sharon, 207
- Phoenicians, 82
- Pilgrim’s Progress* (Bunyan), 377–78
- Pink, A. W., 44, 128, 133, 159, 169, 178,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191–92, 228, 277, 306–7, 330, 392, 413,
425, 432, 441, 448
- Piper, John, 6
- plague, as punishment for census, 447–48
- political alliances, 44
- Polycarp, 70
- polygamy, 42–43, 83
- Pool of Gibeon, 36
- pornography, 22, 206, 250
- power of God, 91
- pragmatism, in the church, 357
- praise, 159–61
- prayer
 - counsel from, 30
 - in faith, 163
 - for victory in spiritual warfare, 89
 - for wisdom, 89
- preaching of the Word, 99
-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364
- pride, 124, 196, 351, 357, 448
- prodigal son, parable of, 280
- promised land, 140
- prophecy, 413
- prophetic fulfillment, near and ultimate,
146
- psalms of David, 290, 292
- purity, 250, 255

- Rabbah, 193
- race-based slavery, 364
- rain, 415, 421
- ransom, 439–40
- rape, 252
- reasoning apart from revelation, 138–39
- reconciliation, 56–57, 98, 106, 223, 268,
270, 275–76
- redemption, 275
- refuge, 389
- regrets, 330–31
-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112–15,
138
- Rehoboam, 151
- repentance, 8, 216–17
- rest, secured by Christ, 142
- restoration, 223, 274–76, 279
 - false, 276–79
- retirement, 133–34
- revelation, 98, 106
- revival, under David, 100
- Rimmon, 66
- ritualism, in worship, 115
- Rizpah, 367–69
- Robertson, O. Palmer, 144
- rock imagery, 388–89, 398
- rule of God, 106
- rulership, 98
- Ruth, 168
- Ryken, Philip Graham, 183

- sacraments, 98
- Samaritan woman, 454
- Samson, 424
- Samuel
 - anointing of David, 412
 - prefigured Christ, 455
- Saph, 375, 381
- Satan
 - incited David to sin, 435–37
 - realm of, 376–77
- Saul
 - arrogant folly of, 401
 - burial of remains of, 369
 - death of, 7–8, 11, 14, 17–21
 - death of seven sons, 367–70
 - former success in battle, 21
 - persecution of David, 22, 390
 - rejection of, 126–27
 - sin against Gibeonites, 361–65, 368
- Scripture. *See also* Word of God
 - genres of, 446
 - ignoring of, 273–74
 - inspiration of, 413
- second commandment, 98–99
- seed of the woman, 195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self-control, 205
- self-interest, 342
- selfish ambition, 33–35
- self-reliance, 437
-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20
- Seraiah, 174
- seven (number), 365
- severe mercy, 72–73
- sex
 - outside marriage, 207, 253
 - without responsibility, 252
- sexual modesty, 206
- sexual sin, 24, 196, 204, 206, 210
- shalom*, 244
- Shammah, 425–26, 429
- Sheba, 352, 354, 356, 360
- shelter, 388
- shields, 20, 389
- Shimei, 295–96, 340–41, 347
- Shobi, 315–17
- Sibbecai, 380, 381
- sin
 - confrontation of, 266
 - consequences of, 219–21, 246–47
 - corruption of, 191, 215, 220
 - cure of, 210–11
 - and death, 22
 - fails to satisfy, 215
 - grief of, 25
 - misery of, 215
 - as offense against God, 210
 - omission usually precedes
 - commission, 203
 - shame of, 18–21
- sinner, restoration of, 270, 274–76
- sin offerings, 111–12
- “slaying giants,” 373
- Solomon, 244–45
 - building of temple, 150, 439
 - as heir, 273
 - kingship of, 149
 - prayer at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156, 160
 - as promised son, 146–47
 - sin of, 147
 - tested two supposed mothers, 344
- son of David, 419–20, 447, 455–56
- Son of God, 149
- son of Jesse, 411–12
- sons of Zadok and Abiathar, 289
- sovereign grace, 146, 158–59
- sowing and reaping, 129–31
- spiritual opposition, 374, 381
- spiritual slumber, 12
- spiritual warfare, 86, 89–90, 93–94, 169–70, 195–97, 319, 376
- Sproul, R. C., 96–97, 104
- Spurgeon, Charles Haddon, 389, 391
- steadfast love, 188
- stronghold, 88
- suffering, 71–73
- supplications, in prayer, 162–63
- sword shall never depart from house, 330
- Syrians, 192
- tabernacle, 112n6, 137–38, 156, 391
 - glory of, 138, 141
- Talmai, 267
- Tamar, 43
 - rape of, 247–256, 259, 266, 269
- Tamar (daughter of Absalom), 278
- Taylor, Hudson, 90
- Tekoa, 270
- telescoping, 146
- temple, 391, 447, 450
 - building of, 173, 258, 439
 - as symbol of God’s peace, 136
- temporal punishments, 230, 232, 363, 442
- temptation, 436
- Ten Commandments, 98
- thank offerings, 112
- thanksgiving, 126, 157–59
- thoughtful grief, 17
- threshing floor of Araunah, 447, 450–52
- throne of David, 60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Toi (king of Hamath), 173
- Tolkien, J. R. R., 402
- Tower of Babel, 140
- Travis, Stephen, 262
- tribulation, 382
- trumpet
 - blown by Joab, 356
 - blown by Sheba, 352
 - of last judgment, 117, 358–59
- Tyre, 82
- unbelief, mourning over, 10
- unbelievers
 - kindness to, 189–90
 - rejection of believers, 190–92
- union with Christ, 275
- unity in diversity, 431
- upstaging, 129
- Urban II, Pope, 36
- Uriah, 207, 222
 - deceived by David, 213–16, 225
 - godliness of, 215
 - as mighty warrior, 431–32
 - murdered by David, 216–18, 220, 225, 229
- Urim and Thummim, 30, 88
- Uzzah, 101–8, 110, 113, 115, 138, 440
- Uzziah, King, 348
- Valley Forge, 293
- Valley of Rephaim, 87, 90–91
- Vanauken, Sheldon, 72–73
- vengeance, 9, 262–63
- “victorious Christian life,” 169
- vigilance, 196–97, 204
- waiting on the Lord, 41–42, 46, 52, 64
- Walker, George, 402–3
- walking in the way of the Lord, 396–97
- warfare, 36, 37. *See also* civil war in Israel
- Washington, George, 293
- Waugh, Evelyn, 16
- weakness, 170, 379
- Webster, Douglas, 278
- Westminster Abbey, 58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12
-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106, 170
- Whyte, Alexander, 240
- widows, 271
- Wilberforce, William, 382
- Wilcock, Michael, 400, 406
- William the Conqueror, 406
- will of God, 29–31
 - secret and revealed, 436
- wine, 261
- wisdom, 30, 46
- woman of Abel, 356–59
- woman of Tekoa, 269–71, 282
- woman of Thebez, 357
- women
 -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42–43, 252
 - biblical attitude toward, 249
 - in the church, 249
 - in ordained ministry, 114–15
 - treatment of, 255
- Word of God. *See also* Scripture
 - authority of, 75–76
 - convicts of sin, 226
 - counsel from, 30, 32, 88–89, 91–92
 - following, 91–92
 - held in contempt, 229
 - rejection of, 34
- words, harmfulness of, 295, 350
- world missions, 89–90
- worship, 96, 112–15, 398
 - drawn from practice of the world, 102
 - and grieving, 240–41
 - through images, 99
 - neglect of, 99, 123
 - with thanksgiving, 126
- wrath of God, 103–5, 210, 221, 225, 230–31, 263, 267, 368–69, 392, 395, 408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Yom Kippur War, 422–23

Zadok, 174, 287, 310, 327, 338–39

zeal for God's mission, 77, 79

Ziba, 184, 293–95, 341, 343–44, 347

Ziklag, 7, 29

Zion, 80

Zobah, 167

AVAILABLE IN THE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SERIES



1 Samuel, by Richard D. Phillips
2 Samuel, by Richard D. Phillips
1 Kings, by Philip Graham Ryken
Esther & Ruth, by Iain M. Duguid
Ezra & Nehemiah, by Derek W. H. Thomas
Ecclesiastes, by Douglas Sean O'Donnell
Song of Songs, by Iain M. Duguid
Daniel, by Iain M. Duguid
Jonah & Micah, by Richard D. Phillips
Zechariah, by Richard D. Phillips
Zephaniah, Haggai, Malachi, by Iain M. Duguid and
Matthew P. Harmon
The Incarnation in the Gospels, by Daniel M. Doriani,
Philip Graham Ryken, and Richard D. Phillips
Matthew, by Daniel M. Doriani
Luke, by Philip Graham Ryken
John, by Richard D. Phillips
Acts, by Derek W. H. Thomas
Galatians, by Philip Graham Ryken
Ephesians, by Bryan Chapell
Philippians, by Dennis E. Johnson
1 & 2 Thessalonians, by Richard D. Phillips
1 Timothy, by Philip Graham Ryken
Hebrews, by Richard D. Phillips
James, by Daniel M. Doriani
1 Peter, by Daniel M. Doriani
1-3 John, by Douglas Sean O'Donnell
Revelation, by Richard D. Phillips

FORTHCOMING

2 Kings, by Philip Graham Ryken
Job, by Douglas Sean O'Donnell
Mark, by Douglas Sean O'Donnell
Romans, by Daniel M. Doriani

THE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SERIES

The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is a 30-year project to provide reliabl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all the books of the Bible.

Each title goes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stages of editing—each by a specialist in biblical studies, pastoral application, and editorial rigor. This process ensures high standards for each addition to the series. This quality has been recognized with a prestigious award from *WORLD* magazine.*

Every book in the series is accessible to both pastors and lay readers. Each volume provides exposition that gives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biblical text, is doctrinally Reformed, focuses on Christ through the lens of redemptive history, and applies the Bible to our contemporary setting.

Respected pastors and theologians have praised the series

“Well researched and well reasoned, practical and pastoral, shrewd, solid, and searching.” —**J. I. Packer**

“A rare combination of biblical insight, theological substance, and pastoral application.”
—**R. Albert Mohler Jr.**

“Here, rigorous expository methodology, nuanced biblical theology, and pastoral passion combine.”
—**R. Kent Hughes**

“This series promises to be both exegetically sensitive and theologically faithful.” —**Mark Dever**

“An invaluable treasure house. . . . A must-read.” —**Steven J. Lawson**

“Those of us who regularly preach need commentaries that provide the best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that als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of today’s pastorate. This series ably speaks to both needs.” —**Bryan Chapell**

Add the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to your library



**WORLD* magazine’s 2017 Series of the Year

“Second Samuel contains enough political intrigue and scandal to fill a tabloid. Yet behind the machinations of kings stands the King who is preparing a kingdom for his Son. Rick Phillips unveils that kingdom with clear teaching and pointed application. Here is a sermonic commentary designed not only to educate, but to edify. It admirably succeeds in both.”

—JOEL R. BEEKE, *President, Puritan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Grand Rapids*

“In his kind providence, our Lord has provided a significant resource, once again, through a commentary from Rick Phillips. As in his other works, this commentary reads devotionally, yet challenges the mind to think deeply in the Word of God about the God of the Word. Amazingly, I can commend this to any believer for devotional reading, to the preacher for sermon development, and to the serious Bible student who longs to embrace the depth and height of God’s grace revealed in his Word.”

—HARRY L. REEDER III, *Pastor-Teacher, Bria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Birmingham*

*Other Old Testament Volumes Available in the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Series*

I SAMUEL, BY RICHARD D. PHILLIPS

I KINGS, BY PHILIP GRAHAM RYKEN

ESTHER & RUTH, BY IAIN M. DUGUID

EZRA & NEHEMIAH, BY DEREK W. H. THOMAS

ECCLESIASTES, BY DOUGLAS SEAN O'DONNELL

SONG OF SONGS, BY IAIN M. DUGUID

DANIEL, BY IAIN M. DUGUID

JONAH & MICAH, BY RICHARD D. PHILLIPS

ZECHARIAH, BY RICHARD D. PHILLIPS

ZEPHANIAH, HAGGAI, MALACHI, BY IAIN M. DUGUID AND
MATTHEW P. HARMON

www.prpbooks.com

PRP
PUBLISHING

BIBLICAL STUDIES / COMMENTARIES / OT

ISBN: 978-1-62995-458-5

EAN

